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四月 | (1) |
| 1. 进入虎口 | (1) |
| 2. 试镜 | (20) |
| 3. 预兆 | (31) |
| 4. 导演丘克 | (40) |
| 5. 肯尼迪总统 | (53) |
| 6. 多病的明星 | (61) |
| 7. 《埃及艳后》(上) | (70) |
| 第二章 五月 | (85) |
| 8. 童心未泯 | (85) |
| 9. 主要镜头 | (96) |
| 10. 私情 | (102) |
| 11. 总统的邀请 | (112) |
| 12. 最著名的礼服 | (116) |
| 13. 庆典序曲 | (121) |
| 14. 生日庆典 | (127) |
| 15. 午夜游泳 | (133) |
| 16. 失落的周末 | (138) |
| 第三章 六月 | (148) |
| 17. 晚会之后 | (148) |

梦露传

| | |
|-------------------|---------|
| 18. 解雇闹剧 | (157) |
| 19. 玩弄权术 | (164) |
| 20. 行家的看法 | (171) |
| 21. 两面派 | (175) |
| 22. 反动攻势 | (181) |
| 23. 巨人间的较量 | (195) |
| 24. 复职 | (202) |
| 25. 司法部长 | (207) |
| 26. 和解 | (213) |
| 27. 夏日之恋 | (221) |
| 第四章 七月至八月 | (234) |
| 28. 无情背叛 | (234) |
| 29. 公平交易 | (238) |
| 30. 内战 | (243) |
| 31. 危险信号 | (248) |
| 32. 被轻视的女人 | (256) |
| 33. 纠缠不休 | (263) |
| 34. 证人们 | (268) |
| 35. 秘密交易 | (274) |
| 36. 第二天上午 | (279) |
| 37. 官方说法 | (289) |
| 38. 压制舆论 | (294) |
| 39. 结论 | (302) |
| 第五章 尾声 | (319) |
| 40. 梦露身边的人们 | (319) |
| 41. 埃及艳后(下) | (322) |

梦露传

- 42. 制片厂 (326)
- 43. 新闻媒介 (329)
- 44. 总统妹夫 (333)
- 45. 追忆玛丽莲·梦露 (334)

梦露传

(美) 彼得·哈里·布朗 著
帕蒂·B·巴勒姆

第一章 四月

1. 进入虎口

清晨 4 点，第五海伦娜车道边的房屋的窗户里已经射出灯光。管家尤妮斯·默里——一个漂亮娇小的女人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煮好了散发着浓香的意大利咖啡，又煮了两只鸡蛋，之后去浴室准备洗澡水。

当水打着漩就快满大理石浴缸的时候，默里朝浴缸里放了整整一盎司夏奈尔 5 号香水和满满一瓶盖的强生婴儿润肤油。

一首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情歌从关着的卧室里轻轻地飘出——这证明屋子的主人玛丽莲·梦露还醒着，她每晚为睡眠所作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

外面的车道上停着一辆品蓝色轿车，引擎在轻轻地颤动着，车里的暖气使丝绒车座温暖舒适。车旁站着穿着笔挺的黑色制服的司机。车左侧是一块近似看不到的真金盾形小标志，标志下面写着“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

电影公司的豪华轿车显得与环境一点儿都不和谐，附近住的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律师和低等的主管人员。在未来的几星期内，他们就会对这种不和谐纷纷议论。到那时候，这个地址将闻名全世界，而且将永远同欺诈、死亡和悲剧联系在一起。但

梦露传

是今天，也就是 1962 年 4 月 10 日，它只是位于许多绿色死巷中一条胡同里的一所普通住宅。从太平洋直到内陆的大街、汽车道和林阴大道在这里交叉着，而道旁都有很多的房子，其实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幢房子现在还没有被标在著名影星的地图上。观光汽车还没有找到它，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摄影师们和私人侦探也不知道它。无孔不入的影迷杂志上更没有这幢房子的特写。秘密保守得非常好，就连好莱坞记者团最为神通广大的“巫婆”赫达·霍珀也全然不知梦露已藏到了郊区一个隐秘而舒适的中产阶级居住区里。

只有穿过一条曲折的小道才能到达这幢房子，它被遮掩在一堵高墙和一片桉叶林的后面。

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是玛丽莲·梦露一直渴望的。她告诉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她不要“那种豪华住宅”，“我要一个秘密的住处，要一个任何人都不能打扰的地方”。

在 2 月初之后到现在，她一直住在位于布伦特伍德的这所隐秘的房子里，这里也是她逃避自己名望的避难所。有谁会想到，这位浑身珠光宝气的金发银幕女神竟然会隐居到一所由电影公司的一名会计建造的房子里呢？这一计谋效果非常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那儿拜访过她，谁也没有发现。其他来访者包括梦露的前夫乔·迪马乔、诗人诺曼·罗斯顿和朋友弗兰克·西纳特拉。

梦露告诉西纳特拉，她“终于有安全感了，终于有了家的感觉”。

从初露头角到现在，梦露曾经住过 40 处豪华程度逐步升级的公寓、宅邸和宾馆客房。她曾在好莱坞基督教女青年会住

过，也在贝弗利希尔斯大酒店住过；她在加州范努易斯市的铁路公寓住过，也在曼哈顿的豪华套间住过。她不仅睡过整修过的车库，而且睡过总统套房——可就是没有拥有过自己的家。

在4个月前一个空气清新的早上，当她开车驶入第五海伦敦娜车道时，才发现了她真正需要的房子。“就是这儿，”她向尤妮斯·默里喊道，“它简直太完美了。”

她的4个医生都发现，她在郊区的这个避难所里有了安全感，心理和生理状况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使人觉得惊奇的是，有好几个月她都没有吃药了，如速可眠、度冷丁和宁比泰之类。她现在只服用水合氯醛来克服失眠。

但是，在4月的这个阳光灿烂的早上，她又开始做恶梦了。上午9点，她将在休息了16个月后第一次走进摄影棚。前一次，她瘫倒在电影《不合时宜的人》的拍摄现场，靠大量的巴比妥和安非他明她才被抢救过来。

拉尔夫·格林森博士——一位精神分析医生对她进行了一天两次的治疗，并让她住了10天精神病医院，这才解除了这部影片——11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充满激情的角色——对她产生的伤害。她越来越明显地对拍电影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感随着她的演技的日益成熟而越来越加重。她越是被当作一个真正的天才，她就越感到恐慌。

这位历史上最上镜的女人，对把她推向银幕的工具——电影摄影机——竟感到这样的恐惧，这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

还在很小的时候，梦露就被电影的神奇和魅力所吸引，可是她一直害怕摄影机、影片公司管理部门、表演指导和导演。当约翰·休斯顿发现她在《沥青丛林》中一个简单的镜头面前发抖时，他甚至非常怀疑。

梦露传

当她在为这部新影片做准备时，她的恐惧近似达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导演乔治·丘克告诉记者，她“很神经质了，不能从一个镜头到另一个镜头进行继续的拍摄”。当一名专栏作家想进一步打听时，他十分生气地说：“我怎么知道原因？别把我当作精神病医生。”

然而即使是精神病医生也感到很难理解。格林森强行让梦露回到摄影机前，他以为这是一种恐惧症，一种“阵发性的疾病”。拍摄《热情如火》的时候，导演比利·怀尔德请了一位精神分析家来治疗她的神经质。这位精神病学者说：“事情实际上很简单，她已不再想当影星了。她已经对自己是玛丽莲·梦露感到厌烦。”

甚至连格林森私下里也有些担忧，诺玛·琼·贝克——这个由梦露自己创造出来的崇高人物，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鼓动下，已做好准备来“谋杀玛丽莲·梦露”了。

虽然说法不尽相同，可是在 30 年前的那个早晨有一件事已经很清楚：梦露再也不愿意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当一位电影明星了。

在梦露 20 岁时，也就是 1946 年，她与福克斯公司签订了第一份合同。这份为期 6 个月的合同答应每星期付给她 75 美元——这级别是电影演员协会所规定的最低工资，她做模特儿时还要比这多 75 美元。她与其他 200 名默默无闻的男演员一起，他们签订了相同的合同。电影公司在这以后又与她继续签了 6 个月的合同，但在第一年年底她就被辞退了。

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她拍摄了《合唱团里的姑娘们》，在米高梅电影公司她参予拍摄了《沥青丛林》，可是都没有与这两家公司签订合同。在她还是位自由演员时，福克斯公司聘

梦露传

用她在《夏娃的故事》中拍了一个性爱片断。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公司的制片主任达里尔·F·扎纽克和她又签订了6个月的合同。直到她从几部不起眼的喜剧中的零星角色脱颖而出之后，电影公司才与她签订了一份7年的合同，片酬从每周500美元一年一年增加到每周1500美元。

在1954年的时候，梦露的票房在全世界排居榜首了，可是扎纽克依旧维持那份鼠目寸光的合同，将她的报酬一直定在每周1500美元。

这位女明星为了报复，离开好莱坞，来到纽约，宁愿自己的事业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董事会给予压力时，扎纽克才很勉强地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将梦露此后拍摄的4部影片每部片酬定为10万美元。1962年，福克斯公司支付给伊丽莎白·泰勒100万美元拍摄《埃及艳后》、给詹姆士·斯图尔特70万美元、给迪安·马丁50万美元拍摄《濒于崩溃》。与他们相比，梦露的片酬确实太少了。

由于梦露非常希望与其他电影公司签定数百万美元的合同，所以《濒于崩溃》对这位巨星来说，实在太不足挂齿了，于是她两次婉言拒绝了拍摄。1961年冬，当她第三次加以谢绝时，福克斯公司向她发来一份长达3页的电报。尽管全部是傲慢的语言和难懂的法律专业术语，然而意思却十分明确：如果你不拍摄《濒于崩溃》，我们将把你送上法庭，跟你打上10年的官司。诉讼可能会马上葬送她的前程。

当年使她走向成功的电影公司现在却要将她毁灭。

1961年12月，她只得同意拍摄《濒于崩溃》。可是，她开始瞧不起这家电影制片公司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哪怕只是瞥见片头或广告板上福克斯公司的标志，也会使她感到阵阵恶心。

梦露传

梦露把自己完全投入到枯燥乏味的美容化妆之中，以同她的一直以来的敌人——恐惧做斗争。她一直认为，美化了的外表会使她内心的恐惧减轻。

化妆师用去皱膏和去毛热蜡包裹梦露，而贝弗利希尔的医生则骗着她吃大量的镇静剂和维生素。

梦露雇佣她的按摩师兼朋友拉尔夫·罗伯茨，让他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陪伴她上。她手里拿着电影剧本，平躺在桌上，罗伯茨一边狠狠地在她身上敲打，一边给她提台词。

她对格林森也这样做了。好几次，这位精神分析医生进行了持续一个下午的治疗。这位女演员在他家书斋的沙发椅上坐着，不停向他诉说着她由于成为玛丽莲·梦露而忍受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

管家尤妮斯·默里发现，她“似乎需要香水浴、化妆和背景音乐等东西来帮助她塑造一个性感的角色”。

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好准备工作。4月10日，起床3小时后梦露才钻进轿车。车子从冷冷清清的洛杉矶街道穿过，开进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大门。

这家她所熟悉的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正处于困境。高薪作家不写作了，著名导演不参加拍摄，主管人员则似乎没事可干，公司已濒于破产。伊丽莎白·泰勒的《埃及艳后》当时正在罗马拍摄，为了支付其日益增多的巨额花费，福克斯公司将它的制片场地卖给了一家联合大企业。这家企业打算在这里建设一条街道，两旁建造一幢幢方格的公寓楼和配备一些电话设备等保密装置的高层办公楼。所以，轰轰作响的推土机在《濒于崩溃》拍摄期间对摄影棚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梦露的车子驶进了大门。她痛苦地感觉到，她的影片是制

梦露传

片厂仅有的项目。根据她的兴趣、精力和健康情况，有大概150份高薪工作等待着她。福克斯制片厂工作一星期要耗费大概100万美元。著名的电影公司午餐厅因为经济拮据也都早早关门了，公司的保安人员也裁减到少数几个人。

在影片开拍之后两天，电影公司甚至切断了浇灌公司几万棵树木、25英亩草坪和山谷的水源。蕨类植物和一片片的棕榈树以及一个热带植物园里的植物将会像电影公司自身一样慢慢凋落。

“这就是夕阳时的好莱坞，”沃尔特·伯恩斯坦回忆道，他重写了南纳利·约翰逊的《濒于崩溃》的电影剧本，“这仿佛是快要解体的罗马帝国。以前街上到处都是舞女和海盗、印第安人和牛仔。空气中到处充满着激动与兴奋。”

街道上现在却悄然无声，冷冷清清的，就好像伯恩斯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午睡中的热带小城镇”。

领导层的无能和恐惧、财政的滑坡使福克斯公司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它成了一个被离弃的地方，而玛丽莲·梦露就好像是最后一家酒吧中的最后一名吧女。

1946年，在梦露第一次来到福克斯公司的时候，它是好莱坞最大的，同样也是最成功的一家电影制片公司，有着悠久历史的米高梅电影公司与之相比也是相形见绌的。

在她第一次进入那个神话般的世界时，她只能躲在摄影棚的幽暗处，看着贝蒂·格拉布尔在众多的临时演员中边歌边舞，成为目光的焦点。梦露向当时的情人罗伯特·斯莱泽诉说道：“真美妙，那就是我的奋斗目标。”

现在她像一个被羞辱、被击败了帝国皇后一般回来了。1962年，还剩下900名雇员在这块还不到50英亩的土地上飘

梦露传

摇不定。哪怕这当年出售给了美国铝制品公司的仅剩的 50 英亩，现在也是以每年 150 万美元的租金从这家公司租回来的。人们都还没有发现，这家公司已是如此的穷困潦倒了。1959 年至 1962 年间，福克斯公司总共损失了 6100 万美元，仅 1961 年一年就损失了 2100 万美元。更令人吃惊的是，至少对持有公司股票的人来说，公司的股票价格在 1962 年前三个月中从每股 39 美元下滑到了每股 20 美元。从 4 月份起，股价还以每天 6 美分的速度继续下滑。

一般的股东们和他们的律师们愤慨地敲打着公司在纽约总部的大门，纷纷要求推翻董事会，免去福克斯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的职务。

因为拍摄《埃及艳后》，福克斯公司流失了大量资金，更加快了其走向破产的步伐。这部埃及史诗当初的预算为 500 万美元，现已花费了 2500 万美元，可能最后的花费将超过 4000 万美元。为维持该片的拍摄，整个制片场地被拍卖。如果这样费用还不够，斯库拉斯和公司只能全部靠抵押每一件剩下的固定资产来贷款维持时日了，包括抵押最珍贵的影片收藏库在内。

在继续拍摄《濒于崩溃》这部片子时，《埃及艳后》每天的花费将近 15 万美元。

一直到 8 月 5 日，还没有奇迹出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再也不能够继续支付工资了，它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也没有办法正式运转。每位薪水在 20000 美元以上的职员只拿半薪，并要求他们保密。

正是因为这样的困境，梦露这位电影公司仅存的影星成了董事们最后的希望。从 1950 年到现在，她的影片为公司赚了

梦露传

近 4000 多万美元。制片人戴维·布朗回忆道：“他们早已等不及了，如果玛丽莲·梦露有足够的运气拍完这部影片，她将能够挽救这家公司。”

给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的一份秘密报告上表明，电影公司计划在 10 月份剪辑上映《濒于崩溃》，正好用它来支付拍摄《埃及艳后》拖欠的债务。

如果梦露知道这些计划，那她也许会考虑到底拍不拍这最后一部片子。因为对她来说，福克斯公司是她演艺生涯中一间阴深的阁楼。她可能对拯救这家公司并不感兴趣。

行政大楼就像监狱的瞭望塔一样时刻监视着制片厂，轿车必须要从行政大楼通过才能到达《濒于崩溃》拍摄场地，因为某种目的而设置的窗户，使福克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们能够非常容易地监视它的影星们的一举一动。梦露总是对这种监视很敏感，现在更感到忐忑不安。“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正偷偷地看着我，然后去写他们无耻的备忘录，”她告诉鲁迪·考茨基司机，“我厌恶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去干自己的事，让我做我的事？”

如果对梦露来说，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以前是一个破败的代理家庭的话，那么现在它已是让人非常讨厌的当局者形象了。梦露对它极为厌恶与不齿。她在这部电影才拍了几天就知道了，那些保安人员在秘密报告中很仔细地记下了她的进出次数，还描述了她的外表。

梦露因为这非常生气，快失去了控制。有几个早晨，她从影片公司破烂的后门偷偷跑出汽车，而让汽车从前面的大门空着进入。随着这部充满坎坷的影片的继续拍摄，她的恶作剧越演越烈。即使有时梦露没有出现，那辆空车还会到达并非常醒目地停在她化妆室的外面。

梦露传

梦露所有的进出很快都被监视和记录下来。她仿佛是一位进入王宫的王后，考茨基刚开车将她送入大门，警卫就马上抓起电话机，向行政主管办公室汇报梦露到了，“玛丽莲到了”的话语在办公室与办公室、办公桌与办公桌之间传来传去。当摄制组成员们互相传播最新的“玛丽莲情报”时，摄制场上立刻就会响起一阵激动的嘈杂声。

诸如“晚上肯定没睡好”或“她好像吃药撑着”之类的话常常传出，并且出现在秘密报告中。大洋两岸的公司主管人员们传阅着这些秘密报告。福克斯公司的中层主管近似于固执地将他们的麻烦归到梦露的头上。绝大多数人认定她是个不讲信用的人，早在 50 年代中期就背叛了他们。

梦露在 1955 年初离开福克斯公司，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她指责福克斯公司一味地要将她塑造成“庸俗乏味、不分是非的女主角，以毁坏她在好莱坞的前途”。隐居一个月后，这位电影明星最后在曼哈顿公开出现了。她宣布了玛丽莲·梦露影片的要求，声明只有当福克斯公司提供自由选择导演的权利、付给她更高的报酬和让她拍摄“A 级”影片时，她才会回到电影公司。

她对路拉·帕森斯说：“老实地说，我已经为福克斯公司拍摄了我的最后一部影片。”

福克斯公司对这位叛逆的影星非常反感，扎纽克非常生气地说：“合同规定，她要为福克斯公司服务 3 年零 4 个月，尽管这是最后一部片子，她也应履行合同中的所有规定。”

梦露和扎纽克之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辩论持续了 6 个月。但是，到了 8 月份，当梦露的影片《七年渴望》在票房收入排行榜中上升到第一位时，福克斯公司答应了她全部的要

求。

“然而大家都因为这件事认为她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她背叛了我们。”扎纽克的一位行政秘书李·汉娜说道。

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梦露希望成为一位被人们所尊敬的女演员的迫切愿望。对他们来说，她依然是角色分派处一位符合要求的肥胸金发女郎。她的化妆师惠蒂·斯奈德说道：“那些经营福克斯公司的家伙们都想和她上床，他们不能用别的方式来看待她。”

《濒于崩溃》的制片人亨利·温斯坦回忆道，在讨论一组情节时，他叫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她已累坏了，但是我们还要足足拍一个下午”。梦露向上看着温斯坦，双眼亮亮的：“亨利，你知道，你是第一位让我休息一会儿的制片人，并且是很诚恳的。”

福克斯公司在40年代第一次聘用她时，她只是被当作性的化身。这一点也不夸张！她每周报酬75美元，在前福克斯公司总裁乔·申克和扎纽克举办的杜松子朗姆酒会上递送饮料和敬香烟。身穿黑色缎子时装和网眼长统袜的“杜松子朗姆酒女郎”成了公司中调笑的对象。“他们总是认为她是一位酒吧女郎。”导演约翰·休斯顿这样说。

制片人戴维·布朗则说道：“他们从来不让她有一点点尊严。”

虽然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非常繁荣的年代里，梦露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福克斯公司，努力地向好莱坞进军。扎纽克制作优秀影片的热情令她非常敬佩。她耐心地观看吉恩·蒂尔尼主演的经典名作《劳拉》有7次之多，一直到她能清楚地记住里面的对白。贝蒂·格拉布尔在纯粹的战争影片

梦露传

《夜半惊魂》中的精彩表现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她在表演进修班上常常使用这个剧本。

她认为，扎纽克是好莱坞的优秀分子，她对他非常崇拜与钦佩。她告诉尤妮斯·默里：“可后来，我做了有关扎纽克先生的恶梦，我会在早上醒来时对自己说，我要让他欣赏我，可我从来没有机会进去见他，哪怕是我成了世界巨星，也没有任何改变。”

然而，她没想到，恶梦后来竟成为现实。

梦露成年后从没有停止过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斗争。40年代中期，她迫切希望人们能注意到她，希望从无数等待角色通知的金发女郎中被选中。1946年7月，她第一次踏入电影拍摄场时，她正忙着对付第一次不幸的婚姻。

福克斯公司里主要负责分配角色的导演本·莱昂，以前是一位无声电影中的浪子，在好莱坞大道报摊的杂志架上，他“发现了她”。他发现，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子独占7月份4家俏妞杂志的封面。通过她的经纪人“蓝皮书模特儿公司”，莱昂找到了她。他在7月28日请她一起吃午饭，并在第二天早上5点30分安排了试镜。

这位非常有才华的星探对梦露的潜力充满信心，他安排了一次代价高昂的彩色试镜，用的是贝蒂·格拉布尔的影片《妈妈穿着紧身衣》的拍摄现场和一件为早逝的音乐巨星艾丽丝·费伊设计的镶满闪光金属片的红色长袍。

才拍了6分钟试镜镜头的摄影师利昂·沙姆罗伊说，“我第一次就看出她会成为一名巨星，她有一种‘肉感的吸引力’，一种从20年代拍了格洛丽亚·斯旺森的试镜镜头以来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梦露传

就在这天晚上，利昂悄悄地将梦露的试镜镜头藏在每天的电影剪辑片段中让扎纽克观看。尽管这位红得发紫的人物已经拒绝根据杂志照片来和她签约，可是他还是喜欢上了她的试镜镜头，而且给了她一份标准的女演员合同。

作家莫里斯·佐洛托说：“刚开始，玛丽莲并不明白在这个到处都是希望之星的地方，希望之星意味着什么，她不知道路途多么艰难，也不知道许多希望之星最后只能结婚或成为汽车餐馆的招待。”

可是，梦露比一般希望之星更加希望得到名誉。这位没有身份的女孩相信，她将是第二位贝蒂·格拉布尔——那位福克斯公司制片场上的歌舞巨星。看了格拉布尔在影片《妈妈穿着紧身衣》中饰演“跳舞的小猫”的现场表演之后，她有一种预感，格拉布尔能做的她也都能做，而且，可能会做得更性感、更有吸引力。

然而，问题是1946年的福克斯电影公司到处都是金发美女。除了处于票房收入最高的格拉布尔之外，维维安·布莱恩和琼·哈弗也快要加入明星之列。

梦露作为电影公司的“编外金发女郎”什么都做，可是就是没有在电影中出现。她站在游行队伍中。她坐在木筏中漂流。她为超级市场开张忙来忙去。可是，绝大多数的时候，她还是穿着无带的晚礼服或泳衣，摆好拍静止照片的姿势。

在一次一次地查看角色分配名单而又毫无结果之后，梦露变得越来越灰心丧气。一天，在格拉布尔的拍摄现场闲荡了几个小时之后，她突然一把抓住本·莱昂的手臂，非常激动地低声说道：“怎么做才能成为一位明星？告诉我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位明星？”

梦露传

莱昂对她声音中强烈的渴望感到非常吃惊。“她铁了心要成为制片场上的皇后，福克斯公司已成了她的家，一个她从来没有拥有过的家的替代物。”他对莫里斯·佐洛托说道。

尽管莱昂并没有使她成为一位明星的明确的计划，可是他还是把她介绍给了福克斯公司前总裁乔·申克，乔是第一位将梦露引向成功道路上的长者。佐洛托说道：“让我们这样说吧，她沉溺于用性冒险来实现她的梦想。”

申克不只是使梦露在 1947 年 2 月继续签定了合同，并且说服了扎纽克在一部草草制成的音乐影片《牧马人传》中让她饰演一个小角色。可是，申克没有办法阻止扎纽克将她的台词删到只剩下一句“你好”。

扎纽克现在把梦露叫做“申克的女孩”，他于莱昂被杂志封面迷住 13 个月后的 1947 年 8 月 25 日突然中断了与她的合同。

梦露以前的情人罗伯特·斯莱泽回忆道：“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对她最后的辞退，她下定决心要回到福克斯公司，并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做他们最耀眼的明星。”

最初，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在联合艺术家、哥伦比亚和米高梅等几家电影公司的几部不重要的影片中扮演的小角色并没能帮助她赢得合同，而派拉蒙影片公司和华纳兄弟公司也毫无理由地退回了她的剧照。

在此之后，她遇到了约翰尼·海德，她的第二位引导者，一位矮小精悍的“好莱坞代理人的长老”。一次鸡尾酒会上的巧遇促成了一件风流韵事。为了回报，当时作为威廉·莫里斯代理机构负责人之一的海德说服他的老板约翰·休斯顿，分配了影片《沥青丛林》中的一个主要角色给梦露。

梦露传

在试映休斯顿的影片时，梦露饰演的充满妒意、爱虚荣的女孩安杰拉·菲恩利，开始引起观众的兴趣。然而，米高梅公司又一次和她擦肩而过。

出于对梦露的爱恋以及希望她发展自己的事业，海德请求达里尔·扎纽克帮个忙，一个不一般的忙。扎纽克终于提供了一份让人羡慕的合同。虽然这是一个条件最低的合同，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份合同。

现在梦露又一次地向福克斯公司宣战，也就是竞争角色。最初，所有的角色不是太小就是太低级：堕落的街头拉客女；沉默寡言的金发秘书；只说“是”与“不是”的美国小姐竞选者。后来，慢慢地，所演角色的重要程度逐步地在提高。从1950年到1953年，梦露为福克斯公司拍了7部电影，她一直在努力奋斗着，然而一直没有惊人的成绩。

扎纽克非常固执。尽管格拉布尔这位明星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了，但他仍然不同意推出梦露。他告诉他的儿子理查德：“我就是看不出她有什么发展潜力，可能是我错了，但我确实是看不出。”

“扎纽克始终认为，她依然是‘申克的女孩’。”曾是扎纽克秘书的李·汉娜说道。

到1951年，不仅福克斯公司的每个人都能够看出，而且梦露也最清楚，扎纽克一直不想给她重要的角色，也没有计划为她创造机会。佐洛托回忆道：“在她心中，扎纽克成了让人讨厌的人，很难跨越的障碍，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对她没有兴趣。而且，她很快就知道，她对这毫无办法。”

所以，梦露巧妙地采取了一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宣传手法。她一头扎入到由罗伯特·瓦格纳这类越来越重要的人控制的夜

梦露传

总会中；她和社会新闻皇后路拉·帕森斯接近，并生动地向她大谈自己非常贫困的过去；她为麦克斯·法克特公司的商业广告当模特儿；她还乐意地充当好莱坞弗雷德里克服装公司透明长袍的模特儿。最后，梦露迷们的邮件很快超过了制片厂里任何其他影星，虽然她饰演的都仅仅是次要影片里的次要角色。

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那股强劲的推陈出新的风气正在好莱坞掀起，扎纽克依旧不愿意相信，电影业正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哈洛。

梦露下定决心不通过扎纽克。为达到这个目的，1951年三月二十几号，她找到电影公司的首席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说：“你知道，比利·斯库拉斯要到这儿参加一个为电影院老板们举行的大型午餐会……我需要一条非常特别的长裙。”

“她非常聪明，充分意识到，虽然扎纽克确实掌握实权然而斯库拉斯权力更大，他是财神，而金钱在好莱坞绝对是决定一切的东西。然而，斯库拉斯一般都在纽约，太远了。”特拉维拉回忆道。

她只有几分钟时间去引起他的注意。最后事实表明这已足够了。

当特拉维拉迅速赶着做出一件雪纺绸厚缎午餐礼服时，梦露开始仔细研究斯库拉斯：他当过宾馆搬运行李的青年侍者，后来一直爬到影院巨头最后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总裁，他本是一个希腊移民。她打听到，他一直嫉妒米高梅影片公司，因为该公司拥有一群像拉纳·特纳和爱娃·加德纳那样被精心培养出来的性感女神，只要她们一出现，一部二流影片就能变成财源。

梦露决定让观众们知道，斯库拉斯实际上早已拥有了这样

梦露传

一位签约女明星，但是现在还没很好地使用罢了。当电影公司老板午餐会进行到 90 分钟的时候，影院老板们已看够了珍妮·克雷恩、安妮·巴克斯特和克利夫顿·韦布时，梦露穿着由特拉维拉制作的长裙，从容地走下楼梯，顿时，福克斯公司餐厅门口引起一阵骚乱。

摄影师们立刻将她团团围住。梦露坐在一大桌来自中西部的剧院人士旁的一张空座边。佐洛托说道：“他们急切地向前探身，一次又一次地问梦露小姐很快将出演哪几部影片，玛丽莲眨动着长长的睫毛说‘这个你们应该去问斯库拉斯先生’。”

斯库拉斯面对这股轰动的局面向公司西海岸的一位经理提了相同的问题。当有人告诉他她不会在最近拍摄的任何一部影片中出现时，这位电影公司的总裁愤怒地看着扎纽克。

斯库拉斯评论道：“如果影院老板们喜欢她，公众就会喜欢她。”之后，他穿过人群，优雅地向梦露鞠躬致意，而且还将她引到主桌边。

扎纽克一伙人看着梦露将斯库拉斯迷倒，无可奈何，两人开始窃窃私语。一桩 25 岁的希望之星和 53 岁的影业巨子之间让世上关注的风流韵事于是由这次会面引发了。他很快成了她在好莱坞最重要的一位扶持人。梦露某段时期的情人和斯库拉斯的门徒、演员尼科·米纳多斯回忆道：“尽管这段韵事没有维持多久，可是这段恋情却帮助玛丽莲成为一位明星。”

神魂颠倒的斯库拉斯在剧院老板午餐会几天之后，命令扎纽克“只要有漂亮金发美女角色的影片，都要把她放进去”。扎纽克继续辩解道：“我觉得她的才能是很有限的。”斯库拉斯非常生气：“这是我的决定，我的命令。把她放在任何一种影片里面，而且现在就开始使用她。”

梦露传

这一件事在扎纽克和斯库拉斯及其心腹之间引发了一场历时 5 年的斗争。电影剧作家南纳利·约翰逊——扎纽克最要好的朋友——总结了当初流行的观点：“她就像大峡谷或尼亚加拉瀑布，是一种自然风景。除了敬而远之之外，你与它没办法用语言来交流。”

但是，梦露成了一位国际超级影星，在电视基本普及的情况下，她几乎是一个人把福克斯公司从财务崩溃中拯救了出来。从观众对她的一部小喜剧《恶作剧》的毫不夸张的反应中可见她的价值。这部影片自然、清新，是斯库拉斯命令起用她的第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制作时只花费了 25 万美元，利润却几乎高达 300 万美元，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梦露主演的第一部大影片《尼亚加拉》，在 1953 年上映不到一个星期，就为她的明星地位打下了基础。之后她又拍摄了《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和《怎样嫁给百万富翁》。《电影故事》杂志把梦露称为“1953 年崛起最快的明星”。一年以后，该杂志又把她评选为“最佳女主角”。

然而，这来得很突然的成功却使梦露与福克斯公司之间的矛盾加剧了。

这位新星努力地消除自己留给人们的不好印象：“一个靠躺下来成功的金发美女”。罗伯特·斯莱泽说：“玛丽莲不该得到那种坏名声，她仅仅是做了大多数女演员做过的事情。”

女权运动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研究了这位明星在福克斯公司的遭遇后，对此表示同意：“那时他们给它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社交活动’。”

现在，虽然她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电影明星和票房冠军，然而她每周领取的工资却非常少，只有 1500 美元，而绝大多数

梦露传

和她具有相同才能的明星周薪平均为 1 万美元，而且她得将就着使用“编外女演员化妆室”。

斯泰纳姆说道：“在电影公司中流行的是家长制作风，但是玛丽莲迫切地希望维护自己的尊严，受到认真、尊重的待遇，而不是被人们看作没有头脑的金发女郎而加以玩弄。”

1955 年，梦露又一次被指定在一部很差的影片《力战群雄》中扮演一名轻佻的歌舞女郎。她不辞而别，藏到纽约，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专门追逐名人偷拍照片的记者追踪她，为专栏作家收集新闻的人们寻找她，却都一无所获。当她在公众场合出现时，已得到马上要成为制片人的摄影家米尔顿·格林的帮助与支持。

她把爱德华·R·门罗“面对面”节目的电视摄制组成员请到了格林的家里，揭发福克斯公司的所作所为，为自己辩护。她要求有选择导演的权利，在优秀的剧目里演好的角色，并得到更高的工资，一份与国际影星地位相配的工资。

这激怒了热情的观众，愤怒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福克斯公司，就连电影院的老板们也表示不满。因为公众舆论有力地支持她，电影界绝大部分人士都站在她一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没有办法，只得向梦露作了让步，一份 4 部影片的合同签订了：每部电影片酬 10 万美元；梦露拥有选择导演的权利；梦露拥有一间与她身份相称的化妆间；在所演角色一些不重要的问题上，梦露具有发言权。

《濒于崩溃》是这份合同中的最后一部影片，里面的条款到那时已经全部过时。梦露这位当时国际上最具票房吸引力的影星拍摄《热情如火》的收入只有 30 万美元，外加利润的百分之十，拍《不合时宜的人》收入也只有 30 万美元加拍摄津

梦露传

贴。到 1962 年，片酬 10 万美元已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梦露不愿走进《濒于崩溃》摄影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上受到剥削和歧视。然而，电影公司来了一位“有同情心的、仁慈的新负责人”来负责制片工作，他就是因公正而出名的彼得·莱瓦西斯律师。

梦露完全相信，这应该是她最顺利的一部电影。没有过于渲染的镜头，没有奢侈豪华的歌舞表演，也没有和前一部影片中一样的那种令她讨厌的充满着哲学意味的长篇独白。

《濒于崩溃》是部最容易也最简单的家庭喜剧，是好莱坞的保留节目。其故事情节是：妻子遇到海难，和一个性感的男子流落到一座热带海岛上，人们都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在丈夫重新结婚之后，妻子却奇迹般地活着回来，前来要回她的丈夫。

卡里·格兰特、艾琳·邓恩和导演加森·卡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原作。1939 年雷电华电影公司为这部电影取名为《娇妻》，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原作剧本奖”提名。

“最初，我们的主要演员玛丽莲身体健康，她又十分喜欢这个剧本，原作中她不满意的方面已由优秀的剧作家南纳利·约翰逊特地作了修改，”制片人亨利·温斯坦回忆道，“难道由于我们没有预见到地平线上可能会出现乌云，就应该遭受到指责吗？”

2. 试 镜

在第一天早上 9 点，梦露的摄影棚里到处都是工作人员。他们一边端着咖啡，一边拿着化妆盒和梳子，忙得不可开交，

梦露传

赶着为玛丽莲·梦露塑造新的形象。

这位明星穿着一件透明、性感的比基尼内衣，斜着躺在一张化妆床上。

惠蒂·斯奈德从 1946 年起到现在都跟随着梦露，是位老资格的化妆师。已进行两小时的繁杂琐碎的化妆程序到了最后一项，她用小彩刷子修饰梦露的颧骨，以便使它显得更有光泽。

事后许多人都记得，那天早上他们都感到了一种隐隐的紧张气氛，大多数人都听到了这一谣传，就是该片的导演，也就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著名人物乔治·丘克坚决反对导演第一轮试镜。大家都知道，试镜对影片的开拍意义非常大。“当时我们没有得到明确的消息，”梦露在摄影棚的佣人黑兹尔·华盛顿回忆道，“在任意一部电影开拍前，你都可能听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不符常理的谣传。但是，我还是留意着这件事。”

但是，所有的事都是有原因的。就在梦露正要吹头发时，制片办公室打来紧急电话说，前一天晚上，丘克对秘书口头宣读一份备忘录，有礼貌地表示他不能执导试镜，而且感到非常遗憾。

知道这一消息之后，梦露只是耸了耸肩，似乎对她一点儿影响也没有。她是那种不怎么爱表露出自己的感情的女人。

不同的人对丘克所做的决定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说他正忙于为《濒于崩溃》中非常重要的儿童演员试镜，另一些人则说他正关在家里创作剧本。而那些与丘克有着密切关系的人都认为这是由于丘克十分讨厌玛丽莲·梦露。汉娜说道：“他越来越看不起她。”

丘克与在片中饰演沉船遇难者的汤姆·特赖恩交上了朋友。这位导演曾经对特赖恩说，梦露之所以一定要进行这一类试镜

梦露传

是因为她的虚荣心，但是这种虚荣心只要多拍一些彩色剧照就能够满足了。他不想助长这样的放纵任性、竭力表现自己的不良习惯。

不论丘克拒绝执导试镜的原因是什么，显然的，梦露掩饰起她的失望。试镜对她来说重要极了，她简直对它着了迷。

就好像和葛丽泰·嘉宝、玛琳·黛德丽和琼·克劳馥以及全部起初靠脸蛋和身材吃饭的大牌明星一样，梦露明白试镜就像魔杖一样能预测影片的最后的效果。

贝蒂·格拉布尔早在 50 年代初就告诉过梦露：“亲爱的，银幕是不会欺骗人的。如果试镜的效果不错，那就肯定是一部好作品。”梦露上一部影片《不合时宜的人》试镜效果很糟糕，因为这件事，她把自己反锁在更衣室里整整 5 个小时，不管约翰·休斯顿和她当时的丈夫阿瑟·米勒怎么劝慰都没有用。

对福克斯公司来说，丘克的拒绝相当于亮了红灯，表明即将出现麻烦。董事们对这不由得非常担心，因为他们正在准备推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玛丽莲·梦露。

在以前的 12 年里，梦露主演了 14 部票房较好的影片，她始终是以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性感女郎的形象在观众面前出现。她扮演过妓女、夜总会歌手以及各式各样以色相诱骗男人的女郎，可是一直没有扮演过农村的贤妻良母。她的服饰一直很华丽，发型和化妆都非常新潮。

《濒于崩溃》目的在于转换形象。莱瓦西斯回忆道：“我们顶着风险让梦露扮演一个社会中上层的贤妻良母。观众对完全不一样的梦露会有什么反应，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整整几个月里，发型师悉尼·圭洛夫、时装设计师简·路易斯和惠蒂·斯奈德都始终在为设计这个形象而想尽一切办法。

梦露传

“梦露的变化实在让人吃惊，”简·路易斯承认，“她始终在通过大量运动来保持身材，使自己的体重减轻了 25 磅。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材苗条，神采奕奕。每当一想到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能够穿上最新流行的服装，梦露就非常激动。”

“放弃性感的服装与昂贵的化妆品对梦露来说绝对是忍痛割爱，这些东西是她走向成功的基础之一。”与梦露一起在福克斯公司的另一明星莎丽·诺斯说。这位明星有段时间曾经一直被认为是梦露的强劲对手。

福克斯公司和梦露都焦急地等待着，都很想知道这一新形象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丘克决定不执导试镜，就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

特拉维拉说：“这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当玛丽莲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非常吃惊。绝大部分明星在受到这种不礼貌的待遇时一定会拂袖而去。假如在伊丽莎白·泰勒身上发生这事，她一定不会委曲求全，影片公司将不得不另外请人。”

《濒于崩溃》的制片人、来自纽约年方 27 岁的电影界天才亨利·温斯坦没办法，只得自己执导这些试镜：“乔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这件事仅仅是这部影片遇到的种种难以理解的困难与阻碍中的一种。”

对于制片组里的许多资历较长的成员来说，这件事表明梦露与丘克又一次地发生了不愉快，他们两人在 1960 年初拍摄音乐剧《让我们相爱吧》的时候就已经互相不怎么喜欢对方。

“那部电影的拍摄完全可以说是一次斗争，是乔治与玛丽莲之间一场艺术上的血拼。”梦露的一位替身演员这样回忆道。

在福克斯电影公司强迫梦露扮演这部影片的最差的女主角的角色时，就已萌发了矛盾。

梦露传

1959年夏末，梦露主演的《热情如火》一片获得很大的成功，接连3个月票房收入都在第一位，只是首映就盈利1250万美元。福克斯公司高层人士于是决定再进一步，命令制片人杰里·沃尔德再推出一部名为《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的片子。尽管这部影片已经准备了一年多，制片厂却一直没有办法让梦露确定开拍时间。

梦露认为，该片不仅情节乏味，而且又是在走50年代初期音乐喜剧的老路。她要饰演一个被一位体面的企业家所热烈追求的酒店女歌手，格里高利·派克出演男主角。

福克斯影片公司向梦露提出了警告，强迫她主演该片，如果不拍该片，公司将向法院提出上诉以阻止她出演任何别的影片。在一番争辩之后，梦露勉强同意，可是她对奥斯卡奖得主诺曼·克拉斯纳所撰写的剧本初稿不加理睬。“她从头开始，加重自己的角色的分量，”电影学家帕特里克·麦克基里根说道，“所以，派克决定退出此片。”因此，已改名为《让我们相爱吧》的这部影片便没有了男主角。

在克拉斯纳着手改写剧本的时候，梦露根据1956年签订的合同强烈要求要由丘克执导该片，因为她认为丘克对于此类电影很有专长，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

《让我们相爱吧》一片的男主角依旧空缺着。出于担心被梦露抢了风头，加里·格兰特、尤尔·布林纳、罗克·赫德森和查尔顿·赫斯顿等大牌明星都拒绝出演。在这关键的时候，丘克找到伊夫·蒙当替代格里高利·派克。蒙当是一位法籍旅居美国的无名演员。这位导演在看了蒙当的歌舞剧《艾德·沙利文表演会》之后非常欣赏蒙当，他告诉梦露：“他将成为一颗巨星，《让我们相爱吧》一片的男主角只有他才能演。”梦露不久

梦露传

前看过蒙当第一次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歌舞助兴表演，便愉快地答应了。

开始，梦露与丘克相处得非常和谐，排演时还相互打趣而且抽时间一起饮茶。不久，蒙当在他较有名气的妻子西蒙娜·西格诺瑞的陪伴下出现了。他的到来为影片拍摄投下了一道阴影。这位英俊、瘦长、热情奔放的法国小伙子很快就激起了这位明星和导演之间的矛盾。在后面的拍摄中，梦露与丘克争着吸引他的注意。两人常常设宴款待他。梦露还要求福克斯公司把蒙当夫妇安顿在距她贝弗利希尔斯别墅很近的一幢平房里。

事实表明，蒙当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从40年代末起就开始梦想着做国际影星，从1946年到1959年，蒙当出演了15部法国电影，可是，在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里，好像还没有人知道他。

不久，蒙当就不停地向梦露献殷勤，即使是在他妻子的眼皮底下。当时他的妻子正在城里接受因为主演《顶楼》一片而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梦露的宣传人鲁珀特·艾伦说：“他真是不知羞耻！他不仅引诱她，而且把他们的事告诉别人，目的是想引起一场丑闻。”

蒙当私下里也对别人说：“梦露现在已非常听我的话，她已经对我着了魔。她在摄制地百分之百地顺从我，不管什么事都要先征得我的同意。”

然而，同时，蒙当也在追求丘克。

丘克的朋友威廉·特拉维拉说：“这件事难以启齿，丘克迷上了这位法国影星。当然这是秘密的，可是你能够从他对待蒙当的态度上看起来。然而梦露却经常成了牺牲品。”

丘克是好莱坞大导演中仅有的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在

梦露传

蒙当的攻势面前，抵挡不住是很自然的。蒙当心甘情愿扮演一个被保护人的角色，对这位老牌导演简直是言听计从。

对梦露来说，征服蒙当是她的目标。她把蒙当归到她“未来情人”的名单中。丘克与玛丽莲的宿怨因此爆发，事情曝光之后，丘克非常生气。

艾伦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当是在利用他们两人以便能在好莱坞站稳脚跟。”

可是，梦露对《让我们相爱吧》一片的重大失败也负有很多的责任。当她回到福克斯公司时长胖了 30 磅，每天服用大量烈性酒和安眠药，而且变得十分自负和虚荣。

她第一件公开的行为就是把自己的丈夫阿瑟·米勒安排在距离摄制地很近的办公室里面。米勒在那儿拼命地为他的妻子，有时候也为他的情敌蒙当增加新的对话内容。旁观者梅勒说：“这位剧作家似乎想在这部没有意思的电影里增加一些逗乐的对话。”

梦露甚至还说服制片人杰里·沃尔德让她参加《让我们相爱吧》一片的剪辑工作。在讨论中，她常常向丘克提出许多建议与要求。《纽约时报》记者穆里·舒马赫曾经亲眼见过这样的一次审片。梦露当时带着指挥的口吻，并且开头总是这么一句话：“乔治，我和阿瑟都认为假如你这样做，效果就会更好。”

还有一天下午，梦露突然闯进屋里，傲慢地要求丘克怎样剪辑影片。当时，舒马赫刚好在场，这位记者记得那次不愉快的场面。丘克坐在扶手椅里，似乎是很有礼貌地倾听这位大明星的口若悬河，但舒马赫看得出这位导演已经无法忍受了。

为了报复，丘克午后抽时间在一间秘密放映室里独自审片。

梦露传

梦露与丘克两人到 1960 年 2 月初已不相互理睬了。导演通过舞蹈设计师来转达他的要求，梦露也由他作答。剪辑师戴维·布雷瑟顿回忆说：“我感到非常遗憾，梦露在拍片时的表现不怎么好。在摄影场，她常常拿着酒杯喝杜松子酒，这种小伎俩谁也骗不了。”

一个下午，影片剪辑师发现梦露“站在现场一角，表现得有些痴呆”。又有一次，她跑到一个替补演员旁边，紧紧地抓住他恳求道：“请帮帮我，我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

梦露仍然对丘克不加理睬，现在又老是恳求她的舞蹈设计师杰克·科尔帮助她。她的行为最后也把科尔激怒了。3 月的一天，科尔忍不住告诉她：“你想让我告诉你怎么做吗？那好，我来告诉你。你还不如站在边上，什么也不需要做。”

梦露经常要好几个小时才能从安眠药的药力中恢复过来，准备后面的拍摄。有一次，在用了 11 天才拍摄了一段仅 6 分钟的歌舞片段之后，丘克就放手不管了，把剩下的影片拍摄任务全部留给了科尔。

“在拍摄结束之后，丘克拒绝按惯例举行庆祝拍片结束的晚会，”一位替身演员说，“大家就这么散了。”

丘克计划在拍摄《濒于崩溃》时好好地进行报复。

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抵制梦露的试装。让人不理解的是，梦露对此没什么很大的反应，很快又把精力投入到化妆方面去了。

化妆师们一丝不苟地为她打扮，《濒于崩溃》的拍摄也终于准备好了。电影摄影师弗兰兹·普兰纳爬上很高的舞台天桥，细心调整 50 盏聚光灯的位置。他甚至还用不同颜色的灯光来表现梦露身体的各个部位。

梦露传

在拍摄之前，温斯坦非常紧张。摄影师普兰纳安慰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帮她顺利完成这部片子。”一会儿，普兰纳便做好了准备，温斯坦则还是非常焦虑。

梦露在化妆室里磨蹭，老是不出来。她又找了个以前的借口：“惠蒂，我下巴看上去有点黑。”

“不，一点也不黑，其实非常好。”

“惠蒂，我确实觉得眼睫毛太惹眼了。”

“不，玛丽莲，别担心，没问题，”惠蒂后来回想道，“梦露会把我叫进房，关上门，然后告诉我哪儿不合适，哪儿有问题。当然，其实根本没什么毛病，这只不过是些借口，是玛丽莲和许多大牌明星经常用的拖延时间的计策。”

在温斯坦第二次进来时，梦露瞪着他，生气地说：“温斯坦先生，你早上起床后必须要干些什么？你必须画眼影或是涂脂抹粉吗？”替身演员伊芙林·莫里亚蒂亲眼看见玛丽莲一步步逼近制片人，比划着手指指着他说：“我的头发怎么办？你要花50分钟去做头发吗？”温斯坦被吓跑了。

最后在11点钟的时候，斯奈德和以前一样，扶着梦露的肩推着她出了门。“干什么都是最开始的时候很难。事实上，她已经很美了，只是她太想追求完美。”

梦露穿着灰绿色的三点泳装，披着一条沙滩披肩，穿着高跟鞋一扭一扭地钻进小轿车前往很近的拍摄现场。

摄影棚入口处红灯闪烁，两名保安人员严肃、庄重地站在门旁。一行橘黄色的大字写道：“非演职人员请勿入内。”亨利·温斯坦负责人员进入。保安人员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拍摄现场。

在拍摄过程中，看不到平时来来往往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这当然并不是梦露所希望的，但这是纽约总部的命令，也许他

梦露传

们已经预见到影片将面临灾难，也许是有意冷落梦露。不管怎样，以前对梦露前呼后拥的好莱坞新闻界人士都被挡在外面。

所以，因为无人在场，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对 14 号摄影棚内发生的所有事情便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可以了。

穿着三点泳装的梦露一亮相，就让人想起早年她拍摄《尼亚加拉》时的情形。那时她穿一件红色紧身裙，把头往后一甩，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难以忘怀的印象。

因为当时的电影审查标准要求不准露出肚脐，简·路易斯为她设计了一款新式泳装。“那是我一直到今天在银幕上所看到过的最大胆的泳衣，身段姣好的梦露穿着它完全是艳惊四座。”设计师回忆道。

和 1952 年《尼亚加拉》拍摄现场情形一样，四周响起一片鼓掌喝彩声。剧组照明电工向她点头问好。她的老朋友普兰纳笑着对她说：“玛丽莲，欢迎你回来！”

“那些喝彩声使玛丽莲非常兴奋，”亨利·温斯坦记得很清楚，“因为她对自己的魅力常常缺乏信心，所以只要有一点点喝彩声支持她，她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她会表现得更加光彩夺目。”

因为受到大家的关注，梦露的兴致非常高。她在持续 6 个小时的拍摄中不厌其烦，共换了 7 种发型和 6 套服装。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她从 10 年前拍摄《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一片之后，还是第一次表现出这样的自信与投入。

后来，电影公司高层人员声称梦露是在兴奋剂刺激下完成这次试镜的。他们还说梦露好几次听不见进场提示，连站都站不稳。但是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些片段时，完全可以看

梦露传

出她的表演非常完美。她两眼有神，动作稳健，确确实实是处于最佳状态。

温斯坦记得那晚他看完试镜之后，一直感到非常高兴。他春风满面地道：“梦露从没表现出这样高超的演技。从许多方面看，以前玛丽莲很明显地偏向于走性感路线。可是这次她令人耳目一新。”

看着梦露身着简·路易斯设计的服装走来走去，温斯坦觉得她简直可以与格蕾丝·凯利、奥黛丽·赫本或德波拉·克尔相媲美。

莎丽·诺斯观看了试装表演之后，对梦露最后抛开金发性感女郎的形象感到有些吃惊。“梦露 50 年代过于性感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诺斯说，“现在她有了更自然的风格，跨出这一步，她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你能够在《公共汽车站》里感受到这种变化的雏形。当时她很明显地不是很适应，后来她的自信心愈来愈强。我不由得想，对梦露来说这一转变要具备非常大的勇气，她曾借助那种性感的声音和独特的风格开始她的演艺生涯。但是，现在所有的都必须从头开始。我完全被她的勇气所折服。”

温斯坦并没有发现是梦露镇定的自控带来了这个令人无法相信的变化。他只知道这是玛丽莲·梦露所拍过的最好影片之一。

让人很难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很有经验的电影公司里，竟没有人想到丘克拒绝参加试镜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实际上一场险恶的电影界大战已经悄然开始，只是梦露并不是第一个挑起战争的人。

3. 预兆

4月10日早上，《濒于崩溃》的制片人亨利·温斯坦因为成功而春风满面。

在前一天晚上试装圆满结束，样片经过技术处理后被送到高层管理人员的专用试映室。福克斯公司副总裁兼公司制片部主任斯坦利·霍夫和分管经营的副总裁菲利普·费尔德曼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影片。

费尔德曼对这些样片评价非常高，霍夫也附和道：“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要继续下去。”影片拷贝被马上送往纽约福克斯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处，他准备当晚就观看。

温斯坦急切地要和梦露分享这一喜讯。梦露按照计划要与制片人在公司一起享用午餐，后者想借此机会庆贺一下。

从1月份的拍片前期筹备开始，梦露和温斯坦之间就建立起亲切轻松的关系。他在她心目中是一位刚结识的“有着共同目标的勇士”。她常常拿他的新职位开玩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亨利，你来之前只有我一个人与福克斯公司独自作战。”

梦露常常优雅地走进温斯坦在制片人员大楼的办公室，与他聊上几分钟，之后急急地离去。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深夜在电话里聊天。

人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好莱坞最新的名媛淑女对温斯坦非常尊敬，从来不让他等待，至少不让他等得太久，就连弗兰克·西纳特拉和马龙·白兰度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即使马龙·白兰度当时正在追求她。

然而，今天早晨情况却不同一般。制片公司派去接她的车

梦露传

子没有把人接回来。司机说梦露家里漆黑一片，敲了几遍门也没有声音。到了下午，温斯坦开始害怕起来。他是公司里仅有的可以给梦露家打电话的主管人员，一小时后他终于沉不住气，拨通了电话。然而铃响了 20 多遍都没人接，就连管家尤妮斯·默里似乎都不在。

温斯坦心里越来越不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制片厂里一直谣传梦露想自杀，甚至说她曾经有一次半夜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里进行抢救。

不久，他又打了一次电话，这次用的是一个很秘密的紧急号码，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当电话铃响到了第十一声时，才有人拿起了话筒。在听到梦露的声音之后，温斯坦才稍微放宽了心。但是梦露的声音微弱无力，很久才听到她说“喂”。

温斯坦回忆说：“她的声音愈来愈小，我知道情况不怎么好，但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没想到这是药物的原因，那时我还是个非常天真的小伙子，对好莱坞的一套还不清楚。”

温斯坦两次劝住了梦露别挂电话，为了让她平静，他不断地安慰她：“我马上就到，别急。”

梦露梦呓一般地道：“但是我这儿只有一间卧室，如果你在这儿过夜的话，睡在哪儿呢？”这时她的声音听起来越来越小了。

当时正是大白天，温斯坦知道出事了。他说：“玛丽莲，我立刻过来。”她回答：“小心，小心，车开慢点，外面正在下雨，你要保证路上不要出什么事情。”

温斯坦说：“外面真的在下雨，你真让我感动。”

温斯坦马上通知了梦露的精神医生拉尔夫·格林森，之后

开车赶到梦露家。“我在那儿发现她服用了过多的药物，一直昏迷不醒。”温斯坦和格林森看到梦露横躺在床上，头发乱乱的，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一条被子。根据后来参与梦露死因调查的精神病学家透露，梦露这次昏迷是因为她服用了过量的治疗失眠的混合药物。尽管这样的药量不足以致命，况且梦露也已经习惯了，可是那些对梦露的药物了解得不多的人却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可怕。任何挫折都可能加剧梦露的失眠。乔治·丘克蛮不讲理地拒绝执导试镜，毫无疑问地触动了她心灵深处的隐痛。伴随而来的是令人痛苦的一夜一夜的失眠，所以这次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她曾高度评价丘克为“好莱坞历史上最出色的喜剧导演”。

这时候，格林森却发现更需要安慰的是温斯坦。这位在奥地利首都完成学业，现在还操着维也纳口音的医生拍着温斯坦的肩膀，说了一大堆比如“明天她就会好的”、“不要担心”之类的话。

但是，温斯坦在驾车回福克斯公司的路上仍然十分担忧。虽然这件事一共才不到90分钟，温斯坦却一辈子也难以忘记。29年后，福克斯公司娱乐新闻中心制作人兼导演亨利·希伯发现，温斯坦依旧对这件事感到后怕。

回到制片厂的办公室后，温斯坦感到《濒于崩溃》一片前途充满坎坷，现在梦露身体不好，逼她参加拍摄，他确实不忍心。为此他绞尽脑汁地写了一份强烈要求延期拍摄的报告。他回忆道：“这件事让我很吃惊，不知该怎么办，因为梦露的身体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她需要休息。”尽管温斯坦知道这样做公司会不高兴，但他仍然写了好几份报告，打了一大通电话，要求延迟几个月拍摄该片。

梦露传

费尔德曼召开了西海岸地区最高管理人员紧急会议，以说服温斯坦继续拍片。与会者有公司秘书弗兰克·弗格森及公司常任法律顾问，还有分管制作部门的副总裁斯坦利·霍夫。会议是费尔德曼主持的。他一开始就直入正题：“拍完《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之后，梦露小姐精神上有些问题，假如我们每次都为这种小事而停机，那她的片子一部都拍不完。”温斯坦情绪很激动，他强调自己亲眼看到了梦露服药后的虚弱状态。“我只是要求拍摄延期，至少延期到夏末或者秋初，”温斯坦后来回忆说，“他们都很顽固和不讲情理，说我太感情用事了。”一位主管人员一次次地强调：“绝对不行，亨利，我们必须继续拍。”

温斯坦还对保险一事提出怀疑：福克斯公司在伦敦和纽约为《濒于崩溃》的制作和梦露的人身伤害投保 1000 万美元。温斯坦反问，假如梦露因为过量服药发生意外，公司能否得到这笔巨额的赔偿金。他问：“在开了这样的紧急会议之后，我们还能得到赔偿金吗？事实上，假如这次是心脏病发作，我们会立刻停机，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费尔德曼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毫无表情地看着温斯坦说：“是的，假如梦露犯的是心脏病，我们就不能够获得任何赔偿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她服药过度，从医学的角度上说她身体很好。”温斯坦对这些主管人员们在会议上的无情和冷漠一直非常愤慨。“假设是现在，我可能会更强烈地反对，甚至可能跑到纽约的总部去。我或许还会辞职。但当时我的经验太少，又太年轻。他们都是这一行的老手。我没有能力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争论。”当时温斯坦确实还是一个小字辈，福克斯的经理们一点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还没有进入到他们的圈子中。

梦露传

在这之前，温斯坦一直在纽约话剧界工作，是梦露丈夫阿瑟·米勒的好朋友。他既有礼貌又有风度，即使在最热的天也总是穿得很整齐。当他被指定为《濒于崩溃》一片的制片人时，许多圈内人士都颇有微词，认为有梦露这样反复无常的明星和乔治·丘克这样脾气不好的导演，只有最有能力的制片人才能处理好。

实际上，《濒于崩溃》一片的构思来自一位名为戴维·布朗的人。这个人以前是一家杂志的编辑，在达里尔·扎纽克权倾一时时，他青云直上，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基辛格。与此同时他也是梦露的朋友。在扎纽克的时代过去之后，电影界面对着与电视的激烈竞争，布朗很擅于为不同的明星们选择比较适合的电影题材，因此使这些影片在美国中部地区受到大众的喜爱。他曾经成功地完成了几部宽银幕电影时代前期最卖座的电影，比如《珊瑚礁下》、《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王子无畏》、《大河奔流》等。

随着扎纽克辞去职务转赴巴黎另谋发展，布朗的事业也渐渐衰落。1961年，莱瓦西斯继任制片部主任之后不久，布朗开始酝酿《濒于崩溃》。当他提出让梦露再一次演《娇妻》一片时，他就发现该退下来了。他说：“他们不会将梦露主演的片子，尤其是一部巨片，交给一个老家伙去拍。”

影片开拍的时候，也就是他该退下来的时候了。理查德·扎纽克打电话给布朗：“戴维，你要当心，我看见你的《濒于崩溃》的脚本正在亨利·温斯坦手上。”这位年轻的扎纽克已经升为经理，因此他有机会看到温斯坦手头的剧本。他提醒布朗道：“朋友，这似乎对你不利啊。”布朗尽管清楚自己就要被取代，但没料到会这么快，更没想到是被这样一个小字辈挤走，

梦露传

所以，他决心弄清楚。他利用自己在纽约当记者时的关系，终于找到了答案。听说，这是纽约总部做出的决定，似乎总部的头儿们与梦露的医生拉尔夫·格林森关系暧昧。温斯坦的上台是福克斯公司与这位精神病学家一个更大规模的交易中的一部分。梦露是不是也同意这件事？好像也不大可能。之后，当梦露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级时，她对温斯坦从哪儿得到这么大的权力也很难理解。

有许多资料表明，格林森参与了整个事件。根据电话记录，这位精神分析师与制片厂关键的官员们在很晚的时候通过无数次电话，格林森是后来梦露悲剧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制片过程中，他一直与剧本编辑西奥多·斯特劳斯以及制片厂的律师、温斯坦交往非常密切。现在终于弄清楚了，如果不是格林森力劝梦露去拍《濒于崩溃》，并说这有助于她的身心健康的话，梦露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梦露回到福克斯公司，让温斯坦担任制片以及安排拍片日程，都是格林森为梦露开的古里古怪的药方。斯特劳斯说：“格林森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玛丽莲应该继续参加拍片。”

这位精神分析师的女儿琼·格林森认为，她父亲的真实目的是尽早让梦露履行完与福克斯公司最后的合同，摆脱这一包袱，重新开始她的生活与事业。制片厂的管理人员们事实上对格林森的动机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们只想让梦露完成最后这部片子。假如格林森能帮上忙，促成此事，那就最好不过。对福克斯公司来说，拉尔夫·格林森是个神秘的人物，只在电话里联系过，互相之间从来没有见过。哪怕是这样，这位精神病学家依旧很有影响力。

格林森在 1960 年结识玛丽莲·梦露，当时他 50 岁，事业

梦露传

正红得发紫。他对梦露的治疗开始于《让我们相爱吧》一片，当时梦露与一块出演的法国明星伊夫·蒙当坠入爱河，闹得沸沸扬扬。为消除自己的不安和对丈夫的负罪感，梦露用酒精和麻醉药来麻醉自己，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正在这个时候，格林森到贝弗利希尔斯大酒店二号别墅拜访。他发现梦露狂饮苏格兰威士忌和香槟酒，滥用巴比妥盐酸。格林森告诉西纳特拉，他用了两小时，使用了所有手段，才将她从歇斯底里中解脱出来。梦露的病情使格林森感到非常吃惊。他一边敦促梦露找一位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医生，一边警告福克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们，梦露很可能有大问题。同时，他也很侥幸自己没有梦露这样难治的病人。

但是，他给梦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酒精和药物搞得糊里糊涂的梦露很快就对这位医生产生了依赖感。格林森一开始拒绝做梦露的私人医生，但梦露一直肯求他。她将格林森的名字和私人电话列入她在贝弗利希尔斯和纽约的医生的名单之中。梦露找过很多医生，就诊过的医生名单长达5页纸，格林森不同意进行药物治疗，他的这一观点赢得了梦露的极大尊重。当西纳特拉也对格林森表示欣赏之后，梦露更是希望格林森能做她的私人医生，最后格林森很不情愿地收下了梦露这位病人。然而不幸的是，对两人来说这个决定都是灾难性的。

格林森在瑞士和维也纳接受过教育，有着渊博的学识。除了西纳特拉对他的举荐之外，他大量的论文和著述使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流的精神分析专家。他是那种学术型的医生，很受梦露重视。一年以后，梦露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时，遇到很多困难，只好再次求助于格林森。从11年前开始她的演艺生涯以来，梦露首次出演一个艺术性的角色。在此之前的

梦露传

22部影片中，她总是以性感的形象出现，比如《如何嫁给百万富翁》和《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中的女郎。

在《不合时宜的人》中，她所饰演的是最难演的角色，也就是她自己，米勒在创作此剧时用了许多她说过的话。任何一部戏都没有使她这样害怕过，她只得又一次靠服用药物得到缓解。一次，她的艺术指导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发现她嘴里全是速可眠胶囊。情急之下，葆拉把药物抠了出来，并立刻将她送入医院治疗。但是过了没多久，梦露再次因滥用药物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影片每天的开拍时间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延迟。剧组的医生也应对此负责，他们为了治疗梦露的失眠，给她开了太多的德美罗、速可眠和戊巴比妥钠。最后连导演约翰·休斯顿也发现镇静剂是梦露的身体不好的原因所在。他给格林森打了个电话，然后把梦露送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格林森安排梦露住进了医院，并很快将她从镇静剂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治疗只进行了一周，格林森回忆道：“从表面上看，梦露必须吃药，但她事实上能停止服药而不出现不良状况。”

从此，格林森担负起治疗梦露的责任。在1979年的一次采访中，乔治·丘克说道：“格林森被梦露称赞为奇迹的创造者，他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一个对她从来没造成任何伤害的医生，她对格林森服服帖帖。”在给葆拉的一封信中，梦露这样写道：“格林森是我的救命恩人，是帮助我对付全世界的战友。”

到1962年的春季，梦露对格林森已是言听计从，非常信任了。依据格林森的建议，梦露从曼哈顿搬到了洛杉矶，事实上她在洛杉矶经常感到不愉快。格林森让梦露不要再到处漂泊不定，尽快安定下来。第二天早晨她就开始找房子。格林森处

梦露传

方中的最后一剂药是找一位非常老练的管家。尤尼斯·默里以前是位精神病护士，现在成了格林森的情报人员，定期向格林森汇报梦露的情况。后来调查梦露死因的罗伯特·利特曼医生说：“梦露始终不知道默里是被安插在她家中以防万一的人。”

梦露开始按照格林森的要求和处方生活，小到约会的男友，大到所拍的片子，事实上格林森成了她的经纪人。1961年冬，梦露在她事业最危险的时刻却中断了和米高梅公司之间的长期合作。在《不合时宜的人》和《让我们相爱吧》的票房惨败之后，梦露事实上已没有任何经纪人。在这个紧急时刻，格林森和他的妹夫米尔顿·鲁丁律师挺身相助。也许格林森认为，缓解梦露与她非常不信任的影片公司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治疗她的疾病将有很大的帮助。当格林森向福克斯公司推荐亨利·温斯坦担任《濒于崩溃》一片的制片人时，他许下一个惊人的诺言。那就是假使能让温斯坦取代布朗，他和温斯坦将保证梦露在拍片中守时，保证全片按时封镜。

这一承诺对公司的老人物来说绝对是难以置信。没有比梦露更不守时的人。她第一次试镜便迟到，出席《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一片的首映式又迟到了，参加杰克·本尼的电视节目简直让观众等疯了。连梦露自己都对别人说，她大脑可能有问题，似乎想不迟到也不行。所以对格林森许下的诺言，大家都没当回事。

然而，对导演乔治·丘克来说，这根本不好笑。“他对解雇布朗很生气，”编剧沃尔特·伯恩斯坦回忆道，“他需要一个经验最为丰富、有极高天赋的制片人，除了布朗，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胜任，亨利·温斯坦认不认识梦露的精神医生并不重要。”当他被通知温斯坦的任命时，他非常生气：“你们认为这样梦

梦露传

露就会准时吗？我实话告诉你们，即使她睡在拍摄现场，所有的都准备好了，她仍然会迟到的。”丘克与温斯坦见第一次面时就谈不到一块儿。听说，两人正谈及一些小问题时，丘克忽然提出要停止讨论。温斯坦刚离开，丘克就抓起一只水晶墨水瓶向门砸去，水晶的破裂声中混杂着丘克的一阵大骂。这只水晶瓶是葛丽泰·嘉宝送给丘克的礼物，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但是直到现在，温斯坦都不承认他的任命与格林森的活动有关系。他说：“与之相比，我以前在纽约与梦露有过一次见面之交，这可能才有关系。”丘克的助手吉恩·艾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据我们所知，温斯坦的主要工作只是确保梦露准时参加拍摄，我们还听说，他的任命与梦露的精神病学家有着直接关系。”福克斯公司的文档也证明温斯坦的任命是因为格林森的要求。在此之前，格林森家与温斯坦的交情已有10多年，他们每周至少一次在一块儿听室内乐。他们认识的时候，温斯坦是百老汇的一名舞台监督。温斯坦的任命使梦露和乔治·丘克之间本来已经非常脆弱的关系更是受到最严重的威胁与撞击，因为丘克认为梦露是布朗被温斯坦取代的最重要的人物。温斯坦的任命无异于给本来基础就不牢固的《濒于崩溃》更增加了一件隐患。

4. 导演丘克

与玛丽莲·梦露一样，丘克参加《濒于崩溃》的拍摄也是迫不得已。他在和福克斯公司签约执导《让我们相爱吧》时，曾经答应为公司再拍两部电影。然而在其后的两年中，他始终想尽种种办法，企图逃脱义务。

梦露传

之后，理查德·扎纽克请他拍摄一部描写性研究人员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影片。可是，福克斯公司总裁却认为该片太低级，不适合拍摄，不同意其拍摄。他把此片转交给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然后客气地提醒丘克他还欠福克斯公司一部片子。1961年，斯库拉斯给丘克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于1962年2月开始拍《濒于崩溃》，丘克强烈反对与梦露再度合作，他让他的律师写了许多反对的信。

斯库拉斯非常生气。他在仔细研究了丘克与公司的协议之后，写信给分管制片厂的副总裁费尔德曼：“丘克应该听从公司的任何安排，不然我们就和他打上几年官司。”

丘克没有办法，只得参加拍摄，可这一点儿也没能让他减轻对梦露的蔑视。他甚至向远在巴黎的达里尔·扎纽克求救，希望他利用和斯库拉斯的关系使之同意他不参加拍摄《濒于崩溃》。在《让我们相爱吧》一片的拍摄过程中，丘克与扎纽克经常联络，几乎到了一周一次的程度。扎纽克对丘克非常同情。丘克在给扎纽克的一份电报中这样写道：“梦露是我曾经合作过的最不合格的演员。”扎纽克的回电是：“非常同意。假如可能，我要从这儿对着梦露的化妆室发射一枚鱼雷。”

编剧南纳利·约翰逊也能证明，丘克对梦露非常讨厌。他曾经听到这位导演说：“我愈来愈憎恶梦露。她是一个被娇惯和纵容坏了的超级明星，好莱坞的所有丑恶都集中在她身上。”丘克话语中的愤怒之情似乎马上就要射出来一样。

梦露则对约翰逊坦白地说：“我非常害怕和丘克一起合作。你没有办法想象在拍《让我们相爱吧》时，他对我态度有多么差。”约翰逊的遗孀多里斯说：“梦露非常害怕，有一次她当着我丈夫的面嚎啕大哭。我丈夫一直觉得，以后所有的灾难性后

梦露传

果都是由当时丘克的不友好引起的。”

梦露和丘克被一部两方面都不愿参加拍摄的影片紧紧地拴住了。

这位好莱坞黄金时期的导演非常独断、固执，由他来执导梦露的影片是绝对的错误。从1929年到现在，丘克在好莱坞一直以“女明星的导演”而称誉影视界。他成功地执导过由凯瑟琳·赫本、葛丽泰·嘉宝、诺玛·希勒等大牌女明星主演过的影片。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拍摄了一批30年代享誉世界的影片。

然而，丘克的同性恋倾向阻碍了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使他与大牌男影星加里·库柏、克拉克·盖博等主演的电影无缘。丘克是好莱坞鼎盛时期仅有的一位公开的同性恋导演。

梦露对丘克的私生活非常感兴趣，甚至想方设法地去弄丘克闻名远近的池边聚会的请柬。但是，丘克却一次又一次将她拒之门外。宣传人鲁珀特·艾伦回忆说：“丘克在拍摄《让我们相爱吧》时甚至邀请了伊夫·蒙当，却没有邀请梦露。梦露把这件事看成极大的侮辱。我认为丘克是最不适合执导梦露影片的人，但福克斯公司就是要将两人拴在一起。”

有人透露，《濒于崩溃》一片还在准备拍摄时，丘克已被私下邀请担任《窈窕淑女》的导演。这部片子本来是百老汇最受欢迎的一部歌舞剧，他如果想得到这部片子，就不得不为福克斯公司尽义务。

丘克绝对斗不过福克斯公司，一个月后，他很不情愿地前去报到。另外，如果严格按照合同他现在是玛丽莲·梦露剧组的雇员，这对他来说就好比是伤口上又撒把盐，但是他无可奈何。为了报复，他下令重新装修他的办公室。

梦露传

戴维·布朗不解地问道：“乔治，现在《濒于崩溃》面临种种困难，你却把注意力放在办公室窗帘之类的小事上，这是为什么？”

丘克笑着说：“假如说我干这一行学到点什么东西的话，就是尽快把想要的东西在开始的5分钟里搞到手，要不然以后就没人会理睬了。”

丘克的报复十分巧妙，他迅速而悄悄地改写了《濒于崩溃》一片几乎全部的情节。

尽管梦露最初就知道这部片子不会成为优秀的作品，然而让她感到高兴的是，她亲身参加了剧本的创作。但是试装后没几天，丘克就开始重新写剧本。

丘克当着副制片兼艺术指导吉恩·艾伦的面将剧本重重地摔在桌上。他怒气冲天地大声吼道：“你信不信，梦露插了一脚？我一看剧本就知道梦露和南纳利·约翰逊背着偷偷地碰过面了，里面有许多情节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这实在是太不成体统了，他们竟背着我做手脚。”

尽管在好莱坞的历史上，南纳利·约翰逊是最受人尊敬的剧作家之一，然而丘克认定他已被梦露征服了，对梦露的指手划脚言听计从。他大声地吼道：“这样的本子只是取悦于梦露，对整部电影只有坏处，没有益处，我不能导这种片子。”

尽管时间已非常紧急，丘克还是在4天后命令停机，要求改写全部剧本。

他把亨利·温斯坦请来，告诉组员们他的决定，即将由纽约的一位知识分子沃尔特·伯恩斯坦来负责重写剧本。温斯坦非常吃惊，梦露与迪安·马丁都已准备好了，并打算于4月14日开拍主要镜头。

梦露传

这位制片人反对道：“梦露喜欢这部剧本，我也觉得还可以。”

丘克冷冷地看着他说：“然而这部片子的导演是我而不是你，剧本的有些部分几乎都用不得。”

温斯坦只好让步，因为公司与丘克所订的合同规定，丘克对剧本有最后的审定权。从这之后，丘克与梦露之间开始大闹起来，对每一个词组、每一个音节、每一个表示亲切的称呼都要争吵一番，搞得整个剧组乱七八糟。无论到哪儿，两人都会吵：梦露家的起居室，丘克的办公室，14号摄影棚内，并且是在全体剧组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之下。

然而，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梦露在这场争斗中只能是失败者。当丘克在电影就要开拍之际傲慢地宣布将改写约翰逊剧本时，梦露和她的律师们就跃跃欲试，准备反击。很快他们就发现梦露所签的合同有破绽：她对剧本没有发言权。尽管合同对分配角色、发型师、服装、化妆室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然而好莱坞天才的律师们却忘记了加上几条关于修改剧本的条款。结果是十分明显的：梦露必须朗诵丘克规定的台词。

好莱坞历史上第一次剧作家与梦露的合作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时，梦露对剧本几乎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可能是出于对一位身处逆境的女性的关心，南纳利·约翰逊在创作《濒于崩溃》时，决定让这位女影星参与。1962年初，梦露碰到约翰逊时，握住他的手说：“我很抱歉，他们把你也牵扯进去了。”

这位剧作家深受感动地说：“不，我根本没受牵连。我在创作时就认为这是一本好剧本。虽然当时我有很多其他的题材可写，但是我却选择了这一本。”

梦露传

梦露虽然十分吃惊，顿时又很感兴趣：“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这部剧本？为什么你认为我能拍好这部影片？”

约翰逊向梦露慢慢地谈起《濒于崩溃》的剧本。那时他们坐在名流进出其间的贝弗利希尔斯大酒店的波罗酒吧，被剧中埃伦·阿登和她从南太平洋一座岛屿回来的经历深深打动。

约翰逊的至今在世的妻子多里斯说：“约翰逊告诉梦露，这部片子的主角只有她才能演。他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礼拜，不但合作很愉快，而且相互之间还能激发对方的灵感。梦露常常提出自己的意见，约翰逊也往往欣然接受。”

约翰逊的女儿回忆道：“我父亲很赞赏梦露对人物的分析能力。他告诉我，梦露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在即将结束简短的合作时，梦露将剧本的初稿交给了迪安·马丁。当知道马丁对剧本非常欣赏时，她表现出极大的喜悦。

约翰逊后来说：“马丁的评价使梦露有点儿自以为是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很担心，对谁都怀疑。离别时，她真的是情绪高昂，我从来没见到她这样高兴过。”

不仅是兴奋，梦露还为约翰逊离开纽约准备了盛大的欢送仪式。约翰逊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梦露问他：“明天你几点走？”

约翰逊回答说：“8点30分，太早了，你不可能送我。”

梦露笑着说：“你就看着吧！”

第二天早晨8点25分，梦露为约翰逊送上了一份不一般的礼物：准时前来送行。

宾馆工作人员不让她进去，梦露用宾馆大堂里的电话向约翰逊求救：“他们不让我上来。”

约翰逊幽默地说：“告诉他们，是我叫你来的。你是个应

梦露传

召女郎。”

不久，梦露又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办法真有效，我马上上来。”

在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路上，梦露很有兴致地大谈剧本。约翰逊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很少与其他的女人相处得这么愉快。她反应灵敏，性情开朗，对剧本的某些情节分析得非常到位。然而她对丘克担任导演感到忧心忡忡。”

当汽车驶到英国航空公司的大门口时，两人这才发现，车上的香槟酒还没喝。约翰逊吻别梦露时，没有告诉她，就在前一天晚上，亨利·温斯坦通知他，丘克在剧组中已任命了另一位剧作家来“改写一些细节”。当时约翰逊马上提醒温斯坦：“我只是告诉你，不管你听不听。假如你让导演安排自己的剧作人员，你就不可能再保持原作的风格了。”约翰逊发现温斯坦也很担心，但又没有办法。

“我刚走，丘克就大幅度地改我的稿子，”约翰逊说，“温斯坦又没法阻止他。很快，梦露发现剧本已不是原来的剧本，这无异于给她很大的打击。她感到这是极大的侮辱。”

丘克的追随者和朋友艾伦指出，对丘克来说，梦露和约翰逊背着秘密碰面是不可饶恕的。“他觉得自己被约翰逊出卖了。”

伯恩斯坦一来，温斯坦就请来丘克、艾伦一块儿开了个会。伯恩斯坦回忆道：“温斯坦忧心忡忡，他非常担心我会把剧本改得大变样。”温斯坦一边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一边说：“这部剧本不需要大改，至多是稍作修饰。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在座的人都不说话。

温斯坦离开后，丘克对伯恩斯坦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梦露传

这部剧本应逐字逐句地修改以使它具有《娇妻》那种风格。我们也许没有时间来重写全剧，但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福克斯人都知道，丘克之所以惟独偏爱《娇妻》，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加森·卡宁参与了该片的写作。

于是，伯恩斯坦奉命前往电影资料馆，观看《娇妻》原作，以便在新片中尽量再现它的风格。

第二天，梦露听到这个消息，她顿时非常吃惊。她觉得丘克在破坏她的艺术前途，她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娇妻》是专为艾琳·邓恩创作的，人们肯定会将两个演员进行比较。宁愿付出一切代价，也不想让这类事情发生。所以，她只得与丘克和伯恩斯坦进行激烈的斗争。

几天后，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知道剧本变动很大的消息之后，他立刻通知温斯坦说：“别再玩了，对伯恩斯坦说，他的任务是润色，不是重写。”

年龄还不到 50 岁的彼得·莱瓦西斯原来是一位律师，也是新成立的福克斯电视公司的总裁和创始人，然而运气不好的是他升任制片主任还不到 6 个月，便已面临《埃及艳后》、《濒于崩溃》、伊丽莎白·泰勒和玛丽莲·梦露等一连串难处理的问题。

他的法律专业和担任斯库拉斯助手 6 年所积累的经验，都没能使他得心应手地处理好《濒于崩溃》剧组中的矛盾。

升任制片主任之后，莱瓦西斯曾与梦露在波罗酒吧一块儿吃午饭，梦露给他的印象非常好。他回忆道：“当时我几乎把她当成了《七年渴望》中那位高尚的女主人公。”

伯恩斯坦记得，莱瓦西斯常常向丘克转达梦露的话。当然，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说是他自己的意见。

丘克对此非常不高兴，他咆哮道：“假如他们告诉我，解

梦露传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举手投降，任凭梦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倒不在乎。这样至少还算得上正大光明，现在他们都欺骗我，用些小诡计，这实在是太无耻了。”

丘克的辱骂和诅咒可能是他越来越严重的妄想症的又一征兆。莱瓦西斯现在还不承认他曾是梦露的传声筒。他说：“据我所知，她的意见都是通过温斯坦提出来的。”

伯恩斯坦认为，梦露在斗争中比较会使手段。拍片期间，他和梦露最少有两次单独见面，其中一次是在她家中，这是十分少见的。丘克命令修改剧本后不久，梦露邀请伯恩斯坦去她在第五海伦娜车道的家中作客，并表达了希望与这位新作家的合作能像和约翰逊一样融洽和谐的愿望。

梦露身穿一件白色棉质上衣和一条黑色的宽松裤子，在门口迎接伯恩斯坦。他回忆道：“她没有化妆，看起来非常年轻。当我环顾空荡荡的屋子时，她有些难为情地说她已从墨西哥订购了一批家具，但大部分还没有做好。”

伯恩斯坦记得，“当时屋里只有一把椅子，梦露一定让我坐，她自己则坐在地上。剧本就平放在一张低矮的临时用的咖啡桌上，她则悠闲散漫地盘着腿坐在地上，看起来像小镇上的姑娘，既不装模作样，也不想卖弄风骚”。但是，只要一讨论起剧本，梦露便现出了明星本色。“她的很多主意对她本人的表演非常合适，对整部剧本却并不合适。假如我向她暗示这一点，她就会变得比较冷漠，但很快又会恢复常态，继续和我摆家常，好像我刚才的话根本没说过。”

梦露常常用点瑞典口音为伯恩斯坦当场表演片中的角色，而且态度显得非常认真。伯恩斯坦则一边为她伴奏，一边夸她酷似嘉宝。

梦露传

她对这个毁灭南纳利·约翰逊剧本的人态度非常好，给他上茶，带他参观住宅，晚上还盛宴相待。

梦露这一做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伯恩斯坦对她一直没有好感。他带点讽刺地说：“在哪里谈问题都是一样。这次会面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梦露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个来表现她的明星地位罢了。”

他还回忆说，当时他十分清楚眼前这个和蔼可亲、美丽迷人的梦露与平日的梦露的不同。“当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她会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谈论自己，她会说‘对！梦露会这么做的’或‘噢！不，梦露不会这么演’。”

哪怕在30年后，伯恩斯坦对梦露的评价仍然不高。“她的天赋实际上十分有限，然而她把权力看作是最重要的。她往摄影机前一站，便以为自己拥有了世界上最红影星的权力。我觉得这是她最大的缺点。”

梦露只有一次和丘克、伯恩斯坦同时见面。那是在4月13日，梦露让温斯坦传话，希望开一个讨论剧本的会议。温斯坦十分郑重地通知大家：“梦露小姐10点钟到，我们应该趁此机会，统一大家的认识。”

参加会议的人都准时到了场，只有梦露一人拖到中午才到达会议室。伯恩斯坦记得，她当时气喘吁吁地向在场人员道歉。梦露精心打扮了一番：花衬衫、黑色宽松裤，裹着一条鲜艳的印花头巾，外加一副特大的墨镜。可能由于太刺眼，伯恩斯坦对她的评价是：“她看上去一点儿也没有魅力，更算不上倾国倾城。”

梦露拿出一张纸，开始提出自己对剧本的具体建议，大部分内容与她和约翰逊讨论过的差不多。

梦露传

最后，她接过伯恩斯坦的新剧本，慢悠悠地说了句让温斯坦震惊的话：“我要到纽约去和李·斯特拉斯伯格谈本子。”

她弯腰吻了一下温斯坦，向他辞别，并说：“亨利，我得努点力，提高一下我的表演技巧。”

温斯坦口头上表示同意，但心中对斯特拉斯伯格和他的表演理论非常怀疑，这个学派的观点是，表演者通过强迫发掘自己来认识角色。丘克在拍摄《热情如火》和《让我们相爱吧》时，曾批评这种表演方法，称之为“让人难以接受的表演”。

1955年，梦露通过谢利·温特斯的介绍来到演员之家。从那以后，她就被李·斯特拉斯伯格给吸引住了。这个人是演员之家的开创者和体验派表演法的代表人物，詹姆斯·迪安、马龙·白兰度、伊娃·圣玛丽等都曾是他的弟子。

梦露和温特斯一块儿观赏了一部由伊娃·圣玛丽主演、李·斯特拉斯伯格担任其他角色的练习片。温特斯回忆道：“她当时被迷住了。她以前一点儿不知道能够用这样的学术理论来指导表演，也就是能够通过学习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在温特斯的鼓励下，梦露害羞地请求听课，这使斯特拉斯伯格惊喜交加。因为担心体验派表演法理论可能会埋没梦露本身的表演天赋，他没有当场同意，只答应向她介绍一下这种表演理论的大致内容。

很快，斯特拉斯伯格有了让人吃惊的发现。他对制片人戴维·沃尔珀说：“梦露实在是非常有潜力的演员。一节课下来，这位明星便明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提高表演技巧。同时她看到电影限制了她的天赋和才能的发挥。”

斯特拉斯伯格在20年代只是一名普通演员，然而他一直传播体验派表演法理论。梦露对他非常敬佩。他们两人在斯特

梦露传

拉斯伯格的家中经常会面，讨论表演艺术。当时的景象是，梦露的脸被炉火照得红红的，斯特拉斯伯格躺在一张安乐椅上，让她诉说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

斯特拉斯伯格告诉专栏作家辛迪·亚当斯：“我对梦露说，她非常聪明，有很大的潜力，但需要引导，就像一座未经开发的宝库。”

就这样，斯特拉斯伯格天天为梦露独自授课一直持续了3个月的时间。梦露对体验派表演法理论已经到了疯狂信奉的程度，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实际表演中去，即使在演《热情如火》中那个笨头笨脑的人物时也不例外。

卡尔·罗林森，纽约大学专门研究梦露表演艺术的博士指出：“对于梦露的表演艺术，人们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剧组人员对这种表演法的实用性也有较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这种方法使她追忆以往的经历而丧失了自我。”

梦露原本打算请斯特拉斯伯格担任现场指导，然而他却推荐他的妻子葆拉来担当这一责任。梦露毫无异议，一口答应。从此她和斯特拉斯伯格一家建立起一种感情、艺术和金钱混杂在一起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到她去世。

梦露的每场戏葆拉都会来，她的薪金也从《公共汽车站》时的1周1500美元上升到《濒于崩溃》时的3000美元。

阿瑟·米勒曾经这样写道：“没有葆拉，梦露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像母女一样亲近。葆拉在梦露心中成了母亲的化身，她说的话玛丽莲听起来每句都很合心意。”

梦露在镜头前更加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这方面我母亲有很大的功劳，”葆拉的女儿苏珊评论道，“只要看看梦露在《王子与舞女》、《公共汽车站》、《热情

梦露传

如火》、《不合时宜的人》和《濒于崩溃》等片子中的变化便十分清楚。”

葆拉的地位很快让导演们的威严受到威胁。梦露的情人罗伯特·斯莱泽说：“很快梦露在拍片时不再把导演放在眼里，她似乎只相信葆拉一个人。”

副制片人艾伦说道：“拍摄《让我们相爱吧》的时候，梦露根本不把丘克放在眼里。每拍一个镜头，梦露总是向葆拉征求意见而把丘克撇在一旁。假如葆拉摇头，梦露就会立刻要求重拍，一次又一次，直到她点头称是为止。”

在玛丽莲前来为《濒于崩溃》试装的时候，葆拉·斯特拉斯伯格没有跟着一块儿来。整个制片厂，从行政管理办公室到剪辑室，人人都似乎松了一口气。汤姆·特赖恩说：“全组的人都非常高兴。大家都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巫婆永远赶走，这部电影拍起来会更容易。”

丘克开始改写剧本并命令延迟拍摄时，大家都没有想到，正是这延误的3周和增加的一万字内容使这部电影最后只拍到一半就停下来。

替身演员伊芙林·莫里亚蒂说：“当时梦露已经做好了拍摄准备。她尽管服药过量，但身体状况还比较好。她对南纳利·约翰逊的剧本也很满意。假设那时能准时开机，后来的悲剧是能够避免的。”

温斯坦见梦露要去纽约征求斯特拉斯伯格对新剧本的意见，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他请求梦露别走，因为他很清楚，每次梦露突然旅行都会带来一场大病，使拍摄延期，从而让公司蒙受巨大损失，但他又没有办法强迫她留下。

温斯坦回忆说：“我当时就知道假使气候有一点点变化，

她脆弱的呼吸系统就会出大问题，因此我非常担心。”

梦露吻了一下温斯坦的面颊说：“亨利，不必担心。”然后她冲出房间，坐上轿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很不幸的是，温斯坦的担心成了事实，4月19日梦露回来时得了感冒，病得很重。更可怕的是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与她寸步不离，又出现在她身旁。

实际上，如果《濒于崩溃》准时开机，梦露仍会前往纽约。她此次对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之家的造访只是为一段男女私情寻找借口罢了，而这段浪漫史对这部影片直至福克斯公司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5. 肯尼迪总统

梦露急急忙忙地赶到洛杉矶国际机场，乘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机。她坐在头等舱里，戴着墨镜，身着粗花呢外衣，严严实实地裹着头巾。

她这次出来的目的之一是向李·斯特拉斯伯格诉苦，告诉他丘克和伯恩斯坦正在毁掉一部“几乎是很完美的剧本”，但更重要的是参加肯尼迪总统要求举行的一场特别演出。

那时候，梦露与约翰·肯尼迪已有了快一年的恋情。她沉溺于其中，将别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梦露的宣传顾问鲁珀特·艾伦4月14日曾和梦露在纽约一起吃过饭。他回忆道：“曼哈顿的富商贵妇们经常开一些只有圈中人士才参加的一只盘子售价1000美元的募捐会。梦露这次东部之行正是为参加这样一次活动而来的。总统答应参加的人，一定让梦露出席。而被邀请参加这次活动对梦露来说，正

梦露传

合她的意。”

然而，梦露出现在这样一个私人性的政治社交晚宴上，毫无疑问地标志着她与肯尼迪之间的恋情又有了新的进展。肯尼迪命令他的亲信彼得·劳福德、戴夫·鲍尔斯、米尔特·埃宾斯等确保梦露出席，另外劳福德还必须安排梦露当天晚上去总统在纽约的秘密宅地就寝。就像黑兹尔·华盛顿所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起的机会。”

为参加这一盛会，梦露整整一个下午都在做准备。在第57街她的住所里，一大群化妆师为之忙忙碌碌的。先是脸部美容专家，后是形体化妆师，最后到来的是纽约最为著名的发型大师。

但是，直到7点30分米尔特·埃宾斯来接梦露时，梦露还在房间里与佣人不知忙些什么。8点钟，劳福德十分生气地打来电话：“她必须在8点40分出席，晚宴已经因她而延迟了。”

9点钟，梦露依旧没出门。劳福德再次来电，他大声地怒吼道：“埃宾斯，你究竟在干什么？总统已经快气疯了。”

埃宾斯在会客室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终于什么也不顾地冲进了梦露的房间。他发现梦露正赤裸着身体站在镜子前面，不紧不慢地试着几只耳环。

“求求你，梦露小姐，我们得立刻出发。”

华盛顿和埃宾斯一起将梦露塞进那件华丽的外衣里，裹上围巾，推进了电梯。埃宾斯告诉彼得·劳福德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斯帕达：“我们整整花了15分钟给她拉好所有的拉链，系好衣服的带子，总算顺利地出发了。”

就在汽车快要到达晚会举办地帕克大街一幢摩天大楼的大门时，埃宾斯惊慌失措。不知记者们从哪儿获得了梦露将要出

梦露传

席晚会的消息，近乎有 50 多人正在门厅里等待着。“我们该怎么办？”埃宾斯无可奈何地问道。梦露只轻轻地笑了笑，不动声色地戴上墨镜，又在刚才做好的头发上非常小心地套上红色的假发，之后挽起埃宾斯的胳膊，从容地穿过记者群，没有露出一点点破绽。

梦露刚一来到会场，整个晚会便静止下来。鲁珀特·艾伦回忆道：“人们的眼睛都集中在梦露的身上，似乎忘记了他们要做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梦露走上前去与总统说了几句话，我忽然看到了她眼中的爱意。这使我非常恐慌，因为我知道，梦露对想做的事都会努力地坚持到最后。”

募捐活动于清晨 4 点结束，一辆总统的专车将梦露送回第 57 街的住所。

上楼后，梦露脱去晚装，换上便裤和宽大的上衣，之后坐出租车赶到卡莱尔大酒店。这时候肯尼迪已经在该大酒店屋顶花园等了很久了。梦露的密友兼按摩师拉尔夫·罗伯茨回忆道：“梦露不久就对总统的套房非常清楚了。”

鲁珀特·艾伦忍不住对梦露和总统关系的好奇，在早晨 7 点钟给梦露的寓所打了许多电话，都没有找到梦露。后来，当他第二次从摩纳哥王宫给梦露打电话时，梦露很兴奋地告诉她她和总统的急速发展的恋爱。

这位国际影星和美国总统之间的恋爱，从彼得·劳福德夫妇在圣莫尼卡海滨别墅的一连串的逗乐开始，其后很快地发展成在贝弗利希尔顿大酒店和“空军一号”上幽会。

在 4 月 15 日的募捐会上，梦露与政界名流的交往非常成功，这使她在与总统发展私情方面胆子更大。以前她只敢在卧室里偷偷地给总统打电话，现在她已公开地在人员众多的摄影

梦露传

棚里往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打电话。

4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梦露最信任的好朋友、福克斯公司的舞蹈设计师史蒂夫·帕皮克正好碰到她在给总统打电话。只见梦露直接拨通了椭圆形办公室，询问有关总统很快就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生日宴会的事。帕皮克发现梦露在和肯尼迪的秘书伊芙林·林肯通话时不是很高兴。挂了电话之后，梦露笑着对帕皮克说：“她说总统现在没时间讨论这件事，正在处理重要事务。”之后她做了一个鬼脸：“但是史蒂夫，你知道，他对那件大家都知道的事一向都有时间。”

当好莱坞的报纸上公开了梦露会出席总统生日庆典的消息后，许多知道内情的人开始担心这种关系潜在的危险。南纳利·约翰逊指出：“事情像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我们都觉得，梦露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亮相是在几个月的精心策划之后，趁机向总统公开示爱。”

两个人的行为一点儿也不慎重，而且在各种场合打情骂俏。这一切最终铸成一大丑闻，轰动全美，使肯尼迪想在1964年连任总统的愿望最后泡汤。让帕皮克很吃惊的是，梦露公然从《濒于崩溃》的摄影棚里给总统打电话。“她常常一点儿也不收敛地说‘我是玛丽莲·梦露，有事找杰克’。”

在拍摄《濒于崩溃》一片的过程中，梦露打往华盛顿司法部和白宫的长途电话费高达66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已是十分惊人。

梦露的朋友演员特里·穆尔说：“梦露曾很得意地告诉我，她有椭圆形办公室杰克的专线号码。当说起此事时，她感到自豪，非常兴奋。”

用这个电话号码还能够将电话直接打到肯尼迪的家中。彼

梦露传

得·劳福德的第三任妻子帕特·西顿·劳福德回忆道：“通常是杰奎琳先接的电话，然而梦露依旧能当着杰奎琳的面和总统交谈。这可以反映出梦露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性伴侣。”

当年在肯尼迪的妹夫彼得·劳福德的家中，总统与梦露就一见钟情。两人真正的热恋开始于1961年帕特·劳福德举办的一次圣诞晚会之后。

趁第一夫人杰奎琳正在东海岸度假的机会，梦露和美国总统从华丽的客厅中偷偷地跑出来，一起进入劳福德家中最大的一间卧室。沐浴之后，两人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之后私家侦探弗雷德·奥塔什说，他安装在劳福德家中的窃听器弄到了在这次豪华圣诞晚会后总统与明星之间极端火辣的调情场面，他暗示：“两人还提起了有关国家机密的问题。”

不久，“总统与女艳星”之间的浪漫故事弄得满城风雨。1962年初，他们在贝弗利希尔顿大酒店一起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其后他们又在这个地方幽会，再后，他们在圣莫尼卡的沙滩上度过浪漫的夜晚。

但是，他们最大胆的一次冒险是在《濒于崩溃》一片试装的前两周。当时，肯尼迪去棕榈泉巡视，“空军一号”把总统的随行人员放下之后，直接到洛杉矶去接总统的妹夫劳福德和化过装的梦露。

梦露穿着一身灰色套装，戴着假发和墨镜，手里拿着一本速记本和一打削好的铅笔，像秘书一样。梦露的朋友拉尔夫·罗伯茨说：“她第二天给我打电话，我们都认为这事很荒唐。当谈到劳福德把事情当真，要她当秘书，记笔记时，她听起来十分生气。”

梦露乔装改扮的原因是，当时有几名特工处的人和年轻的

梦露传

助手在场。一坐进总统的轿车，梦露就撤下所有的伪装，全部扔给了劳福德。尽管总统住在守卫森严的平·克劳斯贝别墅，但他依旧想尽办法偷偷跑出来与梦露幽会。有几名记者曾亲眼看见他们在沙漠的夕阳中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地走着。另有一位记者发现，总统的卧室里时不时有一个淡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掀开窗帘向外四处看。

克劳斯贝豪华餐厅里的宴会完了之后，总统在小会客室里发起了一个内部人员的狂欢晚会。肯尼迪换上了蓝色的高领衫，卡其布的裤子，光脚穿着球鞋。

一个前途无量的民主党人菲利浦·沃森很荣幸地接受了邀请，参加了这次晚会。他很快就发现尽管梦露打扮得很随便，只穿了一件睡袍，披着一条真丝头巾，然而她非正式地充当着晚会女主人的角色。

沃森在此之后评论道：“总统和梦露之间的亲密关系已非常明显了，大家都清楚她晚上是要留下来的。”当然，这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他以前就在一次政治活动中看到过这对情人在贝弗利希尔顿大酒店的一间备用房中约会。

在棕榈泉，就在梦露与美国最有权力的人一起睡觉时，她还抽时间给罗伯茨打了一个电话。她说：“拉尔夫，你跟我旁边的这个人说两句吧。我们正在讨论我的走路姿势呢，就是你清楚的‘玛丽莲步’。他想弄明白我是靠锻炼哪块肌肉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罗伯茨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知道将和谁讲话，但当那非常独特的波士顿口音传来时，他依旧紧张得语不成句。

“你好，罗伯茨先生。你有什么高见，请讲。”罗伯茨详细叙述了梦露是怎样一连几年坚持锻炼骨盆四周的肌肉，最后走

梦露传

出了那种起伏而流畅的姿态，使许多其他的女影星只有羡慕的份。使罗伯茨更觉得惊讶的是，肯尼迪接着很有兴致地问起如何通过按摩来治疗背痛。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背部受过伤，可能始终没有痊愈。最后，总统说道：“罗伯茨先生，非常感谢。”梦露则在挂断电话之前偷偷地说：“我以后再跟你详细地讲。”

之后，梦露和肯尼迪开玩笑：“拉尔夫给你按摩肯定比我好，他是专业的。”

总统逗乐着说：“那感觉可不同。”

罗伯茨说：“我所知道的是，几乎一个周末他俩都在一块儿。”几天以后，梦露又向拉尔夫·罗伯茨谈起他们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躲避特工们的。最后，梦露感叹道：“这好像愈来愈难做到了。”

随着两人感情越来越好，梦露开始幻想有那么一天肯尼迪会与杰奎琳离婚，使她成为第一夫人。她曾向史蒂夫·帕皮克、罗伯特·斯莱泽、特里·穆尔、拉尔夫·罗伯茨等人讲过这一梦想。

罗伯茨指出：“我们看得出，梦露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而她最新的一个梦想就是取代杰奎琳，嫁给肯尼迪。”

梦露曾经问罗伯茨：“总统为什么要娶杰奎琳这样一个冷冰冰的妻子？我敢断定他触摸她时绝对没有触摸我时的那种感觉。”后来再说起这件事时，她说：“我肯定他们是包办婚姻。被这样一个不幸的婚姻牢牢拴住，他们真可怜。我和总统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看到，他根本就不爱她。”

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指出：“有消息说肯尼迪的父亲乔·肯尼迪花了100万美元才使杰奎琳持续与肯尼迪的婚姻时，

梦露传

梦露十分高兴。”

在好莱坞这样一个梦幻世界里，梦露的白日梦一点儿也不是难以实现的事。《濒于崩溃》的副制片人吉恩·艾伦说：“当梦露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又怎么能嫁给当代世界最伟大的运动员乔·迪马乔呢？可她做到了。她又有什么特别的才能高攀天下最伟大的剧作家阿瑟·米勒呢？可她做到了。现在她已经成就了一番事业，只要事情顺利，她又凭什么没有希望成为第一夫人呢？”

然而为了达到目的，梦露必须首先使自己在那些经常在总统身边的女人之中表现出特别之处。事实上，在约翰·肯尼迪任总统期间，白宫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酗酒、性乱和滥用麻醉品现象。这位多情的总统在与梦露约会的同时，还与几十个各种各样、美丑混杂、老的或年轻的女子保持着种种不正常的关系。仅在1962年这个发生了很多事的年代，他既与黑社会老大山姆·詹卡纳的女友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关系暧昧，又与女明星安吉·迪金森不清不白。

帕特·劳福德对梦露这段私情的评论是：“她与总统的这种关系是她一生中最恐惧最严酷的关系。梦露没有弄明白肯尼迪和她共眠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虚荣，他想拥有当今最性感的电影明星，她对他仅仅是一个性象征，没有别的。”卡尔·罗林森则说：“肯尼迪对梦露这么重要是因为他给了她一个比好莱坞更广阔的舞台去进行表演。肯尼迪家族是她头顶上新的一轮光环。”

4月19日，梦露一百个不愿意地回到好莱坞。在此之前，她与李·斯特拉斯伯格讨论了几次剧本。在斯特拉斯伯格的指导下，她一个一个地分析了《濒于崩溃》整个剧本的人物和情

节，斯特拉斯伯格则向她指明了剧本各部分的处理细节。在走之前，梦露的剧本页边和每段的开头都写满了一行行的小字。在纽约的这段日子里，沃尔特·伯恩斯坦对剧本的任何改动都立刻由邮差送到尤妮斯·默里手中，经整理后再寄给梦露。根据默里报告的情况，梦露觉得要进行反击必须找个帮手。在4月18日一块儿吃晚饭时，梦露说服了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与她一起回到好莱坞。

回到西海岸时，除了李·斯特拉斯伯格的指导之外，梦露还带回了她的另一份礼物：病毒性感冒。碰巧的是，好莱坞正面临着一场财政危机。菲利浦·费尔德曼和斯坦利·霍夫发现公司已没有能力同时拍摄《濒于崩溃》、《埃及艳后》以及由达里尔·扎纽克执导的反映二次大战中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3部影片。如今，梦露又病得很重，使公司本已未知的前途更加显得暗淡。

6. 多病的明星

尽管是盖着被子，梦露还是不停地颤抖。当她感到稍微好转而起身开灯时，被子已被汗水湿透了。

晚上11点，安眠药药性一完，梦露就觉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布伦特伍德地区又遭到一场暴风雨的袭击，梦露的房间阴冷潮湿，还十分冷。

尽管管家默里就在屋里，然而梦露感到连走过去求救的力气都没有了。

梦露发病的时间是4月20日凌晨3点30分，她从纽约回来只有一天，距离《濒于崩溃》一片的开拍只剩74个小时。

梦露传

默里说：“她开始拒不承认自己在生病，因为她想准时开拍，以为自己能好起来。”

然而现在她连床都下不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梦露只好打电话给亨利·温斯坦，告诉他真相。温斯坦感觉这次梦露是真的生病了，不是以前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玩装病的计策。

那天是温斯坦担任制片人以来第一个悠闲的周末，他正在家中蒙头大睡。梦露来不及顾及礼貌，为她深更半夜打电话打扰道歉，只是一个劲儿地诉苦，说她咳嗽、头痛、喉咙发炎。最后她胆怯地说：“我只是想尽早让你知道，我怕星期一是去不了公司了。”

制片人既心痛又害怕，心痛的是梦露似乎真的病得很重，害怕的是电影第一天开拍就缓期，后果难以想像。《濒于崩溃》的开拍刚使公司稍有转机，4个月没用的摄影机也总算盼到了用武之时，没想到结果是整部戏中非常关键的女明星却不能出场。

在前几天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按时开拍加班加点。因为作为道具的游泳池池底开裂，工人们用尽了全力完成抢修，总算只是一场虚惊。电工们在摄影棚中架好了9盏蓝色、7盏淡黄色的聚光灯。当这些灯全部打开时，巨大的摄影棚内灯火辉煌。服装设计师更是全力以赴，赶在星期一之前将梦露第一场戏的戏装裁剪完毕。总之当星期五晚上梦露的私人指导葆拉·斯特拉斯伯格飞抵好莱坞时，整个剧组已全部做好准备，只等梦露了。

但是，梦露的戏每次开拍之前，全部的工作人员都会感到有些担心。就像梦露的替身演员伊芙琳·莫里亚蒂所说：“我们都有不祥的预感，而实际上也常常发生事情。所以大家老是感

梦露传

到紧张，心神不宁。”

现在梦露的电话又一次证实了这种预感。实际上，在梦露飞往纽约的 10 天中，制片厂的管理人员一直都十分担心。梦露和伊丽莎白·泰勒一样，呼吸系统都不好。《埃及艳后》一片由于泰勒发病推迟了 7 个月，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800 万美元。梦露的情况也和她一样。《让我们相爱吧》、《热情如火》、《不合时宜的人》等影片都曾由于梦露的健康原因而推迟拍摄，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梦露在电话里向温斯坦诉说她患上了感冒，并因为这使她的失眠更加严重，温斯坦越听越怕。最后，他劝了梦露几句，让她不要担心，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温斯坦开始担心。假设梦露不病到一定的程度的话，福克斯公司的巨头们是不会同意延期拍片的。下午 4 点钟，他又打电话给梦露，似乎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星期天清晨，他们又通过两次电话。

星期天下午，默里打电话告诉温斯坦：“梦露明天确实上不了班。”接着，默里又描述了一遍梦露的病情：“高烧头痛，起不了床”。最后，她下结论：“她或许要一个星期才能好。”

星期天下午 2 点，梦露的体温上升到华氏 101 度，她已开始想到住院。

梦露的内科大夫把情况告诉了温斯坦，这位制片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当他逐个通知丘克、莱瓦西斯和迪安·马丁时，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濒于崩溃》这部已被演员和导演之间的不和弄得毫无生气的影片，可能最终会因梦露的患病而完全停拍。

这时，梦露家中有很多医生。3 天前从纽约回来时，梦露

梦露传

就嚷嚷眼睛周围很痛。星期四晚上，她开始全身发冷。内科医生初步诊断为鼻窦炎发作。

第二天，医院也作出了同样的诊断。因为病毒性感冒发作，链球菌侵入了梦露的呼吸系统，造成严重的鼻窦炎。病人头晕、高烧、昏昏沉沉。医院的检查还显示，梦露所得的是这类病症中最严重的一种，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治好。

星期日下午，福克斯公司派本公司的医生李·西格尔亲自去探视梦露。纽约的经理们对私人医生的诊断总是半信半疑的，没有本公司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他们是不可能相信梦露的病情的。西格尔是一位性情温和、身材高大的医生，他从1951年以来一直以公司医生的身份给梦露看病。

然而，西格尔的诊断结果还要严重。梦露的体温为华氏101度，呼吸不畅。他在诊断书中强调，梦露的喉咙已经感染两次，“治愈可能要好几个星期”。他和公司的另一名医生一起给纽约总部发了一封密电，建议《濒于崩溃》一片最少要推迟一个月。他写道：“如果不这样的话，这部片子终究会由于梦露的健康而夭折。”

管家默里告诉西格尔，梦露头十分痛，甚至有时候动都动不了。“她每天早上都会被高烧和头痛的折磨弄醒。她每天都想去拍片，然而实在做不到，只好继续躺着。”制片厂的记录表明，在梦露生病的前7天里，她曾4次让公司的车去接她，有一次在走之前她曾昏倒在浴缸中。拉尔夫·罗伯茨说：“实际上她知道自己病得不轻，但她又觉得如果不去拍片，就太对不起大家了。”

这个时候的福克斯公司显得前途黑暗。14号摄影棚内，104名工作人员都已做好准备，但大家都心事重重，就像世界

梦露传

末日就要来临一样，周围充满着生气、惊慌和担心的气氛。编剧伯恩斯坦发现：“温斯坦在屋子里走过去走过来，坐立不安。事情非同儿戏，一旦开拍，稍有差错，后果就很难想像。”

梦露的另一个仇人、副导演巴克·霍尔怒吼道：“他妈的，梦露这个星期肯定是不能来了，下个星期可能会露个脸，然后再跑回家，让人家一个星期都找不到她。第三个星期是否能见到她的人影还是个问题。”

很不幸，巴克·霍尔说中了。梦露整整卧病两个星期。第二个星期有一天她本来想开始拍片，但因为做头发时就晕了过去，只得重回病床。

霍尔的假设更让人感觉梦露是在装病。为证实梦露的病情，公司的医生向将信将疑的管理人员们递交了大量报告，内容包括梦露几次测试的体温和对各种症状的详细描述等等。西格尔医生大胆地站了出来，试图说服董事会，让他们相信梦露确实病得很重，他写了许多让人非常担心的报告，全部堆放在斯库拉斯那儿。

西格尔的遗孀诺伦说：“当我丈夫知道福克斯的管理人员们不相信他的诊断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从来不为别人写假诊断书，包括梦露在内。他确信梦露的病确实非常重。事后看来，他们不相信他真是不幸。”

那一阵子，对公司来说，公司的股票都没有梦露的体温重要。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公司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在随着梦露的体温而变化。

“每天早上7点，我准时打电话给她的三位医生询问病情。”温斯坦说，“我得记录下各种病症和专家们的意见，然后报告给公司。这些医生分别是五官科、内科和眼科专家，请来

梦露传

眼科专家的原因是因为梦露的眼睛也感染得厉害。”

对西格尔来说，生平第一次，他成为一个摄制组的成员并在许多关于梦露的决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有幸参加了许多工作会议，公司副总裁菲利浦·费尔德曼每天还向他询问梦露的病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跟梦露的私人医生格林森进行联系。

西格尔资历颇深，早在 40 年代开始就担任公司的专职医生。给梦露看几天病，他就发现福克斯公司的领导层不管梦露是否有病都打算强迫她开始拍片。后来他回忆道：“他们只关心把影片拍完，尽快拍完。他们意识到这是梦露为福克斯公司所拍的最后一部影片，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梦露能拍完片子，她的病情可管不了。”

西格尔觉得，在经理层所有的人中除了自己之外很少有人确实认识到梦露病得很厉害。

西格尔继温斯坦之后，又向公司建议推迟开拍日期。他对费尔德曼说：“如果给梦露几个星期时间，把病完全治好，将来在整个拍片期间，我们就没必要操心了。”他还力劝公司将每天拍片的时间改成从中午到晚上 8 点。在给费尔德曼的备忘录中他写道：“法国和意大利使用的都是这种制度，效果很好，受到大部分工作人员的欢迎。”

但是公司根本就不理会，粗暴地拒绝了西格尔的提议。有人告诉他：“这是在美国，梦露必须按时上下班。”但令人费解的是，公司却允许正在罗马拍摄《埃及艳后》的伊丽莎白·泰勒的工作时间为上午 11 点到晚上 7 点。

4 月 23 日，西格尔和他的助手迫于公司的压力，开始对梦露进行药物治疗。治疗过程中主要用速效药，这样，尽管有

梦露传

病，梦露也可以拍片，但这种治疗会使她的抵抗力降低，加重她的失眠，掩盖她日益严重的鼻窦炎的一些病症。

西格尔被要求前往梦露家中为其注射，一天两次。所用的针剂是制片厂行话所说的“速效药”。同时，每次都给她测量体温，这是为了对付保险公司。

医生随便给演员和导演开兴奋剂的历史始自无声电影时代，如玛丽·碧克馥、克拉拉·鲍和鲁道夫·瓦伦丁诺等早期的一些明星都是他们用药的对象。为了保证这些演员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公司的医生给他们开出了大量的药物，以帮助他们治疗失眠、紧张、消除痛疼和减肥。

给梦露注射的所谓“速效药”最终只会越来越糟，使得她失眠加重，进一步降低了她对鼻窦炎的抵抗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丘克本人也在注射这样的药物。

虽然没有记录给梦露注射的药物剂量是多少，成份又如何，但《濒于崩溃》剧组的人员都发现了这种药物的效果是短暂而又迅速的。剪辑戴维·布雷瑟顿描绘道：“开始时梦露无精打采，但很快她就变得精神抖擞。”

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的时候，鲁珀特·艾伦看见医生给梦露注射，曾经非常感兴趣地向医生问药物里包含有什么成分。他说：“医生说针剂里含有甲基苯丙胺、维生素、葡萄糖和少许的利眠宁。”

所有的人都为药物的效果感到惊奇。一天下午，感到有点疲惫的伊芙琳·莫里亚蒂要求西格尔给她注射同样的药物，她说：“西格尔却说‘你可千万别碰这东西，亲爱的’。”

福克斯公司中大部分主管人员对长期使用麻醉品可能出现的危险不甚了解。在这许多年里，公司的医生始终在让演员们

梦露传

服用这些药剂。30年代，泰罗·鲍华靠吃大把大把的安非他明才能顺利拍片。几年之后，贝蒂·格拉布尔为了减肥，也开始服用大量的药物。

在福克斯公司最鼎盛的时候，许多公司的签约演员都服用麻醉品。到梦露大红大紫之时，兴奋剂已成为一种时尚，在整个好莱坞随处可见。在政府颁布禁止的条文之前，摄制组成员都是依赖于服用麻醉品来完成一天18个小时的工作，当然他们把这些药品称作维生素来着。

甲基苯丙胺是麻醉品中用得最多的一种人造的化学药品，能够让服用者超强度地工作。

谢里·诺斯回忆道：“梦露用的药物，我和大多数人都用过。早晨刚到拍摄现场，医生就会问你感觉怎么样，假如你说不太好，他马上就给你打一针。这是兴奋剂，倒是很有效果，不久，你就会感到很有精神。”

在1956年拍摄音乐片《力战群雄》的时候，公司的医生不仅给诺斯注射兴奋剂还让她吃安眠药。诺斯回忆道：“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安眠药有损健康，并且这些药是公司医生开的，因此没有人产生过丝毫疑问，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会有‘副作用’。我和梦露一样，也对这些药物上了瘾。”

梦露是在1954年拍摄《大河奔流》期间开始用药的。那时候她在蒙大拿州拍外景，不小心感冒了，有些不适，公司的医生就让她一块儿服用止痛药、安眠药和所谓的“维生素注射剂”。

从那以后，梦露就十分依赖那些药物了，走到哪儿都带着药箱。她搜集各种药方和常用药。记者佐洛托有一次来到制片厂，他很吃惊地发现梦露的化妆台上放着14个装满吗啡、可

梦露传

卡因和利眠宁等药物的瓶子。在一次采访中，佐洛托说：“听说这些药物是公司的医生开的，目的是为她治疗经期疼痛。”

西格尔医生写道：“梦露的痛经非常严重，医学上把它叫做子宫内膜异位。”假如要梦露坚持工作，就一定要给她开止痛片、安非他明和安眠药。对这件事，西格尔说：“在那时候这种做法十分流行，在其他电影公司如派拉蒙和米高梅也都是这样做的。”

西格尔说：“那时候，要确保演员们正常工作，必须要使用这些药物。我们这些做医生的也很难办。你不开这些药，其他的医生也会开。50年代我开始给梦露治病时，大家都在用这些药。”

梦露不久就对药物上瘾了，她会用几个小时认真研究《医药指南》。罗伯特·斯莱泽说：“她知道市场上所有的巴比士盐酸和止痛药。”梦露对药物的熟悉程度常常让她四周的人非常吃惊。1962年初，彼得·劳福德有一次碰巧听到梦露与肯尼迪总统提起安非他明，两人当时都在注射这种药物。让劳福德感到吃惊的是，梦露将药品的剂量和副作用讲得清清楚楚，就像专家一样。

这一年春末，梦露又向彼得·莱瓦西斯表演她的“睡前鸡尾酒”，使后者大吃一惊，只见她倒好了半杯香槟酒，放进戊巴比妥纳，再加进水合氯醛，然后一起喝下去。她还告诉莱瓦西斯这些药物产生作用需要的时间。莱瓦西斯非常惊讶，因为“梦露认为这些都是小事情”。

梦露服用的药物的来源渠道各种各样，有公司医生开的，有私人医生开的，有自己存积的。所有这些药物都严重地降低了她的抵抗力。第一个星期她不能去拍戏，丘克只得挑一些没

梦露传

有梦露镜头的戏凑合着拍。

4月30日，梦露不听西格尔的劝告拍摄了90分钟的戏，最终晕倒在化妆室里。从那以后，从5月5日到5月11日，她都躺在床上。

很快的，3个礼拜都过去了，公司的主管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丘克则开始嘟嘟囔囔地说什么：“这是她又在装病，跟拍《让我们相爱吧》时一模一样。”

管理《濒于崩溃》一片文件的制片秘书李·汉娜说道：“大家都不相信梦露确实病得很严重。”

琼·格林森回忆道：“尽管梦露连着几天都在发高烧，有时几天都不能说话，但许多人都认为她是在故意捣乱，利用休病假的时间去找乐子。实际上，她始终呆在家里，一边受病痛的折磨，一边为自己不能拍戏而感到对不起大家。”

当梦露在尽力地争取康复，丘克在勉强地拍些没有梦露的镜头时，福克斯公司的主管人员似乎忘掉了到处都是问题的《濒于崩溃》。他们的注意力转到了另一部正在拍摄的电影上，因为那部片子就快要使福克斯公司破产了。

7. 《埃及艳后》(上)

4月20日凌晨，当时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执行总裁的纽约金融家米尔顿·古尔德得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由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正在罗马拍摄的《埃及艳后》经费开支最后竟然高达4200万美元。

古尔德以前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因为擅长拯救快要破产

的企业而出名。但尽管是这样，他这一次也确实吓了一跳。4200 万美元意味着《埃及艳后》一片的开支每天最少需要 5 万美元。有一天，由于雇佣了几千名的临时演员，花费竟高达 15 万美元之多。

当年福克斯公司董事会任用古尔德是为了保证公司不致破产，以使那些失去信心的股东们安心。这一消息给古尔德带来巨大的压力，因为这些不吉祥的情况和数字可以预测，公司将在《埃及艳后》停机之前破产。古尔德无可奈何地说：“我到公司时，这部片子已经花费巨额资金，可以说大势已去。我们仅有的办法是尽快以最合理的经费拍完全片。”

打那之后，《埃及艳后》这部好莱坞历史上花费空前的影片使《濒于崩溃》剧组人员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整个摄影棚里弥漫的是一种怨愤的情绪。

梦露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公司大部分资金已投入《埃及艳后》一事。罗伯特·斯莱泽说：“梦露感到有人当众掴了她一个耳光。她现在是福克斯公司最走红的签约明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伊丽莎白·泰勒的片酬竟是她的 10 倍。”更让她气恼的是，公司还将梦露最欣赏的摄影师利昂·沙姆罗伊以及一批 1953 年拍《绅士们更爱金发女郎》时与梦露合作的灯光师都调往泰勒那里去了。

《埃及艳后》所造成的经费紧张肯定要影响到《濒于崩溃》的拍摄。为了节约花费，只能取消梦露和汤姆·特赖恩在荒岛上缠绵的一幕以及一组烟雾缭绕的梦幻镜头。“他们一点一点在啃食《濒于崩溃》一片的资金。那些本来要用以拍梦露在海边漫步的钱都花在《埃及艳后》中的大象或其他道具上了。”威廉·特拉维拉如此说。

梦露传

其实金钱还不是令梦露怨愤的惟一原因。真正使她怒气冲天和深深怨愤的是，《埃及艳后》的剧本刚一出炉，梦露就想出演女主角，但福克斯公司残酷地对她的热切请求不予理会。这还是在1959年初，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酝酿重新拍摄《埃及艳后》时，消息一传来，梦露立即争取角色。她甚至直接打电话到斯库拉斯在纽约的办公室。

“亲爱的，这部片子资金有限，用的全是些老服装和道具，我们打算由琼·柯林斯这样的小明星来主演。相信我，你一定不会对这部片子感兴趣的。”这是斯库拉斯给梦露的答复。

当得知《埃及艳后》一片的预算仅有21万美元时，梦露马上没有了兴趣。尽管如此，为防止福克斯公司上层耍手腕，梦露仍然让她的代理人乔治·蔡辛继续注意《埃及艳后》的进展状况。

《埃及艳后》是在1958年下半年草草开拍的。克娄巴特拉、恺撒和安东尼分别由柯林斯、彼得·芬奇斯蒂芬·博伊德出演。

不久之后，米高梅公司的《虚传》一片在好莱坞和国外开镜。斯库拉斯审阅了《埃及艳后》，他被影片中宏伟的战斗场面、浓重的宗教色彩和明星效应震撼了。他马上改变了对这部片子的马虎态度，立刻通知柯林斯，将重新考虑能不能继续由她担任该片的女主角。

为了把《埃及艳后》拍成一部伟大的史诗等，斯库拉斯又悄悄请了成名已久的制片人沃尔特·万格。

梦露的卧底乔治·蔡辛偷偷地看了一份福克斯公司的内部文件，发现公司正在努力寻找饰演埃及女王的新人选。

1959年5月，梦露一边忍耐住自己的不快与福克斯公司

梦露传

签约出演《让我们相爱吧》，一边开始向扎纽克的继任者新的制片主任巴迪·阿德勒大套近乎，争取主演《埃及艳后》。她亲自到阿德勒的办公室，倾诉了近半个小时，但阿德勒的回答是：“我非常同意由你出演女主角，然而斯库拉斯在人选问题上绝对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然后，梦露又将重点转移到斯库拉斯身上。她戴着黑色假发，披金挂银，描眉画眼，将自己打扮成一副埃及女王的样子，之后请著名摄影家理查德·埃夫登为她拍照。这张照片不仅在1958年12月22日的《生活》杂志上大幅刊登而且被专门送到斯库拉斯的办公桌上。

斯库拉斯对梦露的努力没有表态。很快，他向万格推荐由乔安娜·伍德沃德、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碧姬·巴铎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等人作为女主角的候选人。

梦露的替身演员伊芙琳·莫里亚蒂说：“梦露一直都很希望能饰演这一角色。她希望利用这次机会来变换一下戏路，好完全摆脱好莱坞长期以来为她规定好的表演模式。”

福克斯公司的有关材料显示，为选择女主角，总裁斯库拉斯曾分别与泰勒、苏珊·海沃德和劳洛勃丽吉达一起吃午饭，以便增加了解。威廉·特拉维拉说：“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考虑过梦露。每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人都觉得，假如让梦露主演《埃及艳后》，肯定会被人笑话而没有办法上演。但是回过头来，她是福克斯的签约演员中仅有的能担当此任的演员。”

斯库拉斯在研究了泰勒和劳洛勃丽吉达的表演之后，最后决定让在欧洲一带非常出名的意大利明星劳洛勃丽吉达任《埃及艳后》的女主角。同时他将该片的费用开到500万美元，这在当时确实是让人非常吃惊的举动。

梦露传

万格并不赞同斯库拉斯的决定，他认为劳洛勃丽吉达的名气在美国还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很难使《埃及艳后》一上映就走红。这一观点引起斯库拉斯的关注。他给世界各地的影片发行公司发去电报，就只问了一个问题：“劳洛勃丽吉达和泰勒主演的电影哪个卖座率高？”最后答案是“泰勒”。斯库拉斯立刻让万格出面，要他不惜一切代价与泰勒签约。

很快，泰勒签署了一份好莱坞绝无仅有的合同。泰勒前16个星期片酬为12.5万美元，之后为每周50000美元外加影片总收入的10%。另外，公司还提供每周3000美元的生活补助，为她专门配备了秘书、发型师和医生。

当梦露知道泰勒签署合同的消息时，正在内华达沙漠的骄阳下拍摄《不合时宜的人》，她非常生气和愤恨地向鲁珀特·艾伦诉苦说：“他们总让我演《让我们相爱吧》这类毫无价值的片子。一到拍《埃及艳后》这种高质量的作品时，就找泰勒去。”

她还对斯莱泽说过：“我是福克斯的签约演员，他们却这样苛刻地对待我，是不是就泰勒一个人才能演戏呀？”

泰勒主演《埃及艳后》使梦露早就有的心病更加严重。早在50年代中期，梦露就对泰勒抢走了她很多非常想演的角色而难以忘怀。她最难以忘记的是根据百老汇歌舞剧改编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片子，这些片子的版权是公司特地为泰勒买下的。

《玛丽莲全传》的作者兰德尔·里斯说：“这两个国际上最好的女演员之间有很深的芥蒂。”

泰勒也不怎么喜欢梦露。马克斯·勒纳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道：“泰勒就像一个传奇故事，而梦露就

梦露传

像一个神话。”泰勒知道后对他十分恼火：“你竟然敢这样评价我们两人，我比梦露漂亮多了，说到演技，我也强过她许多。”

泰勒成为《埃及艳后》的合适人选的原因之一是她的经验及她的充满绯闻的生活。到1959年，她已成了世界上最臭名远扬的妖女。她结婚离婚许多次，只是离过婚的丈夫就有酒店巨富的继承人尼基·希尔顿、英国演员麦克·怀尔丁和制片人迈克尔·托德，而且在一年前，她又把她最好的一个朋友“美国的大众情人”戴比·雷诺兹的丈夫勾引到手。

那时候泰勒的丈夫迈克尔·托德刚刚去世，雷诺兹为了让她减轻痛苦，让丈夫埃迪·费希尔前去安慰她。没料到一个星期后，费希尔和泰勒好上了。非常痛苦的雷诺兹只能向社会讨个公道，为此她一手拿着尿布，一手抱着孩子在家中的花园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舆论界立刻沸腾了，各种大小报纸都把泰勒描述为“家庭毁灭者”。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不久前迈克尔·托德去世时，新闻媒介曾把泰勒像圣母玛丽亚一般地歌颂。大家都认为这下泰勒完了。但几千万的影迷很快又回到了泰勒身边。其后，她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影片中饰演泼妇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最高的票房纪录。当沃尔特·万格邀请她主演《埃及艳后》时，泰勒自居为好莱坞影后。她手里拿着电话，躺在浴缸中，细声细气地说：“好吧，沃尔特！我答应签约，但片酬要100万美元。”

这个数字使福克斯公司的领导层非常吃惊。斯库拉斯又一次被迫广泛地征求意见。他到处询问：“泰勒确实有这么高的身价吗？”所有的发行商都回答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福克斯的总裁决定增加开支。他向新闻界宣称：“《埃及艳后》将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巨作。”

梦露传

当时的制片主任巴迪·阿德勒并不这么认为。他曾与泰勒一起吃午饭，席间泰勒对该片表露出来的奢求使他感到非常吃惊。他警告斯库拉斯：“我们必须小心，泰勒的要求太过分了。我敢断定，假设影片的制作全听她的，那么公司肯定就赚不了钱。”

然而并没人听他的。据彼得·莱瓦西斯透露，影片还没有开拍，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主管们只一味地往好处想，相信该片最少可以赚 6000 万美元，他们甚至已考虑如何使用这笔还无着落的资金了。影片的预算最后增加到 1000 万美元，一下子成为关系到福克斯公司生存的片子。

这次拍片选用的松树摄影区坐落在伦敦郊外，这里经常阴雨绵绵，天空总是阴沉沉的，福克斯公司在这里重建了罗马时代的广场和克娄巴特拉的王宫。

1960 年 9 月 28 日，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影片正式开拍。主持开拍的是鲁本·马穆利安，这个人善于拍摄有壮观场景的巨片和流行的喜剧。

然而，不幸的是，寒冷的雨雪使泰勒的支气管炎又发作了，拍摄不得不延期了大约 5 周。在此期间，按照泰勒的要求，公司任命了新导演——她的老朋友约瑟夫·曼凯维奇，并换掉了扮演男主角的演员斯蒂芬·博伊德和彼得·芬奇。

泰勒举荐她在米高梅公司时的老朋友雷克斯·哈里森饰演恺撒，又让理查德·伯顿出演安东尼。她向万格担保：“伯顿肯定会演得非常出色。我相信他一定会使片中的马克·安东尼光彩夺目，尽管我不太了解他。”

就在影片重新开机的时候，袭来一股北海寒流，泰勒得了肺炎，整整 3 天才脱离危险。埃迪·费希尔不得不到病房陪伴

护理，英王伊丽莎白二世也派她的御医前来相助。新闻机构对此非常关心。泰勒经过抢救脱险，媒体把这件事描述为一个奇迹，声称泰勒的重生证明上帝已经饶恕了她的过错。

虽然泰勒是得救了，然而福克斯公司和它的总裁斯库拉斯却很难办。大病一场的泰勒还需要休养 5 个月。泰勒的医生还宣布她不能在英国拍戏，必须转移到一个阳光和空气比较好的地方。

这也就是说剧组必须第三次从头开始。在好莱坞的布景早就拆掉了。现在刚在伦敦花了 300 万美元建造起来的湖泊、宫殿和人造棕榈树又得都拆除、卖掉。

初步预算，该片已花费了 800 万美元完成了 8 分钟的拍摄，而承保该片的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只答应赔偿其中的 160 万美元，同时它还宣布，假如不把泰勒换掉就不再承担保险。

这一闻名已久的保险公司的赔偿委员会给斯库拉斯写信，敦促他“让玛丽莲·梦露主演《埃及艳后》”。

那个时候是取消《埃及艳后》的最好的机会。但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赌徒一样，斯库拉斯却投下更大的赌注，决定在罗马开机。

曼凯维奇和泰勒提出在阳光明媚的意大利拍摄这部片子，理由确实很充分，罗马阳光明媚，而且也似乎没有比在其发源地拍摄这样一部史诗巨片更合适的了。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1961 年到 1962 年的冬季，意大利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严寒和潮湿多风。其他困难，例如意大利的工会被西西里黑手党控制着，罗马的技术工人非常浪费等，福克斯公司更不可能事先弄清楚。

哪怕斯库拉斯能预见到这些问题，他也很可能孤注一掷。

梦露传

30年后再从头看起，人们会发现，曼凯维奇、泰勒和万格花起钱来都大手大脚。他们似乎特意利用拍片的机会赚上一把，以作为他们平时在公司所受委屈的补偿。

曼凯维奇原是一位勤俭节约、小心谨慎的制片人，然而这次他却带头挥霍，只是修改剧本一项就花去了1500万美元。

在泰勒的强烈要求下，曼凯维奇命令在罗马重建古亚历山大城和罗马广场的布景。而且，他还让工程人员们日夜加班地工作，还坚持建筑规模一定得比原设计再扩大百分之四十。

而让人吃惊的是，实际上只利用了耗费巨资而兴建的布景的60%。

拍摄过程中，泰勒又要求运用“托德 A—O”技术，这是她的亡夫迈克尔·托德发明的一种宽银幕拍摄法，它使银幕上出现更多的临时演员、更大的空间以及更多的建筑物，此举又增加了1000万美元的开支。然而，泰勒由此却得到一笔巨额专利费。

长期以好莱坞影后自居的泰勒，明星派头特别大，只要她一挥手，公司的主管们就争相为她效劳。《埃及艳后》一片的意大利艺术指导奥多尔·诺瓦雷斯说：“他们对泰勒就像对神龛里的神像，崇拜之极，无求不应。这样的话，泰勒又为什么不会那样目中无人呢？”

泰勒的生活费各种各样，覆盖面极广。福克斯公司就这一项便支出22.8万美元，相当于两倍于梦露《濒于崩溃》的片酬。

泰勒要求具有王室气派的饮食起居。她需要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公司就提供了几辆任她挑选。接着她又提出她的新丈夫，当时运气不怎么好的歌星埃迪·费希尔希望有一份工

梦露传

作，公司就马上任命他为“助理”，周薪 1500 美元。另外，公司还给她配备了私人厨师、医生、秘书、发型师，连日用消费品如进口瓷器、药品、瓶装葡萄酒等也免费提供。

伊丽莎白·泰勒这位由米高梅公司一手培养出来的明星，逐渐地将《埃及艳后》里虚幻的电影世界变成了现实生活。所以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和玛丽莲·梦露都为之做出了牺牲。舞台上的埃及女王与台下的女明星之间似乎已经没什么区别了。

泰勒在罗马的“行宫”有 14 间房间，每天几辆货车为她送来当地的食物。每天为她准备这些山珍海味要花费 150 美元，仅仅酒的花费一周就达到 500 美元。

泰勒雇佣了两位曾侍候过皇族的意大利人当管家。哪怕是那样，他们也很难忍受泰勒的趾高气扬和满足她各种古里古怪的嗜好。比如，泰勒要求正餐时四周的布置必须色彩和谐，餐桌上的餐巾、花、蜡烛、台布都必须与她当日所穿衣服的颜色一致。

福克斯公司制片部主任彼得·莱瓦西斯十分感叹地说道：“假如一个人从早到晚只做一件事，即扮演埃及女王，台上台下的区别就会渐渐地消失。这就是当时泰勒的情况。”

就连斯派罗斯·斯库拉斯也承认：“我本来应该是这个电影王国的统治者，但这个王国的命运已全部被一位女王所控制，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伊丽莎白·泰勒。”

不久，梦露的命运也被拴到了《埃及艳后》上。

泰勒总是很巧妙地处理公司的内部矛盾。在早晨的例会上，只要财务人员提出费用问题，她就会打断他们说：“这将是一部史无前例的巨片，你们为什么还讨论这些细节？”

梦露传

公司所犯的最大错误可能是在罗马摄影地为泰勒建造了一座非常华丽的化妆室。从1961年8月开始，工程人员加班加点地赶建这座路易十八式的别墅。这套房屋内设一间卧室、两个洗澡间、一间假发室、一间美容院、一间会议室。全部房间都摆设了名贵古董。

1961年9月，泰勒来到罗马。沃尔特·万格自豪地亲自陪她一个个地参观了这座建筑。他将屋里的威尼斯镜子、东方地毯和各种各样的厨房逐个指给泰勒看。

泰勒参观之后说：“这好像是有点儿过分了，沃尔特。”

当《濒于崩溃》一片在好莱坞开拍时，《埃及艳后》在罗马的花费已高达每周57.5万美元。福克斯公司将其每周的收入全部汇往意大利，钱都快花光了。

到1962年5月，泰勒依旧收取每天1万美元的加班费。一位对《埃及艳后》一片研究了5年的电影史学家布雷德·吉格利指出：“泰勒很清楚公司的财政紧张。当她知道梦露的片子开拍时，不由得怀疑公司是不是有能力支付她的工资。因此她坚持公司每天早上付给她1万美元或在周初付给5万美元。当她确信钱已汇到自己的账户上，她才会上班。”

《濒于崩溃》和《埃及艳后》两片的不同，在福克斯公司的文件中得到完全的显示。《埃及艳后》的浪费造成了《濒于崩溃》的过分节约。泰勒在罗马因病而拖延造成好莱坞容不得同意梦露的病假。

几个月之后，当这种铺张浪费日益公开，公司的主管们被指责为笨蛋时，有些人为了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开支辩解，说是因为突发事故造成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创作本书时笔者发现了一份由福克斯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

先前草拟的费用支出表，其中明确规定曼凯维奇的此片费用为 2875 万美元。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电影事业上的悲剧根本不是偶然。当时，福克斯公司的经理们仿佛下定决心要使这部片子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影片。表面上，福克斯公司告诉股东们，影片开支将控制在 1500 万美元之内。事实上，斯库拉斯已下定决心，就是把公司拆了卖掉也要将在罗马的巨额花费的赌博进行到最后。

导演曼凯维奇的儿子汤姆·曼凯维奇回忆道：“这就像战争一样，必须不断地训练人员并把他们送上战场。这还不包括舞蹈演员、建筑和服装等的开支。意大利人也乘机狠狠地赚了一把。他们把好莱坞的笨蛋们骗进门，然后使劲地搜括。”

曼凯维奇说：“假如你一开口就说‘我要订 500 套古罗马皇帝卫士的装备，还需要 600 名奴隶的服装’，这无疑是在叫别人来赚你的钱。”

偷盗现象也真的存在，比如 800 支长矛和 1400 把罗马剑消失得没影儿。还有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事情，例如将达里尔·扎纽克在巴黎的洗衣费也算到剧组的预算等。

莱瓦西斯说：“他们把与该片无关的成千上万美元的花费都算到拍摄费中。当我就任制片主任时，检查了账目和全部开支，很快就发现其中有许多欺诈行为。我告诉纽约的领导层，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他们的回答却是，他们的公司，别人管不了。”

莱瓦西斯认为曼凯维奇不应该重写剧本，不应该要求按年代顺序拍摄该片，这使拍摄费一下增加了 1500 万美元。他诉苦道：“昼夜不停赶制出来的舞台布景，建好后丢在一边，有时候长达几个月。演员们有时几个星期一句台词都不用说也一

梦露传

样拿工资。”

在拍摄的前 17 个星期中，理查德·伯顿只上了 5 次班，更好笑的是，他在第一年中只工作了 30 天。卡罗尔·奥康纳在罗马呆了 14 个月，公司报销所有费用，任务只不过是拍两个特写镜头。

电影摄影师利昂·沙姆罗伊曾建议沃尔特·万格，不需要搭那些用不上的布景。但这位制片人毫不理会。

和《濒于崩溃》的导演丘克一样，曼凯维奇也不能听任何不同的意见。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也要写出一个新剧本，并为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每天工作 21 个小时，每晚要写出 5 页新剧本。

汤姆·曼凯维奇发现他父亲已渐渐地不能控制局面了：“真正使他灰心丧气的是他不能控制全部局面。这部片子已经成为国际事件，而已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一部影片了。但作为导演，他知道必须力争控制自己片子的拍摄。”

曼凯维奇的儿子说，他总是期待着他父亲有一天能把泰勒镇住，“让她准时到场，不要没有原因地缺席。但这种事情他从来没有做到过”。

他回忆道，泰勒有时中午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想他肯定是担心泰勒再次一病不起。他得非常小心。因为，泰勒现在已经没有保险了”。

一般来说，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会承接电影公司的投保，如果发生意外，也会立刻付款赔偿。此外，他们还会为影片的主角提供人身保险，比如梦露出演《濒于崩溃》就投保了 300 万美元人身保险。然而，泰勒主演《埃及艳后》，却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承保。

梦露传

当梦露在好莱坞试装时，曼凯维奇正在导演《埃及艳后》中的海上一场，内容是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坐船从埃及出发去投入安东尼的怀抱。当拖船将主船拉入镜头，帷幕拉开的时候，泰勒穿着长袍，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正在这个时候，汤姆·曼凯维奇发现他父亲非常吃惊：“我父亲压低声音说道‘停机’。他转身对制片经理大声地喊道，‘帆呢？你看看，船连帆都没有拉起来，它是怎么开的？’”喊完后，他捶打着胸脯，跌坐在椅子上。一位制片经理安慰道：“这不是你的错！”

曼凯维奇又一次大发脾气：“这是我的片子！我得对所有的事情负责！你们为我工作，那位趾高气扬的明星也为我工作。因此别说什么这不是我的错。刚才的问题就是我的错。”

福克斯公司的董事们也开始这样想。

莱瓦西斯在备忘录中写道：“曼凯维奇不同意减短剧本。按目前的速度拍摄下去，全部影片将持续6个小时。”

莱瓦西斯认为这位导演已经丧失了理智，“假如他对某个场景中的窗帘不称心，他就会以‘我不喜欢’为由让人立刻重做。制作这帘子需要两天的时间，整个剧组因为这件事而停工，福克斯公司就这一项便损失2.5万美元。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昂贵的窗帘最后竟没有摄入镜头。”

4月20日，财务主任交给斯库拉斯一份报表，声称假如公司的资金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流入《埃及艳后》这一无底洞，那么到7月初全部的片子都得停机。斯库拉斯大为惊恐，他对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埃及艳后》和《濒于崩溃》两片拍完确实没有把握。

斯库拉斯为此打电话给斯坦利·霍夫：“《濒于崩溃》必须

梦露传

按丘克制定的计划在4月22日开拍。”

“我认为可以，”太过乐观的霍夫回答道，“我们已经打算在星期一开拍。”

第二章 五月

8. 童心未泯

5月4日上午，梦露满眼泪水，伤心地斜靠在床上。和阿瑟·米勒离婚之后，她从没有这么心事重重过。

她身边到处都是好莱坞、纽约、巴黎和柏林等地的报纸，一个上午她都在看这些报纸的名人生活专栏。

她不仅生气，而且难过。她从没有受到过这么蛮横无礼的对待，哪怕是7年前她悄悄离开好莱坞和制片厂时也没有遇到过，她的痛苦竟成了全世界报刊饭后取笑的题材。

从纽约回来不到两个礼拜，她的鼻窦炎就成了一大新闻。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路拉·帕森斯和赫达·霍珀在各自的专栏里都提到它，但都是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暗示梦露在装模作样。

4月30日和5月1日梦露曾两次象征性地到现场拍戏，最后因体力不济，只摄下了开始几分钟的一些镜头。

报刊杂志的大幅标题这样写道，“老板对‘生病的’玛丽莲觉得头痛”；“福克斯公司要的是一位健康活泼的姑娘”；“玛丽莲是真病还是装模作样”。

这些专栏文章恰好反映了福克斯电影制片厂里的传闻。菲

梦露传

利浦·费尔德曼在给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的便条里，把梦露两周缺席说成是“托病怠工”。

到5月5日上午，来自制片厂和新闻界两方面的压力使梦露十分恐慌，新闻报道中的公开批评更让她难堪，她决心第二天回拍摄场去。

然而，晚上她的鼻窦炎加重了，早晨5点醒来时全身冰冷，汗水湿透了床单，体温高达华氏101度，鼻窦疼得厉害，眼前一片模糊。李·西格尔和默里都劝她卧床休息。

梦露不听他们两人的意见。她说：“6点钟再叫醒我，今天我要参加拍摄。”

这位女演员刚躺下，尤妮斯·默里便和司机、副导演和医生通了电话，安排送梦露去摄影场。

刚看到梦露时，司机不同意开车送她去拍摄场。“你看上去病依然很重。”他说道。然而在梦露的坚持下，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于是梦露带上一大堆止痛药和抗生素离开了家。

上午7点30分，她在化妆室门口下了车，身体非常虚弱，不得不让别人搀扶着坐到化妆桌前。15分钟后，西格尔的特效药开始起作用了。一股暖流传遍她全身，她马上感到精力充沛、周身舒畅。

就在梦露上场前，药物使她的血压升高了，加快了她的呼吸，使她情绪很高，也使鼻窦感染的症状被掩盖了。

8点30分，梦露穿着为剧中人艾伦·阿登设计的闪光丝绸套装，走出了她的化妆室。

在14号摄影棚里，布景四周的暗影里围满了一大群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钻进了摄影棚。谁也阻挡不了他们前来观看梦露的风采，这是她从演电影开始首次扮演一位母

亲。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至少在屏幕上是这样。

从她的至少 4 次小产史和 7 次人流史看来，这次母子团聚的场面一定会让她触动真情。梦露一开始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场戏的拍摄中。她带病起来，就是要和编剧伯恩斯坦对关于海难中生还的妻子和儿女团聚一幕该怎样表演进行讨论。根据伯恩斯坦的改写本，梦露为了得到孩子们的感情要做出一些逗人笑的憨态来。

梦露向亨利·温斯坦申辩道：“实际情况不可能这样，他们的亲生母亲会马上把他们争取过来，因为以前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制片人接受了梦露的建议，并转告了伯恩斯坦。这位纽约作家十分生气：“这样改绝对没有好处，出不了好戏，这些孩子已有 7 年没见到他们的母亲了。”30 年后，伯恩斯坦对这件事仍然记忆犹新，认为这又一次证明演员被宠坏了，自行其事，不受约束。

丘克十分同意他的观点，他说：“玛丽莲近似于重写了剧本。她能改则改，哪怕是与她无关的情节也要插上一脚，目的是要人们重视她的意见。”

“我们确实确实让梦露依照她个人的意思对那几出戏进行了一些改动，”温斯坦说，“这样比较明智。”

这是又一桩福克斯制片厂里的笔墨官司。梦露的朋友们逐渐感到这种电影业务上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她的健康。

对梦露将在拍片的第一天与童星克里斯·莫利和亚里山大·海尔威尔见面这件事，人们纷纷议论，显得比较感兴趣。连福克斯公司的行政主管和他们的秘书们也在玛丽莲出场前来到 14 号摄影棚。

早在 50 年代初，“看玛丽莲”就成了一大休闲。人们用她

梦露传

来编造黄色笑话。她挽救过公司，是公司的摇钱树，又因为这而遭人嫉恨。到了 60 年代，她又担负起挽救公司的重任。

“玛丽莲总是受到所有的嘲笑，”女演员诺斯说，“全部公司和各个部门都对有着憎恶情绪。”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头头们一直把梦露看成一名高级妓女。一位制片人看到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时，马上上前中止了她的表演。

梦露明白这群人的不友好的意图。“公司老板十分看重自己的权力，”她在 1962 年对《生活》杂志记者说道，“他们就像大政客一样，喜欢捧出自己的明星，而不希望看到大众拥戴出一个明星来。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影片《濒于崩溃》引起了她对自己不能怀孕的伤心。斯莱泽记得她经常在离梦露住所不远的儿童游乐场上碰到过她，“她常常连着几个小时站在孩子们身边，一动也不动”。彼得·劳福德常常看到她在他的海滩别墅里“对着孩子们的玩具和图书出神”。

上午 10 点 30 分，梦露开始上场了，她身着翠绿色和紫红相间的长袍，穿过一道门走进来，向周围看了看，脸上洋溢着微笑。一向在公众面前保持优雅风度的导演丘克走上前去，将她的手吻了一下。全剧组爆发出一阵掌声，在摄影棚的每个角落回荡。

“虽然还生着病，她看起来依旧棒极了，”梦露的服装师回忆说，“不同于过去的是，她具有了一种成熟美。”

梦露向儿童演员莫利和海尔威尔走去。“我抬头看她，感到她好像是从天空中的云雾里飘下来的一样，”海尔威尔回忆道，“一直到现在，她仍是我心目中女性的典范。她风度优雅，

梦露传

嗓音甜美，完全是高雅和温柔的女性气质。”

对莫利来说，梦露是个“迷人的幻影，香气回溢。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秀丽的容貌”。

5月7日礼拜一的11点05分，《濒于崩溃》终于开拍。

梦露摆好姿态站在院子入口处。儿童演员们围着游泳池玩捉迷藏游戏。梦露优雅地走进院门，提着小提包小步小步地踏上阶梯。她望着剧中人7年前离开时的房子，表现出惊奇的神色。她一看见孩子们，顿时满眼泪水，感情真挚。在拍第一场戏的27个镜头中，她的眼睛始终含着泪水。

梦露比较欣赏体验派表演法。她在拍摄一家人在一起的场面时，心中老是浮起心痛的感觉，即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很小的时候就被领养，寄人篱下，换了一家又一家；从未见过亲生父亲，母亲对她一点儿也不关心，这一切最后使她具有一番不愿再回想的痛苦的经历。当她第一次和孩子们在一块儿时，她自然会感到心痛，并且也表现了出来。那些诬陷她的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她。公司新闻报道编辑西奥多·斯特劳斯开拍前偷偷进入现场。他被梦露自然流露出的真挚的感情深深打动了。“场面确实非常感人，”他说，“表演没有丝毫做作，也不夸张。”

斯特劳斯认为这简直就是电影实录，“这一幕戏再现了玛丽莲自己的经历，我不由自主地想，她本可以轻松地扮演失去母爱的孤儿的角色”。斯特劳斯回忆起15年前和她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当时他是杂志的记者，而梦露只是个匆匆忙忙的小演员。

“那天我们在历史悠久的罗曼诺夫饭店见面，选了个角落

梦露传

位置坐下，”他说，“她向我叙述了她小时候的悲惨经历，这么多年那种强烈的感情仍未消失。尽管她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却仍不能摆脱童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的阴影。”

现在，观看着她的表演，斯特劳斯不停地称赞：“像她这样愿意暴露出自己的弱点的演员是少见的。”

马乔里·普莱彻也发现，这位女演员很容易把心中的悲痛流露出来，“她拍摄休息时走到我面前说，如果她女儿还活着，会和剧中最小的那个女孩一般大。这使她感到非常亲切”。

剪辑戴维·布雷瑟顿当时站在拍摄区外，他被感动得流泪了。“我在摄影棚里忍不住掉下泪来。她对这些孩子这样亲切、温柔，为他们喜，为他们悲，其温柔慈祥简直找不到语言来形容。她太需要爱了。”

丘克将梦露走进家门一场戏拍了几个小时，大部分镜头是她回到家时的感情上的动作，一言不发地睁大双眼。

同一场戏他们拍了好多遍，最后梦露都开始感到怀疑了。那天时间已很晚了，当拉尔夫·罗伯茨为了减轻她的紧张替她按摩时，她向他倾诉道：“丘克反复拍摄同一场戏，但是我心里非常明白，第二次摄下的镜头已经可以了。他一定是另有居心。”

剧组人员午餐休息后，一只名叫杰夫的西班牙长耳狗被带进摄影棚，它的作用主要是把梦露和童星们联系起来。

杰夫受过著名驯兽员拉迪·韦瑟瓦克斯的训练。它要做的很简单。当梦露所扮饰演的角色7年后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轻声呼唤狗的名字时，它便跳过来，叫几声，然后舔她的下巴。

当梦露还在摄影场对面的工作室时，导演丘克和两个儿童演员已看过杰夫了。

梦露传

在排练过程中，丘克的表情比较冷漠，似乎有很多心事。因为吃了安非他明，他精神紧张。加上又饿又困，他在摄影棚里走过来走过去。

“他像变了一个人，”伊娃·沃拉斯·海尔威尔回忆道，“比真实年龄显得要老。他以前那种活力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下午2点10分，梦露、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以及梦露的私人宣传员帕特·纽科姆来了，当他们进屋时这位导演对他们的到来没有任何反应。韦瑟瓦克斯把杰夫带到梦露跟前，她冲动地弯下腰将它抱起。“她想让狗一仆二主都听她的话，”丘克对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说，“她是在和驯兽员争夺狗的温顺。”说着，丘克十分嫌恶地转过身去。

几分钟后，另一场竞争，即丘克和梦露间的耐力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最后使他们之间原先早就开始的秘密的战争公开化。剧情要求梦露慢慢地向游泳池走去，和孩子们打招呼，然后杰夫认出她，飞快地向她跑过来，摇着尾巴。只见梦露轻盈地走过庭院入口，向孩子们打招呼，之后在狗面前蹲下，很快地完成了这3个镜头。

这时，出问题了。杰夫摇着尾巴向她跑来，却舒服地在地面前躺下了，之后什么都不理会。它既不招呼，也不用嘴舔她的下巴。从《濒于崩溃》的没用的胶片中能够看到，韦瑟瓦克斯紧紧地抱着杰夫，对它好几次引导提示，也可以听到丘克对驯兽员的严厉的训斥。随后他命令将摄影机拉回重拍，根据罗伯特·斯莱泽的叙述，他将摄影机推进推出，为杰夫排了3次戏。这时梦露身穿厚厚的丝质上衣，脚上穿着高跟鞋，始终保持着下蹲的姿势，而导演却一点儿也不管，就像没看见一样。

尽管杰夫仍然没达到要求，但丘克还是下令再次开拍。连

梦露传

拍 5 个镜头后，杰夫一点进步都没有。巨大的弧光灯烤得它受不了，一小时后，它不停地喘着气，伸着舌头，在地上转来转去。丘克固执地要求继续拍摄，而梦露则始终吃力地蹲在地上。第二次重拍总共拍了 11 个镜头，一个都没有拍成。

到了午休时间，疲倦的梦露在别人的搀扶下来到化妆室，她一下子倒在沙发上。医生再次为她注射，然后她又喝了一杯咖啡，她的体力这才恢复了一些。两周来，温斯坦第一次觉得她有可能支撑到周末。每个人都尽量让梦露能坚持住。

但是丘克却不这样想。

下午 3 点 30 分，他下令第三次拍杰夫的戏。“他们完全能够换拍其他几组戏，同时对狗重新训练或另行安排，”梦露的替身演员莫里亚蒂回忆道，“我认为他们应该另找一条狗。”

丘克继续让梦露和那条不听话的狗拍摄了两个小时，共拍了 20 个让人疲惫不堪的镜头，结果全是废镜头。

为了表现出晴朗的夏日，内景棚里开着 100 盏电灯，到下午 4 点地面温度已上升到 94 华氏度。仔细观看制片厂档案室里这 20 个镜头的胶片，可以看出梦露脸色不好，已经很虚弱了。

在 10 次拍摄中，她都很认真，并试着自己指导杰夫。“杰夫！杰夫！”她低声唤道，“快过来，杰夫。”在第 10 次拍摄时，这位女演员抬起头来，以一种请求的目光望着导演，左手擦着前额，她已累得满头大汗，而导演仍不同意停止拍摄。

丘克这时尖着嗓子叫喊：“杰夫，叫呀，快叫！”然后，他又决定改为无声拍摄，其用意很明显：他打算事后另外找一条听话的狗来配音。

到第 15 次拍摄时，梦露大笑起来，但笑声很无奈，非常

勉强。当切换镜头时，她眯缝着眼睛盯着导演。“为什么停下？”她带点嘲笑地说，“它已开始变好了呀。”

丘克不顾演员身体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消沉，坚持继续拍摄。他蹲坐到摄影机后，两眼死死地盯着梦露的脸，然后开始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还以一种咻咻的怪声来比拟她气喘吁吁的样子。

她抱起狗又说道：“真胖，路都走不稳，他们都喂你什么了？”

丘克跟着低声学她的台词，时时嘲笑她。

从罗伯特·斯莱泽同一天摄下的剧照可以看到，杰夫将梦露撞倒，几秒钟后又向导演猛冲过去。丘克肯定会坚持说，排练时狗演得很好，只是实拍时不听话了。事实上，斯莱泽的照片全是排练时拍的。

摄制组里弥漫着一种敌对的气氛。

丘克一直很自负。他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曾是一名骄傲不讲理的演员，有过一段辉煌过去，因而养成了与女明星共事时骄傲自大、作威作福的习性，然而他对男人从不这样。学梦露使他满脸起皱，眼珠深陷，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梦露只是无所事事地越过他的头顶看着葆拉·斯特拉斯伯格。

尽管梦露在摄影棚里表现得很温和，但过后她却非常生气。“真是不可理喻，拉尔夫，”她对拉尔夫·罗伯茨说道，“知道我们拍了多少次吗？30次！”

那天，当罗伯茨来为她按摩时，梦露仍然很难过。“如果一个演员这样表现，拍上两三次就会被换走了。他们究竟为什么不愿另换一条狗呢？”

梦露传

黑兹尔·华盛顿也指出，那些没有意义也不需要的拍摄使梦露对丘克意见很大，她好像第一次看到了丘克的本性。现在她已把他当作仇人，而她曾一度称他为“好莱坞最好的喜剧导演”。

这位导演甚至利用梦露的弱点、疾病来做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对这位美丽纤弱的明星一点儿也不怜惜。

拍摄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时，丘克曾经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同样经历坎坷的朱迪·加兰。旁观者看到他侃侃而谈她苦难的童年，谈酗酒、吸毒和她在事业上所遭受的重大打击，如没拍完的影片《安妮，拿起你的枪》。

加兰的化妆师德尔·阿姆斯特朗告诉作家帕特里克·麦吉利根：“丘克知道怎样去伤害女人的心，当需要痛哭的场面时，他使用这种手法来制造气氛，诱发演员的情绪。”

丘克的传记作者麦吉利根透露：“这位导演似乎喜欢把加兰逼得无处可走，然后他就明知故问，‘你现在体会到剧中人有多么不幸和绝望了吧！’他总是把她弄得非常生气，然后反复拍摄这个场面。”

梦露曾听加兰本人叙述过这类让人听起来都害怕的经历。

在后面的几周里，她仔细观察丘克，慢慢相信，他在故意破坏《濒于崩溃》的拍摄。经过人狗同台那段让人尴尬的事情之后，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冷冷地评论道：“我们至少看清了横在面前的困难。”

星期一晚上，在讨论南纳利·约翰逊刚急着赶出来的剧本时，一场文字战紧接着就开始了。伯恩斯坦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剧本不是每夜一两页，而是一小堆。

“送稿人一夜要来几次，”尤妮斯·默里回忆道，“玛丽莲手

头的副本各种各样，如同一道彩虹，因为修改部分写在彩页上，蓝色的记录对话，黄色的记录摄影技术和服装要求。”

梦露向罗伯特·斯莱泽诉苦说：“他们不停地改，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昨夜我刚记住一段情节，晚上8点他们便要求修改，第二天早上又进行了更改。”

由于梦露和莱瓦西斯关系比较好，她每隔一段时间就向他报告这种不断改变的混乱状况。5月15日，菲利浦·费尔德曼向导演传达了莱瓦西斯的三字口信“删掉它”。

但是丘克已经陷了进去。他连着几个晚上在工作室里一边走路，一边向打字员口授对各种信件和一些镜头的想法。有些速记员为了打印他的新材料，不得不工作到凌晨1点。秘书组很快给他起了个“口述王”的外号。

丘克不管莱瓦西斯的指示，决心继续修改。他不按要求，不将修改部分打在蓝色纸上，而用普通白纸。很明显，他想欺骗梦露，使她相信这是原稿中的台词。

可是这位女演员马上看穿了他的把戏。“玛丽莲变得忍无可忍起来。”默里回忆说。南纳利·约翰逊写道：“她认为这说明导演完全是把她当作木偶一般。她这么聪明，这种花招根本骗不了她。只有愚蠢和自大的导演才会这样对待他手下已经非常紧张的明星，这是非常卑鄙的伎俩。”

莫里亚蒂觉得乔治·丘克“太自负，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这就是他不肯根据剧本来拍摄的原因”。

苏珊·斯特拉斯伯格对此作了总结。“这是个最终想控制明星的导演。什么样的人才会为了一条不听话的狗拍上一整天的戏，又通宵改写剧本呢？”

丘克的拍摄方式不管是什么动机和目的，都加重了梦露的

梦露传

负担，使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那夜她病倒在床上，再度发烧。制片厂医生西格尔和她的私人大夫恩格尔伯格一起劝她再卧床休息一周。然而4月30日拍摄的几个简单却非常出色的镜头对她很不利。当莱瓦西斯和费尔德曼看到影片时，都认为梦露脸色很好。“他们开始怀疑梦露是否真的有病。”福克斯公司娱乐新闻中心的亨利·希伯说。

“梦露并没有真的生病，福克斯公司的领导层中开始传播这一看法，”诺伦·西格尔说，“当然，这次她确实是病了。可是她过去撒谎的次数太多了。”

梦露以前的病又发作了，她一直停演到5月14日即星期一。可是当她回来时却显得不仅是很健康，简直是神采奕奕。

9. 主要镜头

5月14日，星期一。上午7点30分，梦露很让人意外地来到制片厂。

过去5天里，梦露总是到最后一刻突然请病假。同事们对她的到来毫无准备。

尽管梦露很有兴致，但是《濒于崩溃》剧组人员对她早已经没有抱任何希望。

“自5月7日以来，104个人就一直无事可干，”吉恩·艾伦说道，“我们每天都等她来，而她总是在早晨6点钟请假取消拍摄，真是一点儿也不讲职业道德！”

在这一过程中，丘克不停地在重拍其他一些戏，但没有梦露的戏很快就拍完了。“丘克觉得他已不能控制局面，于是变得内向，不出门，”温斯坦说，“由于制片厂不同意将拍摄工作

梦露传

推迟到梦露身体好了以后进行，他被夹在中间不知该怎么办。”

在丘克为梦露拍第一部影片《让我们相爱吧》时，只要梦露一出场，丘克便使劲地加快拍摄进度，以弥补因这位明星缺席而造成的损失。这次他不想这么做了。

在其后的3天半时间里，梦露都准时到场，并对剧本中15页的内容作了充分准备。相反的是，丘克却浪费了大部分时间，大概两页半剧本，一共有9句对话，他拍了100多个镜头，几乎花费了27个小时。

为了掩饰其缓慢的进程，这位导演向菲利浦·费尔德曼报告，梦露的工作没有成效。“她不能很好地完成目前的拍摄工作，”他告诉这位制片首脑，“她连前一个镜头停下时的情景都想不起来。”他还说，由于她的“不胜任”，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地重拍各个镜头，进行弥补。

根据丘克的拍摄表，特别是在和影片的真实进度对比之后，人们感到，这位导演似乎在别有用心地对待他的这位明星，也许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在福克斯公司制片人兼导演希伯找到《濒于崩溃》长达7小时的胶片以前，30年来人们一直都认同导演向费尔德曼所作的解释。现在可以看到，存留下来的131个镜头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极其相似，有时丘克连拍5个特写镜头，让梦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几句话，而实际上这些镜头之间并无什么不同。

福克斯公司保存下来的这部影片仅有4个比较明显的错误。事实上梦露表演的准确程度是很高的，即使在她和垂耳长毛狗配戏受到种种折磨时，她仍仔细地改变声调。仅仅是“真胖，他们都喂了你些什么”这句台词便重复了14次，每次她的台词都非常准确，仅有一次狗跳到她膝上，声音才稍稍有些

梦露传

颤抖。

“这部电影由我担任剪辑，我不记得有什么很大的差错，”戴维·布雷瑟顿说，“玛丽莲·梦露的表演和形象都比以前好。我曾在《让我们相爱吧》一片中看到她体形不怎么好，但在本片中根本不是这样。”

1960年春末，布雷瑟顿在剪辑《让我们相爱吧》时，发现梦露因爱喝酒、滥服安眠药而不能达到拍摄要求。有几个上午，她的脸显得比前一天老了5岁，任何化妆品都不起作用。她的体重急剧增长，两周之内竟增加了10多磅。

在《濒于崩溃》拍摄过程中，尽管好莱坞流传梦露酗酒吸毒，但她成功地完成了和童星克里斯·莫利合拍的一系列很难拍的戏。其中有一场戏要求莫利头朝下掉进泳池里，梦露惊慌失措，扔下提包和衣服，沿着泳池奔跑，跪下，然后把他拉上岸来。拍摄时她的紧身绸衣和高跟鞋很不方便，大大增加了表演的难度。丘克将这场戏拍了26次，梦露却从没有做错过。

“刚开始送来的报告都是好消息，”莱瓦西斯承认，“我们大家都认为前景比较光明。”

莫里亚蒂说：“丘克用两个星期时间来拍摄梦露上场的镜头，而这段情节在剧本里还没有一页。”总共约一小时的胶片，都是梦露和孩子们相聚的场面。

根据档案里的拍片记录，导演从4月30日开始拍摄梦露和克里斯·莫利在泳池边的戏，直到5月21日仍在拍摄里面的部分镜头。只要丘克按一般的速度拍摄，纵使把梦露缺席的时间计算在内，《濒于崩溃》一片中她的大部分戏也该拍摄完了。

“玛丽莲逐渐发现，导演在想方设法地破坏影片的制作，”拉尔夫·罗伯茨说道，“但她觉得不可理解，她认为这简直是无

理取闹。”

当梦露听说丘克曾主动告诉伊芙林·莫里亚蒂，他甚至一点儿也不想把这部片子拍下去时，她吃惊地道：“哎呀，伊芙林！你早告诉我该多好。那样一切就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会坚决要求换掉导演的。”

在发生了狗的那段小事件以后，丘克的态度非常差。首先倒霉的是那些孩子，导演似乎忘了他们并不是专业的演员。当孩子们在池中嬉戏而几次忘了台词时，他大声地训斥他们，声音愈来愈大。

梦露对丘克向孩子们怒声呵斥十分反感，她说：“他这是冲我来的，他想对我发脾气，却又不能。”两天后，演员和导演不再交换意见，开始了冷战。“拍片时，导演不告诉梦露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就这么让她站着，”莫里亚蒂回忆道，“我从未见别的主要演员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一位副导演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粗暴，”莫里亚蒂说道，“需要梦露上场时，他不是叫她，而是站在那里瞪着她，用一只脚不停地踏着地板。梦露完全没有了演员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梦露精神上的包袱越来越大，罗伯特·斯莱泽常常来到摄影棚，给予她精神上的支持。“我从未见过一位导演如此不自信，”斯莱泽说，“我指的是他把同一个场面拍上三四十次。玛丽莲饱受委屈与侮辱，而最后还代人受过，挨骂的是她。”

从刚开始，梦露就因为该片有茜德·查理斯参加拍摄而忐忑不安。茜德·查理斯是好莱坞的古典美人，在该剧中扮演她的情敌，和她抢夺迪安·马丁。查理斯曾是米高梅公司的歌星，比梦露大5岁，但看上去却年轻得多。

梦露传

当梦露还是个忙忙碌碌的小演员时，查理斯已经出名了。她受过非常严格的形体训练，但当时仍坚持每天练舞4小时，她的身材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梦露在病榻上听说查理斯和迪安·马丁的影片当时非常轰动，因为好奇，她一天晚上为自己放映了那部影片。

第二天清晨，温斯坦被梦露气急败坏的电话吵醒。“亨利，我看见茜德·查理斯加了胸垫了。我以前对此始终有些怀疑，如今终于弄清楚了。”

“什么？你在说些什么呀？”温斯坦说。

“别装蒜了，亨利，这没用。我已看到片子了，谁都看得出来，她加了胸垫。”

温斯坦叹了口气：“演出时我们给她穿的是极薄的睡衣，她怎么能加胸垫呢？”

话筒那头传来梦露呵呵的笑声：“唉，亨利，你真是天真，衣服下面缝上带子就行了，效果很好的。”

“真有趣，玛丽莲。假如你认为我会去向茜德·查理斯小姐说她的胸太高了，你就完全错了。”

梦露说：“那好，那我也加胸垫。”

“唉，玛丽莲，”亨利说，“你的胸很美，千万别加胸垫。”

“我会加胸垫的，到时你得重新做我的所有的服装。”

两天后，电话铃又响了。

“亨利，我看见茜德·查理斯正在慢慢把头发染成金黄色，”梦露说，“别再和我争了，我已看过样片了，我知道情况。”

“胡说，”温斯坦说，“试妆和梳理发型时我们都在场，她头发的色调一直是一样的，没有变化。”

“不对，”梦露答道，“她在逐渐地把头发染成金黄色，我

要她马上恢复本色。”

这一次这位制片人就很难过关了，因为仔细观看《濒于崩溃》便会发现，查理斯的头发在中间突然颜色变深，让人难以理解。他只得另外想办法，让扮演秘书的女演员也把头发染深。

“丘克因为这几件事十分生气，”编剧伯恩斯坦说道，“这是一个电影演员自以为是的表现，她心里很清楚茜德·查理斯有多美，但我不认为她有什么不好的目的。”

还有一次，有关头发颜色的事更严重，为这件事耗费了半天的拍摄时间。

这里先介绍一些相关的细节，以便说明公司事后如何利用此事说明梦露在《濒于崩溃》的拍摄期间神经有点不好。

丘克找了一群临时演员来扮演鞋店里的顾客，这场戏中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朋友、性格演员沃利·考克斯要出场。惠帝·斯奈德惹出了麻烦，当时他正从人群中经过去活动化妆室。“我发现一个淡金黄色头发的姑娘，穿着非常华丽，十分显眼，”他说，“她的头发呈淡金黄色，非常像梦露的发色。”

斯奈德认为最好把此事提前告诉梦露，免得她拍戏时当场发作。

当斯奈德去找梦露时，两位化妆师正在帮她穿一条羊毛套裙。“玛丽莲，这场戏中有个临时演员，一位淡金黄色头发的临时演员，我不是很喜欢。”梦露说：“我也不喜欢。”

于是，副导演霍尔从摄影棚里被叫了出来。“霍尔先生，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梦露说道，“外面有个女孩非常像我，请让她走。”

“像多数明星一样，玛丽莲对与她很像的女演员非常敏

梦露传

感，”斯奈德回忆道，“当时一大批年轻女演员都像她那样打扮。在这方面她和其他大明星差不多，贝蒂·格拉布尔也这样。”

霍尔给了酬金，让那女演员回家。事情本该就到这里，为拍摄购物场面找几个临时演员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丘克却显然故意找事情。他下令上午全停工，让演员人事部另找黑发女人，这一下子浪费了4个小时。

这件事让人十分怀疑。对梦露参演的影片早就有一条硬性规定“不雇用金发女演员”。《濒于崩溃》开拍时，温斯坦向丘克和福克斯公司演员人事部以及所有副导演发出通知，所有的戏都不聘用金发女演员。可见丘克的安排一定是另有居心的。“事情让人觉得奇怪，这个姑娘太像玛丽莲了，”斯奈德回忆道，“只有一点差别，她年轻了15岁。”

后来，影片失败了，福克斯公司宣传部门将这一事件透露给好莱坞各大报刊，他们把这事描绘成精神快要失常的梦露指责一名临时演员偷了她的染发剂，并说梦露的行为实际上是故意找茬儿，因为那个姑娘和梦露一点也不相像。

梦露觉得别人故意破坏她的名声，加上其他一些没有礼貌的举动使她很不安。第二天她回来时，好几个随从都跟在她后面。打那时起，这群人再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对葆拉·斯特拉斯伯格说：“要他们就别要我们！”

10. 私情

5月15日，梦露生病休假后回到制片厂。那天，319名怒气冲冲的股东挤在曼哈顿福克斯公司总部的会议室里，参加公

司有史以来争论最激烈的年会。

在会上，大家争论非常激烈，完全有可能导致公司领导层的下台。自 1959 年以来，两年中公司股票价格不断下降，出产的影片质量越来越差，而花巨资拍摄的影片《埃及艳后》摄影场上又出了一桩国际丑闻。

自 2 月份起，伊丽莎白·泰勒和里查德·伯顿就偷偷开始了交往，这件事把一些宗教领袖、妇女团体和国会议员激怒了。

“《埃及艳后》成了福克斯公司所有错误的化身，”电影学者布拉德·吉利说，“而‘泰勒-伯顿事件’表明公司的经理们已无法控制他们聘用的演员。”

福克斯公司的头头们犯了个大错误：他们在 5 月份发行的 1961 年年刊上刊登了泰勒和伯顿的彩色照片，这就好比是故意惹火已经很有意见的股东。

在长达 3 小时的年会上，每当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提到《埃及艳后》和他预算该片将带来几百万美元的票房收入时，手里紧紧拿着代理委托书的股东们就高声吼叫，将他的声音压下去。

毫无办法的斯库拉斯最后只得让放映员把灯光调暗，放映这部埃及史诗的一系列片断。

浓妆艳抹、头戴黑色假发的伊丽莎白·泰勒在银幕上一露面，观众席上便响起一阵嘘声。当伯顿出现在她旁边时，更可以听到表示厌恶的唾弃声。

泰勒的影片放映结束几秒钟后，梦露便出现在银幕上，她身穿由简·路易斯设计的三点泳装，懒洋洋地走着。这是《濒于崩溃》已剪辑好的一段样片。观众先是沉默了一阵，接着又响起一阵嘘声。

梦露传

斯库拉斯让人打开灯，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他始终把希望寄托在《埃及艳后》和梦露的影片上，现在看来都不行了。他曾满怀信心地预言：“泰勒和梦露将拯救福克斯公司。”

斯库拉斯的发言和影片的试映更加把福克斯公司的股东们激怒了。泰勒和梦露现在成了标志着董事会管理不好的一对孪生姊妹，两个被宠坏了的、把公司推向破败的演员。

之后董事会发现，泰勒和伯顿的私情只是扩大影片的影响所常用的一种宣传手法，用以说明“演员们相互之间眉目传情，互相吸引”。2月初，也就是早在这两位演员的第一场爱情戏开拍前一个星期，斯库拉斯就命令纽约、罗马和好莱坞的宣传员们为伯顿、泰勒的第一次接吻制造大量国际舆论。

“泰勒和伯顿是被人推着彼此拥抱的，”吉利说，他为了写有关《埃及艳后》的论文进行了100多次采访，“公司希望他们拥抱相爱。”

影片公司拍出的第一份有关爱情戏的电报把他称作“触电的一刻”，“伯顿甚至不知道台词了”。《埃及艳后》宣传员内森·韦斯在给福克斯公司好莱坞宣传主任哈里·布兰德的电报中说：“他很不坚强。伊丽莎白挽起他的胳膊，直视他的眼睛有一分钟之久。”

《埃及艳后》的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事后说：“假如你的演员当着你的面爱上了配戏的那一方，那么爱情戏就容易拍了。”

根据宣传员杰克·布罗德斯基和韦斯开始发布的新闻和斯库拉斯的秘密备忘录以及公司的别的文件，福克斯公司原来只打算让两位演员的接触稍稍有一点爱情色彩，接接吻，在罗马一起过几个晚上，为新闻报道提供一些刺激性题材，然后泰勒

乖乖地回到她丈夫埃迪·费希尔身边，而伯顿则回到妻子西比尔身边。

然而，福克斯公司的宣传员们考虑欠佳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专爱报道和搬弄具有国际影响的各种新闻的老资格专栏作家希拉·格雷厄姆，她经常在世界各地旅游，到处采访。她从伦敦直扑拍摄现场，进行密切监视，直到停机。伯顿和泰勒的私通迅速成为头版新闻。

类似“初吻”的宣传是好莱坞惯用的宣传手段，人们都不会把它当真，但泰勒和伯顿却被当作银幕下的一对情侣广为报道。

斯库拉斯和福克斯公司的宣传人员开始都没有弄清楚伯顿的底细。如果他们认真调查，就会发现他是个专门破坏他人家庭的能手。他在罗马制造头版新闻之前，美国一家专门揭发丑闻的杂志《秘闻》就刊登过，在英国和美国有 30 个家庭因这位多情的威尔士演员而破裂。

伯顿从拍摄第一天起就对泰勒表现出很不一般的兴趣。那天泰勒带着一群随从到达，里面有美发师、秘书、女仆和美容师。伯顿对她这支迷人的队伍凝神看了数分钟。《埃及艳后》的宣传员布罗德斯基在伦敦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伯顿用贪心和妒忌的眼光紧盯着泰勒。我觉得他被她那令人陶醉的明星气派所征服，他也渴求这样的明星地位。”

伯顿已经 37 岁了，在电影事业上多次受到挫折，因而他把拍《埃及艳后》看成为国际影星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事实上，最初让他心动的不是伊丽莎白的魅力，而是她那至高无上的地位。

住在泰勒别墅的汤姆·曼顿维奇看到：“里查德很快便开始

梦露传

他想做的事，他知道这是他出名的好机会。显然，他爱上了泰勒，但这也是他总计划的一部分。”

在两人私下里发生恋情的最初6个星期里，伯顿和泰勒有着很充分的理由：他们的桃色新闻只是一种宣传手法。公司的解释也一样。

好莱坞最善于报道丑闻的路拉·帕森斯被完全欺骗了，她不同意排印这桩绯闻的最初几篇报道。名人生活专栏作家们也不怎么高明，他们摄下泰勒和伯顿一天早晨在路边咖啡馆接吻抚摸的照片，然后报道说：“真正和泰勒小姐有不一般的关系的是她的导演曼凯维奇。她和伯顿先生共同进餐只是一种计策。”像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

然而，丑闻终于在《濒于崩溃》拍摄场被全部揭发。由于工作人员往返于公司和罗马、埃及外景地，他们将有关梦露和伯顿—泰勒的谣言到处传播。

3月的一天，伯顿径直走进《埃及艳后》摄影棚，大声宣布：“我和伊丽莎白·泰勒在我的凯迪拉克车后座做爱了。”两天后，丘克把这件事告诉了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

因为梦露对泰勒的事情很感兴趣，所以梦露渴望了解罗马外景地的最新消息。拍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匆匆忙忙赶回工作室，和老朋友特拉维拉、舞蹈设计师斯蒂芬·帕皮克聊天，互相告知从制片厂各部门打听到的情报。

梦露的情报来自宣传员弗兰克·尼尔。尼尔的消息非常准确、及时。实际上，参加梦露工作室闲聊的人对泰勒和费希尔的婚姻破裂比经理办公室里的人还要早些知道。

伯顿在费希尔的面前吻了泰勒，这一行为使这位歌星最终愤怒地离开，这事梦露第二天便知道了。福克斯人称之为“法

国式深吻”，它使费希尔坚决地号召记者们站在他这边，将大家早就知道的私通丑闻的种种细节向世人公布。

“到那时事态的发展已没办法控制了，”莱瓦西斯说，“一天深夜里，我接到费希尔的电话，当时我住在罗马沃尔特·万格住的宾馆里。”

费希尔告诉莱瓦西斯：“伯顿这个混蛋，半夜三更带莉兹回来，还公然对我说‘我喜欢你的妻子，我要和她结婚’。”

莱瓦西斯不知该怎样去安慰费希尔。这位公司派驻罗马的领导人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让事情闹大。“我问安迪他是怎样对待伯顿不知羞耻的举动的，”莱瓦西斯回忆道，“安迪说‘我坐下来，劝他别这么做’。”

莱瓦西斯和其他管理人员们认为《埃及艳后》的丑闻还不会使公司的名声受损，但是他们害怕这会毁掉影片的票房。“而我们现在全靠这部电影了。”莱瓦西斯承认道。

费希尔首先谴责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公司。可能他认为既然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当初不加考虑地为丑事开了头，现在就应该把它像废镜头一样解决掉。

然而，那种所谓的“宣传手法”已经假戏真做。“伊丽莎白爱上了伯顿，”汤姆·曼凯维奇回忆道，“从她的每一个眼神里你可以看出，她陶醉于热恋之中。”

费希尔很快认识到事情已没办法补救。“即使公司下令让他俩分手，也没有用，”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俩已不能分开了。”

4月末，泰勒因是“不受欢迎的人”而有被赶出意大利的危险。最初，拥有几乎上百万听众的梵蒂冈电台播出社论指责私通行为，责骂泰勒“道德败坏”。然后，拥有一万多天主教

梦露传

徒读者的梵蒂冈《星期日观察家报》刊出了一封写给泰勒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公开信”，谴责她“风流成性”、“枉为人母”。

由于这些社论是由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亲自签发的，莱瓦西斯肯定谴责声将传遍全世界。“事情发展得这么严重，我们只得认真审阅了伯顿和泰勒两人合同中的道德款项。”他说道。

泰勒拍摄《埃及艳后》进入罗马的镜头时，正是她的丑行引起最强烈公愤的时候。这场戏里有 7000 名天主教教徒作为临时演员，扮演古罗马的群众。泰勒的安全令人担心，为了防止出意外，屋顶上布置了一组组罗马特警队派来的神枪手。而许多骑警，身穿宽外袍、头戴罗马假发，躲在圆柱后或和临时演员混在一块儿。

这场戏拍摄之前，有人打电话到泰勒别墅，恐吓她要将她杀死。因此，福克斯公司曾想到换一个拍摄地点，但很快发现这不可能。

一个庞大的剧务组，由 3 名建筑师、24 设计师、111 名粉刷工和 200 位画家组成的，已做好了表现罗马全貌的布景地，这处布景地占地 12 公顷，有 66 个拍摄景点。另一些工匠则在一个飞机库里建起一尊 22 吨重的能够动的狮身人面像。泰勒将穿着金衣，坐在其顶端，很神气地进入罗马。

除了用死亡来威胁外，罗马人对梵蒂冈的社论始终保持沉默。罗马市民对泰勒和理查德·伯顿公然私通有什么想法，没人知道。“根本无法预料事态的发展。”曼凯维奇后来说道。

在富丽堂皇的更衣室里，泰勒很担心。当服装设计师艾琳·沙拉夫为她那件价值 6500 美元的金衣作最后一次整理时，她诉苦道：“你知道吗，他们昨天在街上向我吐唾沫。”

梦露传

当化妆师为泰勒最后定妆时，伯顿穿着耀眼的古罗马执政官军服冲了进来。

泰勒后来说，伯顿甚至将所佩的罗马短剑磨得非常锋利。“我真不知道他想用它来干什么。”她说。

一小时后，狮身人面雕像通过塑料制成的凯旋门来到临时演员饰演的人群中。一看到伊丽莎白，人们都呆住了。先是一阵窃窃的低语声，然后变成了有节奏的整齐的呼喊：“莉兹，莉兹，吻吧！吻吧！”

几个礼拜之后，安迪·费希尔和西比尔·伯顿两人都公开表示退出。就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股东年会前几天，泰勒邀请记者去她在罗马的别墅，这样宣告：“我感到十分痛苦。无论理查德是否出现，安迪和我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我们的婚姻早已破灭。”费希尔和泰勒从这之后开始分居。

举行年会前，斯库拉斯曾努力避免这场关系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给曼凯维奇发电报，设法让泰勒和伯顿晚上不要出门。“全世界的报刊都在公开指责这起桃色事件，”斯库拉斯对这位《埃及艳后》的导演说道，“我想，可能理查德和伊丽莎白都不了解他们在冒多大的风险。”

同一天，斯库拉斯还电告内森·韦斯：“一到罗马，你就要让万格知道，万万不可让伯顿和泰勒在公开场合出现。”

年会结束时，斯库拉斯对伯顿—泰勒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开玩笑地说道：“恺撒遇刺身亡，马克·安东尼自杀，而斯库拉斯将被贬职，一切都是因为埃及艳后。”

“说句心里话，我担忧公司的前途，”莱瓦西斯说，“私通丑闻搞得到处都充满危险，稍稍触动一点点，就会全部爆发。”

当还在进行股东会议时，福克斯公司执行委员会首脑金融

梦露传

律师米尔顿·古尔德悄悄走出会议室，去了解与梦露依法交涉的进展情况。

以前古尔德就指出：“只要再出现一桩丑闻，我们会控制不住局面。”他知道另一桩丑闻就要公之于众了。

公司总部听到谣传，梦露刚回来两天，又打算在星期四离开摄影棚去纽约，参加定于5月19日即周六举行的约翰·肯尼迪的生日庆典。

周一晚，名人生活专栏作家多萝西·基尔加伦向电台听众透露，梦露将成为总统45岁生日庆典上的中心人物，为这位明星制作的穿戴用的“昂贵华丽的服饰”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古尔德和其他经理们让公司法律总顾问弗兰克·弗格森警告梦露，要她不要在星期四就前往纽约。尽管庆典星期六举行，但星期五晚间仍要排练。

“如果在此事之前的3周内她身体较好，每次都准时上班，我们就可能会说‘上帝保佑你……走吧’，”彼得·莱瓦西斯说，“可实际情况却是3周内许多时间她都不在，并且刚回来上班。”

公司法律顾问弗格森在星期二晚上草拟了一份给梦露的法律通知书。通知书中他声称，如果梦露不顾《濒于崩溃》的拍摄工作，她将被炒鱿鱼。同时声明，梦露的一名法律代理人已通知福克斯公司，她准备于星期四中午动身。

身兼公司秘书和公司法律顾问两职的弗格森在信中指出，梦露和迪安·马丁参演的场面定于星期四中午和星期五拍摄。“梦露小姐如果不来……此种行为将构成故意渎职。”

弗格森在信中未特别提到梦露的身体状况，而是又警告

梦露传

说：“如果梦露回来后继续主演该片，拍摄工作照常进行……那么这种重新开始将不能被认为福克斯公司已放弃了合同中解雇梦露的权利。”

简而言之说，就是只要公司愿意，便可以因梦露星期四不到场而解雇她，也可以以耽搁《濒于崩溃》的拍摄为由对她起诉。

5月16日，星期三上午，赫达·霍珀给福克斯公司在好莱坞的宣传主管哈里·布兰德打电话，向他了解梦露参加肯尼迪生日庆典的情况。

“我问一下丘克吧。”布兰德回答道。

丘克很有信心地说梦露在生日庆典上的节目已被取消，“迪安·马丁也已退出”。他说：“我们的拍摄工作以前耽误得太多了。”

丘克对他得到的消息似乎把握很大，所以他已经对星期五上午11点一场复杂而构思精巧的戏安排好了程序。这是一场由梦露、迪安·马丁和汤姆·特赖恩主演的戏，可能是《濒于崩溃》一片中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个场面。

这场戏的拍摄至少得提前24小时进行准备、策划，因为要立起一棵精致的热带树，上面挂满假的苹果，旁边是一座茅草屋，安装工作十分难。另外，树上还要配一根粗大的树枝，以便支撑住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达185磅的特赖恩。

“我真是太高兴了，”特赖恩说，“我是个刚出道的演员，却突然有机会和玛丽莲·梦露同台演出！”

11. 总统的邀请

星期四中午，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声传来，一架巨型直升飞机徐徐降落在与 14 号摄影棚相邻的混凝土院子里，滚滚的尘土夹着碎纸片在空地上飞扬，直朝前去吃午饭的摄影组工作人员的脸上扑去。

这架漂亮的直升飞机是由彼得·劳福德向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借来的一种最新机型，它就像是一辆品蓝色的古战车，好像是专为太空时代的灰姑娘准备的。

螺旋桨还在缓慢地旋转，劳福德便跳下飞机，从后门冲进摄影棚，他是依照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前来接梦露去纽约的。一分钟后，他与梦露手挽着手再次出现。梦露一身便服：高跟鞋、高松裤、硕大的白金色貂皮上衣，鼻子上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斯特拉斯伯格和纽科姆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直升飞机驾驶员向梦露举手敬礼，并扶她坐入扶手椅中，又把纽科姆和斯特拉斯伯格安排好，然后跳上飞机。他紧张地朝身后四处看，死死盯住摄影棚入口，好像在等待丘克跳出来要回他那随便离开拍摄场地的演员。

幸运的是，多变的导演并没有出来。直升机迅速升空，向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去。

制片秘书斜眼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 12 点 40 分正。梦露病假 3 周后来摄影棚总共才 3 天半。

梦露不顾纽约总部直接发来的命令，停止了拍摄工作，乘坐快速航班东飞，参加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生日庆典。这次非常明显的离职标志着她开始公开抗拒，也从此改变了她在福克

斯公司的命运。事实最终将证明，这一“独立宣言”的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

直升飞机还没有在视线中消失，丘克已经气急败坏，“她到底要到哪里去？”他问副导演巴克·霍尔。

“去为总统唱‘祝你生日快乐’。”霍尔嫌恶地耸了一下肩膀说道。

“可我们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丘克说，“我说过‘不行’，制片厂说过‘不行’。总而言之，她不能走。”

“记得当时我和丘克在一起，我们俩对梦露随便离开都感到十分惊讶，”编剧伯恩斯坦说，“丘克非常生气。他开始感到自己已是孤家寡人了，觉得不论制片厂说什么或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梦露仍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表面现象常常会造成错觉。”

两周来，福克斯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曾采取一切手段来阻止梦露参加明星云集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庆典。这件事情造成了福克斯公司董事会和梦露的律师与富有传奇色彩的肯尼迪兄弟两方之间的激烈争执。

早在2月份，温斯坦和莱瓦西斯曾多少有些轻率地勉强同意梦露参加庆典，但是这是以《濒于崩溃》拍摄工作迅速进行为前提的，当时拍摄工作已耽误了10天。

言词激烈的警告以电报形式发给了梦露、她的律师、甚至精神治疗医生拉尔夫·格林森。在贝弗利希尔斯这位明星的律师事务所也接到了警告的复印件。

由福克斯公司法律顾问弗兰克·弗格森签发的电报，其专业法律术语足足有12行，其意思就是：如果梦露扔下拍摄工作去参加庆典，公司将解雇她。

梦露传

梦露感到非常恐慌，她已花 1.2 万美元买了礼服和相配的貂皮披肩。她马上和白宫通了电话。肯尼迪总统一连几个星期都在训练她，还为她挑选礼服提建议，让她按自己的一贯风格用气声唱“祝你生日快乐”。“总统喜欢我以前那种性感的风格。”她咯咯地笑着对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说。

这位女演员将电报的部分内容读给肯尼迪听，不断重复那句如果她停止拍摄去纽约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语句。梦露之后说肯尼迪答应解决这件事。

梦露把文件复印件用电报发到白宫，最后它转到了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桌上。罗伯特·肯尼迪一直被华盛顿各界称为“解决难题的先生”。他过去以极大的灵活性，熟练地处理过许多相近的政治事务，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性格火爆，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大发雷霆。

这位女演员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让世界上最性感的影星向世界上最性感的政治家唱“祝你生日快乐”，这种想像使他入了迷。但他心里一定很清楚，这么做等于公开宣布总统和梦露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可是在华盛顿和好莱坞都必须严格保守的秘密。

肯尼迪三兄弟的发型师米基·桑说：“我的印象是梦露成为整个庆典的焦点人物。‘约翰·肯尼迪，这是给你的礼物，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敬上’。”

司法部部长首先和莱瓦西斯取得联系。“我希望你对梦露的事情不要用一般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对总统十分重要。”

“这一次我可办不到，”莱瓦西斯回答道，“董事会已经作出裁决。”

罗伯特又诚恳地请求道：“这件事对总统确实是非常重

要。”

莱瓦西斯觉得处境很难堪。他和这位司法部部长曾经一起工作过，但股东们因为梦露中断《濒于崩溃》的拍摄而抱怨，正在提出谴责，并且好莱坞的新闻界也同样在蠢蠢欲动。“当时的感觉是我们马上就要面临第二个《埃及艳后》了。”事后莱瓦西斯回忆道。

罗伯特最后没有通过莱瓦西斯而直接与他的老板——福克斯公司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金融家米尔顿·古尔德谈判。

“他第一次打来电话时非常客气，”古尔德说，“他说梦露参加庆典对本届政府非常重要。‘总统和我本人都希望她参加’。”

古尔德和莱瓦西斯一样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做不到。玛丽莲刚回来拍片，参加庆典会使我们付出损失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好好考虑一下吧，”司法部部长说，“等一会儿我再打电话给你。”司法部部长再次打电话时已忍无可忍，不那么彬彬有礼了。当他再次遭到拒绝时便非常生气。

“你这该死的混蛋，你会后悔的，”他尖着嗓子叫喊，“知道吗？你是在和美国第一家庭打交道。”

古尔德答道：“董事会已作了裁决，我不知我还能做什么。”

罗伯特吼道：“我知道你能让她动身去华盛顿。”

向来具有绅士风度的古尔德继续向这位司法部部长解释。“梦露因病已经延误了两周拍摄，还没全好。我们无法让她在公开场合和电视上露面，你该理解这一点。”

司法部部长又尖声叫道：“这事对总统非常重要，你以后

梦露传

会后悔的。”于是，他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古尔德叹了口气：“那时我便知道将来只有玛丽莲·梦露会感到后悔。我已决定，如果她离开好莱坞便解雇她。我认为，这事已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对公司来说，实在太糟糕了。”

罗伯特·肯尼迪从未将自己和米尔顿·古尔德的冲突告诉梦露。他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让梦露确信，白宫正在关心这件事的解决，”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说，“她得到的印象是那份让人不高兴的电报已经失去了作用，因此她对此事完全没放在心上。”

亨利·温斯坦指出梦露已决定要走：“我是说，她出身贫寒，父亲失踪，母亲不管她，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而现在可以去麦迪逊广场花园向美国总统唱《生日快乐歌》，她又怎能不为之动心呢！”

梦露飞往纽约时，一批缝纫女工仍在为她的庆典礼服不停地忙碌。礼服将在周六上午由黑兹尔·华盛顿亲自带到纽约，很快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礼服之一。

12. 最著名的礼服

早一个多月前，梦露便已经请人缝制那件价值 1.2 万美元的礼服。她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

第一次量体裁衣时，梦露光着身体，仅穿一双带珠饰的拖鞋。尽管天气有些凉，她一站就是 4 个小时。一大群缝纫人员围着她团团转，有拿着黑色粗粉笔的纸样工，有手持锋利电剪的裁布工和口袋里装满线和小金属片的缝纫工。德赖佛公司技术最好的裁剪师伊丽莎白·考特尼一手叉腰站在旁边，而风度

翩翩、气质温和的服装设计师简·路易斯坐在一个小角落里吃着俄罗斯鱼子酱。

这位法籍设计师对四周的忙乱一点也不放在心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梦露依照他的指示转身和摆出各种姿势。他已能想出礼服制成后面料悬垂、宝石闪烁的那种闪闪发光、富丽华贵的效果。

“我要你设计一件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服装，”梦露曾对他说过，“要与众不同，让世人瞩目。”“你在什么场合穿它？”设计师问她。“那我可不能告诉你。”她答道。“为什么？”她笑着说：“现在这可是国家机密。”梦露对设计师还有另一项要求：“服装要设计得只有梦露才敢穿。”

“刚开始，我一点也不知道，”简·路易斯回忆道，“玛丽莲没有给我一点儿暗示，那时我从没有听说过她与肯尼迪家族有什么关系，我对总统的生日庆典也一点儿也不知道。”

为了设计出完美无缺的服装，简·路易斯坐在工作室里绞尽脑汁，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他研究了几千张梦露的电影剧照，希望从她过去穿过的礼服中得到启发。突然，他想：何不利用她的大胆进行构思？

“梦露敢于大胆展示自己的身体，妩媚而不失优雅，另有一番风韵，”他回忆道，“因此我设计了一件近裸的裙子，只用一些金属饰品和珠线稍微加以掩饰。”梦露非常高兴。

由于只给了一个月的时间，简·路易斯一伙人日夜不停地赶制。采购符合路易斯要求的那种世界上最薄最透明的面料便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他要的是比普通线细 50 倍的丝线，是在袖珍机上织成的名叫“网眼绸”或“苏法莱”绸的织物。为了不出一点儿差错，简·路易斯订了一整匹面料，由法国航空公

梦露传

司运到洛杉矶。

这群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苏法莱来到梦露的住宅，开始了制作过程。事实上这套衣服是在她身上精雕细刻地雕出来的。“我们用黑色粉笔和细棉布来制作纸样，”简·路易斯说，“我们将布披在梦露身上，然后用黑色粉笔按身体轮廓勾出纸样，再沿划线剪裁。”“这相当于在布片上勾勒出她的体形，”设计师的助手马乔里·普莱彻说道，“简·路易斯沿着她的曲线勾勒。”设计师依照纸样将苏法莱裁开并缝制成礼服最初的样子。当简·路易斯为梦露作第一次试穿时，大家都非常担心。梦露拉着马乔里的手说：“对一个36岁的女人来说，还可以，是吗？”

然而，这只是令人看都看不过来的“肯尼迪装”的外壳，路易斯还得制作衬里。一天下午，他弯腰挨近梦露问道：“我想你是希望尽量暴露，是吧？”

尽管60年代已显得有点狂放，但这套服装很明显仍是为公开场合制作的最大胆的礼服。杰奎琳·肯尼迪听到此事后自言自语地说：“哈，真少有！”由于梦露不想穿内衣，简·路易斯设计了许多也是苏法莱绸做的饰条，以掩饰敏感的区域。仅仅为了盖住她的胸部，他就勾画了20块各种各样的饰条，并花了4个小时让人裁剪缝制才差不多使她的胸尖不致显露。有一条平滑的拉链从她颈部直达后背，但仍然需要把衣服贴着梦露的身子缝制。为了达到预想的效果，6000余颗珠饰用了手工才缝到了衣服上。“这样做是有价值的，”简·路易斯回忆道，“我们制成了遮盖裸体的非常巧妙的珠纱。”

一天晚上，伊丽莎白·考特尼正在忙着缝制，致密地缝合礼服的背部，尤妮斯·默里打断了她的工作，并告诉梦露她有电话。“不管是谁，告诉他我一会儿回电。”梦露说。默里走到

梦露传

她身边，悄悄说道：“可这是从海恩尼斯港打来的。”“把电话接到这里来。”梦露说道。她的回答使默里非常吃惊，以前白宫或海恩尼斯港的电话梦露总是在卧室里锁上房门来接的。

伊丽莎白·考特尼继续缝制礼服的后背，她听到梦露说“我现在正在试穿”。

这位演员开始唱起她将唱给肯尼迪的《生日快乐歌》。当她说到“总统先生时”突然停下来。“哎呀，”她笑道，“我不该唱那首歌的。”女演员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抬头望着考特尼。

和总统通完电话后，她转过脸来说：“看来事情藏不住了。”“我绝不会说出去。”考特尼说。她在1981年接受采访时描述了这次意外事件的经过。“事实上我已从沃尔特·温切尔那儿得知缝制这件礼服的目的了。”

随着生日庆典的临近，18个缝纫工持续7天，不分昼夜地对礼服进行加工。在赶做礼服的过程中，梦露晚间都在排练生日庆典的演出，之后这精彩绝伦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高度赞扬。福克斯制片厂音乐指导在《濒于崩溃》拍摄午间休息时悄悄地给她辅导，他们决心在简单的生日颂歌中加入性的色彩。

梦露又从国外请来染发师珀尔·波特菲尔德，以便创造出史无前例的发色。庆典之后，《时尚》杂志曾预言，这种发色将在全国流行。

为梦露这朵好莱坞的百合花增色添彩的艺术家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梦露正精心设计要与杰奎琳·肯尼迪唱对台戏，比一比高低，并要以她富丽华贵的服饰压倒杰奎琳庄重的夜礼服，以她满头松散、后端向内髻曲、一侧如飞鸟展翅般的发型代替杰奎琳那很平常的帽子。这是为了创造一种国际时尚。

“玛丽莲把杰奎琳看作竞争对手。”编舞家史蒂夫·帕皮克

梦露传

说。

可以说，梦露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令人瞩目的表演使她错误地卷入了一场战争，也违反了约翰·肯尼迪 45 岁生日庆典的组织者对她的各种规定。纽约导演兼作曲家、活动主席理查德·阿德勒选择梦露作为庆典的压轴戏。他在 1961 年 11 月找她时根本不知道，她和约翰·肯尼迪的不一般的关系正在升温。

一天晚上，他跟着梦露到她的演员工作室，在工间休息时走到她身边。当他提出要求时，梦露睁大了一对难以理解的眼睛。“好了，当然我很愿意。”她说着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阿德勒提醒她：“玛丽莲，我不仅要你按时出席，而且要你直到晚会结束时才能离开。”“接着，我向她详细交待了一些事情，”阿德勒说，“我要她自然而又准确地唱《生日快乐歌》。我告诉她我要的是自然，不是虚假做作。”梦露使劲地点头。

接下去是挑选礼服。梦露靠近阿德勒语调平稳地说：“理查德，我有件漂亮的礼服，黑色、高领、面料飘逸，你看怎么样？”“非常好。”阿德勒说。

那时所有的事都非常顺利，这位作曲家以为，玛丽莲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很难相处。

但是，1962 年春末，阿德勒开始听到从西海岸传来的让人担心的谣言，多数都涉及到过分暴露的礼服和福克斯制片厂录音室内猥亵的排练。阿德勒亲自到百老汇录音室，依照他要求梦露演唱的方式唱了一次《生日快乐歌》。然后，他将录音寄给梦露，并在一边写下了留言：“你应严格按照这种方式来演唱，尽量准确，绝对不要嗲声嗲气地用气声演唱，拜托了。”

这件梦露和简·路易斯一起制作的礼服最后试样时，梦露主动用自己那种连续的气声演唱。“她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气声

唱法唱出最后一句‘祝你生日快乐’，结束了演唱，”简·路易斯说，“她甚至加进了‘总统’这个词，之后马上又说‘唉，我不该说的’。”这位服装设计师回想起来觉得效果十分好，演唱很动人。

梦露与纽科姆和她的随从人员飞到纽约时，他们的出现成了最热的新闻，传遍了东海岸。阿德勒突然成了大家谴责的对象，不断接到愤怒的电报和电话，抗议梦露参加总统生日晚会。“就连肯尼迪家族的朋友、圣母玛丽亚委员会主席也要求取消她参加的资格。”阿德勒回忆道。当民主党主席也打来电话时，阿德勒只好让步了。

所以，这位作曲家打电话请示肯尼迪总统。“不要理它，”总统说，“梦露演唱《生日快乐歌》是个很好的想法，她会唱得很好的，大家都会喜欢的。”

因此，梦露在纽约的公寓里为阿德勒进行了一次私下的练习。她坐在一架竖式钢琴前，在爵士乐大师汉克·琼斯的伴奏下，唱了一曲《生日快乐歌》。

“阿德勒和玛丽莲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排练时在场的拉尔夫·罗伯茨说。

“这简直就是卖弄风骚的气声，我担心的正是这种腔调，”阿德勒回忆道，“我回到家便知道了后果，我们正在走向灾难，一种最让人尴尬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13. 庆典序曲

5月19日早上，理查德·阿德勒下定决心不让梦露在庆典上出现。由于担心她那卖弄风骚的表演方式，昨夜他在曼哈顿

梦露传

公寓里翻来覆去，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我肯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险些把庆典给毁了。”他说。

然而，阿德勒还没来得及解雇梦露，一系列灾难开始出现了。

梦露一觉醒来，凭直觉感到事情不妙。她在技术性排演时身着一件短大衣，披着一条薄长围巾，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和佩吉·李简单地聊了几句，又向埃拉·菲茨杰拉德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又和阿德勒随意拍了一张照片。

她以非常冷漠的态度拒绝演唱。“阿德勒先生已听我唱过了。”她调皮地说道。

佩吉·李事后说，她发现梦露在认真地审视灯光、舞台和座位安排，心里面进行着排练。

阿德勒到外面去和老朋友杰克·本尼商量。听了阿德勒对梦露演唱的模仿，本尼非常生气：“找其他人吧，你真傻，居然会让玛丽莲·梦露向美国总统唱《生日快乐歌》。”

这使得阿德勒更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他决定取消梦露的演出。他向自己的老朋友、在他执导的影片中担任过角色的雪莉·麦克莱恩求助，让她取代梦露。“梦露的演唱不行，我得马上搞定此事，”他说，“你能不能马上准备一首《生日快乐歌》？”

麦克莱恩也是肯尼迪家族的好朋友，她头脑比阿德勒冷静。“不会有麻烦的，迪克。晚会时间很长，有很多明星出席，她不过只演一个节目。”

“可那是压轴戏，”阿德勒无可奈何地说，“我想让你去唱。”

麦克莱恩说，为了阿德勒她可以唱祝福歌曲。她以前就知

道人们对梦露和约翰·肯尼迪的关系议论纷纷。她劝阿德勒不要解雇梦露：“权衡一下公私两方面的反应吧。”

在阿德勒不知道的情况下，梦露已在那天早上事先给总统打了电话，喁喁细语，送去自己的思念之情。

黑兹尔·华盛顿记得梦露一边笑，一边在电话里唱，与此同时还表演各种性感的动作。

“她的确非常愿意向那个男人唱《生日快乐歌》。”华盛顿回忆道。

而总统则大笑起来。梦露已没必要再求人批准了。

这时阿德勒也在想办法和约翰·肯尼迪取得联系。他打电话到白宫，被转到了卡莱尔大酒店的总统套间。

“一直等了15分钟，总统才来接电话。”阿德勒说。

“总统先生，”阿德勒说，“玛丽莲准备像在影片《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里那样，以慢悠悠的气声唱法唱《生日快乐歌》。”

总统以劝慰的口吻说：“理查德，相信我，演出会取得成功的。”

阿德勒是个直觉型的艺术家，但他和任何人一样不能理解梦露性感的演唱给总统内心所带来的骚动。

对于有着很大野心的罗伯特·肯尼迪来说，梦露是献给总统的最贵重的生日礼物。

对总统来说，梦露的出现树立了这届白宫是最活跃的白宫的形象。他对她的狂热追求，或者说她对他的狂热追求，说明他最终超过了他那傲慢的、年事已高而放荡不羁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那时候他父亲曾和他那个时代情欲最炽烈又感情多变的明星格洛丽亚·斯旺森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

梦露传

总统没有将梦露赶出生日庆典，反而舍弃了第一夫人，根据杰奎琳·肯尼迪的传记作者基蒂·凯利和戴维·海曼提供的资料，杰奎琳曾提出了最后的警告：梦露和她，两者只能取一。总统作了选择，第一夫人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对梦露来说，她是接受命令而演出。“她暗示，自己是大家心目中象征民主党成功的女神。”《玛丽莲·梦露：一个女演员的一生》一书的作者卡尔·罗林森说。而尤妮斯·默里则说得更为生动：“只要能去，她连死也不怕。”

梦露通常是到最后关头忐忑不安。除了给总统和司法部部长打电话外，她还向琼·格林森寻求安慰。梦露在去麦迪逊广场花园前打电话给在加利福尼亚的琼，向她再次演唱她已听过10多遍的歌曲。琼说道：“听着她唱那首数小时后便在全国出名的歌曲，感觉很不一样。”

梦露把她那《生日快乐歌》惹起人内心骚动的演唱和精心设计的舞蹈般的身体语言发挥得非常好。在这方面，琼和阿德勒以及她的指导莱昂内尔·纽曼都有很大的功劳。

“一天下午，她来我们家化妆，”琼说道，“我坐在她旁边。她说，‘我要为总统演唱，你先听一下，然后说说你的意见。’”

梦露唱第一段时，扔下化妆笔，右手沿臀部曲线到腰部勾出自己的体形。当唱到最后一段时，她将手指做成环形扣在自己右胸上。

“非常性感，”琼回忆道，“我对她说，‘哎呀，站着不要动，瞧瞧你自己的舞蹈动作’。我想，梦露可能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纽约时间下午6点，西海岸时间下午3点，梦露为了解除心头的疑虑和担心，又一次给琼·格林森打来电话。“我告诉

她，我完全认为她的表演已非常完美了，”琼回忆道，“看来，她急着想听到我说的最后这几句话。”拉尔夫·罗伯茨也同样支持她：“我告诉她这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玛丽莲知道人们不赞成她的性感演出，可是我告诉她这样做是对的。”

接着罗伯特·肯尼迪第二次打来电话，也要求参加。罗伯特通常态度有些不友好，因为他和梦露的关系尚属公事公办性质，尽管他们只见过两次，但这次，他尽量让她高兴。

“梦露小姐，我知道你的发型师不在身边。能不能赏脸让我们的理发师去为你服务？我可以担保，他非常出色。”

大约有几分钟的难堪的沉默。玛丽莲事后说：“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杰奎琳·肯尼迪。”罗伯特把她的反应描述为“冷若冰霜”，“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如果你答应，由他为你服务，我将认为是自己的极大的荣幸。”

最后，梦露答应了，从而帮助一个名叫米基·桑的年轻发型师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我从未向肯尼迪家人提过什么要求，”桑回忆道，“但我许多年来一直是玛丽莲的影迷。所以我向罗伯特提出来，希望他来成全。他马上同意了。他是个敢于往前冲的人。我知道，要办成这事只有他才行。”

“她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时，身子紧紧包在衣服里，”桑说，“衣服的下摆上只开了一条几英寸长的小岔口，因此她只能轻轻地迈动小步子行走。”

桑第一个看到了那套由简·路易斯设计、令人难以相信却又令人产生视错觉的礼服。

一阵凉风吹过来，几个特工推开门，扶着梦露走下两段阶梯，他们托着她的双肩，事实上是架着她往下走。当梦露轻盈

梦露传

而缓慢地走入从古老雕花天花板上洒下的缕缕灯光中时，桑惊呆了。

从 500 英尺处看去，她就像全身赤裸着，只不过从肩到脚踝都蒙上了一层蛛网。她几乎是踩着高处传来的佩吉·李那慢悠悠的歌声穿过大厅来到化妆室门口的。化妆室在总统包厢的正下方。

“当然，一切都很合适，”桑说，“树枝状的闪光饰物巧妙地起到了掩饰的作用。”

一直到梦露站在桑的面前，他才有机会欣赏简·路易斯用了 200 块各种各样的绸片制成的丝绸珠饰拼贴画。桑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梦露却很平静，明显地，她在进一步考虑对这位新发型师的要求。

“回想起来就像是在做梦，”桑说道，“梦露的头发已事先夹上卷发筒，裹上了一块大披巾。记得她抖得非常厉害，看起来很脆弱。”

值得庆幸的是，桑既腼腆又善于交际，梦露很快就发现并喜欢上了他这种性格。“我想来个创新，”他说，“为这一历史性场合设计一个别出心裁的发型。梦露的头发本可以做得和杰奎琳·肯尼迪完全一样。但我必须尽量避免这么做。第一夫人不肯参加晚会，充分说明这两个女人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

在发型师和女明星相互认识的过程中，罗伯特·肯尼迪在一旁踱来踱去，双手插在口袋中。当桑想把梦露右侧的头发梳成向后翻转时——这发型在庆典后成了全世界的时尚——她马上接受了这一想法。

罗伯特对玛丽莲爱激动的性格有点不耐烦，又担心时间过长，他轻轻地走到发型师身旁说：“对不起，米基，我们有话

要说。”桑在大厅里能够听到传来的很大的说话和咒骂声，这位司法部部长的声音越来越大。

不久，罗伯特走了出来，整理了一下领带，说：“现在好了。”

忽然，像是刚想到似的，罗伯特抓住桑的手臂说：“随便问一声，你对她有好感吗？”

桑使劲地点了点头。

罗伯特·肯尼迪大步地走出大厅时转过头来大声叫道：“我觉得她是个婊子、贱货。”

化妆室里，梦露笑容满面，似乎很高兴。她抓起桑的手，洋洋得意地说：“米基，继续你那史无前例的创举吧。”

14. 生日庆典

为参加庆典经过精心准备的梦露站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舞台边光线很暗的地方。6个服务员抬着一只5英尺高的生日蛋糕，站在她后面。

总统的妹夫彼得·劳福德在舞台中央滔滔不绝地向周围的两万名民主党人介绍梦露，又不停地插入点笑话，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这些政界人士讲述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就是她是总统的情人。

在梦露就要跨入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灯光中时，桑向她投去最后一瞥。只见她挺了挺双肩，嘘了口气，好像她的妩媚动人反成了沉重的包袱，压得她腰都直不起来了。“约翰和博比认为，她不过是个美丽迷人的交际花。但梦露却再也不想当酒店女郎似的人物了，”桑说，“她要 and 总统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关

梦露传

系。”

实际上，这是梦露最后一次以大红大紫的交际花身份出场。在男权世界里，依照大男子主义的标准衡量，她永远是个供人玩弄的金发碧眼的美女罢了。尽管桑和总统以及他的兄弟关系密切，但他十分憎恨他们对待梦露的那种表面上看起来殷勤而实际傲慢的态度。“你不管怎么样都摆脱不了梦露是献给总统的生日礼物这一感觉。而据我所知，她正是起的这样的作用。”

当劳福德正说到“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女子被总统先生这样重视……”时，桑看到梦露故意步入灯光区内，打断了他长篇大论似的独白。

当梦露袅袅婷婷穿过环形灯光区时，得到一片赞叹和喝彩声。她害羞地将白鼬皮披肩裹紧身子，盖住里面的衣服，过了一会，待喊声安静下去后，她抖了一下肩膀，让披肩从后面滑落下去，落到劳福德的手上。于是，马上响起疯狂的尖叫声和口哨声。

总统包厢里，约翰·肯尼迪扭过头对作家吉恩·肖尔说：“天啊！看看这身衣服。”

肖尔发现，总统两眼始终紧盯着大厅里不断掀起高潮的场面。肯尼迪说：“出洋相，真是出洋相。”而坐在他身旁的博比却一声不吭。

总统包厢后面的导演控制室里，理查德·阿德勒对这身透明的服装看了很久，说：“这正是我最怕的。”就在表演开始前，他接到最后一批抗议梦露出场的电话，一些是来自总统顾问团成员，有一个来自白宫中的高级官员，另一些则来自五角大楼的最高领导层。

梦露传

梦露开始用沙哑的嗓子唱歌。可能制片厂医生处方中的药物发挥了效力，她显得精神非常好。“舞台效果特别地好，真是太绝妙了，”坐在贵宾席上的拉尔夫·罗伯茨说，“尖叫声和叫喊声充斥了整个大厅，你几乎不能听到你自己说的话。”

“观众好像已全部走火入魔，”阿德勒回忆道，“听着玛丽莲轻声唱《生日快乐歌》和人群中一阵一阵连绵不断的为她喝彩的呼喊声，我才发现，总统是个出色的演出组织者，这方面他比我强。”

梦露在此之后告诉《生活》杂志的记者：“大家的赞扬是对我最大的安慰。那时我想，上帝为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唱好这支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人民。”

这位女演员还说，她要用歌声进入到麦迪逊广场花园里每个人的心里面，她希望观众能感觉出她歌声中的绵绵爱意。

这身礼服和当时的场面将和其他一些电影镜头：约翰·肯尼迪在就职典礼上、杰奎琳·肯尼迪到达巴黎、约翰向他父亲的灵柩致哀等，一起留在肯尼迪时代的历史画卷上。

这场演出一开始，世界报刊便关注着一张空着的重要席位，那就是为第一夫人准备的坐席。“此前，杰基早已听说了他们间的不正当关系，”洛杉矶市长、民主党风云人物山姆·约蒂说，“这就是她不参加的原因。”

“第一夫人想要完全控制社会形势，”传记作家基蒂·凯利说，“她不愿公开容忍她丈夫的任何桃色事件。遇上这种事，她全都回避。她一发现梦露准备出场献歌，就马上带上孩子到弗吉尼亚去度周末，去骑马。”

在公开演出的背后，现实中一场痛苦的悲剧刚刚开始。梦露准备和肯尼迪总统共度夜晚。舞台灯光一暗下来，她马上回

梦露传

到化妆室。事实上，她是被人搀扶着回来的，在门边她觉得头很晕，感到要瘫倒在地。尽管她服用了安非他明，又喝下半杯香槟酒，鼻窦炎还是发作了，高烧病情非常危险。

黑兹尔·华盛顿劝她、哄她，让她回第 57 街公寓去，却没有成功。梦露坚持要继续参加庆典后的两个聚会即剧院显贵阿瑟·克里姆的公开聚会和总统的私下聚会。

7 分钟的表演，人们忙了 2 个小时才使梦露慢慢恢复过来。他们先是谨慎小心地把衣服剪开，从她身上退下来，然后用凉毛巾为她擦身来使体温降下来。黑兹尔·华盛顿说：“我非常担心，从晚上开始，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可是她不肯回去休息。”

最后，她梳理好头发，穿上礼服，挽着前夫的父亲伊萨多·米勒的手臂来到阿瑟·克里姆的聚会的地点。当梦露穿梭于一群群的宾客中时，拥挤的人群，包括 200 名美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每个人都像遭到电击一般，非常激动。

一小时后，肯尼迪总统已不愿再忍耐着等待下去了，他把梦露拉到一个宾客看不到的偏僻角落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马上参加进去，三人挤在一起，兴奋不已地谈了 15 分钟。

当梦露娇羞地迈着碎步穿过人群时，她的纤弱身影引起了罗伯特·肯尼迪很大的兴趣。多萝西·基尔加仑事后报道说，梦露和罗伯特在晚会上一起跳了 5 曲舞。他们手挽手从舞池中走出来时，碰巧遇上了白宫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博比对记者的出现或多或少有点生气，可他仍然向记者介绍了梦露。

后来，当梦露和史密斯聊天时，伊萨多·米勒在一边往记事本中作记录，这位司法部部长表现得很不自在。一名特工向

梦露传

博比报告，有人悄悄拍下了肯尼迪兄弟和梦露的相片时，他的脸色马上变得阴沉可怕起来。

凌晨1点刚过，特工护送着总统、梦露和另一些人穿过拥挤的公寓，走进一台私人专用电梯，下到底层，又通过一系列连接卡莱尔大酒店和附近公寓的通道，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批总统私人聚会的参加者都聚集在酒店大楼边上的附属建筑里，有些人一直狂欢到天亮，而等待在酒店休息室里的一大群记者却连他们一个人也没见到。

民主党议员艾德莱·斯蒂文森发现，两次聚会都是总统自己担当梦露的护花使者，博比眼中表现出妒忌的神色。“那天晚上，梦露非常漂亮，”斯蒂文森说，“但我是冲破了罗伯特·肯尼迪的牢固设防才见到她的。”

罗伯特传记作者之一小阿瑟·施莱辛格也说道：“有时梦露全身都充满着一种神秘的、可望不可及的东西。而具有骑士风度、待人真诚、富有同情心的博比发现了玛丽莲的真实面目，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然而，约翰仍是唯一与她有床第之交的人。“我从一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处打听到，他们在套房里呆了几个小时，”专栏作家埃尔·威尔逊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见面。”

促使他们在卧室里反锁上房门呆在一起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为发生两性关系。梦露向罗伯茨和斯莱泽两人都诉过苦，说肯尼迪在床上不仅野蛮而且草率。

梦露在斯蒂芬·帕皮克面前把总统说成一个“难以动情的情人”。她也对斯莱泽说过：“有好多次，因为他腰酸背疼，没发生什么事。”

梦露传

很明显，总统喜欢与这个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同床共枕，以体味自己的权力，这种权力既于华盛顿的公众场所存在，也于好莱坞的私宅中存在。有人说，他们两个一聊就是几小时，通常是在电话里，在劳福德太平洋岸边的海滩别墅里，也在卡莱尔大酒店里。梦露和总统离开令人眼花缭乱的庆典，绕过几个通道来到由特工人员守卫的私人套房里。室外，强风扫过整个城市，几乎看不清外面的风景。

在另一个地方，正在上演一幕与之相关的戏剧。

记者梅里曼·史密斯凌晨 2 点 30 分被很大的敲门声惊醒。两名特工出现在他面前，对他不经邀请而参加总统私人聚会一事严厉地盘问。“他们要弄清楚我是否写了关于玛丽莲和罗伯特特的报道，”他告诉阿德勒，“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写他们。我不是个专门制作绯闻的专栏作家。”

阿德勒非常吃惊：“我从未想到特工处也参与这类审查工作。”

特工人员第二天上午 8 点 30 分也来到了《时代》周刊的相片洗印室，要求交出有关肯尼迪家人和梦露在阿瑟·克里姆招待会上情况的底片。洗印室主任告诉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

梦露自己在快到清晨 4 点时才到达她第 57 街的公寓。拉尔夫·罗伯茨正等着为她按摩，为她消除紧张与疲劳。他们谈了谈聚会的情况，梦露对罗伯特·肯尼迪评价很高。

尽管在梦露和约翰·肯尼迪热恋的那段日子里，罗伯特始终是个局外人，庆典之前她也从未提到过这位司法部部长，但是他和她讨论政治，而且告诉她，她不仅仅长得漂亮。这使得她大吃一惊。

然而，梦露告诉罗伯茨，她和司法部部长之间不可能有进一步发展的。“他和我不是一类。”她说。“我想她说这句话是有含义的。”罗伯茨回忆说。

15. 午夜游泳

5月20日即礼拜天的下午，梦露手提着装有简·路易斯礼服的衣袋回到了洛杉矶。

当她穿过纽约机场时，发现自己更加吸引众人的目光。她摘下墨镜和头巾，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看来她对自己急剧增加的名望感到十分高兴。

那些没有在电视新闻节目中看到梦露性感地演唱生日歌的人可能都已看到了星期日早报第一版最上面刊登的庆典照片。其中一张尤其受到编辑的喜欢。照片上，梦露左手按着胸部，从侧面和上方向总统倾身靠过去。

生日庆典以及她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使她更加出名，给了她一股战胜病后虚弱的力量，也使她不想再和丘克计较前嫌。用韦斯顿和莫里亚蒂的话来说，现在她很有劲。

但是，当她在由洛杉矶机场回家的途中，在皮科大街书亭前停留时，遇上了让她不高兴的事。国内外报纸和满书架的期刊都对伊丽莎白·泰勒评价很高，泰勒美丽而傲慢的脸庞从各种各样杂志的封面上凝视着读者。

罗马专栏作家写的那“世界上最露骨的私通丑闻”反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大家都在议论，争相购买泰勒近期播放的电影。梦露曾是美国大红大紫的封面女郎，庆典前她在杂志封面

梦露传

上已一年没有出现了。

人们不知道梦露是不是已想出了转变局势的好办法，但大家都发现她已下定决心，改变了对《濒于崩溃》的态度。

5月21日周一上午6点05分，梦露到14号摄影棚报到。她请人告诉丘克，表示已作好准备，可以拍摄需要很快完成的7场戏中的任何一场。但是，她不能允许拍摄特写镜头，因为连化妆师惠蒂·斯奈德也无法消除她奔波于纽约所留下的疲劳痕迹。

信差正在梦露和丘克的工作室之间来来往往地忙碌时，影片公司又因迪安·马丁而陷入一场混乱之中。他不理会严重的感冒，高烧华氏100度，仍然坚持前来上班。

丘克准备拍两位明星之间对话的戏。梦露请来公司医生李·西格尔，让他判断与马丁配戏对自己是否安全。她又在电话里向为她看过鼻窦炎的耳鼻喉科专家询问，两人都劝她别和对手演这场戏。

丘克非常生气。他指出，这事对梦露没有一点点危险。“他已过了传染期。”丘克对副导演巴克·霍尔说。

双方互不退让。丘克气得直跳，而梦露却躲进化妆室，关着门不出来。温斯坦想打破这种局面，可是梦露告诉他，如果马丁在，她就不进摄影棚。

计划不得不改变。

气急败坏的导演为了发泄他的不满，再次放慢进度。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事后说：“就算是把梦露叫回来，也不会让她上场。”星期一天总共只拍了26个短暂的镜头，全部是克里斯托弗·莫利和梦露两人亲近时的同一场面，镜头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差别。

梦露传

5月20日，周二，马丁仍然在生病。梦露告诉丘克和温斯坦：“马丁先生病好之前我不能与他一起拍戏，我是按医生的嘱咐才这样做的。”梦露和赛德·查理斯拍了半天戏，下午便早早地离开了摄影棚。

丘克命令清理场地，为星期三上午拍摄的重要场面而准备。下午2点，14号摄影棚刚清理完，灯光师和布景设置人员便从广场对面的仓库里运来6只聚光灯，接着又用大车将许多木制平台送到摄影棚里。

下班后，梦露正要离开时，丘克匆匆忙忙地来到她的化妆室，进行私下协商。两人谈得很投机。那天晚上他们可能还在电话里第二次商讨过问题。这是开始拍摄以来他们第一次通电话。

下午5点，纽科姆给摄影师劳伦斯·希勒打电话：“如果我是你，明天一定带足胶卷，整天呆在摄影棚里。梦露要拍摄游泳镜头。你知道梦露的性格，她很可能脱掉泳装。”

劳伦斯·希勒当时正为《生活》等杂志社工作，他非常希望一下子成为著名摄影师。

他明白一位美国主要影星的第一次裸体镜头将具有的历史意义，他也清楚排演时他只能和这位明星一起呆上短短的几分钟。所以，他带上另一名摄影师威廉·伍德菲尔德，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

丘克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为游泳场面事先准备了第二架摄影机。两名摄影师同时拍摄，一名从正面，另一名从侧上方。有一次，丘克把摄影机放在木工昼夜不停赶制的升降机上，这样，当梦露靠近池边时，镜头能够俯拍她。

尽管这是一组很复杂的舞蹈动作，丘克和梦露都希望这一

梦露传

惊人表演不经排练一次性地能够完成。“这场表演应该成为轰动世界的事件。”梦露对丘克说。

“这次计划周密得让人无法想像，”制片助理吉恩·艾伦说，“对这场戏始终大作广告和宣传，目的是产生轰动效应，以便促销影片。”

梦露参加了这次愉悦的游戏，不禁有些洋洋自得了。泰勒在《埃及艳后》里拍摄裸体镜头时用了替代物，在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上的长统丝袜。另外，泰勒在埃及洗奶浴时露出的肩膀和双臂尽管丰腴，但仍然不能与梦露相比。“她很清楚，自己的身材非常好，”斯莱泽回忆道，“这可以向全世界证明，她还有很大的资本。”

在摄影棚外，梦露进行这一表演的消息被悄悄地传了出去，从一个办公室传到另一个办公室，整个制片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因为这是14年前梦露拍摄日历裸照以来的第一次重现。

“反响出人意料地强烈，”亨利·温斯坦回忆道，“人们都想钻进摄影棚去。”这位制片人要求保安人员马上堵住摄影棚5个入口处。由于工作人员争着看《濒于崩溃》的现场拍摄，厂内工作陷于停止。

每一个人都觉到那个场面很出人意料。就连宣传部门的人员预先也未接到通知。当他们知道了以后，丘克命令说，这件事必须征得梦露同意才能够公布。“拍摄裸体场面一事将作为提前安排好的计划的一部分，公诸于众，”他说，“一切新闻界的来电都转到纽科姆小姐处统一处理。”

摄影场上每个人都未想过那场面对梦露虚弱的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梦露本人更是不放在心上。这是令人非常疲劳的一

梦露传

天。从上午 10 点 40 分直到下午她排演了 20 次，实拍 20 次，为拍剧照又表演了 20 次。她在水中一共泡了 4 个小时，游泳约 90 分钟。

两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注射安非他明，靠右旋苯异丙胺支撑着。这时候，强烈的抗过敏药完全遮盖住她鼻窦炎的症

状。退烧药降低了体温，止痛药减轻了头痛，梦露在水中进出 50 余次。光照使棚内温度迅猛上升，为了降温，大量的冷气被鼓入场内，但室内温度仍高达华氏 74 度，而游泳池内非流动水温快要接近 94 度。

为拍摄这一场面，梦露必须长时间浸泡在含氯的水中，整理发型和化妆程序变得十分复杂。巴尼·加德尔首先在梦露的身上涂上一层化妆胶，然后用喷发胶使她的头发变得直挺，不易变型。

梦露对这些准备工作一点也不感到讨厌。她看起来非常活跃，活像 50 年代初的梦露。“她显得非常高兴，”温斯坦说，“我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她因为这场戏一共只有几行台词，感到十分轻松吧。看着她我暗暗地想‘我们终于可以完成这一项目了’。”

温斯坦补充说，那些镜头“使她感到安全，这是她最高兴的一天。我想，她可能已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制造轰动效应，她对事物有敏锐的直觉，在这方面她远远地超过我和制片厂所有的人”。

希勒和伍德菲尔德对他们拍下的镜头不知该怎么办，因为玛丽莲·梦露的这类照片是非常珍贵的。梦露已经说服福克斯公司放弃剧照的所有权，从而把宣传工作推广到全世界。“如果我们坚持权利，用这些镜头我们本可以挣到 3 万美元。”宣

梦露传

传员哈里·布兰德事后述说了自己的意见。

“玛丽莲凭直觉感觉到，如果福克斯公司自己发布这些照片会被看作一种很笨的宣传方法。”希勒说。后来，在梦露的工作室里，希勒问她，她签字放弃个人所有权，目的是想得到什么回报。

梦露拉起他的一只手说：“拉里，我要求在这些照片发布的那一天起，一个星期后在全世界杂志的封面上再也看不到伊丽莎白·泰勒的面孔。”

“她正在想办法表明，至少要在公众的心目中，她比伊丽莎白·泰勒更有影响，”希勒说，“她也想确认自己世界影星的地位。”

两天后的星期五下午，梦露和希勒在施瓦布杂货铺前见面，以决定应该发布的照片。“我记得我们两人坐在我的小汽车里。梦露一手端着一杯香槟酒，一手拿着一把剪刀。她剪掉了全部不喜欢的底片。最后，我当着她的面撕碎了几百张照片，因为我想要使她保持完全的自信。”

剧照最后发布在 32 个国家的 72 种杂志的封面上，希勒和伍德菲尔德总共赚了 20 万美元。

然而，结果并不像梦露所希望的那样“唤醒了制片厂的主管们”，与此恰好相反，围绕总统生日庆典和游泳镜头的宣传把福克斯公司董事会逼入了困境。

16. 失落的周末

5月25日周五，东西海岸的福克斯公司的头头们都观看了没有经过剪辑的梦露午夜游泳的胶片。

梦露传

大家都认为，这是她最成功的镜头之一，能够和《七年渴望》中衣裙飘拂的镜头相媲美。

另一个更令人高兴的现象是，一个星期以来梦露始终准时到拍摄场。如果丘克能想办法让梦露和马丁同时出场拍摄，前途将更加美好。可是马丁的感冒一直没好，拖到星期五，而梦露不顾导演以个人名义苦苦的请求，拒绝和他一起表演。

丘克认为，梦露纽约之行后已非常疲劳，她只是想把和马丁恋爱戏中的特写镜头推迟到自己身体完全康复后再拍摄。

星期六早上，天气炎热而干燥，沙漠上吹来的风刮走了太平洋的潮湿空气。马丁的病症一下子全没了。星期天，李·西格尔宣布他已经康复。

副导演巴克·霍尔很快地调整了拍摄安排，定于星期一和星期二拍摄马丁和梦露的戏，他必须抓紧时间。演员沃利·考克斯参加拍摄，他应梦露的邀请扮演和她在荒岛上一起住了7年的鞋店职员，一个完完全全的笨蛋。

为了挑选演员来饰演这一重要的角色，梦露和丘克争论了许多天。最后她不通过丘克直接找菲利浦·费尔德曼，终于获胜。费尔德曼提醒丘克：“她具有挑选演员的决定权。”

丘克决定减少梦露的戏份，第一天只安排她讲一句台词。然而，当梦露出场时，走下一小段的楼梯就几乎要摔跤，他便知道会有麻烦。

特赖恩也发现事情不妙。“玛丽莲怎么啦？”他低声问丘克。

导演摇了摇头。“我从未见到过她这样。她看上去好像快不行了。”

他们两人坐在电影摄影机后，盯着梦露，看着她走下摄影

梦露传

场中心的粉红色仿水泥楼梯。

她行动缓慢，精神不振，恍恍惚惚的，尽管她脸上涂了一层层的玫瑰色化妆品，脸色却仍然惨白。

梦露和特赖恩要演的是一场表现梦境的戏。他们来到南太平洋一座岛屿上。梦露见到的想像中的情景是：特赖恩突然出现，穿着兽皮，斜靠在一根粗大的树干上。

因为只有一句台词，大家认为梦露应该很容易对付的。

“但从她刚走进摄影棚那一刻起，她看上去就像一块快要破碎的精美水晶，”特赖恩说，“每走一步都觉得很困难，整个人显得非常虚弱。”

剧本规定梦露走下楼梯对在画面外的迪安·马丁细声说几句话。然后，她看到了突然出现的特赖恩，非常惊讶，倒退几步。“她只须说‘尼克，亲爱的’几个字，然后画面便回来了，”特赖恩说，“但不管试多少次，她都说不。我对她十分同情。”

连着4次，梦露虚弱地进入镜头，然后不连贯地说：“亲爱的，尼克。”

丘克气急败坏地跑了过去。“这事简直是太简单了，玛丽莲。你只要说‘尼克，亲爱的’，然后笑一笑就行了。”

梦露睁大了双眼：“乔治，我是这么做的呀。”

“不，你做错了，”导演高声吼道，“你把话说反了。”

这位女演员像是马上要晕倒似的。特赖恩看着她，顿生恻隐之心，他不敢正视丘克的眼睛。“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往后面拍摄，然后到录音室里配音，”他事后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这位导演一点儿也不让步。”

导演一点儿也不管梦露虚弱的身体，继续拍摄。

梦露传

梦露好像被她的情绪压垮了，从本片开拍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可以说，她的神经系统已完全乱了，”温斯坦说，“是怎么回事？谁造成的？谁也不知道。”

摄影场上梦露言语发生障碍一事，整个制片厂的人都在谈论，福克斯公司总机室接线员说：“玛丽莲一整天都在想办法和弗兰克·西纳特拉取得联系。”由于没有他的具体地址，梦露往澳大利亚发了一份电报，因为这位伤感歌手正在这一带进行巡回表演。不知他们是否已联系上了。一个星期后，西纳特拉从摩纳哥给她打来电话。

“她神经紊乱，只有西纳特拉能拯救她，”副制片吉恩·艾伦回忆道，“除他之外还能依靠谁呢？谁又具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梦露拍摄了10次，最后她冲出摄影棚，穿过街道，跑进她在制片厂的工作室。“她就快把我给撞倒了，”黑兹尔·华盛顿回忆道，“丘克的言行举止就像一头公牛，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

华盛顿紧紧抓住她的双手，梦露一下瘫倒在化妆椅上，然后抓起一支腥红的唇膏，在镜子上乱涂：“救救我，弗兰克。”

她安静下来，坐了一会儿，又抓起唇膏，写道：“弗兰克，求你救救我。”

10分钟后，迪安·马丁悄悄进来，他把其他人都赶出化妆室，然后和梦露聊了大约30分钟。

他们第二次出现时，梦露脸上带着伤感的微笑，但情绪比较稳定。可是她一回到摄影棚，便没有了自信和矜持的外表。“她全身发抖，”特赖恩说，“她一定遇到了可怕的事情。”

那个星期一，《濒于崩溃》一片在摄影棚里的拍摄场面就

梦露传

像一出不可思议的好莱坞戏剧：女演员非常悲痛，导演不肯帮忙，电影的拍摄受到影响，制片厂拼命寻找解雇它的这位明星演员的借口。

亨利·温斯坦感到很难理解。上个星期五梦露拍摄完毕时，精神非常好。她和服装师威廉·特拉维拉在工作室里连着喝了几杯多姆·佩里格诺酒，并且兴奋地给他看她参加总统生日庆典的剪报。

一小时后，她和希勒坐车来到费尔法克斯街和落日大道交会处，遇上交通拥堵，他们在车内聚精会神地欣赏数码长的裸体镜头底片。希勒发现她激动、活跃。

夕阳的余晖把她的头发和脸庞染红了。她躺在希勒的敞篷车内，高跟鞋都跷到了仪表板上。希勒用相机摄下了她慵懒的样子，她为此而大笑起来。

她用剪刀裁剪照片时，用一只手按着这位摄影师的胳膊说：“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完全是诚恳的吗？我的意思是把这些照片剪掉是否做得对？”希勒微微一笑说：“你必须保护你自己呀！”

完成任务后，她匆忙地坐上她的轿车，向布伦德伍德飞驰而去。

她离开时，这位摄影师对她的激动和兴奋感到十分吃惊，她在把无聊的影片拍摄变成一种冒险活动。

以后3天里根本就找不到她。没有人接电话，午餐她不赴约。

“这可能是玛丽莲一生中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周末，”亨利·温斯坦说，“比她突然死去更令人难以理解。那个周末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这事完全是私人隐私，所以她的内心受到极

梦露传

大的震撼。我眼看事情马上就要发生，却没有立刻打电话让拉尔夫·格林森医生从瑞士回来，他在照看在那儿接受治疗的妻子，这该怪我。”

直到现在也没弄清 5 月 26 日和 27 日发生的事情。梦露是不是毒瘾发作，躲在家里，还是她又悄悄地做了一次人工流产？当时的谣传认为都有可能。

“我觉得我们永远都不能知道真相。”温斯坦说。

实际上，这神秘的 48 小时和许多电话有关，最初的电话是梦露和西纳特拉之间的长谈。

“玛丽莲对我说，西纳特拉在电话里提醒她，劝她不要再和肯尼迪家的人经常来往，尤其要回避约翰·肯尼迪，”斯莱泽说，西纳特拉显然越来越担心梦露和总统的关系，“很明显，他会甩掉她。换届选举已经快到了，他只能这样做。”

很肯定的是，西纳特拉知道总统即将和梦露断绝来往，因为她对他已不再有利用价值了，他得到想从她身上得到的一切：多次在床上玩弄过她；在她的妩媚气息中寻欢作乐；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的演出已使他们的不正当关系得到公开确认。但是总统生日庆典上的演出却成了她的最后一次演唱。西纳特拉自己早在 4 个月前就已被肯尼迪总统踢开了，被排斥在白宫活动之外。

肯尼迪家族多年来始终讨好这位大富豪歌手，在总统竞选期间利用他的名望和才能，如今却将他遗忘了。2 月 28 日，在约翰·肯尼迪就要对西纳特拉在棕榈泉的隐居处进行盛大的周末访问前几个星期，总统政治顾问们却宣布，这位歌手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在一次正式宴会上，罗伯特·肯尼迪竟然说出：“此人和犯

梦露传

罪分子有关系，总统不适合再和他见面。”

总统满脸通红，马上换了话题。

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已经拟好了3份报告，指控西纳特拉和10名主要犯罪团伙的头目在私下有联系。

总统看完报告后将其归档，但不同意和西纳特拉绝交。这位娱乐圈中人和他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时还下不了决心。

1962年2月27日早晨9点，罗伯特·肯尼迪拿着胡佛的另一份备忘录冲进了椭圆形办公室。这份报告的内容直指针对第一家庭。在调查一个拉斯维加斯的犯罪团伙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发现，朱迪思·坎贝尔·埃克斯纳——此人曾经是犯罪团伙头目山姆·贾卡纳的情妇——也和美国总统睡过觉。联邦调查局局长指控西纳特拉为肯尼迪和坎贝尔搭过桥。

约翰·肯尼迪仍然难以下决心。

然而罗伯特·肯尼迪已开始了行动。他通过电话把彼得·劳福德从他的电视系列片拍摄现场叫回来。“告诉西纳特拉，总统3月里不能住在他的住宅里，”罗伯特说，“为对棕榈泉的拜访另找一所房子。”

劳福德听后急得不得了，他始终把西纳特拉在总统竞选期间所给予的巨大帮助看作是对肯尼迪的恩惠。他也知道此次访问对这位歌手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使劲地反对。

罗伯特已经下定了决心。“太危险了。”他说。

劳福德请求约翰·肯尼迪：“总统先生，别这样。西纳特拉对你有恩。”

“在罗伯特在调查贾卡纳期间，我不能在西纳特拉那里住，”肯尼迪答道，“这个人和弗兰克的关系太密切了。”

梦露传

“告诉弗兰克相关事情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老实讲，我感到害怕，”劳福德告诉基蒂·凯利说，“弗兰克为总统和特工处修建了专用的别墅。”弗兰克·西纳特拉为这次总统的访问花费了120万美元。

所以，总统没有访问西纳特拉的别墅为他增添荣耀，以感谢他在竞选活动中所做的贡献，相反地却住到了这位歌星的主要竞争对手和仇人平·克劳斯贝的宅邸。

梦露和肯尼迪总统在克劳斯贝的贵宾高级平房里一起度过美好的夜晚以后，她对约翰·肯尼迪的兴趣超过了对西纳特拉这位快10年的好友和恩人的忠诚。

很明显的，西纳特拉从劳福德处听到总统要抛弃梦露。“他想办法提醒她，”黑兹尔·华盛顿回忆道，“可是玛丽莲不愿听。”

5月25日，梦露想通过专线给总统打电话，发现电话不通，她又通过白宫总机，但接线员不同意接通她的电话。“她对电话被切断非常生气，”斯莱泽回忆道，“这对她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总统生日庆典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六，梦露接到几个长途电话。电话可能来自某个和肯尼迪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可能是肯尼迪竞选小组的成员。“这种交往已对约翰造成了危险，”梦露的好友、演员特里·穆尔说。她听梦露说，白宫已授权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处理这件事。

“开始，总统没有认识到与梦露交往的危险，”梦露传记作者安东尼·萨默斯回忆道，“当她随便透露和白宫的交往及肯尼迪家族告诉她的秘密时，他们明白了后果的严重性。”

总统生日庆典前，民主党领袖们便已对约翰·肯尼迪和梦

梦露传

露在一起感到非常生气。理查德·阿德勒记得，庆典前一天，几个民主党领袖打电话要他将梦露拦在外面。6名民主党众议员，3名民主党参议员发来电报反对这次生日小夜曲的演唱。那时，总统和女明星之间的私情在华盛顿闹得沸沸扬扬。

而且，劳福德告诉过他的两位前妻，罗伯特·肯尼迪因为向梦露透露过消息而受到谴责。帕特·西顿·劳福德和德博拉·古尔德·劳福德都几次说，罗伯特接到命令，在庆典后马上结束与梦露的私情。

前洛杉矶市长、肯尼迪时期民主党全国实力派人物山姆·约蒂指出：“梦露损害了肯尼迪家族的形象。他们需要保持良好的声誉，尽管不清不白，也不可到外面去说。”

几乎在同一时候，梦露发现福克斯公司并未同意她出席总统生日聚会，这和罗伯特·肯尼迪和彼得·劳福德的说法完全相反。而现在，尽管她已恢复拍摄工作3个星期了，制片厂内却到处传言解雇她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

难怪她情绪不好，精神快要崩溃。她的生日庆典演出引来的是事业的毁灭，得到的报答是第一家庭和她断绝关系。

拉尔夫·格林森去欧洲前曾提醒过梦露，他暗示总统也许会成为又一个利用她的人，和这些年来跟她上床又抛弃她的好莱坞恶棍几乎没什么不同。

梦露也对斯莱泽说过，她曾接到过命令，她要在“5月20号”远离总统。她还告诉过特里·穆尔，约翰·肯尼迪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她曾对得到专线号码非常骄傲，所以，一旦电话联系被割断，她实在难以忍受。”穆尔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制作人西尔维娅·蔡斯这样说。

听到白宫传来的这一可怕消息后，梦露把自己关在卧室

梦露传

里，无论谁来都不开门。在这个“失落绝望的周末”，她不出门，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拼命地喝酒，滥服药物想借此麻痹自己，忘却烦恼。但是到了星期一早晨，她重新露面，乘车去了制片厂。

“她头重脚轻，站都站不稳，”黑兹尔·华盛顿说，“可是她坚持要上班。”

丘克和他的同伙们对梦露和肯尼迪家人的关系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她神经非常衰弱，需要帮助。”特赖恩说。

导演将梦露出场的戏拍了10多次，最后一次拍摄时，丘克透过摄影机透镜看了一下，便悄悄向摄影师比利·丹尼斯说：“把那两卷胶片给我。对我们来说，这些胶片从来没有存在过。”

于是丘克做了件开机以来最有礼貌的事，他不同意将5月28日上午拍摄的废片冲印。所有的胶片被毁掉，甚至没有载入制片日志。“我记得丘克是这样评论这些场面的，”温斯坦回忆道，“他对此非常着急。记得他说玛丽莲就像在水下表演。”在这个痛苦的周末，梦露悲伤、愤懑，但到了星期二下午，她硬撑着，又去上班拍戏。

第三章 六月

17. 晚会之后

6月1日清晨，梦露在化妆室里全裸着身子，对着墙上的镜子将自己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会儿。窗外几朵蓝灰色的云朵飘浮在空中，光线就好像透过一层薄薄的丝绸，非常柔和、温暖，使人感到欢快。

尤妮斯·默里看到她像时装模特儿一样，一面扭动身体，转来转去，一面失望地叹气。“我感到她在拍摄《濒于崩溃》期间非常棒，比以前强多了。”惠蒂·斯奈德说。他经常在很近的地方看到她，而且通常是在她没化妆的时候。“但她喜欢挑毛病，哪怕是眼窝下的一丝皱纹。”

当马克斯·法克特用为梦露特制的扑粉和油脂一点一点抹去时光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时，梦露显得非常紧张。

她确实确实从未有过，而且也不可能坦白地告诉别人她在想什么：1962年6月1日对她这个迷信的女演员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晚上12点起，她已经36岁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龄是好莱坞每个漂亮的姑娘事业和生活的分界线。在鼎盛的20年代，火爆的性感偶像克拉拉·鲍在36岁拍过最后一部电影后，便由于感情方面的挫折而渐渐从荧屏上消失。美丽

梦露传

高雅的琼·克劳馥刚过 36 岁生日两个月，便被全美剧院老板们宣布为“败坏卖座率的人”，尽管后来她再次取得巨大的成功。

就是影坛不败之花葛丽泰·嘉宝也因无声片的消亡、良师益友欧文·塞尔伯格的去世而慢慢地失去昔日的风采，最后在刚满 36 岁时拍了惟一一部完全失败的片子《双面女人》而从此消失于荧屏。

梦露很担心自己的艺术前途已经卷入一股暗流之中，她已感觉到了那股将好莱坞以前的性感偶像吞噬的暗流。诺尔玛·塔尔梅奇和格洛丽亚·斯旺森一满 30 岁便成了过去式般的人物。

在拍摄裸体场面之后一段时间里，梦露始终很担心，她的影迷们主要是对她的肉体 and 性魅力感兴趣，而约翰·肯尼迪弃她而去更是增加了她的恐惧心理。

“她的绝望就好像画家发现自己马上就要失明，钢琴演奏家双手得了关节炎一样，”剧作家兼外交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不管梦露一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她最怕的是失去‘欢呼喝彩的公众’。”她心里很明白，仅仅是因为性感而对她的狂热崇拜的情绪是不可能长久的。

早在几个月前的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地位已日薄西山性感偶像简·方达伤感地告诉梦露：“人老珠黄的日子已经快到了，今后我只有靠技巧演一些适合自己的角色了。”

梦露惊慌地看着她说：“啊，不。这样活下去我简直难以接受。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办法肯定不行。”

好莱坞世代流传的保身模式反而加剧了梦露内心的不安。在《濒于崩溃》拍摄开始的时候，导演过梦露主演的两部最成功的影片《七年渴望》和《热情如火》的指导比利·怀尔德曾

梦露传

宣称：“问题在于梦露最终是个平凡的人，还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最伟大的杜邦产物。她的胸部像花岗岩一样坚挺，而大脑却像瑞士乳酪一样到处是空洞。”

梦露很快停止了在镜子前的生日联想，穿上简·路易斯为最后一场戏设计的貂皮披肩和羊皮套装。这场戏具有高度的戏剧性，充满嬉笑幽默，由迪安·马丁和沃利·考克斯参演。

5月21日到6月1日，不算多灾多难的5月25日，梦露一直连续工作了9天，完成了10场举足轻重的戏段。即使丘克懒洋洋地放慢进度，看来也不能阻挡拍摄工作的进程。

她从肯尼迪抛弃她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回到摄影棚，显得很卖劲儿。突然，《濒于崩溃》真正有了转变和希望——直到丘克使这辆前进的列车脱轨，永远停下来为止。

在星期五下午短暂的休息时间，梦露的宣传员纽科姆拿着两只倒满香槟酒的晶莹酒杯，穿过舞台。丘克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两眼紧紧地盯着她。

丘克叫来一名副导演，厉声道：“把香槟酒从摄影棚里拿走，让他们一口也别喝。纽科姆小姐是个宣传员，而不是来作社会生活指导的。”

“他为那几口香槟酒气急败坏，”替身演员伊芙林·莫里亚蒂说，“他也为大家准备在当天为梦露举行生日晚会而气恼。”

因为梦露36岁生日晚会已在名人生活专栏里登出，剧组中许多人都想方设法缓和拍摄场上的气氛。但是，丘克看来是故意要破坏定好的庆祝计划。当大家求导演帮忙，举行一个令人惊喜的晚会时，他却说：“现在不行，在摄影棚里不行。”

“我们需要一整天地工作，”吉恩·艾伦回忆道，“这不是为了使某个人难堪。”

梦露传

当伊芙林·莫里亚蒂意识到不会有正式的生日聚会了，她便开始背着丘克悄悄地在一张很大的贺卡上征集签名，并筹钱为梦露购买生日蛋糕。

当“新好莱坞”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源源不断地送来礼物时，秩序大乱。他们是一批崛起的年轻演员，把丘克看作顽固不化的老古板。马龙·白兰度、杰克·莱蒙和罗伯特·瓦格纳送来一大束鲜花；彼得·劳福德夫妇送来一箱高级香槟酒；MCA公司超级代理人卢·沃瑟曼和弗兰克·西纳特拉送来了一个大礼品花篮；演艺社团《名人》杂志社则寄来一大邮袋的电报。

当端着香槟酒的帕特·纽科姆被带出摄影棚时，梦露气愤和鄙视地看了丘克一眼。

然而，并不是只有导演一人不主张搞生日庆典，他体现了公司领导层全都不愿参与此事的意见。当然，他们有一份秘密的办事日程。既然他们已在积极准备解雇梦露，如果再当着一大堆摄影师的面分享她的生日蛋糕，这肯定是不明智的举措。

梦露一直很敏感，从不漏掉一点儿蛛丝马迹，她肯定清楚地察觉到事情有麻烦。

超级影星的生日庆典一般都非常铺张。一只只很大的蛋糕叠放在一起，一桌桌美味的自助餐被运到摄影现场，行政主管们则都笑嘻嘻的，从前面办公楼下来分发五彩斑斓的礼品。

许多年来，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已使这一活动带上艺术色彩。秀兰·邓波儿一次曾收到一座与实物一般大小的用姜饼做的房子，贝蒂·格拉布尔则得到一只用糖霜描绘出她形象的五英尺高大蛋糕，而花样滑冰明星索尼娅·赫尼在一座冰雕里看到了一只钻石手镯。

早在1962年，福克斯公司在罗马为伊丽莎白·泰勒举行了

梦露传

她 30 岁生日的庆祝会，当时的盛大的情景和人们在《濒于崩溃》摄影棚里偷偷地所做的一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罗马，曼凯维奇下午 3 点宣布停止工作。一辆座椅上放着一块巨大的蛋糕的轿车开到了拍摄现场。蛋糕加工精巧，就像一件具有埃及风味的工艺品。泰勒收到许多礼物，其中包括制片人沃尔特·万格送的黄金饰品，福克斯公司送的价值 2600 美元的金粉盒。曼凯维奇、万格和摄影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在豪华饭店包房里举行的生日晚会，斯派罗斯·斯库拉斯赠送了一桌子的兰花。

根据记录，福克斯公司两次为泰勒庆祝生日，共花费 5000 美元——第一次是 1961 年在伦敦《埃及艳后》一片的拍摄现场。

而梦露的生日庆典只有一只价值 5 美元的薄蛋糕、迪安·马丁送的香槟酒、福克斯公司快餐部送来的一大壶咖啡。这壶咖啡后来是梦露付的钱。

“当我几乎已筹够了钱时，亨利·温斯坦终于答应为这只蛋糕付款，因此我又把钱退还给每个人。”莫里亚蒂说道。

蛋糕上有一个银白色头发、身穿三点式泳衣的洋娃娃，表现出梦露午夜游泳的情景。

“6 月 1 日早上，”莫里亚蒂回忆道，“我还在整幢楼里上上下下征集签名，又请求制片厂的一位美术师画了一张梦露穿着三点式泳衣的漫画，贺卡题词为‘快乐的生日套装’。”

莫里亚蒂午休时悄悄地跑出摄影棚，去传说中的洛杉矶农贸市场拿蛋糕。然而当她想把蛋糕拿进摄影棚时，两名副导演却阻止了她。

“你把蛋糕拿走藏起来，”其中一人说，“丘克要这位小姐

梦露传

工作一整天，明白吗？下午6点之后才能把蛋糕拿出来。”

“玛丽莲察觉到了所有的不好的预兆，”琼·格林森说，“她告诉我，他们总是往后拖。她想和摄制组成员分享一些礼品时，便有人告诉她‘今天我们要你工作’！”

格林森记得：“甚至在她生日那一天，他们也把她当作坏孩子来对待。他们觉得，应该把她当作一个顽皮的孩子那样对待。他们似乎在说‘我们就是要让你难堪’。”

当正在准备一场显得寒酸的生日庆典时，梦露、迪安·马丁和沃利·考克斯却演完了这部影片中最复杂难演的场面。前一天，梦露和考克斯拍摄了鞋店里的一场戏，他们的演出非常成功。影片剪辑后马上送到了公司在纽约的办事处。

“最后几场戏她演得非常漂亮，”剪辑戴维·布雷瑟顿回忆道，“她从来没有表演得这么准确、这么到位过。我对玛丽莲向害羞的沃利·考克斯求爱这场戏作了认真的剪辑，当时我想‘这是她拍电影以来最辉煌最成功的片子’。”

6月1日拍摄的戏，难度更大。这是梦露开始拍电影以来最长也最富喜剧色彩的场面，共包括6个远景、6个中景和6个特别大的特写镜头，中间夹杂着南纳利·约翰逊那顺口溜式的旁白。

戏中有一部分是，梦露和考克斯试图描述考克斯从来没有去过的荒岛。他们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充满了智慧，妙趣横生，使人联想到30年代的影星简·哈洛。在福克斯公司归档的影片中，3位演员经常谈笑风生，有时高兴得互相拥抱。

有一次，摄影机移向梦露那优美的臀部。马丁戏谑地将右手比成一支枪的形状，用一个手指瞄准她的曲线说，“这地方我以前该见到过呀！”

梦露传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丘克后来把这些精彩的镜头描述成“不宜用。梦露就像在水下表演。三人每个人都像走火入魔，疯疯癫癫”。

福克斯公司影片库里存放着这场戏的 14 个片段，除一个以外，全都非常完美。而那个废镜头也是因为沃利·考克斯说错了台词，使梦露和马丁忍不住笑了所造成的。

这场戏，包括一系列特写镜头，拍到下午 6 点 05 分才告结束。

现在梦露已经知道不会举行自己的生日晚会了，但还得勉强地从化妆室里出来，去参加寒酸的庆祝活动。她戴着貂皮软帽，身穿丝质上衣和宽松便裤。劳伦斯·希勒拍下了她这一永恒的形象。

在暗淡的摄影棚边上，伊芙林·莫里亚蒂从道具部急急忙忙搬来几张桌子，摆好了生日食品。她把缀有一只身穿三点式泳装的调皮洋娃娃的蛋糕作为桌子的中心装饰品，旁边立着一张全体剧组人员签名的生日卡片，上面就仅仅差怒气未消的导演那重要的名字。“所有摄制组成员和在场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大力支持她，”福克斯公司特别效果奇才保罗·沃泽尔说，“我们都知道事情的经过。”

尽管大家都知道丘克的坏脾气，但灯光师、提词员、道具管理员、木工等仍然都前来参加。他们拿着独立日花炮，聚集在桌子四周。

梦露和温斯坦手挽手在黑暗中走到桌边，当所有花炮一齐点亮，她格格地笑了起来。希勒抓住时机，摄下了她在闪光中孤身站着的身影，这是这位明星最后一个生日里那有苦有乐的场面。

梦露传

琼·格林森事后称赞这张照片时，梦露说：“可你看她那样勉强。瞧瞧这双眼睛，一点生气也没有。”

“这次庆祝活动完全是一种勉强的形式，”温斯坦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场上死气沉沉的，也许是因为大家都经历了许多挫折的缘故吧。”

丘克刚走，晚会立即转移到迪安·马丁的化妆室里继续进行，那里的环境比较合适。梦露开玩笑地摔倒在沃利·考克斯的身上。

“嘿，36岁了？”考克斯说，“你感觉到了吗？”

她把头紧靠在他肩上：“我感觉到的不只是36岁，这部影片使我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老。”

“宝贝，这不算什么，”马丁摇晃着从不离身的高尔夫球杆说，“到40岁时，那就真是难受了。”

马丁的私人电话意外地响起。这是梦露和考克斯的挚友马龙·白兰度打来的电话，他以个人的名义向她祝贺生日。梦露后来又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比较欢快的生日聚会。

梦露乘考克斯和马丁聊天的时候，从躺椅上移动身子，坐到亨利·温斯坦身旁低声说：“亨利，可以借用一下简·路易斯设计的那套衣服吗？今天晚上我要去多吉尔体育场，只有这套衣服挡得住寒气。”

温斯坦非常吃惊。“你别去，玛丽莲，夜里的寒气会要了你的命的。”他说。两天前，一股寒流已从华盛顿州南下，阴云笼罩了整个南加利福尼亚，晚上不仅寒冷而且风大。“我知道，如果她在这种天气出去，就肯定会生病的，”温斯坦事后回忆道，“我也知道，就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止她的。”

这位制片人向李·西格尔求助。“你能不能给她讲清利害关

梦露传

系，劝她别去？我预感到她又会生病的。真要那样，事情全都完了……一切努力将白费。”

西格尔同意了。“黎巴嫩香柏”医院的检查表明，梦露仍有迁延性鼻窦炎，随时可能发作。他警告玛丽莲：“如果是我，今晚便不出去，你还没有完全好，改变决定不算不讲信用，你答应多吉尔体育场时并不知道天气会变坏呀。”

梦露摇了摇头：“我必须去。马斯库勒·迪斯特罗比协会已经卖出了几千张票，另外，我还答应带迪安·马丁的儿子一起去。”

温斯坦无可奈何地摇头。

沃利·考克斯和拉迪·考茨基帮助梦露上了车。此时，已起了雾，温度已接近华氏 55 度。“晦暗阴郁的 6 月已经来了，”一份午报的大字标题悲叹道。意料中的事发生了。

梦露的轿车开出皮科大街大门时，希勒为她拍下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梦露左手挽着考克斯，眼睛看着前方，显然她在沉思。

那晚，梦露在多吉尔体育场上呆了一个小时，她全然不顾阴冷的薄雾，摆弄姿势，让电视记者和新闻记者摄像，还开了第一个球。在这次慈善募捐的新闻纪录片中，她和几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儿童的谈话尤其令人感动。

有一次，风吹掉了她的貂皮帽。梦露在公开场合最后摄下的一张照片里，一只手按着帽子，挥动另一只手向观众致意。

在她回到家里之后，头开始剧烈疼痛起来，鼻窦炎又发作了。

18. 解雇闹剧

6月1日下午，彼得·莱瓦西斯来到罗马，他奉命前去解雇伊丽莎白·泰勒。

福克斯公司董事执委会对公司从大萧条以来股票最惨重的一次暴跌非常恐慌。他们命令莱瓦西斯通知泰勒，她的拍摄工作到6月8日结束，《埃及艳后》全片定于6月30日停机。

由于考虑到泰勒和曼凯维奇会抵抗这一命令，与莱瓦西斯一起去的还有另外两名有经验的副总裁，一位名叫约瑟夫·莫斯科维茨，是公司解决难度大的问题的能手，另一位是律师奥托·凯格尔，在纽约他的职务与弗兰克·弗格森相当。午餐时，3人走下罗尔斯·罗斯豪华轿车，刚走上仿造的帝国大道，便淹没在几百名身穿埃及服装的临时演员和佩戴金甲高盔的罗马武士的队伍之中。

泰勒在公司代表住地阳光明媚的屋顶平台上和他们会面。全部的演员都在。

罗马外景地早在5月28日已知道了解雇泰勒的消息。这次超级明星午餐会是泰勒和沃尔特·万格推出的第一项娱乐活动，目的在于分散被泰勒称作“三巨头”的来访的主管们的注意力。

5月28日，泰勒把一条橡皮眼镜蛇捂在胸口，表演克娄巴特拉自杀身亡的一场戏。韦斯向纽约办事处发去电报说，“已经达到目的，她死了”。

公司总部欢声一片。米尔顿·古尔德和董事会主席塞缪尔·罗森曼确信，既然影片结尾已经拍完，解雇泰勒的时候也到

梦露传

了。

福克斯公司的董事会对她每天 10000 美元的薪金、富丽堂皇的别墅以及她和理查德·伯顿的桃色事件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董事会为了避免公司投资者之间发生争执，准备在 6 月 8 日召开记者招待会，通告全世界，尤其是股东们，泰勒已被解雇。三巨头还有一项秘密事宜，他们要让泰勒离开罗马和伯顿。

他们奉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的命令，随身携带一份列举大量数据和事实的秘密报告。“我们正在认真考虑使用泰勒合同中的道德条款，”莱瓦西斯说，他指的是泰勒或伯顿的行为违反道德规范时能够予以解雇的一条规定，“泰勒的行为已使我们有充足地理由实施这些条款。”

斯库拉斯已下定决心。他请几位新任的管理人员收集《埃及艳后》影星们的不良行为，尽管福克斯公司档案中已无他们的最初的报告，但从斯库拉斯给达里尔·扎纽克的电函、信件、给沃尔特·万格的电报和给莱瓦西斯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大致情况。

根据斯库拉斯发出的信件判断，泰勒—伯顿私通事件比专栏作家们所揭发的情况更为疯狂和危险。信中描述道：泰勒曾两次企图自杀；这对恋人不停地争吵，泰勒被打得伤痕累累，无法工作；在拍摄现场，泰勒趾高气昂，有时凌驾于万格和曼凯维奇之上。

斯库拉斯还可以提供材料，证明泰勒拖拖拉拉，严重缺场，在这方面连梦露也比不上她。在罗马拍戏 101 天，她迟到和缺场共达 99 天，包括因被伯顿打得遍体鳞伤而失踪 22 天。

梦露传

斯库拉斯案卷中最引人关注的材料莫过于“丽兹和迪克”事件的记录。斯库拉斯估算此事会造成几百万美元的票房损失。这份秘密报告同时证明了《埃及艳后》的宣传员杰克·布罗德斯基和内森·韦斯手段高明，连一些最无耻卑鄙的插曲也被他们巧妙地掩饰过去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这对恋人4月24日的争吵和厮打。韦斯让新闻界和那些专门追踪偷拍名人照片的记者相信，泰勒和伯顿遇上了一场小小的车祸。纽约各报报道说，伯顿把车开到了街道的镶边石，导致“伊丽莎白·泰勒受了一点点伤”。

“实际上是她被伯顿打得很惨，”斯库拉斯在1962年秋给扎纽克的信中写道，“她两眼又青又肿，鼻塌嘴歪，休息了22天才恢复过来，重新拍戏。”

事后，被泰勒抛弃的前夫埃迪·费希尔感叹道：“他这样毒打她可不是一次两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更为严重的是，泰勒两次试图自杀。因为她身体太差，保险公司都不愿冒险承保她的寿险。如果她死了，福克斯公司4200万美元的投资就全部白花了。

尽管布罗德斯基和韦斯很会说话，把上述事件说成“偶染微恙”并收到了效果，但罗马记者从一开始便对这种说法提出怀疑。第一次自杀是在3月里。当福克斯公司宣布，他们的明星因食物中毒而住院时，《电影时报》便进行了讽刺。该报指出“警察在别墅里到处乱撞，调查自杀指控”。万格也出来参加争辩，说他也因为吃了变质食物而得病。“都是午餐桌上变了味的罐头牛肉作的祟。”他说。

《濒于崩溃》制片秘书李·汉娜说：“我记得那次事件，我

梦露传

们在好莱坞听说伊丽莎白在罗马自杀身亡，大家都非常吃惊。”

4月初，伯顿威胁说要回到他妻子那儿去，泰勒第二次企图自杀。从斯库拉斯的报告得知，泰勒吃了大量安眠药。1988年公开的伯顿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泰勒曾告诉他：“我太爱你了，我准备为你而死。”“随便！”他说。

第二次没成功的自杀可能不是全心全意的。汤姆·曼凯维奇事后说，泰勒只吃了7粒药片，比她平常吃的稍多了一点。

两次没实现的自杀中有一次非常危险，但仍没有桃色丑闻那样使公司管理人员们惊恐万分。“《埃及艳后》拍摄过程中最难处理的问题莫过于伊丽莎白和伯顿的私情，”斯库拉斯在给扎纽克的信中写道，“此事到处都传开了，加上伯顿在意大利一旅游胜地圣斯蒂法诺将她毒打，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莱瓦西斯还带给制片人沃尔特·万格一份经济方面的资料，包括最后的账目。这份材料显示，1961年9月至1962年6月，摄制组在罗马的几个月中，财务方面非常混乱，浪费了数百万美元。“经常是几千美元不知道哪去了，这种情况多得都数不完，”莱瓦西斯回忆道，“许多与《埃及艳后》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公司开支全都开在这一项目上。真是一场恶梦。”

莱瓦西斯和他的两位同事直到6月2日星期六才会见万格，正式开始工作。这位制片人来到约定地点，见3位官员成一排坐在桌子后面。他们亮出了董事会的一份最后通牒，内容为马上解雇万格，一个礼拜后解雇泰勒。他们递给万格两份表格，让他和泰勒签名表示同意。

万格把表格和文件推了回去。“显然你们不清楚情况。泰勒小姐还要加拍31场戏，”他说，“有了这些场面，影片才会显得前后一致。”他走上前警告道：“你们该亲自向伊丽莎白·

泰勒说清楚。”

三巨头和曼凯维奇的会见也不顺利，他对最后通牒只是笑了笑。还有许多外景场面要拍摄，解雇泰勒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会在电影史上留下独一无二的一部描写‘心灵’的史诗。”导演这样责怪万格。所以，他们还得拍摄“恋爱之夜”的奢华场面。在这场戏里，泰勒在游船甲板上将伯顿勾引得晕头转向。

当这几位官员还在罗马时，曼凯维奇就给纽约董事执委会发去一份电报：“如果泰勒小姐不在，我们便不能拍摄她在船上会面的那场戏。这是安东尼和埃及女王首次见面，落入感情陷阱的一夜。如果泰勒小姐被解雇，紧接着的后果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床上戏拍摄工作中途夭折。”

6月4日星期一，泰勒和莱瓦西斯率领的代表团第二次会面。泰勒和公司主管们很愉快的交谈，四人在一起闲聊，谁也没有提起这次来访的真实目的。

伯顿全副武装，大步走了进来。他在泰勒的脸颊上吻了一下，使在场的人一阵尴尬。没人准备把他介绍给与会者。他脸一红，走回了摄影棚。

泰勒楚楚动人，很有魅力。她外表虽温柔妩媚，意志却非常坚强。她已安排了一批律师来保护她的利益。她的公司在《埃及艳后》一片中投入了巨额的股金，所以除了200万美元的薪金外，她还应得百分之十的纯利润。星期一晚上，她约见曼凯维奇和万格，商讨能不能“接管这部电影，炒福克斯公司的鱿鱼”。

泰勒、万格和曼凯维奇都是福克斯公司的股东。他们用自己影业公司的名义投资影片《埃及艳后》。律师们最后建议泰

梦露传

勒，根据法律规定，影片公司不能解雇她，假使真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提出诉讼，使影片长期停拍。

泰勒也通过新闻界来和福克斯公司作斗争。她很清楚产业内的商报《每日杂耍》和《好莱坞通讯》的威力，分别发电报给两报的负责人：“公司正想尽办法要停止这部电影的拍摄，想尽量减掉一些最好的戏段。为了使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圆满结束，必要时我将提起诉讼。”

从星期天到星期二，连着三个晚上，三巨头观看这部没经过剪辑的巨片，在漫长的放映过程中，他们常常互相轻推一下，以便保持清醒。仅仅是开场一幕戏便长达两个小时。

官员们星期三上午离开之前，曼凯维奇说服了莱瓦西斯再停泰勒一个月薪金，而影片《埃及艳后》还得继续拍摄9个星期才能结束。

“就像建造金门大桥一样，”莱瓦西斯30年之后说，“已完成四分之三时是不能停下来的。为了收回那4000万美元，我必须将影片拍完。”

一直到现在，莱瓦西斯仍不能说明，为什么电影拍摄工作无法控制。福克斯公司的行政主管们在寻找原因，没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原因——麻醉药物。《埃及艳后》拍摄现场乱七八糟：泰勒滥用戊巴比妥钠、德美罗、速可眠；伯顿常常猛饮伏特加酒和白兰地；曼凯维奇白天用安非他明强提精神，晚上靠镇静剂帮助入睡。

曼凯维奇后来承认，他早上5点注射第一针，中午注射第二针，下午5点还得再注射一次，晚上则注射镇静剂，都是由公司医生指导用药。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父亲住在亚历山大郊外小镇时的样

子，”汤姆·曼凯维奇说，“由于一次注射时伤及坐骨神经，他始终瘸着一条腿在沙滩上行走。他注射的次数太多了，只得寻找新的地方注射，就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泰勒的用药习惯也同样有害于健康。埃迪·费希尔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早就成了她工作时的护士，他说：“我给她注射德美罗，我不想让医生也参与进来。如今，我甚至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对酒精和毒品的痴迷远远超出了对《埃及艳后》的拍摄工作。”

泰勒到底吃了多少德美罗药片？谁也说不清楚。“我亲眼看到她服用德美罗，可药物对她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费希尔说，“因此，我只好亲自服药来加以判断。我只服下一片她服用的那种药片，马上变得几乎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到浴室去。她的服药情况甚至都被详细地写进了药物杂志。”

酒精是伯顿在《埃及艳后》拍摄期间选的药物。他是个老酒鬼，常爱说：“我喝了酒才能工作。”他工作时饮酒的习惯很特别：早晨喝很多白兰地，上午10点左右喝伏特加，而在意大利午餐桌上又畅饮葡萄酒。他把他自己的习惯强加给与他交往的所有人。用一位主管人员的话来说，在拍摄他俩之间著名的爱情戏的那段时间里，泰勒常常是“酒气冲天”地来到摄影棚。认识伯顿前她酒量很小，现在一顿午饭要喝多达6杯的葡萄酒，夜间在别墅里喝得更多。

“显然伊丽莎白不习惯于白天喝酒，”汤姆·曼凯维奇回忆道，“午饭后她回到摄影棚时语言模模糊糊，表达不清，眼睑浮肿。我始终等着我父亲对此事发表意见，他却一直没有表态。”

福克斯公司的主管人员们只好默默地忍受这些不好的行

梦露传

为。

那时，影片公司对梦露的电影投资只有 210 万美元。“当时有一种很强的偏见，认为《濒于崩溃》的拍摄工作也会失去控制。”

梦露所处的地位与泰勒相比更低。她的公司并非《濒于崩溃》的投资者，她也没有影片的利润。玛丽莲·梦露公司为她领取薪金，帮她逃脱税款。

梦露在受到被解雇的威胁后还参加总统庆典，这就已经违反了合同。

在制片主任莱瓦西斯从罗马飞到伦敦后又去纽约的日子里，费尔德曼和他在电话里讨论了 5 次。费尔德曼还和“玛丽莲的一位顾问”谈过，“这位顾问告诉我，她的健康状况比较好，只是不想去上班。”

费尔德曼还接受命令和乔治·丘克商量，请这位导演认真审查一下梦露演的电影，然后对其质量进行评判。

假使福克斯公司解雇梦露，那么她会遭受怎样的损失呢？

19. 玩弄权术

解雇梦露就像一场下巨注的赌博。为了决定一个演员的艺术前途，一批金融家、律师、代理人、影片公司主管、甚至精神治疗医生互相斗争，而演员本人却独独被拒之于谈判之外。

罗马、纽约和洛杉矶三座城市的人员参加了这场交易，其中有些可能可以叫做是两面派的交易。解雇福克斯公司历史上票房收益最好的明星之一的战斗由在欧洲的莱瓦西斯、曼哈顿的米尔顿·古尔德和在二十世纪影城的菲利普·费尔德曼一起指

挥，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通讯上出现了可怕的误差。

最后的几次谈判是经由国际电话会议，或在餐厅吃午餐时，或在达里尔·扎纽克处的秘密会议室里进行的。

梦露和与她关系最密切的顾问帕特·纽科姆、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以及她的宣传员阿瑟·雅各布斯只参加了一两次。

事情开始于6月4日星期一早晨5点55分。尤妮斯·默里依照梦露的指示，通过电话告诉温斯坦，她的支气管炎和鼻窦炎又发作了。就像温斯坦开始担心的那样，参加多吉尔体育场的集会使命露旧病复发。星期一一整天，梦露体温高达100华氏度。

接到默里的电话5分钟后，温斯坦通知了丘克和巴克·霍尔。温斯坦记得当时只认为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请假电话。

上午8点，李·西格尔开车去布伦特伍德检查梦露的病情。几分钟后他从梦露家厨房里打电话向费尔德曼报告梦露“旧病复发”。帕特·纽科姆记得西格尔让梦露在家中休息。他的书面诊断为“梦露病情严重，不能工作”。

但是，费尔德曼和弗兰克·弗格森在给纽约办事处的备忘录中却并没有这样说。“梦露6月4日上午不在场，无正当理由。”费尔德曼给古尔德这样发的电报。丘克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相同的意见。吉恩·艾伦最近解释道：“我们不相信西格尔医生。所有的医生都听梦露使唤，我们都觉得她在装病。”

古尔德在纽约发话了，解雇梦露的计划开始生效。“我们必须马上处理这件事了。”莱瓦西斯说。他还说“梦露的一位顾问”告诉他：“梦露没病，只是不愿意去上班。”

“我们在她不顾拍摄工作去出席庆典时，便已决定了，”古尔德说，“我们现在该行动了。”

梦露传

但福克斯公司仍然比较小心。

星期一上午 11 点，费尔德曼打电话告诉梦露的律师米尔顿·鲁丁，询问梦露能不能在星期二到场。

鲁丁不能确定这件事。“我等会儿给你回电。”他向费尔德曼说。

费尔德曼给纽约发去电报：“梦露明天的身体状况不能事先预料。”

梦露在布伦特伍德家中注射了大量抗生素、加浓缩维生素。默里发现“凌晨 3 点刚过，她的头痛病又复发了”。不能事先预料的是，梦露的病情从没有传到为她谈判的人耳中。“我不知道她犯了呼吸道疾病，”鲁丁回忆道，“我只知道她在感情上有一些问题。”公司档案说明鲁丁和他的合作律师马丁·甘都把他们的当事人说成“筋疲力尽”。

尽管西格尔已经作出诊断，梦露 6 月 3 日即礼拜天在“黎马嫩香柏”医院治疗鼻窦炎，但梦露从没有将生病的情况告诉鲁丁。所以，福克斯公司便根据他们对“筋疲力尽”这一词的理解决定了这位演员的命运。

在这之后的 5 天里，鲁丁和甘面对 3 位电影业中最有法律才智的人物，除首席法律顾问弗格森外，古尔德、莱瓦西斯和莱瓦西斯的副手费尔德曼全都非常善于处理娱乐业的纠纷。

在总统生日庆典前两天给梦露写警告信的古尔德，因具有愤怒的股东们所授予的几千份委托书而被选入董事会，又由于以前曾挽救公司于危难之中而颇有盛名。当年《纽约时报》称他为“精心护理患疾企业的古尔德博士”。1961 年他采取完全整顿和大量裁员等措施，使柯蒂斯出版公司没有遭受到破产的厄运。

梦露传

古尔德出生及成长于纽约，曾获康奈尔大学法学学位，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便在美国司法部任专职检察官，40年代，他转行从事私营商业法律工作时，还喜欢宣称自己“热衷于起诉”。他向将他推上董事会宝座的股东们许诺：“我一定把法庭上的才能用到董事会上。”现在他要通过解雇梦露这一事情来证实这一点。

莱瓦西斯曾是哈佛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高材生。他和古尔德意见很快达成一致：“我们两人都认为经营电影公司必须像经商一样，重点放在经济上的盈亏上面。《埃及艳后》和《濒于崩溃》的进展情况完全违反了商业管理法则。”

莱瓦西斯刚从法学院毕业，斯派罗斯·斯库拉斯便召见了。当时斯库拉斯正在寻找一名熟悉娱乐业法律的行政助理。尽管莱瓦西斯已接受了著名的华盛顿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职位，他还是被斯库拉斯深深吸引：斯库拉斯是位移民，他从当餐厅打杂工开始，平步青云，成为剧院老板，后来又成为销售大王，最后成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最高的头头。长达一小时的会面结束时，斯库拉斯聘请了他。

费尔德曼也非常熟悉法律事务。因为莱瓦西斯在欧洲，而古尔德又被福克斯公司董事会内部长期的争权夺利所影响，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费尔德曼便总体负责解雇梦露的行动。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菲利浦·费尔德曼便从一名法律书记员升任这家好莱坞著名艺术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因对公司繁杂琐碎的法律事务非常熟悉而远近闻名。就在一年前，西海岸的雇员因为经济原因百分之五十被解雇了。费尔德曼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里解雇了几百名的导演、大制片人和行政人员，

梦露传

从而证明他是个不讲情面、六亲不认的人。

他尤其擅长停止合同。“60年代初，他在福克斯公司还是一张新面孔，”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说，“他和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不需要照顾任何人。”他成了一名整人的专家。

开始是费尔德曼提出建议，说梦露违反了信件中的规定和1956年她签订的那份合同。

当问题涉及当事人的权利时，鲁丁一直享有“猛犬”的美誉。他曾为比如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迪安·马丁这样的人谈判，签订了找不出漏洞的合同。

然而，现在他的障碍在于不能接近梦露。一批宣传人员、医生、助手围着她，就像一堵厚墙一样，穿都穿不过。“连她的好友也常常没法和她通电话，”拉尔夫·罗伯茨回忆道，“他们把她和外界隔绝了。”

鲁丁的弱点在拯救《濒于崩溃》的活动中，早已暴露出来。

星期一拍摄工作结束后，过了4小时，费尔德曼打电话给鲁丁，第二次询问有关星期二安排的事情。鲁丁最后承认，他没办法获得肯定的答复：“我无法和她通话。”

“太糟糕了。我们要立即得到答复。”费尔德曼说。

“我可以写信告诉她，如果她还像这个样子，后果将难以想像，”鲁丁说，“现在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这件事。”

星期二早上，这位梦露的律师得到了较好的消息。9点40分，他在电话上召开了一个由他自己、马丁·甘、温斯坦和费尔德曼参加的会议。“梦露今天下午可以来这儿，”鲁丁主动提出，“她感觉身体好多了。”

梦露传

费尔德曼回答道：“太晚了，我们已经中止了剧组今天的工作。”

鲁丁再一次表明了他的立场：“梦露已经做好准备在今天下午和明天全都上班。”他同时声明，在此之前他的委托人已责备了他。“她责备我站到了他们一边。”鲁丁说道。

古尔德命令费尔德曼要解雇梦露创造不能推翻的确凿的法律根据，又从鲁丁最后一次谈话中找到了漏洞。“鲁丁从未说过梦露过度疲劳，”费尔德曼在写给法律部门和纽约办事处的报告中指出，“我从他的谈话可以判断，梦露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解释、申辩的任何借口。”

这一意见使莱瓦西斯和古尔德决定将解雇一事马上实行。“全力寻找替代她的演员。”莱瓦西斯在罗马发了话。

费尔德曼不管鲁丁保证梦露星期三到场的承诺，命令分管挑选演员的副主管欧文·麦克莱恩与雪莉·麦克莱恩、金·诺瓦克、金丽丝·戴以及碧姬·巴铎接触，商量替代梦露之事。其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性感明星诺瓦克被认为是最佳人选。

鲁丁仍希望梦露星期三早晨去摄影棚报到后，这场危机就会了结，但是巴克·霍尔和亨利·温斯坦在星期二下午4点并未给梦露打来一般应打的电话，告诉她星期三的拍摄内容。这事使鲁丁感到不理解，并使梦露圈中人感到很惶恐。

鲁丁在下午4点20分给费尔德曼打了电话。“为什么没有星期三演出的电话？”他问道。

费尔德曼答道：“梦露小姐已经缺场两天。我们现在不能断定她能否成功地拍完这部影片。”公司打算在董事们作出裁决之前，先不让梦露参加拍摄工作。

鲁丁强忍着怒气。他问道：“你们是不是在找人代替梦露

梦露传

小姐？”

费尔德曼并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还没有具体行动。”

梦露的律师马上起了怀疑：“我看你们正在准备换人。”

星期二傍晚，费尔德曼和弗格森全力制订出一项妥协措施，使梦露不失去工作，而福克斯公司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向股东们显示，公司能够控制大牌明星。如果拉尔夫·格林森医生能确保他那位出了名的病人每天到场，如果梦露改掉她那种艺术上自我中心的毛病并公开道歉，那么，她可以继续拍完《濒于崩溃》。

梦露已发电报给格林森，让他尽快从欧洲回来。为了等待精神病治疗医生在星期三下午到来，所有活动都暂时停顿下来。

费尔德曼信心十足地致电古尔德和莱瓦西斯：“格林森可能为公司办成一些梦露的律师们难以做到的事。”

为了达到影片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目的，弗格森制订了一份屈辱的条件，要求梦露在拍摄电影前签字。他们解除了梦露成为超级影星以来所享受的所有特权。以前，合作演员、导演、摄影师和编剧必须由她选择，文件取消了她的这项权力。她的宣传员、戏剧指导、代理人、律师“未经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执行制片主任的特别批准”不准进入拍摄现场。

文件的语气非常强硬，10条“投降”条件中特别是第五条最令人尴尬，内容直接谴责梦露的任意不到场和作风拖拉。其中有一段说：“梦露小姐接到我们的工作电话后应马上执行并按我们规定的时间到摄影场报到。她应在我们指定的午餐时间进餐和休息。”

条文甚至还说她记性不好：“梦露小姐每天上班时必须对

当天计划拍摄的各场戏做好充分的准备。”

福克斯公司准备将这一不好听的文件向公众宣布，同时通过报刊发表一份梦露的公开道歉书，她将在新闻摄制组人员面前朗读这份文件。当然，梦露不会这么做，文件也就不知哪儿去了。

拉尔夫·格林森在星期三晚上从欧洲赶回来，但福克斯公司行政主管们态度强硬，不留一点儿余地，使他没有能够挽救这件事。正当这个时候，乔治·丘克交给费尔德曼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进一步破坏了梦露在制片厂的形象。

20. 行家的看法

乔治·丘克最后审看了没有经过剪辑的影片《濒于崩溃》，结果让他非常苦恼。

在制片开始的6个星期里，导演常常将当日拍摄的样片放映一下。他惟一感兴趣的一场戏是裸浴戏。他很得意地欣赏了这些片段，看了许多遍。

很多时候，丘克都让副制片吉恩·艾伦去参加讨论。艾伦对每个镜头都认真地做笔记，第二天上午再向丘克汇报。在导演接到命令审查梦露影片之前，艾伦已经告诉过他。

“我对玛丽莲的戏感到十分烦恼，”他说，“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星期三早上，丘克按照菲利浦·费尔德曼的命令，平心静气地，从试装一直到结束挨着观看了梦露的所有胶片。

戴维·布雷瑟顿已经对某些片段作了简单的剪辑——多数是沃利·考克斯和梦露见面的欢乐场面：他向她卖鞋子，而她

梦露传

想尽各种方法和他结识，最后两个人被地板上一大堆鞋子给淹没了。

今天，这段戏给观众带来了欢乐，但在丘克观看时，它和长达4小时的影片混和在一起，因此他有和大家不一样的看法。

“那简直不能算是表演，”他对与他想法一样的艾伦说，“梦露就像在水下表演。说实话，我认为我们一点收获也没有。”

第二次审查时，他又观看了梦露的特写镜头。“她快疯了，你就等着瞧吧。”他说。

这位导演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费尔德曼，并提议找人来替代梦露，他希望能让金·诺瓦克来继续拍。早在两年前，丘克导演《让我们相爱吧》一片时，梦露便指责过他，认为拍摄那部电影尽管非常困难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别忘了，乔治，最重要的是银幕效果。”

丘克和艾伦一直把这当作笑柄。当《让我们相爱吧》失败时，他们一面重复梦露的“金玉良言”，一面哈哈大笑。

现在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有趣了。丘克很不喜欢眼前的影片。人们直到现在很难弄明白为什么丘克这样惶恐。经过亨利·希伯和福克斯公司娱乐新闻中心人员的齐心协力，这部片子看起来还算很吸引人。大多数影视评论员和希伯有相同的看法：“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她的最佳之作。”

丘克最新传记的作者帕特里克·麦吉利根则和丘克意见相同，认为他们“用这些材料不能做成一部连续影片。他对需要何种材料要求非常严格”。

参与拍摄《濒于崩溃》一片的工作人员，包括布雷瑟顿和

梦露传

温斯坦，并不全都同意丘克的意见，但丘克的意见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公司行政主管们相信他。当时，不受欢迎的“新潮导演”都穿着牛仔裤、T恤衫，而丘克依旧衣装笔挺，且全是名牌产品。

然而，这种服从只是一种姿态。丘克和许多导演一样，不喜欢总部里的那些掌握财权的老板，恨他们对自己指指点点，但他从未像制作《濒于崩溃》一片时那样对这些权势人物这么反感。

莱瓦西斯和费尔德曼逼他拍摄一部他一点都没有把握的电影，还把温斯坦强加于他。他们取消了他选择演员的资格而每个地方都让梦露决定，而且还影响他改写剧本。这些情况使他对这部影片和梦露的看法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梦露是个两面三刀的人，是幕后操纵者。

6月6日星期三下午，丘克来见费尔德曼、弗兰克·弗格森和斯坦利·霍夫，出席会议的还有另一位副总裁。丘克不断地催促他们暂停拍摄这部影片，另外请人替代梦露。似乎他的理由很充分。

“我当时便感到解雇梦露是不对的，”汤姆·特赖恩现在回忆道，“我认为影片本该能顺利拍摄下去的，但乔治却觉得她演不出什么东西来。他的行为都是以这种看法和情感为基础的。”

梦露被解雇几天后，丘克也向特赖恩承认：“如果制片厂让她有充分的时间休息，她是能够拍完这部影片的，但福克斯公司根本没想过这样的建议。”

围绕总统生日庆典和午夜游泳的宣传，影片公司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在肯尼迪生日晚会的新闻片里和在希勒拍摄的午

梦露传

夜游泳剧照里，梦露都显得神采奕奕，透着健康的气息，而这些都发生在公司负责人正在告诉股东们梦露重病在身的时候。

丘克发言时恶狠狠的样子使在座的福克斯公司的行政主管们都大吃一惊。当然，这位导演几个星期来并不知道，在公司激烈的斗争中，他自己和梦露一样，是个可以被随意指令的小喽啰。此刻，他被推到了第一线，来使这一针对梦露的特别行动合法化。

行政主管们肯定知道丘克的报告和事实不符。6月1日，费尔德曼和霍夫将《濒于崩溃》放映了90分钟，看后非常欣赏。影片给他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使得费尔德曼下令作一番内部调查，以便确定梦露拍摄的胶片中有没有足够的好镜头，再请一名很像梦露的人代替她，来完成这部影片的制作。

但是公司急于解雇梦露，已顾不上其他建议了。

星期四下午，文件草草地准备好了费尔德曼的内部调查表明，梦露拍摄的镜头非常好，换人后完全能够完成影片的制作。

费尔德曼和故事编辑西奥多·斯特劳斯接见了资格很老的喜剧作家哈尔·坎特，雇用他将梦露已拍摄的场面编成一本连贯的电影剧本。“他们需要得到一部完整的影片而不必要重拍玛丽莲已拍摄过的镜头，”坎特回忆道，“我发现片中许多地方非常好，我对剧本作了设想，使这部电影能够拍出来，事实上梦露已完成了大部分重要场面的拍摄。”

福克斯公司的行政主管们却并不把人们对梦露已完成的工作的称赞的话告诉梦露的谈判代表米尔顿·鲁丁和从欧洲回来的拉尔夫·格林森。

律师和精神分析家收到的都是些谴责《濒于崩溃》的报

告，他们为拯救梦露的艺术前途进行最后谈判时，肯定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21. 两面派

6月6日，拉尔夫·格林森下飞机时已经累得快不行了，前面的17个小时里，他不是在空中飞行就是在机场等机然而他没有回圣莫尼卡的家中，而是开着车直达梦露的住宅。梦露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呆在她的卧室里。

格林森这次来访是为了处理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麻烦，因为在1月初是他让梦露参加电影《濒于崩溃》的拍摄工作。4月初他去欧洲时，他确信梦露身体状况良好，对完成影片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并由此能够尽可能没有痛苦地解除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所欠下的义务。

格林森走之前曾留下一些人来支持梦露的工作，其中有温斯坦、尤妮斯·默里和一位代替他工作的精神分析医生米尔顿·韦克斯勒。但是，梦露鼻窦炎发作，又因和肯尼迪总统恋人关系的结束而引起情绪混乱，这一堆的事使他们快要崩溃了。

格林森在天黑前来到了梦露在布伦特伍德的住所，和她私下讨论了两个小时，目的在于确定她心理是否健康，有没有能力完成影片的拍摄工作。

显然格林森认为，如果这样可以把欠福克斯公司的义务全部解决，就值得冒冒险。“他认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合同阻碍、限制了梦露，”这位精神分析医生的女儿琼说，“她不能忍受这种被死死地限制着的生活和艺术生涯。”

格林森和自己的妹夫鲁丁一样，决心劝阻影片公司解雇梦

梦露传

露和因为这而耗费数百万美元收入而对她提出起诉的新闻发布。鲁丁已经告诉费尔德曼，他已把费尔德曼的信件交给了梦露并告诉她，如果再缺场后果就将难以想像。“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我实在可怜玛丽莲，不忍心把这样的消息告诉她。”鲁丁告诉这位行政主管。

星期四的大部分时间里参与这件事的人都在开会讨论。费尔德曼全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既给纽约的古尔德、罗马的公司律师奥托·凯格尔，也给由于患有前列腺在曼哈顿一家医院治疗的福克斯公司总裁斯派罗斯·斯库拉斯。鲁丁和格林森见面，一起修订一连串向影片公司作出的保证，以使《濒于崩溃》一旦继续拍摄时就可以执行。

6月8日星期五，莱瓦西斯准备在那天宣布，伊丽莎白·泰勒已被解雇不再参加《埃及艳后》的拍摄工作。但这天上午8点10分，鲁丁转述了格林森的口信“梦露已准备星期一早晨回来上班”，她将按“规定的时间和安排”拍完影片《濒于崩溃》。

鲁丁要求在那天召开一次有费尔德曼、格林森、弗兰克·弗格森和他自己参加的午餐会。

星期五在影片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摆了一桌送来的午餐，参加这项会议的有费尔德曼、弗格森、鲁丁和格林森。费尔德曼一面吃着色拉，一面这样通知：“我必须提醒你们，我们并未改变立场，我们觉得梦露已经违背了合同。”

“弗格森先生和我来这里是为了仔细地听你们的陈述，”费尔德曼说，“并希望被说服，相信梦露小姐的确能够继续拍摄这部电影。”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又提出一项新的条件，梦露同意

了这一条件，才能继续影片拍摄：“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和帕特·纽科姆在影片拍摄的时间里必须离开摄影棚。”

鲁丁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福克斯公司可以单方面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新的决定，并且补充说，可以把纽科姆支走。

“怎么处置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呢？”费尔德曼问道。

格林森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完全没有把握是否能说服玛丽莲接受这个条件，就算是我亲自提出，也未必会有结果。”

鲁丁答应在转述福克斯公司的各项要求时，向梦露提出这一问题。但他也说，梦露对自己的戏剧指导向来十分真诚。接着，他请求影片公司官员们考虑：“向梦露小姐提出你们各项要求的时机是不是合适？”

费尔德曼似乎有些担心：“在我和纽约办事处商讨之前，请先别正式提出这些要求。”

午餐快结束时，格林森显得很高兴。“我可以劝玛丽莲同意所有合理的要求，”他说，“我可以说服玛丽莲做我要她做的所有事情，虽然我不希望说自己是‘催眠大师’。”

费尔德曼很惊讶于格林森的自信：“那么你能断定玛丽莲愿意或不愿拍哪些戏？你能断定她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镜头了？”

“是的，”格林森肯定地说，“如果有必要，我甚至可以参加剪辑。”

之后弗格森提出请一名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选择的精神医生来对梦露的健康状况进行诊断，这一提议引起格林森和鲁丁一阵惶恐。

虽然显得有失身份，格林森还是表示同意并试着提出了几位医生的名字。

在下午1点45分时，午餐结束了。鲁丁和格林森上车时

梦露传

都承认，从影片公司的态度来看，解决好这件事情的希望较大。

下午3点45分，费尔德曼打电话给已回到贝弗利希尔斯办公室的鲁丁。“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已不想对这件事再作进一步的谈判，”费尔德曼说，“我们认为玛丽莲·梦露已经违背了合同，我们正在努力寻求办法补救。”古尔德、莱瓦西斯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已最后指示：“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根据保留下来的文档来推测，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好像在耍弄鲁丁和格林森。星期五那次午餐前几个小时，公司在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律师便始终在急急忙忙地拟定指控梦露的诉状。此外，莱瓦西斯还聘请洛杉矶的缪齐克、加勒特和皮勒律师事务所为顾问，以便使之成为史无前例的案件。该事务所的詹姆斯·R·奥马利最初确定索赔金额为50万美元。他告诉《纽约时报》，赔偿金额也许会增加到100万美元以上。

当费尔德曼还在与鲁丁谈判时，缪齐克、加勒特和皮勒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便在复制诉状副本，以便在下午5点的最后限期之前在圣莫尼卡高等法院的工作人员处备案。时间安排得这样精确，暴露了福克斯公司的一切行为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莱瓦西斯从伦敦打电话给弗格森，要他在星期五起诉。弗格森提出反对意见，说时间太紧了。莱瓦西斯的回答是：“如果你们赶不上，就再找一家律师事务所帮忙。”于是詹姆斯·R·奥马利被卷入到这一矛盾之中。

30年后，莱瓦西斯解释这一行为时说：“有太多的传言，我愿意这一诉讼被正大光明地报道。我亲自警告律师们不要向新闻界透露事情内幕，以免他们把事情弄得影响太大。”

温斯坦早在星期五下午便知道起诉和解雇的事情，于是他

梦露传

以《濒于崩溃》制片人的身份提交了辞职信。“这完全是耍政治手腕，我不想介入此事，”他说，“他们摆脱不了泰勒，所以他们决定解雇梦露，让她替泰勒受过，以显示他们是可以控制局面的人物。”

鲁丁和格林森知道诉讼已经备案，马上明白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赶在新闻发布之前把事情告诉梦露，因为纽约办事处的宣传人员已事先向新闻记者打了招呼。

鲁丁怕这事对梦露打击太大，一直没有给梦露写信提醒她缺场的后果，因此梦露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解雇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她毕竟听到了流言蜚语。

星期五当天，拉尔夫·罗伯茨在布伦特伍德梦露的住宅中为梦露按摩，发现人人都轻手轻脚地走动以避免梦露，在将双手掐入她颈部的肌肉时，又感到她十分紧张，这种情况过去很少见到。

最后，梦露终于道破玄机。“丘克正在想尽办法解雇我，”她说，“听说这事已经在准备了。”

罗伯茨指出，他也听到了这种传言。“虽然没有人直接告诉过她，她仍然十分怀疑，”他说，“关于丘克为什么这样对待她，她一直弄不清原因。”

可能因为梦露的医生和宣传人员特别地保护她，而她又因患病而不能和外界联系，她被以前新闻界的朋友们抛弃了。她已身处公司狂飙的风口浪尖，而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依然错误地觉得很安全。

直到罗伯茨证实了这一传言，梦露仍把它看作是自己与福克斯公司之间的一场小矛盾，这是自50年代初以来经常发生的事情。她在拍摄《让我们相爱吧》期间，缺场的日子更多，

梦露传

造成的摩擦远胜过这一次，最终那部影片还是拍成了。有票房价值作依靠，梦露对于她在《濒于崩溃》这部影片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很有信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她和李·西格尔的联盟。西格尔坚决支持她的决定：鼻窦炎症状减轻之前在家休息。

直到星期三，制片厂不事先告诉她便中止了拍摄工作，这才使她疑心陡增。

下午5点左右，格林森最后正式告诉梦露，她已被解雇了。梦露气急败坏。“也许我早该摆脱这些人，”她后来告诉斯莱泽道，“他们的一切行为看来害处多于益处。”

梦露的支持者们几乎不互相来往，比如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和格林森相互之间有矛盾，帕特·纽科姆则自己做自己的，不与其他人交流，而尤妮斯·默里是个很深沉的人，只和格林森联系。

鲁丁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谈判根本不是一件小事情，可是除格林森之外，其他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琼·格林森说，她父亲在汽车收音机里听到解雇的消息时非常生气。“很明显的，他们早已下定决心解雇梦露了，干嘛还要让我父亲从欧洲赶回来？”这位精神分析医生的女儿感到很难理解。

纽科姆更是生气得不得了。“这个星期刚开始，公司的医生还检查了她的身体，嘱咐她在家休息，”她回忆道，“她这样做了，却遭到解雇。”

格林森从收音机里听到公告后，马上赶到梦露的住所，将她带进卧室，关上房门。他在那里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默里，要切断所有打给梦露的电话。“告诉他们，梦露正在开

会，不能接电话。”这一可悲的命令把这位女演员与许多人隔绝起来，其中有鲁珀特·艾伦、南纳利·约翰逊和达里尔·扎纽克。

“我很清楚玛丽莲会作出怎么样的反应，”艾伦回忆道，“我知道她会被击垮的，所以，我几次打电话来，表示支持她，但整个周末，电话都打不通。”

马乔里·普莱彻和惠蒂·斯奈德在下午6点后来到了梦露家门外，想直接同她聊聊天。“她从未被解雇过，因此她会被打垮的，”斯奈德回忆道，“她是无法理解事情的经过的。”

当梦露知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以她被解雇为题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时，她由痛心转为愤怒。

22. 反动攻势

米尔顿·鲁丁和费尔德曼之间有一项私下的商定：封锁有关解雇梦露的所有的宣传。

到星期五下午，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却不遵守自己的许诺。

大约下午2点，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从纽约给梦露打来电话，向她询问对“公司传出的让人担忧的消息有什么反应”。

“我刚听到一条小道消息，福克斯公司已将你从《濒于崩溃》一片的拍摄工作中解雇，”威尔逊说，“我想知道你这方面的态度。”

梦露仍然信心十足，认为格林森和鲁丁已经顶住了赔偿要求，因此她只是笑了笑，说道：“厄尔，我没有被解雇，这不过是流言。事实上，我现在已做好一切准备，并期待着星期一

梦露传

回到摄影棚去。”

“你不是在生病吗？”这位专栏作家问道。

“我病了一段时间，”她回答道，“现在感觉好多了，星期一上午我将到摄影棚去。”

威尔逊半信半疑。他的消息直接来自老朋友、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分管广告和营销的老资格副总裁 E·查尔斯·艾因费尔德。虽然消息来源可靠，威尔逊还是决定先同意梦露的说法。

由他撰写并受版权保护的报道于 6 月 8 日东部时间晚上 10 点在街头出售，其通栏标题是：“玛丽莲将于星期一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而在大西洋彼岸的伦敦，影迷们第二天早上见到的则是希拉·格雷厄姆的独家新闻：“梦露已被除名了。”“玛丽莲星期一上班时，会发现自己已被解雇，代替她的人也许是金·诺瓦克，”格雷厄姆写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已不再需要她了。”

格雷厄姆的消息也是来自艾因费尔德，他给好莱坞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宣传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他的老友佩里·利伯对梦露已被解雇的消息给予证实。

格雷厄姆引用了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政主管的话说：“玛丽莲已很多天没有在厂里露面，而她经常去市里过夜生活。”

加州时间下午 3 点左右，鲁丁和弗尔德曼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并且新闻封锁估计至少要延续到星期一莱瓦西斯回到好莱坞之后。但是，威尔逊和格雷厄姆却分别得到了内幕消息。

费尔德曼心里肯定非常清楚，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东

梦露传

西海岸两地的宣传人员对这一好莱坞史无前例的、涉及面最广的反面宣传早已做好了准备。这次不是解雇一位演员，而是毁掉她这个人。

后来证明这一宣传攻势非常成功。

这场速战速决的传媒大战的指挥者们是三位狡奸巨猾的老手：艾因费尔德、布兰德和利伯。他们从无声片开始没落时就来到好莱坞，帮助发明了把这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城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广告艺术。

艾因费尔德的职责是将解雇梦露一事变成一次宣传，并向全世界传递这样的信息：福克斯公司至少能够掌控公司属下一名自以为是、不听从安排的明星。

哈里·布兰德是负责西海岸反梦露行动的指挥。他完成任务时肯定会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作为“好莱坞新闻社主任”，他是将梦露捧上明星宝座的设计师：从她第一次参加购物中心的开业典礼到8年后明星群集的《公共汽车站》首映式获得极大的成功，都是由他一个人安排的。

虽然鲁珀特·艾伦曾经说过布兰德已开始瞧不起玛丽莲·梦露了，但没有关于布兰德在完成反对宣传时的心情的书面资料。

刚开始，布兰德就把此事推给了他的助手佩里·利伯。1962年反梦露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利伯发动了一场宣传攻势，对她进行造谣中伤和人格侮辱。

他向路拉·帕森斯提供的第一份报告材料，其手法之残忍连这位老资格的专栏作家都非常吃惊。梦露被描绘成已经“半疯”，经常“一丝不挂地在穿衣镜前一坐就是几小时”。他还告诉帕森斯，著名的裸泳镜头是梦露突然脱下三点式泳装时拍摄

梦露传

的。“梦露处于服药后的虚幻状态，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利伯对她这样说道。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在东西海岸有 20 名专职的宣传人员，并配备有一大批剧照摄影师和有很大规模的后援人员。这部机器全力以赴，投入到反梦露的宣传战争中。除布兰德、利伯和艾因费尔德外，秘密参与这件事的还有冷酷无情的前新闻记者弗兰克·尼尔和约翰·坎贝尔，两人以前都参加过将梦露捧上明星宝座的工作。

这场从反面大肆造谣中伤的宣传攻势始于五月十几号，是从利伯向记者们暗示梦露是忧郁症患者开始，例如他向帕森斯说：“她白天一整天地睡觉，晚上则通宵开晚会。”

利伯别有用心地透露一系列的消息，暗示梦露有病。尽管布兰德和利伯手头都有福克斯公司医生的“鼻窦炎鉴定书”复印件，利伯仍将梦露缺场的原因说成“未详细说明病情”的行为，给人造成梦露装病的假象。

当《洛杉矶时报》一名记者问及梦露身体情况恢复得怎样时，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发言人反问道：“恢复什么？”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许多官员认为，这场宣传攻势是公正的。除亨利·温斯坦之外，影片公司最有权势的官员都不相信梦露有病。在一份发往纽约给斯库拉斯的备忘录中，事情被说成“托病怠工”。一名宣传人员暗示，梦露想促使福克斯公司停止《濒于崩溃》一片的拍摄工作，这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

这仅仅是开始。6月6日星期三，也就是梦露被解雇的前两天，宣传攻势才真正全方位地开始。宣传人员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夜以继日地工作，制造出一系列高效率的文字材料，

交给精心选择的记者发表。

当天下午，弗兰克·尼尔打电话向纽约专栏作家哈里森·卡罗尔提供消息：“正在准备对梦露采取某种强烈的行动。”

第二天上午，美联社收到影片公司一位匿名的宣传人员提供的材料，内容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一位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的声明：“对这些违反职业道德的演员——包括玛丽莲·梦露，我们再不能放纵姑息了。我们该坐下来商量一下他们的问题，否则便是不负责任。”

同时，又引用这个消息来源的话说：“我们有写好的剧本，然而玛丽莲常常要每天自己改写。”

星期五，希拉·格雷厄姆还没有离开伦敦时便收到亨利·温斯坦通过电报传发来的下面的声明：“玛丽莲没有生病。我没收到关于她生病的正式通知，我得到的报告是她没有到工作场地报到。我们已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她的缺场使影片公司浪费了100多万美元。”

“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没对任何人提到过这一点，”温斯坦说，“玛丽莲确实是病了，我比其它人更清楚她的病情。可是他们干脆盗用我的名义发表了这些声明。宣传部门的那些家伙真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实际上，6月6日后我已经离开了。为了表示反对，我已经辞职去米高梅公司上班了。”

这天下午，洛杉矶一家报纸的记者弗农·斯科特得到了另一份据说是温斯坦发言的摘录：“因为玛丽莲·梦露的固执和不负责任，她从那些靠这部电影生活的人们嘴里夺走了面包。”

这条消息使温斯坦笑出声来：“这完全不是我说话的口气。”

当天晚上，艾因费尔德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纽约向《时

梦露传

代》周刊的默里·舒马赫公布了这样一项声明：“梦露小姐并没有拥有什么特殊的气质，而是得了精神病，可能还很严重。”

“我既没有说过那种话，也从没有那样的感觉。”身在伦敦的莱瓦西斯为澄清以上言论的影响这样说道。

实际上在这几天里，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们为了毁灭这位名星，已经毫不留情地发挥了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星期四下午，他们事先发布一项关于解雇梦露的声明，以便让它在全国 200 多家周末报纸上成为重大新闻，让世人皆知。

声明中有一段说道：“梦露小姐很多次没有正当理由就随便缺席。梦露小姐这样随便违反合同，迫使我们采取了这一行动。”

当影片公司的医生李·西格尔提出抗议，指出这是天大的谎话时，菲利浦·费尔德曼叫他不要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做。

梦露的宣传员帕特·纽科姆进行了反驳：“和现在一样，当时我便说，上个星期开始公司医生为玛丽莲作了检查，让她不要出门。医生说她病情太重，不能上班，随后公司便解雇了她。”

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还将解雇梦露的公告用电报发往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并分别发给洛杉矶的 7 家电视台。

拉尔夫·格林森想用较为缓和的方式告诉梦露这一消息。在他开车前去梦露住所的路上，他听到了收音机里播放的有关解雇梦露的消息，马上变得十分愤怒。费尔德曼曾答应过他和鲁丁，在星期一之前一定不把这一消息透露出去。

因为克劳馥以前在公开场合攻击过梦露，利伯就让他老朋友琼·克劳馥助他一臂之力，通过她，利伯想让事情成为全

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

40年代后期在乔·申克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克劳馥曾遇到梦露，这位年长的女演员看到梦露便走到她面前说：“你喜欢的话，我愿帮你一个大忙。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你穿的这套白色针织裙与这种晚宴场合一点也不相符。”

几个礼拜后，梦露去克劳馥在布伦特伍德的大楼共进午餐。克劳馥又对梦露的穿着指指点点，两人话不投机。后来，梦露便不屑再跟她来往了。

1953年，在《电影故事》杂志的颁奖会上，她们之间的不良关系为公众所知。梦露入场时招摇过市，身穿一件用金银线织物做面料的过分暴露的连衫裙，金光闪闪，比获奖主角更加引人注目。克劳馥那时只好强忍着不舒服的感觉。

克劳馥召开了一次即席记者招待会。“玛丽莲·梦露自以为她的那些宣传非常有用，实际上她错了，”她说，“观众想看到的是，卸妆之后的演员仍是气质高雅的淑女，电影观众不需要别人当着他们的面卖弄色相。今天颁奖会上出现的场面几乎就像是一场脱衣舞表演。”

当时梦露的态度远远比克劳馥的好。她除了表示自尊心受到伤害外，没向记者多说什么。

克劳馥的怒气郁积在心中，时间久了必定越发深厚。遇上利伯求助，她马上应承了下来。“玛丽莲还是个孩子，”她向记者说，“按年龄她该是成人了，可她总是长不大。”

丘克也插到这件事中来，而且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导演要专栏作家赫达·霍珀为他进行一次采访，作为30年来欠他情的回报。在这次采访中他充满热情，然而他的主要目的是让梦露在职业声望中一败涂地。

梦露传

“她终于疯了，可怜的人儿，”丘克说，“她的一切行为都显得暴戾，不近人情。公司在每一步行动中都向她妥协了。”

“那你觉得最后会怎样呢？”赫达问道。

“我认为，赫达，她的艺术生涯到此就结束了。”

从轰轰烈烈的 20 年代起，赫达就一直疯狂地崇拜丘克所导演的影片。她认为丘克给这篇好莱坞最荒诞的故事提供了最权威的资料。

采访结束前，这位导演一再提出：“请不要把我的名字公布出来。我告诉你们的事情绝对不能发表。”

两天以后，赫达以一句毁灭性的话作为她专栏文章的开头：“玛丽莲·梦露的艺术生涯已经结束，她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

就在周六稍晚的一些时候，宣传人员炮制了一次称为“影子记者招待会”的联手大合唱。据说当时到会的还有乔治·丘克、亨利·温斯坦和彼得·莱瓦西斯。丘克提到了梦露的精神病，莱瓦西斯着重谈由于总统庆典而使梦露遭解雇那件事，而温斯坦则评论“梦露的无病呻吟”。

在那种随心所欲的日子里，新闻媒介中无人想到要核实一下那次自封的记者招待会。如果有人那样做了，他们就会发现其实莱瓦西斯在纽约，丘克在效外度长周末，而温斯坦已坐在米高梅公司的会议桌后面了。

莱瓦西斯承认，“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那几天宣传部门觉得自己的表演倒还不错”。

星期日和星期一两天里，宣传部门还做了另外一件非常成功的事。宣传人员知道梦露常常以她和影片公司的普通工作人员良好的关系而自豪，这些普通人包括电工、木工以及道具人

员等。他们起草了一份公告，发表在最新一期的《杂要》期刊上。

公告行文简单，仅有几句话，对玛丽莲·梦露“使我们失去工作”表示感谢，落名是“《濒于崩溃》摄制组全体工作人员”。

由于这份公告要到下一个星期才能见报，宣传人员打算到星期一才把事情的细节公诸与众。

但是有一个人却事先将之透露了出去。当梦露在星期日早间新闻中听到这一消息时，哭得像个泪人儿。“真是这样吗，他们这么恨我？”她问她的朋友惠蒂·斯奈德。

“宝贝，不，”斯奈德说，“这肯定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实际上我从来没听说过。”

“当然，这条消息几乎使她完全崩溃了。”鲁珀特·艾伦说道，那天他曾给她打了个越洋电话。

实际上，摄制组成员很多人都同情梦露，本书在收集素材时，曾对还健在的30名剧组成员中的23人做了调查，他们都没有参与任何反对梦露的抗议活动。

“我们没发表过任何报道，”副导演巴克·霍尔回忆道，“这条公告是别人弄的。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果摄制组人员登了公告，我肯定知道的。”

但是，梦露自己的宣传人员不能使她相信，这条公告是影片公司捏造的。“所以，她给摄制组成员每人发了一份电报，”艾伦说，“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事和我没有一点儿关系。’”

随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宣传部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重要的人事档案上，企图用梦露的个人生活经历来向她发动攻势。

梦露传

以前 10 年里，梦露曾向宣传员，比如约翰·坎贝尔和弗兰克·尼尔等，倾诉过许多心里话，尤其详细地叙述了她孤儿般的童年时代以及一次次的挫折和痛苦的遭遇。从 1949 年到 1957 年，梦露向宣传人员一共口述 10 万余字，这也就好比是创作了一部意识流小说，叙述她成为明星的坎坷历程。

此外，宣传部门无孔不入，有办法弄到梦露参演的所有电影的秘密法律档案。她缺场、吸毒和发火等累计次数的详实记录，为新闻记者提供了素材，完全可以永远结束她的艺术生涯。

“他们就是要完全毁灭她，一点儿内疚也没有，”鲁珀特·艾伦说，“哈里·布兰德首先发起刁难，而且冷酷无情。当年梦露曾对他不是很尊敬，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他瞧不起梦露，常在我面前用难听的话往她身上泼脏水，用恶毒的笑话影射她性生活行为不端。他知道，我是梦露的朋友并代表她，他对我就已经这样，可想而知他会对梦露的仇人说些什么。”

宣传人员找出两件最使梦露暗自伤心的事——恐惧精神病和学习能力差，对此她一直很避讳，不愿意提。他们狡诈地将这些缺陷化作毁灭梦露的重量级武器。

聚集在布伦特伍德的梦露支持者们看到一切已经很清楚，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准备不留后路，彻底翻脸了，他们感到很恐怖。当第一批暗示“精神病问题”的报道发表时，拉尔夫·格林森决定尽量不让梦露知道。

可是，梦露天生对精神病十分恐惧，对这条消息产生强烈的反应是必然的。拉尔夫·格林森的小心只不过推迟了它的到来而已。

“她没有疯，但她感到非常害怕，”格林森的挚友，作家露

梦露传

西·弗里曼说，“她对精神病怕得要死。”

她特别害怕精神分裂症会遗传。这种让她母系家族深受折磨的疾病深深地藏在她体内，她担心随时都会发作。

梦露每夜都体验到这种天生的恐惧。事实上，她童年的记忆中几乎全是精神病患者活动的场面。当大多数孩子回忆起祖母和蔼慈祥地抚育他们的情景时，梦露记起的却全是些令人恐惧的事情。

她 18 个月时，祖母黛拉·梦露怒气冲冲地要将她掐死。玛丽莲的养父母回忆说：“黛拉的眼睛露出疯女人的凶光。”

“他们让我忘掉这事，”她对拉尔夫·罗伯茨说，“但是我却记得很清楚……那太恐怖了。”玛丽莲——那时她叫诺玛·简·莫滕森——4 岁时，黛拉·梦露被关在一间精神病房内，而玛丽莲的母亲格拉迪斯·贝克也在那年第一次经受精神病发作的折磨。

在玛丽莲 10 岁时，格拉迪斯·贝克也被送走，先后关在好几所私立精神病医院里，她的后半生是在防护墙里面度过的。

梦露也清楚她母亲是在三十四五岁时几次狂怒后开始发病的，这种狂怒与梦露在《濒于崩溃》一片摄制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愤怒暴躁是一样的。

“她也知道应该想办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否则就好比是向她祖母和母亲投入精神病院的疯病低头认输。”梦露的传记作者之一卡尔·罗林森说，“她担心所有的治疗措施都没有效果。”

1957 至 1962 年期间，梦露耗资 15 万美元进行了精神病门诊和住院治疗，而现在她觉得这样做完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她已开始怀疑是否应继续由拉尔夫·格林森来为她每天作

梦露传

例行治疗，这种治疗有时要持续几个小时。

斯莱泽发现梦露常逃避例行治疗。玛丽莲常对秘书说她不想去了。几分钟后，格林森便会给她打电话。“你必须来。”他总是这样说。

梦露告诉许多朋友，其中有鲁珀特·艾伦和拉尔夫·罗伯茨，她开始想方设法地编造各种离奇的想象来应付格林森。她甚至把她认为格林森希望听到的症状和感觉作了笔记。她甚至还用袖珍录音机录下“伪造的自言自语”，让格林森分析诊断。

6月的一个下午，梦露对斯莱泽诉苦道：“鲍勃，我对他已没有话可说了。我不喜欢这样做。我不喜欢不情愿地同他一次次见面。”

“你不说话的时候，治疗怎么进行下去的？”斯莱泽问道。

她调皮地笑了一下，“我就想方设法告诉他一些胡编乱造的事情，反正他又不能查出来。”

“她也许逐渐地从依赖精神病医生的状况下解脱出来，”鲁珀特·艾伦推测道，“我觉得，他们对她只有害处。”

拉尔夫·罗伯茨同意上面的观点。“总统生日庆典后不久，我给她做按摩。当我按摩到她足部时，她说‘拉尔夫，假如你听到他们要把我送往精神病院，请你站出来告诉他们，我只要按摩一下就好了’。这是傻话，但她说时态度非常真诚。”

解雇一事将她推回了格林森的诊所。宣传人员捏造传播的有关她已经发疯的谣言再一次使她夜惊和失眠。

随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加大了攻势。

影片公司提供了一系列消息，新闻报道《失落的周末》也同时刊登。一位宣传员在罗马的《埃及艳后》摄影棚里告诉希拉·格雷厄姆说：“玛丽莲已记不住台词了，丘克正在一句话一

梦露传

句话地和她一起拼凑。”

她在“亲爱的，尼克”和“尼克，亲爱的”这句台词上弄不清楚，已被当作失去理解力的证据，全城的人知道了。

实际上，梦露的理解力低下在摄影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可以追溯到她刚入影坛之时。早在1953年拍摄《尼亚加拉》时，她的台词经常弄混，表现出朗读方面有障碍。在拍摄另一部影片时，她把一句简单的台词讲错了22遍，事后，李·西格尔向南纳利·约翰逊解释道：“她语感有问题，可记忆力并没有问题。”

这种语言上张冠李戴的现象一直伴随着她的整个艺术生涯，有时使她成为笑柄。

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时，约翰·休斯顿和演员们由于梦露老是读错开头一句台词，而在华氏102度的高温下工作了5小时。

她本应该冲到克拉克·盖博面前，充满热情地说“我们到了”。第一次拍摄时，她脚上穿着高跟鞋，走路摇摇晃晃，喃喃地说：“我们在这儿。”

休斯顿极力地忍耐着说：“玛丽莲，台词是‘我们到了’，亲爱的。”

接着，她又错了很多次。后来梦露对阿瑟·米勒说，一句台词说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它的意思。

影片公司并不知道，她还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这是一种使人听力模糊和轻度晕眩的耳病。梦露常常误会乔治·丘克的指令。“梦露的迟钝主要由听力受到损伤引起。”鲁珀特·艾伦说。

除此之外，她在拍摄影片时出现的问题完全符合学习能力

梦露传

低下者的表现。肯尼思·沃尔和威尔玛·乔·布什可能在《分析学习的问题》一书中提到过梦露。他们指出其症状为“脾气暴躁，容易冲动；对挫折的承受力差；睡眠不深，没有规律；记忆力不好，不能持久；对指令理解不清”。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利用这些生理上的毛病作为攻击的武器，证明梦露的演艺事业已快不行了。

所有这些问题，加上梦露众所周知的暴躁脾气，都成了同行们普遍责备的资料。

这场带有摧毁性的宣传攻势，开始时如急风骤雨，难以抵挡。风暴在星期五下午开始。梦露晕倒在家中的白色沙发上，一会儿抽泣一下，尤妮斯·默里急忙捧上一大杯烈性酒。

收费很高的格林森在那里呆了两个小时，很关心地对梦露进行开导，而帕特·纽科姆则被新闻界不断打来的电话淹没。

许多作家都曾描述梦露当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关在布伦特伍德的住宅里伤心痛苦。

实际上，她在这难捱的长夜里由伤心转为愤怒。她善于往后退一退，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玛丽莲·梦露这个被影片公司大肆诋毁的人物。从前后经过来看，竟然有人敢解雇她，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首先，她难以相信事情真的已经发生，”艾伦回忆道，“过去她曾多次受到这样的威胁，后来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星期六，拉尔夫·罗伯茨来做例行的按摩时，发现这位明星已做好迎战的准备。“你知道吗？他们是由于伊丽莎白·泰勒才解雇我的。这不能怪她，是公司不对，可他们确实是因为伊丽莎白·泰勒才解雇我的。”

罗伯茨认为她的看法很对。

之后她变得更为愤怒。“他们不能从我身上赚到钱，便想毁掉我的事业，使其他人也得不到。”

几小时之后，她已经开始反抗。当惠蒂·斯奈德和马乔里·普莱彻来看梦露时，她给在巴黎的达里尔·扎纽克打了电话，要他对公司的不公正行为提出抗议。扎纽克这位她过去的敌人马上同意帮忙。

让梦露意外的是，在这个备受煎熬的周末里，另外一些人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23. 巨人间的较量

6月8日，星期五，《濒于崩溃》剧组仍在继续拍摄工作，有关梦露就要被解雇的消息逐渐地传到了摄制组。

第一条有关梦露被解雇的消息直到下午3点30分才传过来，那时距美联社在美国多家广播电台上播出第一份通告只是过了半小时。刚开始，大家都不相信这条消息，5月18日也曾有过相似的流言，当时梦露在纽约参加总统的生日庆典。

下午3点45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发型师艾格尼丝·弗拉纳根找到迪安·马丁，要他说说对金·诺瓦克代替梦露的角色有什么想法。

“亲爱的，这条消息肯定是谣言，”马丁说，“我当然也听说了。”

但很快，14号摄影棚大门边就贴出告示：“本景地奉命关闭，什么时候再开，请等候通知。”

就在这同一时刻，惠蒂·斯奈德得到消息，福克斯公司不

梦露传

仅解雇了梦露，而且正在快速寻找新人以代替梦露。公司已让李·雷米克到服装间试穿梦露的戏服。

斯奈德找到马丁时，他还穿着中午娱乐时所穿的洛杉矶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服。“迪安，我听说他们解雇了玛丽莲。”斯奈德说。

“什么？”马丁问。

“之后，他让他的助手去制片办公室核实这条消息。”斯奈德回忆道。

很快，助手回来了。“确实是这样，”他说，“梦露已被解雇，李·雷米克将成为女主角。”

马丁丢下高尔夫球棒，抓起外套径直跑向福克斯公司的停车场。斯奈德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惠蒂，我同意签合同拍这部影片的原因是因为和玛丽莲·梦露合作，”马丁说，“这是前提，仅有的前提。我不会同李·雷米克或其他别的女演员一起拍此片的。”

半小时后，马丁回到了家，合众国际社驻好莱坞记者弗农·斯科特对他进行了简单的采访。马丁告诉斯科特他已离开了拍摄场地，并且不准备回去了。“我非常尊敬雷米克小姐，”马丁继续说，“但我开始同意签合同是为了与玛丽莲·梦露合作。”

6分钟之后，合众国际社播出下面的简明新闻：“迪安·马丁因玛丽莲·梦露而辞职。”斯科特第二天在一长篇文章中称，马丁已通过他的经纪人将他辞职的决定通知了福克斯公司。

马丁的决定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费心准备的宣传攻势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它使福克斯公司企图平息股东愤怒的努力全失败了。大量报纸甚至用比报道梦露被解雇一事更大的标题来报道马丁辞职一事。

梦露传

《纽约每日新闻报》用醒目的标题写道：“没有梦露，就没有马丁。”《纽约时报》则稍微温和一些，它的题目是：“马丁因梦露被解雇而辞职。”电视台和电台也进行了许多报道，他们播放了肯尼迪生日庆典的一些镜头和大约半小时的梦露为拍摄《濒于崩溃》而进行试装的镜头。

费尔德曼一个星期都在寻找一位能代替梦露并被马丁所接受的演员，金·诺瓦克是名单上第一人选。她做过百货商店模特，1952年曾获选美冠军，成为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推荐的女明星。古尔德、莱瓦西斯和斯库拉斯都同意让这位有着一头漂亮金发的女明星代替梦露，但却受到诺瓦克的坚决拒绝。原因是她本人也曾深受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专横的老板的加害，她非常同情梦露。

在诺瓦克之后，费尔德曼又找了几位女影星，但都被婉言谢绝了。到星期四上午，费尔德曼已是没有办法了。由于雷米克欠福克斯公司两部电影，费尔德曼决定用8万美元的片酬请雷米克饰演艾伦·阿登。雷米克担心这是一种宣传手段，所以她坚决要求福克斯公司在与她签约后马上支付她8万美元。如果梦露再出来，福克斯公司保证不从她那里要回一分钱，而且雷米克以后也不再欠福克斯公司任何影片。

这位27岁的女演员在当时票房卖座率既不高，也不是好莱坞的超级明星，尽管不久后她因主演《美酒和玫瑰的日子》而红极一时。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是不是确实想让雷米克代替梦露，这就不清楚了。但是很明显，他们希望新闻界大量报道此事。在告诉马丁公司解雇梦露的决定之前，费尔德曼已急速送雷米克去摄影棚试穿梦露的戏装，并拍下了雷米克和乔治·丘

梦露传

克的合影。

“我被卷入那部影片一共不到 20 分钟，” 30 年后，雷米克回忆道，“这事让我非常不高兴，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便宜了新闻界。”

“我对拍摄《濒于崩溃》一点兴趣也没有，”她接着说，“我和玛丽莲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演员，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告诉我‘我们与你签过合同，我们希望你能履行义务’。”

当雷米克和丘克忙着拍剧照时，《濒于崩溃》摄制组的宣传人员约翰·坎贝尔和利伯用雷米克的名义向新闻界发表了几项声明。其中两项声明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用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名义向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所发布的消息非常相似。

在所谓雷米克的第一项声明中，雷米克责备梦露“没有敬业精神，她不把拍电影看作一种事业，而电影事业是不能纵容她这种行为的”。

所谓雷米克的第二项声明言辞更加激烈：“我认为玛丽莲应当被换掉。一名演员不该有这种不端行为。电影事业会因为这种行为而毁灭。虽然电影本身丰富多彩，但它毕竟仍是一种事业。如果其他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会被解雇的。”

“我从没有说过这些话，”雷米克回忆道，“这简直是一种宣传手段。他们以我的名义发表这些声明，是很卑劣的。”

但是，马丁决意辞职，这使得雷米克替代梦露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都在努力说服马丁接受雷米克，或至少告诉外界他接受雷米克。费尔

梦露传

德曼耗了大半天时间从纽约的办公室将消息告诉给马丁，因为要通过马丁的经纪人赫尔曼·西特伦转达。在马丁不为所动时，福克斯公司便威胁要起诉他，索赔几百万美元。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效果。费尔德曼不得不绕过西特伦，直接请求 MCA 公司总裁卢·沃瑟曼帮忙。

费尔德曼最大的收获是说服马丁同意在 6 月 11 日即星期一上午同影片公司的行政主管们谈一谈。

1961 年 11 月，当《濒于崩溃》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梦露就坚持要求马丁演男主角，并因为这差点儿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闹僵，因为公司想让詹姆斯·加纳饰男主角。

现在该马丁来回报梦露了。马丁的真诚令梦露深受感动。星期天，梦露收到阿瑟·雅各布斯寄来的一大堆纽约报纸。她将报纸上的大幅标题“没有梦露，就没有马丁”指给琼·格林森看。“那篇报道深深地打动了她。”格林森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对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头头们来说，马丁的行为绝对是加重了 60 年代初公司所遇到的困难。“这件事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或者两个明星那么简单，”彼得·莱瓦西斯说，“像 MCA 公司那样的大公司正在威胁着影片公司，他们包装演员、剧作家、导演甚至制片人，却将影片公司排斥在外。上面的各种原因导致成本不断上涨。”

分别代表玛丽莲·梦露和迪安·马丁各自制片公司的 MCA 公司已对《濒于崩溃》进行了包装。

“代理公司的权力日益增大，”莱瓦西斯说，“大的代理公司都认为他们对市场比影片公司更熟悉，所以我们影片公司正逐渐地被他们排斥在外。”

梦露传

迪安·马丁从没有详细说明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前途和事业同梦露联系在一起。在银幕上他扮演一位很好相处的好人，银幕下他也一样。马丁曾做过职业拳击手，也靠玩纸牌作弊来骗过钱，后来他一边在一家钢铁厂打工，一边在夜晚和周末到一家小夜总会唱歌。1946年，他和名气很大的喜剧演员杰里·刘易斯组成合唱小组。他们合作了10年，合作拍摄了11部电影，并在夜总会演出了几千次。

50年代中期，马丁的6首歌曲分别登上排行榜冠军宝座，为他成为一名影视超级明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人们的意料之内，马丁对梦露的忠诚并未受到大家的欢迎。制片秘书李·汉娜回忆道：“因为马丁坚持只与梦露合作，这部影片只好停拍，致使104个人没有了工作。”

赫达·霍珀在《洛杉矶时报》的专栏文章中提醒马丁，“工会不支持迪安·马丁退出《濒于崩溃》摄制组”，霍珀写道，她引用一位工会官员的话，“迪安的辞职使我们大家好一段时间都处于失业的困境。”

霍珀同时提醒读者们注意，工会过去对此类行为有许多制裁方法。“如果工会打算对付谁，谁的末日就到了。可是这次马丁却能免遭其难，这是史无前例的。”

莱瓦西斯星期四回到洛杉矶，他下决心要劝服马丁。与此同时，他又让弗格森拟定诉状，如果马丁坚持罢演的话，可向法院起诉马丁“违反合同”，要求索赔560万美元。

由费尔德曼、莱瓦西斯、弗兰克·弗格森、马丁和赫尔曼·西特伦参加的会议持续了3小时，最后仍然没达成任何协议。

当费尔德曼刚提到马丁拒绝接受雷米克一事时，马丁就打断他说：“我没有拒绝雷米克小姐，我只是说我不与梦露合作我

不拍这部影片。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莱瓦西斯马上反问道：“那我们投入的资金怎么办？”

马丁答道：“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我没有同任何人发生过争吵。”

莱瓦西斯再一次说：“我们觉得雷米克小姐是合适的人选，她已在多部影片中有优秀的表演。”

马丁耐着性子解释，他出演这部影片主要是由于和“玛丽莲之间有种默契”。他还说《濒于崩溃》的主要内容是马丁为了梦露而抛弃新婚妻子赛德·查理斯，但如果换作雷米克，这所有的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

制片人不赞成：“故事主要是丈夫深爱着前妻，但他们正处于马丁已再婚的难堪局面。”莱瓦西斯又说：“这不是一个男人抛弃普通女子而追求性感女人的故事。”

马丁表示不同意。

莱瓦西斯生气了：“我们不顾所有的困难来拍这部影片，甚至给梦露红利。我们已投入了210.9万美元的资金，可我们如今已经没时间了。”

“那么你有什么建议？”西特伦问。

“我们觉得马丁先生应该接受雷米克小姐。”莱瓦西斯说。

为了缓和僵持的局面，西特伦说：“如果是碧姬·巴铎，马丁先生可能会答应的。”

后来，莱瓦西斯到另一间办公室打电话到纽约，向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尔顿·古尔德请示。

15分钟后，莱瓦西斯回来了，他重申：“我们相信马丁先生会答应接受雷米克小姐。”

西特伦和马丁不再说话，退出了会场。

梦露传

“这是商业决定，”莱瓦西斯说，“启用李·雷米克是正确的做法。”

中午的时候，西特伦回了电话，仍旧是“没有梦露，就没有马丁”。

在另一边，梦露也正积极寻求其他大人物的帮助。

24. 复 职

6月11日即星期一下午，梦露开始反抗了。她表现出让人吃惊的坚强和镇静。

由她口述，帕特·纽科姆笔录，梦露发了104份电报，《濒于崩溃》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个人一份。她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决定中止拍摄表示遗憾，并声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决定与自己没有关系，敬请各位理解”。

她还请阿瑟·雅各布斯代理公司发了两份电报给罗伯特·肯尼迪，一份发到他在美国司法部的办公室，另一份发到弗吉尼亚阿灵顿他的家中。

发到阿灵顿的电报婉言谢绝了彼得·劳福德夫妇的宴会邀请。电文是这样的：“亲爱的司法部部长及罗伯特·肯尼迪夫人，我原本会非常荣幸地接受您的邀请，参加您为劳福德夫妇举行的宴会。但令人难过的是，我被卷入到一场为保护明星们本来就所剩无几的权利的抗议斗争之中。”

梦露还整篇整篇地在电文中与劳福德夫妇和司法部部长讨论了她被解雇这件事情。电文的最后写道：“总之，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尽管另一份电报的电文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材料，但可以确

定的是，这是一份讲述她与福克斯公司之间的矛盾和请求支持的电报，因为梦露知道罗伯特·肯尼迪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达里尔·扎纽克和塞缪尔·罗森曼有着“家族关系”。

梦露在考虑了3天之后，还是给斯库拉斯打去了求助电话。自从他们之间有过一小段的风流韵事之后，斯库拉斯就始终充当护花使者。梦露始终相信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不会解雇她，因为斯库拉斯的重大影响力是她坚强的后盾。

她克服了自己的傲慢心理，最终还是打电话给她的大恩人。经过几次电话后，她终于在曼哈顿一家医院的私人病房里找到了他，他刚做完手术，正在那里静养。

斯库拉斯解释道，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董事会要解雇她，而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他只是个名义上的首领，虽然表面上他是福克斯公司的总裁，但董事会才掌握实权，真正控制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是米尔顿·古尔德。

这是梦露首次听说华尔街的律师们握有公司大量的股票，已经控制了公司董事会的实权。她才知道她是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三人帮”所解雇，他们是统领董事会的古尔德、彼得·莱瓦西斯和董事长、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撰稿人塞缪尔·罗森曼。

斯库拉斯无可奈何地告诉梦露，他也没有办法。

梦露紧接着是向达里尔·扎纽克求助。梦露想起最近好莱坞的一些商业报纸不断报道达里尔·扎纽克想回到福克斯公司，他的目标是福克斯公司的总裁职位。他不久前还在巴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们讲述了福克斯公司的悲惨现状，而他曾将福克斯公司从一家二流的小型电影制片厂发展成电影业的一

梦露传

家大公司。

星期一下午，梦露打电话到巴黎找扎纽克。那时候，惠蒂·斯奈德正好来看望梦露。斯奈德回忆说，梦露首先说明了自己的病情，然后告诉扎纽克她已恢复得差不多了，做好了拍摄的准备。

“我只听到梦露这边的话，不清楚扎纽克在说些什么，”斯奈德回忆说，“但我的感觉是扎纽克同意帮她复职。”

罗伯特·肯尼迪也马上采取措施，他打电话给罗森曼。罗森曼是罗伯特·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的好朋友，在罗斯福总统执政的那段时间，约瑟夫·肯尼迪任美国驻英国大使，而罗森曼则是罗斯福总统的发言撰稿人。罗森曼是看着博比和约翰长大的。二战时期，未来的总统海军少尉约翰·肯尼迪曾在罗斯福的工作班子里服务过，因此罗森曼与约翰有了更深一步的接触。这次，博比请求罗森曼对梦露的事情重新斟酌。

然而，真正能让梦露复职的人是米尔顿·古尔德。古尔德曾因不批准梦露参加肯尼迪总统的生日庆典而被博比骂过，所以第一家庭想从古尔德那里得到帮助的可能性非常小。

梦露的希望主要放在扎纽克身上。当时扎纽克正为自己同古尔德以及董事会之间的矛盾气急败坏。

当扎纽克为梦露复职到处活动时，他和梦露都没有想到，他们为《濒于崩溃》进行的斗争会促使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领导层的解体，这场大动乱后来改变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命运。

实际上扎纽克比好莱坞的任何人都更早听说梦露将被解雇。6月8日星期五，巴黎时间清晨1点，他的老朋友南纳利·约翰逊从好莱坞打来电话。

“怎么啦？”扎纽克问。

“他们要把梦露从《濒于崩溃》摄制组中除名。”约翰逊愤愤不平地回答。

“妈的！”扎纽克骂道，“你从哪儿听说的？”

“玛丽莲刚刚告诉我，”约翰逊解释说，“是路拉·帕森斯告诉她的。”

“那该怎么办呢？”扎纽克叹息道，“《濒于崩溃》绝对票房很高。”他刚偷偷地去美国西海岸转了一圈，观看了《埃及艳后》和《濒于崩溃》两部片子。他不喜欢《埃及艳后》，却欣赏梦露的《濒于崩溃》。

约翰逊显得很悲观：“我已给彼得·莱瓦西斯发过电报，请他想清楚，梦露和乔治·丘克之间到底是谁带来票房收入。要解雇的话，也应该解雇丘克，而不是梦露。”

扎纽克静静地听着，不说一句话。

“这都是丘克在搞鬼。”约翰逊又说。

“我很欣赏梦露的这部影片，”扎纽克说，“玛丽莲从未表演得这么好过。”

约翰逊很同意扎纽克的观点。

这位剧作家的电话促使扎纽克坚定下来，投入到这场他这一辈子最危险、代价最大的抢回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操纵权的斗争中去。“你很清楚，我从未对梦露有过特别的好感，”扎纽克对约翰逊说，“但我很重视她的票房价值。他们的行为令我对公司的前景十分担忧。”

扎纽克答应，他会给约翰逊回电话。同时，他打电话给斯库拉斯，把他的这位老对手也卷入了这场争夺战中。

到星期六梦露自己打电话给扎纽克时，这位前影片公司的

梦露传

专家正在策划一场让人难以相信的“政变”。

梦露向扎纽克口头承诺，只要一让她复职，她就马上回《濒于崩溃》摄制组。而扎纽克则表示同意修改南纳利·约翰逊的剧本。他甚至表示也许会聘请约翰逊接替丘克。

星期一，在公司总部，有关梦露马上要返回《濒于崩溃》摄制组的流言到处传播着，还有报道说《濒于崩溃》的失败和《埃及艳后》的管理不善使扎纽克下定决心，一定要抢回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领导权。“正是由于影片公司的管理实行委员会制，才会发生那么多的灾难，”扎纽克在巴黎对记者说，“委员会的管理方式在好莱坞不起作用，你从《埃及艳后》中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好莱坞却好像没什么事了，费尔德曼和莱瓦西斯认为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他们告诉梦露的律师米尔顿·鲁丁，什么谈判都没有用了。

鲁丁在星期一起来到他在贝弗利希尔斯的办公室，对福克斯公司的不遵守承诺非常生气。在打给费尔德曼的电话中，鲁丁责备这位主管没有职业道德。

“我听说你们已经提起诉讼。”鲁丁说。

“确实是这样，”费尔德曼答道，“我们赶在星期五下午5点钟之前提出了诉讼。”

鲁丁对费尔德曼傲慢的回答非常讨厌：“你至少该告诉我们一声，可我们是从收音机里得知的。”

鲁丁还生气地谴责了他们“要搞臭玛丽莲”的宣传攻势。“你们这些负责宣传的家伙，为什么对梦露的散漫这样大肆宣扬和诬蔑？”他质问道。他还指出，因为福克斯公司的诋毁与诬陷，胡说梦露精神不健全，使这场宣传攻势变成了一场可恶

的、无耻的争斗。

“我们只是引用了亨利·温斯坦的几句话、莱瓦西斯的一句话和登载了李·雷米克的几张剧照罢了。”费尔德曼说谎道。然而，鲁丁很快就会发现温斯坦、莱瓦西斯和雷米克从未对记者发表过什么言论。

鲁丁警告费尔德曼，他和梦露都遵守了协议。“我必须要求阿瑟·雅各布斯代理公司停止所有对梦露的宣传，”鲁丁说，“梦露小姐可能会被激怒。”

这个比较含糊的威胁也许使费尔德曼有所察觉，因为一场“支持玛丽莲”的运动已经拉开序幕，打电话和电报到福克斯公司表示支持玛丽莲的影迷源源不断。

“已经有流言说，福克斯公司准备重新聘请玛丽莲。”黑兹尔·华盛顿说道。

25. 司法部长

6月的第三个周末，正当福克斯公司在为解雇梦露一事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来到玛丽莲的宅邸。他这次访问既属于私人性质，又带有政治色彩。

他开着一辆敞篷车，穿着牛津布衬衫，脚穿便鞋，活脱脱一个大学生模样。

他来时，梦露梳妆打扮还没完毕，所以她告诉尤妮斯·默里，她是在等一位客人并嘱咐她先给他喝一杯。一直到打开大门时，默里才知道客人是美国司法部部长。

“6月里的那天下午，我在门口迎接肯尼迪先生，并将他领进客厅。”默里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制作人西尔维娅·蔡斯这

梦露传

样说道。她还告诉蔡斯，博比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个急切的年轻的求婚者。

博比在他哥哥的生日庆宴上就和梦露眉来眼去，从那以后，他们发展起来的感情令他沉迷，促使他在梦露事业快要崩溃的时候来到她的身旁。

梦露那天完全和平时相反，动作很快。她从化妆室里出来，穿着一件普奇型主妇长袍，显得很飘逸。圭洛夫为她梳理的发式，加上面部化妆，更是不同凡响。“所有的这些都说明博比的来访非常重要，”梦露传记《诺玛·简》和《传奇式人物》两书的作者弗雷德·劳伦斯·吉尔斯说，“玛丽莲在家接待客人一般都穿短上衣和宽松裤，一般不会舍弃这样的便装去会客。这次的情况非常不一般。”

这是他们第一次私下见面。他们手挽着手，围着梦露家的游泳池散步，博比常常抛出白色小球逗弄她的狮子狗。那狗是弗兰克·西纳特拉赠送给梦露的礼物。

对那次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内容，人们知道得不多，只知道罗伯特·肯尼迪给了梦露一些含意深刻的忠告。“我是律师，又是从政的人，我将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工作一辈子。你是演员，也应为你的工作奋斗不懈。而且你的事业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不要放弃，坚持到底。”梦露事后向尤妮斯·默里和罗伯特·斯莱泽引述了罗伯特的这段话。

之后，他跑回敞篷车，可爱地敬了个礼，上车走了。用默里的话来说：“这么快，就像一场梦一样，那么不真实。”

默里隐隐觉得，一种罗曼蒂克的关系正在发展中。

“他被她吸引，对她有浓厚的兴趣，”吉尔斯说，“这种意识深处的迷恋较之纯粹的两性关系更加危险。”

梦露传

然而博比的来访还有另一个原因。尽管总统改变了他椭圆形办公室的专线电话号码，梦露仍不停地向总机打电话。当接线员不同意接通电话时，她恼怒地报出自己的姓名。有一次她气急败坏地说：“我是玛丽莲·梦露！我要和约翰说话。”

彼得·劳福德的前妻帕特·西顿·劳福德和德博拉·古尔德·劳福德都说，罗伯特·肯尼迪前去拜访的最初目的是阻止梦露公开和约翰·肯尼迪接触。

专栏作家詹姆斯·培根也赞成上面的看法：“博比那年6月来西部，首次和玛丽莲认真交谈，她给我说过，说博比这次来是让她远离总统。”

有一次，当他们围着游泳池散步时，这位司法部部长严肃地要梦露别再打电话到白宫去。接着作为弥补，博比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她。这一号码是他司法部里办公桌上的电话。

罗伯特·肯尼迪的新闻助理埃德·格思曼说：“博比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很快，玛丽莲便每星期和他通话三至四次。”

2月里，帕特和彼得·劳福德在圣莫尼卡的总统西部白宫里举办了一次晚会。晚会上博比被梦露迷得神魂颠倒，从那以后，她对他也着了迷。

晚会的目的是为博比和埃塞尔·肯尼迪饯行，庆贺他们动身作环球旅行。帕特·劳福德邀请了所有好莱坞重要的新一代演员和导演参加聚会。梦露一直是场上的焦点人物，她艳压群芳，使诸如金·诺瓦克、珍妮特·利和纳塔莉·伍德等超级明星相形见绌。

她还没有走下台级进入群星荟萃的名人群中，就已经成了

梦露传

晚会议论的中心人物。她按惯例乘坐一辆小型轿车，来迟了。车子开近目的地，很快便淹没在一排排的豪华轿车群中。开车的是穿球衫和宽松裤的英俊的爱尔兰人惠蒂·斯奈德。“我在玛丽莲家为她化妆，”斯奈德回忆道，“她一时高兴就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开车送我去呢？’”

于是，斯奈德很快地将她送达海滨大厦。“当时大厦四周到处都是秘密特工，”他回忆道，“他们很古怪地看了我一眼，认出玛丽莲后，便让我们通过了。”

一位随从打开车门。梦露走下汽车，她全身都散发着浓郁的夏奈尔5号香水味，肩上斜披着一条黑貂皮披肩。记者们的闪光灯此起彼落，就像节日的礼花。

斯奈德开车穿过大门，回到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时，梦露向四周的人打招呼说：“各位好。”

“玛丽莲，谁送你来的？”记者们问道。

这位明星让貂皮披肩顺肩滑下。“哦，一个常常和我约会的海员。”她眨了眨眼睛说。

斯奈德后来回忆这件事情时禁不住大笑起来。“记者用了几天时间寻找那位使玛丽莲为之心动的海军军官。实际上她几年前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因为我有几条船，又喜欢航海。”

在劳福德的房间里，她面对着一大群人。帕特·劳福德穿一身高雅的白色衣裙，到前面去欢迎她。“人太多了，很挤。你肯不肯赏光，我始终都不能确定。”她说。

“你在开玩笑吧？”梦露说，“我可是很想见到博比。”

“好，我让你和金·诺瓦克坐在他的身旁，一边一个，已经够近了吧？”帕特·劳福德问道。

“谢谢金。”梦露笑着说。

梦露传

人们经常说，梦露巧遇罗伯特·肯尼迪，两人一见钟情，他们的会面完全是巧合，时间、地点都是碰巧的。但不少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常为此事不停地争吵。

事实上，梦露为了认识博比曾认真地准备过，其细心程度不亚于研究影片中的角色。她阅读了许多报道司法部部长马上就要进行环球旅行的报纸。她一见彼得·劳福德就直接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包括埃塞尔、司法部部长的孩子们、司法部以及博比和担任总统的哥哥间的关系。

“这种兴趣不是感性的，并非仅仅是异性间的吸引，”罗伯特·斯莱泽说，“对玛丽莲来说，这种迷恋更为强烈，时间更长，也更加危险。”斯莱泽看事情看得很透彻。他作为一名专栏作家和电影编剧，在40年代曾强烈地吸引过梦露。他是梦露在人生观和抽象概念方面的最初的启迪者。

“她与总统交往完全是异性间的吸引，纯属性恋，而不是其他的，”舞蹈编导斯蒂芬·帕皮克回忆道，“她和约翰·肯尼迪的关系没有一点儿理智的成分。”

大概30年后，黑兹尔·华盛顿把总统描述为“又一名梦露身边的过客”，而把博比说成是“诚心诚意的人”。

为了讨好博比，梦露恳求拉尔夫·格林森的儿子丹尼尔为她辅导，以便陪伴博比进餐时可以聊聊政治。“他们想出一大堆学识渊博的问题，玛丽莲将其一个个记在供抄录用的笔记本上，藏在她的小手提包里，好在求爱时使用。”斯莱泽回忆道。

博比是肯尼迪家族中和女人交往时最害羞的人，即使在晚宴上他们之间问答式的谈话时间很长，他也依旧不能主动找到话题和梦露交谈。

这位女演员将貂皮披肩铺在地板上，脱掉鞋，慵懒地躺

梦露传

着，博比也不打招呼，便一下子坐到她身旁。

帕特·劳福德说：“对玛丽莲还有印象吗？”

博比仍然一声不吭。

“博比，这是玛丽莲·梦露。”

最后，他们并排躺在劳福德家的地毯上。梦露用唇膏在一张大餐巾上写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司法部部长都做些什么？”

然后，她教他跳扭扭舞。劳福德家的留声机不断地放送着音乐，他们踏着音乐的节拍在房间里跳起来。

那天晚上，博比激动万分，他打电话给一位大学时的好朋友，向他介绍梦露。“你猜一猜，刚才我和谁跳了舞？”之后，他把话筒交给这位女演员，让她自己回答。

晚会快要结束时，梦露耍了个小小的伎俩。她坐在博比和他的新闻助理埃德·格思曼之间，睁大眼睛，假装是饮了几杯香槟酒后酒力发作，说：“我真不能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开车回家。”当然，两位男士都不知道那时她还没有自己的汽车。

“嗨，你现在这样肯定不能自己开车回家。”司法部部长说。

梦露只是笑了笑。

博比一把抓住格思曼的手臂。“你必须和我一起去，我不愿意独自送她回家。”

于是，三人开车离开海滩。梦露和博比坐在前面，格思曼则坐在后面。

他们将她送到她家的客厅里，交给尤妮斯·默里来照顾。

第二天上午，博比和埃塞尔·肯尼迪登上飞机作环球旅行。而梦露则向福克斯公司报到，为拍摄《濒于崩溃》进行试装。

一种临时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种联系比别的任何事物对梦露最后阶段的生活道路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用黑兹尔·华盛顿的话来说：“她和博比·肯尼迪之间才是一种认认真真的恋爱关系。”

梦露被解雇和当着众人的面受到屈辱之后，她认为格林森医生和葆拉·斯特拉斯伯格让她很失望。

他们没能使局势变好。所以，像以前许多为她战斗过的支持者——如米尔顿·格林和阿瑟·米勒——一样，他们已不再值得她信任了。

她需要一名新的白衣骑士来帮助她。就在这时候，罗伯特·肯尼迪第二次闯入了她的生活。

26. 和解

6月14日，梦露被解雇后的第一个星期四，拉尔夫·格林森开车送她到贝佛利希尔斯迈克尔·格丁医生的诊所。格丁医生以前为许多好莱坞影星做过整形手术。因为名人生活的专栏作家们经验丰富的专业目光始终密切注视着这家诊所，追踪那些来诊所的名人和富人，他们只得从后门悄悄地进去。

格丁的护士把格林森和梦露带到医师的私人办公室，并给他们送来点心和咖啡。

格丁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他看到梦露的样子大吃一惊。她穿一件黑色套装，戴着披散的黑色假发，鼻子上戴着一副墨镜。一条特大的头巾裹着她的脖子，连下巴尖也给包了起来。

这几年，格丁为梦露做过几次小的整容手术，在40年代把她的下颏稍微缩小。1950年，就在她一跃而成为明星之前，

梦露传

为她弄过鼻尖。

格丁坐下后，梦露慢慢地打开了头巾，摘下墨镜。说她的鼻子青一块紫一块，左边面颊上有一块椭圆形的紫块。

格丁走到她面前，用一只手指沿着她的鼻子轻轻地摸了一下，梦露一直没有说话。他带她去 X 光室时，她依旧一声不吭，最终还是格林森打破沉默。“玛丽莲淋浴时出了点小问题，”他解释道，“她摔倒了，撞在瓷砖上。”他只顾说，一点也不管事实——梦露家浴缸周围没有贴瓷砖，她也很少洗淋浴。

格林森接着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但总觉得至少应该检查一下。”

在 X 光透视过程中，格林森仍继续他的独白，叙述梦露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她患有鼻窦炎，被从《濒于崩溃》一片的拍摄工作中解雇了，宣传人员还发动了一场毁灭她的攻势。

“问题太大了，玛丽莲的处境很不妙。”格林森偷偷对格丁说。

整形外科大夫感觉梦露受伤是由于毒品药力的发作，在迷幻中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而造成的。

“格林森医生一个人不停地讲，”格丁回忆道，“好像他不想让梦露说话。”

最后，当护士把 X 光片递给格丁时，梦露才流露出关心的神情。“我的鼻骨是不是折断了？”她非常急切地问道，“要多长时间才能接好？”

当听到乐观的答复，她的鼻子只是碰伤时，梦露伸开双臂搂住格林森的脖子说：“感谢上帝。”

梦露传

然后她戴上墨镜，用披巾围住脖子，依旧重重地倚在格林森的手臂上离开诊所。

格丁回忆起来，这次受伤是典型的跌伤，但罗伯特·斯莱泽和梦露一起谈论过她全部的心烦事。他确信是有人“狠揍了她一顿”。

这次受伤只是她被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解雇后思想混乱、悲观失望的后果之一，而影片公司发动的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更加剧了她的困扰。

“有一周左右，她几乎与世隔绝，”尤妮斯·默里对《电影故事》杂志说。依照大家的说法，在公司发出通知后的10天里，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滥服安眠药和猛饮香槟酒。

然后，梦露决定列出一份愿意帮助她的影迷名单。6月27日至7月15日这段日子里她安排了日程，大量接受摄像和采访，使她的朋友们联想到她从影初期发动的传媒闪电战。

在这24天的激烈反抗中，她接受了10次采访，其中包括几次会见她的好友——专栏作家悉尼·斯科尔斯基，大方地让《时尚》杂志的道格拉斯·柯克兰和伯特·斯特恩拍摄了大量照片。采访中，令记者们感到吃惊的是谈话内容不受约束，而梦露总是把话题转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和他们这些年来是怎样虐待她的。

在帕特·纽科姆的支持与帮助下，她逐渐地转败为胜，在与福克斯公司的较量中有了优势。

她的发言不仅刊登在报纸杂志上，而且矛头直接针对影片公司的领导层。她向《生活》杂志的理查德·梅里曼谴责那些人：“无论他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怎么样，演员不是机器。不让他有人性，创造性又怎么来呢？”

梦露传

接下去，她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责备愈来愈明显：“这个产业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位不讲道理的母亲，孩子跑到汽车面前，她不是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反而责骂孩子。就像在说：不准你患感冒——而你竟敢患上感冒！这些官员们自己可以患感冒，长期地在家休息，只要打个电话说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演员们却不能这样。谁都知道生病的人是最难受的。我真希望在他们鼻窦炎发作和发高烧时让他们去演一场喜剧，尝尝到底是什么滋味。”

梦露对新闻界的反复发言，再加上扎纽克、罗伯特·肯尼迪甚至还有斯库拉斯等人的活动，逐渐有了效果。“很快，纽约传来消息，说梦露准备谈判，并保证以不一样的姿态回来工作。”莱瓦西斯回忆道，“我接到纽约发来的命令，要我重新谈判。我不知道这是米尔顿·古尔德还是罗森曼的意见。”

梦露冤枉地遭到 10 天后解雇，影片公司要求她继续上班。

但是，首先是西海岸的官员们蠢蠢欲动，然后是宣传队伍再次进行了安排。6 月 17 日，哈里·布兰德安排了另一场传媒攻势，目标是迪安·马丁。

一天前，福克斯公司以违反合同和“行为违背职业道德”为理由对马丁起诉，要求赔偿 300 万美元。“当梦露小姐违约时，”起诉书谴责道，“迪安·马丁不遵守承诺，不同意和梦露小姐以外的任何女演员合作。”

起诉书进一步指出，尽管马丁曾得到保证，选择演员要征求他的意见，但他没有权利坚持必须由梦露出演，将她作为仅有的入选。

6 月 24 日，被新闻界称作“好莱坞三角诉讼”一方的马丁对福克斯公司也提出起诉，索赔 680 万美元，同时宣称他的

梦露传

职业声誉受到了侮辱。

“影片公司有意提供虚假的情况，把责任推在马丁身上以逃脱私人股东们的批评。”诉状强调说。

5天后，梦露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新活跃起来。她友好地向福克斯公司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表示好感，博取同情，并胡乱找了个借口，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喝鸡尾酒，要他看一看焕然一新、不再胡闹的玛丽莲·梦露。

餐桌上摆着冰冻鱼子酱和许多布伦特伍德美食店送来的加有菜肴的吐司。

梦露已写好几段发言稿并打好腹稿，希望会面时给这位影片公司的老板留下良好的印象。然后，她回忆起以前接受体验派表演法训练时所学到的各种技能，打算把自己塑造成一位人们想象中的能干的超级明星。

让她意外的是，莱瓦西斯和费尔德曼准备带一份使《濒于崩溃》重新开拍的计划来到布伦特伍德。莱瓦西斯后来和这位女演员在电话中聊天时甚至暗暗表示，影片公司准备倾注血本，如果《濒于崩溃》按时拍成，可能会答应付她100万美元的酬金。

在纽约，公司董事会对解雇梦露和紧接着的全球性宣传攻势已经安静下来。现在《濒于崩溃》这个带有政治色彩的球又重新抛回到莱瓦西斯的手中。罗伯特·肯尼迪主动打电话给罗森曼，电话被转到了制片主任处。

“我已记不清是哪里来的消息，”莱瓦西斯说，“有人告诉我们，玛丽莲已准备考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摄影棚工作。无论这一结果是怎样取得的，我心里很高兴。”

这次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对梦露作了退让，答应在她

梦露传

住宅里举行由她提起的会谈。

梦露等待开会时，又加了一手。她让宣传员帕特·纽科姆藏在卧室门后，在速记本上记下所有的会议内容。

如果要问这桩公司不讲信义的勾当中哪个是主角的话，他便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

他不管董事会成员们的内部斗争，开始讨论重新聘用梦露：“我刚收到准确的消息，知道她急切地希望恢复拍摄工作，态度又极为认真，便开始为她回来而准备。”

当公司律师和代表梦露及马丁的法律顾问组还在谈判时，莱瓦西斯已开始和这位女演员恢复以前的关系。

“让人意外的是，我发现她是个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莱瓦西斯说，“她知道完成《濒于崩溃》一片的拍摄工作十分重要。”

“她非常讲道理，比较宽容，使得这次商讨非常融洽。她对这一遭到玷污的项目重新表现出兴趣，”莱瓦西斯继续说道，“我最后对制作这部影片满怀信心。事实上我甚至授权别人听取梦露的意见，重新改写剧本。”

然而，还得作一些人事上的变革。梦露以不再让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和格林森作为她的“代理人和谈判代表”为条件，公司方面换下了导演丘克。

慢慢地，6月份过去了，梦露的鼻窦炎渐渐地恢复。影片公司主动提出对关于支付她100万美元的合同马上重新开始谈判：其中50万美元是《濒于崩溃》的酬劳，另外的50万美元是新歌《何去何从》的演唱费。这首歌，有一点点凑巧的是，是梦露的宣传主管阿瑟·雅各布斯创作的。人们在福克斯公司的档案中发现了以上合同，从而确证了这位明星和福克斯公司

最后对价钱问题有所分歧的传言完全不属实。

梦露常被描述成因为失去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合同和《濒于崩溃》永远中止拍摄而悲痛交加，难以恢复。这位影星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午，她的好友彼得·劳福德暗暗表示，停拍影片是她“自杀”的主要原因。

那年夏天，这部始终被认为肯定要夭折的影片已经有了生机。虽然有些人故意对这件事保密，仍有一些消息被传了出来。6月20几号，有人见到梦露和莱瓦西斯手挽手走出制片厂的律师办公室，谈笑风生。

莱瓦西斯看到，福克斯公司所发动的宣传攻势以及接着毫不留情地将她解雇，使梦露有所转变，明白了她在经济上的某些现实情况。“现在她迫切希望马上恢复拍摄工作。”莱瓦西斯说。

然而，费尔德曼和查尔斯·艾因费尔德这两个梦露最凶狠的仇人使出最后一手，企图进一步羞辱她。

艾因费尔德以影片公司营销主任的身份，在纽约命令一名宣传员草拟了一份低调子的道歉书，让梦露在复职前公开发表。文中她必须承认自己有服用麻醉剂的习惯，请求原谅她的拖拉作风和不守纪律的行为，并答应克服她的“主角”派头。这份认错书没有留下来，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官员斯坦利·霍夫看过这份文件，认为它让人“非常恐怖”。

莱瓦西斯反对公开发表这份道歉书：“我是绝对不答应这样去侮辱人的。那时玛丽莲和我相互理解，她表现得非常有诚意。”

当时，计划要求《濒于崩溃》一片在7月的第三个星期重新开拍。假设这计划真的实现，梦露的命运可能还有所改变。

梦露传

但是，由于某种不知道的原因，梦露的代表们很明显地耽搁了整个进程，故意使影片公司迈不了步。从一篇报道可知，这份新合同在某个律师的办公桌上一直放了几个星期，没有人管。

纽约专栏作家厄尔·威尔逊说，鲁丁律师在签约上有意延迟时间。有一段时间，这份100万美元的合同已经准备好了，而“米基·鲁丁并不急于签订它”，威尔逊写道，“他担心玛丽莲根本不能履行协议中有关她的条款。”

根据威尔逊的回忆录，鲁丁曾告诉他：“梦露的病很严重，她患有精神病，可能早该送她进精神病院了。”

鲁丁对此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他的姐夫拉尔夫·格林森是梦露的精神分析医生。

然而，格林森的妻子和女儿都绝不承认梦露有精神病的说法，尽管他们都认为她心情非常失落。“米基是个律师，他要求人们的行为合乎逻辑，”希尔迪·格林森说道，“当然，玛丽莲是个思想方法一点儿也不合逻辑的人，可能他把这一迹象看成是她患有精神病。”

“和我谈判的这个女人并没有精神病，”莱瓦西斯回忆道，“当然她有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服用麻醉剂和失眠。我当时的印象是：很有诚意、热情洋溢地希望回到工作岗位。”

葆拉和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女儿、演员兼作家苏珊·斯特拉斯伯格在那最后几年里与梦露走得特别近，她总结道：“人们该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在好莱坞怎样才算是发疯？确实，梦露的脾气十分古怪，她服用麻醉剂，有时行为怪癖，不合常情，可是有哪个好莱坞明星不是这样的呢？”

苏珊·斯特拉斯伯格回忆起1962年梦露曾和她说到在纽约

佩恩·惠特尼精神病医院住院时候的情况，“他们误把梦露锁在病房里。她对我说，她有时认为自己有些精神不正常，但是在佩恩·惠特尼医院住过后，玛丽莲说：‘苏珊，医院里那些人才真正是疯了，感谢上帝，我和他们不一样，现在我才知道，我很正常。’”

然而，鲁丁拒绝马上签订合同也有他的道理。199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延迟谈判是为了让玛丽莲“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恢复健康，然后再继续《濒于崩溃》的拍摄工作”。他说，格林森早在4月份听到梦露说自己感染病毒而得病时，便知道她有大麻烦了。“当时梦露告诉我说‘我知道我应该拍这部电影，可我依旧感到脑袋不清醒’。”

所以，鲁丁决定拖延谈判的时间。

他不知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已准备好打闪电战。

27. 夏日之恋

1962年夏天之前，罗伯特·肯尼迪在勉强维持住肯尼迪家族的清白声誉方面几乎从来没有失败过。

这位司法部部长有控制联邦调查局局长 J·埃德加·胡佛的能力，而且几千份绝密文件和电话记录都由他处理，所以他能够将约翰·肯尼迪和黑手党女郎朱迪思·埃贝尔·埃克斯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遮掩得不露丝毫迹象。

而且，博比确保肯尼迪政府和黑手党之间在猪湾事件中秘密合作一事只限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内部知道，非常隐秘。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公开要求双方的重要人物，不让外界知道一点点总统和黑帮的联系。

梦露传

博比还在逐渐扩展的肯尼迪家族内担当起婚姻法律顾问的角色来。他协调冲突，掩盖夫妻间的背叛行为。他灵敏迅速地打探出许多婚外恋情，然后将他们拆散以维护家族的形象。比如，据劳福德的前妻说，她们的丈夫就受到过博比很多回警告。

因为他处理事务的手段过人，所以外界对白宫里的狂欢聚会、在“空军一号”飞机上奢侈的鸡尾酒会、在拉斯维加斯密室中的赌博等都一点儿也不知道，报刊上也未见关于这些事情的只言片语。

博比在家族中的形象以前一直是维多利亚时期价值标准的卫道士。当约翰·肯尼迪和特迪日益大胆地冒险追逐异性、寻欢作乐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在旁边劝告。

在一次晚会上，特迪张开两臂，搂住两位兄长说：“我们三个。”博比向后躲开，讨厌地说：“错了，是你们两个。”

沃尔特·温切尔在下面曾把他说成家族中的“性警察”。显然，女族长罗丝·肯尼迪也有同样的看法。1961年秋，她请博比和他的妹夫史蒂夫·史密斯谈一谈，因为关于史密斯在外不检点的谣言到处散播，已影响到他和琼的婚姻。

这位司法部部长对小说家戈尔·维达尔那种对男女两性都感兴趣的行为非常嫌恶。当维达尔在一次国宴后和杰奎琳·肯尼迪一起跳舞时，他上前一把将这位作家拉开。

他还参与为兄弟选择异性伴侣。这位司法部部长从情报部门听说，约翰·肯尼迪请人介绍，要和华盛顿社交界一位年轻的德国社会名流交往。他让联邦调查局全面调查，两天后，他知道这位名流和苏联参赞有不正当的关系，马上采取行动，抢在总统和她认识之前将她驱逐出境。

梦露传

这位司法部部长还派秘密特工警告过一位记者，他的惟一罪状是看到了博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跳舞。但他现在竟然和这位世界上最有名气的女人之间发生了火热的恋情。

肯尼迪家族的知己、朋友曾对梦露与美国司法部部长之间的关系能否真正发展加以嘲讽，把它称为一位全身有病、寂寞孤独的女人想出来的“幻想曲”。

事实上，这种依恋与她和总统那种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两性关系相比更加炽烈，更加难分难舍。博比和梦露从一开始便很谈得来。他才华出众，令她倾倒，而她身为好莱坞超级明星，还不断有所追求，也使他心动。

梦露心里也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往没有人走过的大海里走。她和以前的大多数恋人，像阿瑟·米勒、伊夫·蒙当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等，有着相同的爱好：演出业务和好莱坞让人关注的权力争夺。但她与罗伯特·肯尼迪的亲密关系完全建立在另一种爱好之上。

“玛丽莲有一段时间可以列举出好莱坞各大影片公司首脑的姓名，却不能说出谁是加州州长，”罗伯特·斯莱泽说，“现在她开始认真学习有关古巴导弹危机、有组织犯罪等材料。”

梦露的替身演员莫里亚蒂回忆道，在布伦特伍德宅第中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拍摄地的化妆室里突然冒出了“一堆堆的笔记本”。梦露与华盛顿的通话越来越多，她的笔记本也跟着增多，这项记录是她和总统及其兄弟间难以说清的关系的有力证据。

刚开始，罗伯特和梦露在电话里相互倾诉思慕之情，电话可以说是梦露与真实生活联系的主要工具，是她的宝贝，许多次她抱着电话机睡着了。有一次，在讨论《欲望号街车》时，

梦露传

她向苏珊·斯特拉斯伯格说：“我能做到像布兰奇所说的那样，信任陌生人的善良行为。我相信电话和与我通话的人。”

6月的第一个星期，博比和梦露在布伦特伍德住宅花园里的90分钟会见发展成为炽烈的、长期的、充满激情的关系。黑兹尔·华盛顿称之为“在电话里做爱，我的意思真是指做爱”。

从海恩尼斯港到欧洲，不管博比在任何地方，梦露都可以在几天之内和他联系上，她打到美国司法部的电话都被马上转给他本人，无论他当时在哪里。

“他是个好人，有烦恼可以向他倾诉，”他的新闻助理埃德·格思曼回忆道，“1962年夏天，玛丽莲给他打过很多次电话，但是当时朱迪·加兰和其他女士遇到难题时都是这样。”

由于两个人的职业都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在电话里调情引来批评，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次数逐渐减少下来。这段恋情本该就这样结束了，但命运之神不许如此。在6月和7月，好莱坞的商业新闻报道，不管是关于罗伯特·肯尼迪的还是梦露的，都一次又一次把这对初涉爱河的情人推在一起。

这位司法部部长经常乘坐一架从军方借来的豪华蓝色直升机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拍摄场地。一批穿着漂亮蓝色西服的秘密特工跳下飞机，四处张望，好像是在制片厂里那些空空如也的街道寻找刺客。随后，博比跳下飞机，走向《内部敌人》一片的制作室。这部影片是根据罗伯特·肯尼迪所著畅销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老资格的制片人杰里·沃尔德正在准备电影中的对白。这部影片为的是从侧面反映博比控制劳工运动中有组织犯罪的目的。

没有说明博比溜出杰里·沃尔德的工作室去会见那位正在

梦露传

拍摄场地的女演员的证据。然而，7月里梦露确实3次到过自己的工作室。

而这位司法部部长和女明星在离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只有3英里远的贝弗利希尔斯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同床共枕，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宾馆里打探消息的能手们记得，各种美酒菜肴都是从肯尼迪家族喜爱的洛杉矶拉斯卡拉饭店送来的。

劳福德的海滩别墅布局非常随便、自由，共有14间卧室和一处大理石温水游泳池，这为9个星期的感情培养提供了有利场所。如果这位司法部部长确实像某些人所说的，曾想方设法躲避梦露，那便是他的妹夫彼得·劳福德将他推进了玛丽莲的怀抱。

两人都是4次狂欢晚会的贵宾，其中包括7月4日的狂欢。那一次，博比敞着胸部，穿一条牛仔裤，而梦露则穿着“普奇”牌土耳其长袍，两人在晚霞辉映时在水边漫步。

“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俩关系很不一般，”劳福德的邻居彼得·戴伊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玛丽莲抬头注视着他，眼里流露出惊奇的神色，她对他非常佩服。”

戴伊是劳福德举行的几次聚会上人数不多的宾客之一。他看出，梦露和罗伯特·肯尼迪至少是相互迷恋，无法自拔。

6月23日和24日两天，博比和梦露在一起度过周末，这一浪漫举动闹得人人皆知。星期五晚上，服装设计师威谦·特拉维拉见到他们在拉斯卡拉饭店共进晚餐。星期六司法部部长的妹妹举行了一次有50位宾客参加的浓重的野外烧烤宴会，他接受邀请而参加。由于博比的妻子埃塞尔已回东部，梦露被邀请相陪，做他的“宴会伴侣”。

梦露像以前一样，在做好几个小时的准备后来得较晚。

梦露传

“我从未见到她参加晚会这么认真过，”服装设计师伊丽莎白·考特尼回忆道，“我们总共换了3次才找到一件她比较满意的衣服。”

其中一次，梦露离开房间去试衣时，考特尼问黑兹尔·华盛顿发生了什么事。“宝贝，有个男人要出席晚会，一个新的男人。”

“谁啊？”考特尼问道。

“肯尼迪。”华盛顿说。

“是总统吗？”考特尼大吃一惊，问道。

“不，是另一个，他的兄弟。”

考特尼更加惊讶。

“许多人不知道梦露与肯尼迪兄弟有关系，”几年后，华盛顿说，“对我来说，那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因为这与我们心目中领袖的形象差距很大。”

司法部部长第二天下午又一次专访梦露。那天梦露告诉尤妮斯·默里和勤杂工：“你们今天都可以走了，我要一个人在这儿。”

默里还是呆了一段时间，她发现“他们在一起，看起来相互着迷，非常浪漫”。

然而有人说，这是一次商务会谈。梦露将在第二天再次会见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董事们，一起探讨《濒于崩溃》合同的具体问题。而博比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他的观点是：复职已没有问题，她可以争取到对方作出更多的让步。

然而还有许多足以证明他们两人之间不仅关系不一般，而且非常狂热的证据。“我的印象是，他们相互都动了感情，”发型师米基·桑说，“别人可能认为不存在什么暧昧关系，我却认

为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

梦露也对罗伯特·斯莱泽、黑兹尔·华盛顿以及另外五六个朋友说到过她和这位司法部部长之间的恋爱关系。她曾对斯莱泽嘲笑过司法部部长的床上表现。专栏作家詹姆斯·培根也回忆道，“玛丽莲告诉我，和肯尼迪家族的人发生性关系一点也不让人着迷。没有感情，没有爱抚，也不说情话。”

这位女演员向作家威廉·韦瑟比倾诉：“我的身体就像电光使人兴奋，但他们很少把它当作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体。我有时非常讨厌他们。”

肯尼迪的家人和许多体面的“肯尼迪人”总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种不一般的关系，这些都是70、80年代的传记作家们胡编乱造的。

然而许多的证据都有力地证明这千真万确。洛杉矶地区检察院于1982年对梦露的死因再次作了调查，办案人员发现博比和梦露关系很不一般。“既然我们已裁决玛丽莲之死并不是谋杀，她是否和司法部部长及美国总统上过床已不再重要了。”1982年负责此案的地区副检察长迈克·卡罗尔这样说道。

而在由精神病学家和医生确定梦露自杀原因的尸检心理分析听证会召开之前，已有人提出证据，说明存在一种“炽热的男女私情”。

“她和罗伯特·肯尼迪关系非常不一般，此事有充分的证据，”领导侦查工作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特曼说，“然而博比和其他闯进她的生活、被她当作救星的有权有势的男人并没有差别。他也是个如慈父般呵护她，最终又抛弃她的人。”

电视制片人特德·兰德雷思在全力拍摄他的杰作——美国

梦露传

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告别总统》时，冒出来一些旁证材料。兰德雷思以前当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制作人，他对肯尼迪时代曾在华盛顿的新闻单位工作过而且现在还在世的记者中作了抽样调查。“他们大多数都知道她和博比·肯尼迪之间的不一般关系。”他回忆道。另外，约翰·肯尼迪的酒友、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一次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总统经常提到他兄弟的这段罗曼史。

梦露对她和肯尼迪兄弟的私下来往愈来愈不保密，向许多朋友和同事泄露了秘密。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对他私生活方面的行为本已非常不满，梦露的所作所为相当于火上浇油。政治专栏作家兼顾问西奥多·索伦森早就写过这样的话：“这届政府发展两性关系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发展高尔夫球运动相比，其重视程度更强。”

梦露开始滔滔不绝地描述约翰·肯尼迪的异常行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引起了民主党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在影片《濒于崩溃》就要完成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故意夸张地讲述她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她在朋友和熟人的面前通过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总机给约翰·肯尼迪和博比挂电话。

“她抓起电话，让制片厂总机直接拨通白宫办公室，”斯蒂芬·帕皮克回忆道。梦露向帕皮克调皮地眨眨眼说：“我在给约翰打电话。”

“哪个约翰？”帕皮克问道。

“你认得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她轻声说。

明显的，是肯尼迪的秘书在接电话。梦露轻声说：“我是玛丽莲·梦露，想请总统接电话。”

“一点也不是秘密，”帕皮克说，“她还留了一长串口信，

内容相当复杂。”

早在5月份，梦露就曾请求服装设计师威廉·特拉维拉允许她从服装部借一条白貂皮披肩，“以让总统对她的印象更深”。

梦露被解雇后，记者们更加关注她的行径，事情被发现的危险性更大。现在司法部部长变成了两兄弟中更粗心大意的一个。“6月和7月，他们经常约会，”劳福德的邻居林恩·舍曼说，“那辆官方的汽车一到，大家都知道博比·肯尼迪来了。有时玛丽莲和博比通过院子，走上海滩，一起散步很久。”

在7月里的一次聚会中，20岁的停车场工作人员查克·皮克恰好看到博比和梦露情意浓浓的场面。

一名脸色灰白的秘密特工悄悄地走到皮克身边，把他赶走并威胁他说：“这里的事情你应该既没看到，也没听到，更不许对别人谈起。”

2月里，梦露在去墨西哥城的旅行途中，向刚结识的美国移民弗雷德·范德比尔特·菲尔兹提到她与罗伯特·肯尼迪友情的发展情况。“她说他们常在一起聊天，内容包括政治，她还问肯尼迪是否会解雇胡佛。”

很快，肯尼迪家族发现博比行为不检点。梦露死的前一天下午，帕特·劳福德到邻居林恩·舍曼处闲聊。博比的妹妹抱怨彼得·劳福德好色，同时狠狠责备她的兄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看，埃塞尔正在步我们的后尘。”不容置疑，她指的是司法部部长。

司法部部长夜以继日，紧张地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因而非常疲惫。对他来说，梦露是个温柔体贴，可以轻松相处的红颜知己。博比出身于演说世家，喜欢有个情人崇拜地倾听他

梦露传

的每一句话。但是，梦露并非总是同意他的看法，她在许多方面和博比一样精明。她的前夫阿瑟·米勒谈到过她“闪电般敏捷的思维”，而杜鲁门·卡波特把她描绘为“没有学历却才华出众”。

“让人很难理解的是，博比同梦露在一起便变得没有理智，尽管多次提醒他，仍然没有用，”德博拉·古尔德·劳福德说，“很快，他便陷了进去，难以自拔。”

有个难题使博比感到非常难办。他父亲由于中风而残废，被迫退出一切活动，而哥哥又要管理国家，于是领导关系复杂的肯尼迪家族的重任便落到了这位家族中的“排难先生”——司法部部长身上。

如果他的私情和肯尼迪王朝的政治前途产生矛盾，要他从中选择，他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梦露对此一点也不含糊，她了解自己的处境。“她迷恋他，同时对他又非常害怕。”劳福德的邻居彼得·戴伊回忆道。戴伊早在1962年夏天便亲眼看到两人的关系一步步在发展。

“她对我说，她疯狂地爱着他，她爱他的‘精神世界’，”戴伊说，“而博比也疯狂地爱着她。”

1962年夏天那段不长但情意缠绵的日子里，他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她对他讲好莱坞的轶事趣闻，而他则滔滔不绝地谈论开拓新边疆的光辉历程。

他们谈论猪湾事件、菲德尔·卡斯特罗、民权与和平队，也谈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显然梦露对他们的政治性谈话做了记录，还向拉尔夫·格林森和帕特·纽科姆借过时政方面的书籍。

然而，他们的交往并非没有丝毫的性关系，至少有2次，可能是4次，他们有过性接触。第一次在6月初，地点是贝弗

梦露传

利希尔顿大酒店的总统套房；另一次在后面一点，发生在梦露宅邸内；另外一次在劳福德的海滩别墅里。她向珍妮·卡门、莱泽、特里·穆尔和黑兹尔·华盛顿都讲过几次偷欢的经过。

后来，美国广播公司询问过尤妮斯·默里，博比和梦露在布伦特伍德住宅中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默里说：“这正是我弄不清楚的事情，可能有过，但是我不知道情况。”

英国广播公司调查组成员在 1985 年办理梦露死亡一案的调查时，在她的财物中发现一份奇怪的文件。这是一张便条，很明显地出自简·肯尼迪·史密斯之手，证实他们之间确实关系特别：

亲爱的玛丽莲：

家母请求我写信给你，感谢你给父亲寄来令人愉快的便函，他非常喜欢，你真是个伶俐的人儿。

要知道你和博比是我们全家感兴趣的新事。

我们都认为他回到东部后，你该来陪陪他。

爱你的

简·史密斯

肯尼迪家族发言人不同意讨论这一古怪的便条，然而曾看过这张便条的黑兹尔·华盛顿说，这位女明星把它看作他们危险的秘密恋情已得到正式批准。

可能司法部部长的坦诚、直率和孩子般的热情，使梦露相信他对恋爱的态度非常认真。6 月下旬，她告诉新闻记者威廉·韦瑟比：“我可能要再婚了。现在仅有的问题是他是育妇之

梦露传

夫。他很有名望，所以我们常常秘密约会。”

可以说她结婚的想法是异想天开。“但话又说回来，她有办法实现她的愿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利特曼说，“她能吸引最高领导层中的男士们。她参加社交活动，追逐他们，而且一般都会成功。”

梦露有一次告诉格林森，她的一个目标是认识人道主义者艾伯特·施韦策，“然后引诱他”。利特曼写道：“这是她的真实企图。”

可能梦露的“性感和撩人”动作还是不能够使肯尼迪兄弟动情。她向韦瑟比倾诉说：“我的身体使这些人兴奋，如果饱含爱恋，性爱是件不错的事，然而人们总是把它当作一项体操运动。让他们到药房去买台机器代替人体使用，他们一样感到满足。”

那时候，她只和罗伯特·肯尼迪一人有着恋爱的关系，但她还是向彼得·莱瓦西斯发出这样的悲叹。

“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是个成功的人，”她说，“我的男人们对我期望太高，因为他们把我塑造成了性感的象征，我自己也形成了这样的形象。他们希望得到的太多，使我难以忍受，他们期待着一夜风流，享尽人间欢乐，可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我和其他的女人的躯体没有什么差别，我怎么受得了呢？”

可能最后确定梦露和肯尼迪兄弟感情纠缠的人是精神分析医生拉尔夫·格林森。他在1979年去世前向几名记者描述了她“和政府中两个最有权势的重要人物之间的毁灭性关系”。

这位精神分析师还告诉利特曼：“我担心她在这种关系中正大大地上当受骗。”

他还解释说，她和博比的恋爱成了他这位思想紊乱的病人

生活中最重要的支配力量。

后来，利特曼对梦露死亡原因的正式报告中有这样的陈述：“她在这些交往中一直被利用，格林森对此非常关心。但是，她对自己能和这样有权有势的重要人物交上朋友感到非常知足，使他无法对此事表示反对。他告诉她，一定要自己真正感到值得才这样做，而不是勉强行事。”

1962年，梦露去世3个月后，记者威廉·伍德菲尔德问格林森：“玛丽莲去世的当晚发生了什么事？”

格林森马上反驳道：“为什么你不去问问美国司法部部长呢？”

无论如何，1962年7月，梦露和博比的炽热的恋爱为她送来一个浪漫、温暖的夏天——在寒气来临之前过了几天阳光明媚的日子。

第四章 七月至八月

28. 无情背叛

1962年夏末的一个早上，梦露一觉醒来时，发现她的情人不再理她了。

博比·肯尼迪建议她重新回到《濒于崩溃》摄制组，梦露对此非常生气。因此，她拨打司法部部长办公室的私人电话。但是，她听到的却是录音：“您拨打的美国司法部电话号码已不存在，请查清电话号码，重新拨打。”

梦露气急败坏，她不管博比一贯的命令，直接打电话到总机询问。她还违背了必须用假名的命令。“我是玛丽莲·梦露，”她说，“我打不通司法部部长的私人电话。”

接线员很礼貌地回答：“对不起，那个号码已被司法部部长取消了，现在还没有替代号码。”

于是，总机将梦露的电话转到博比办公室外的接待处，她却被告知“肯尼迪先生一个下午都在开会”。

博比就这样草草地结束了梦露和肯尼迪家族之间那悲喜交加的恋爱史。他像一位富家子弟轻易抛弃女友一样，不负责任地将梦露抛弃了。她曾经让人高兴、令人兴奋，但现在人家已经不需要她了。

梦露传

“她悲痛欲绝，感到被欺骗了。他们竟然一夜之间将她赶出门外，”斯莱泽回忆道，“她认为自己被耍了。”

在梦露曲折的一生中，这是所遭受的最严重也是最后一次挫折，梦露总是以为博比对她是诚心实意的。“和博比在一起她马上感到有了希望，因为他会使她成为第一夫人。”梦露的挚友女演员特里·穆尔这样说。

“我告诉她这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会毁了罗伯特·肯尼迪的前途，”斯莱泽说，“玛丽莲，他们是天主教家庭，博比是不会和妻子离婚的。”但是，她就是听不进去。

几天后，梦露又一次打电话给斯莱泽，她因博比在劳福德家的一次晚会上叫她“傻美人”而恼怒。

“我以前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她告诉斯莱泽，“可能他真的觉得我是个‘傻美人’，我对自己说‘可能他认为我傻，所以才不理我，也许我对他来说再也没有价值了。反正，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

梦露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别人泄欲的对象。她竭尽全力靠名声和美色向上爬，甚至爬到了美国第一家庭的床上，但她却发现总统和他的弟弟与那些好莱坞的色鬼们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好莱坞的色鬼们至少还知道跟她吻别一下。

“与博比的恋爱是玛丽莲最危险的游戏，”斯莱泽回忆道，“因为她不仅在肉体上付出，而且感情上也投入了很多。所以当抛弃她时，她非常痛苦。”

当博比和玛丽莲还在热恋时，拉尔夫·格林森告诉他的同事，他担心梦露最后会受到伤害。

彼得·劳福德后来告诉《长滩电讯报》，梦露“在许多方面

梦露传

受到虐待”。不久，他的前妻帕特·西顿·劳福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博比以残忍的方式结束了梦露和约翰·肯尼迪之间的恋情。“当博比把她赶走后，他对人说她仅仅是‘约翰的又一个玩偶’，”她说，“甩掉她很容易。”

面对外界关于她和第一家庭之间关系的无休止的询问，梦露终于开口说话了，先是对知己朋友，然后竟然是对新闻界。

她对专栏作家悉尼·斯科尔斯基、詹姆斯·培根和厄尔·威尔逊讲述了她和博比的秘密恋情。于是，流言蜚语顿时在华盛顿传开了。多萝西·基尔加伦发现在美国的首都，报纸将此事炒得非常火爆。

到7月中旬，博比与梦露的秘密恋情成了打击他的重要武器。博比、约翰和他们的母亲罗丝都在参与特迪的议员竞选活动，肯尼迪家族的桃色事件顿时成了东海岸的头条新闻，没有一点参政经验的特迪要和受人喜爱的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埃德·麦科马克争夺民主党竞选的第一次选拔。因为肯尼迪家族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反对派急于抓住他们的尾巴，往他们脸上抹黑。在一份宣传小册子里特迪的照片下面印着：“来自一个伟大的美国家庭。”另一个宣传口号为“肯尼迪家族：已有三代人献身于公共事业”。

年轻的麦科马克在一场重要的辩论中气势逼人地说：“如果你的名字叫爱德华·穆尔，你参加竞选就会成为一件可笑的事情。”

特迪反驳道：“但我的名字叫爱德华·肯尼迪，没有人嘲笑我。”

在下面两件事发生之前，梦露此人以及第一家庭与好莱坞明星之间的桃色新闻已在马萨诸塞州悄无声息了。

梦露传

第一件事是记者披露出特迪曾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出哈佛大学。《华盛顿邮报》把他称作是“一位害羞的年轻人，因为他的的确确有事情让他害羞”。

第二件事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他的一份关于司法部部长的档案资料不小心说漏了嘴，从而泄露了博比和梦露之间的秘闻。

肯尼迪家族的长者、前大使约瑟夫·肯尼迪自从去年12月份中风以来就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用字条和博比交流。字条上表明他这位父亲对家族的绯闻非常生气，他坚决地命令，在男女问题上一定要注意。

随着9月11日议员竞选初选的到来，梦露成了肯尼迪家族政途上的阻碍。博比被告知应马上甩掉梦露。于是，他马上变动了电话号码，对她的留言也不理不睬，还缩短了他去西海岸的旅程。

他对梦露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肯尼迪家族中被称赞为有男子汉气概。帕特·西顿·劳福德1989年在电视中对观众说：“肯尼迪家族的男人们似乎都是感情上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喜欢玩弄女人，然后将她们一脚踢开。这遮盖了他们的不懂感情。”

但梦露不能接受她和博比之间私情已经结束的事实。她打电话找他，关注他在公众场合露面的新闻报道，还总是打电话到司法部询问。

“博比对她的抛弃使她想起了她父亲对她的抛弃。”作家露西·弗里曼说，她曾为《纽约时报》多次采访过拉尔夫·格林森。“因为她父亲早年对她的遗弃，使她成为一名令男人渴望、不忍舍弃的性感女神。她要将世界上的男人变成她永远也不能拥有的一位男子的替身，那就是她失去的父亲。”著书描写格

梦露传

林森对梦露治疗情况的弗里曼如此说道。

然而，博比终于为他抛弃梦露的草率举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9. 公平交易

1000多张照片一排排秩序井然地摆放在客厅地板上，梦露用自己的方式放置它们：裸照放在窗边，黑白快照放在长沙发前，时装照片依据颜色按顺序堆放。

站在这一圈照片展览中间的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这是个闷热的夏季的夜晚，但莱瓦西斯还穿着公司行政主管的制服，一起来访的是公司官员菲利浦·费尔德曼。为了对不久前恢复关系的公司首脑们表示友好，女主人以她自然真实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金黄色的头发只是稍微梳理过，淡妆轻抹。她比36岁的真实年龄看上去要年轻多了，就像一位少女。她已备好墨西哥开胃食品来招待客人，然而两位主管只要了可口可乐。

梦露请莱瓦西斯前来帮她从1000多张照片中挑选出马上在《巴黎竞赛画报》和《时尚》杂志上刊登的照片。虽然60年代初对梦露肖像照的需求量始终很大，但她已有很多年不参加时装活动了。近来，她在20天内6次让3位出名的摄影师为她拍照。

首先她让纽约摄影师伯特·斯特恩为她拍了一套礼服照，之后是皮装照，然后是透明披巾照，最后是全裸照。

“玛丽莲有一种特别的气质，”斯特恩后来写道，“她是梦，她是风，有一种神秘感，又具有危险性，让你充满遐想。”

梦露传

乔治·巴里斯拍照时，梦露在劳福德的海滨别墅里，穿着一件宽大的墨西哥绒线衫和宽松裤，摆出非常高兴的姿势。其中最有名气的一幅是名叫《西部白宫》的肖像照，照片上她在风中豪饮，与大海干杯。

莱瓦西斯是应梦露之邀到布伦特伍德的。7月22日即星期天下午，她对他说：“我需要您帮忙来选择几张照片，因为我很相信您的判断力。”

“这些照片群之间有小通道，所以我们可以走来走去，”莱瓦西斯说，“整个房间到处都是照片。我们讨论了两个小时。”梦露拉着他的手说：“请帮我选择出可以交给杂志刊登的照片，我自己决定不了。”

“于是，我选择了一些照片，”莱瓦西斯记得，“它们就是她死后报章杂志所登出来的照片。”

制片主任和他的明星共见了4次面，其中两次是在福克斯公司见面。梦露和莱瓦西斯都同意，《濒于崩溃》应在8月底重新开拍，首先应拍摄梦露的一组特写，迪安·马丁将在9月初回来，拍摄工作将在10月底之前结束。

商讨中，梦露对莱瓦西斯说：“我希望每件事都通过您的同意——演员角色的分配、我的服装和剧本的改写。我希望得到您个人的建议，而不是由您委派的代表。”这一番话是对菲尔·费尔德曼沉重的打击，因为梦露已开始瞧不起他了。

莱瓦西斯大笑着说：“玛丽莲，如果我起草一份合同说我个人将批准有关梦露的服装之类的每件事，那么纽约的每个人都会说‘梦露和莱瓦西斯睡觉了’。”

“他们会，不是吗？”梦露也调皮地大笑起来。

莱瓦西斯30年后回忆道，那晚她看上去平易近人。他有

梦露传

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他终于能够看到这位光环包围中的女人的真正面目。

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

在他们的会谈中，两人都没有提到他们早已预感到的事，那就是3天后公司马上就要分裂。

达里尔·扎纽克对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给予梦露的不公正待遇非常生气，加上担心《埃及艳后》的最后失败，他赶往纽约，要夺回公司的控制权。如果需要的话，他要买下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然而米尔顿·古尔德、约翰·洛布和其他“华尔街帮”发誓要冒死保护他们在董事会的地位。

“这是我这一辈子中仅有的一次看到父亲这么担忧不安，”他的女儿达瑞琳·扎纽克回忆说，“当他说到公司对梦露影片和《埃及艳后》处理不当时，他对公司的前途充满了忧虑，而平时我父亲是什么也不怕的。”

莱瓦西斯以前的保护人斯派罗斯·斯库拉斯把他抛弃，却和扎纽克秘密合作，要把他赶出董事会。掌握有28万股公司股票和持有10万股的斯库拉斯领头开展了一场黑暗的代理权之争。梦露的命运再一次被控制在他们手心里，她再一次被当作赢得票房利润的商品，而不是一个女演员或女人。扎纽克让南纳利·约翰逊告诉梦露，《濒于崩溃》肯定会使她满意地拍摄完毕，第二部影片《何去何从》在他的董事会里也将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这两部影片是快要破产的公司的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价值不菲的收益。市场营销人员相信，如果梦露的两部影片处理得好，它会给制片厂带来20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扎纽克于6月6日开始进攻，也就是在知道梦露将被米尔

梦露传

顿·古尔德和彼得·莱瓦西斯解雇两天之后。这位有权势的人物发了一份振振有词的电报给董事会，责备他们的卑鄙行为。

“他认为解雇梦露是公司秩序散乱、无人指挥已达到最极端的程度的反映，”扎纽克的传记作家伦纳德·莫斯利说，“扎纽克认为莱瓦西斯已决定抛弃这位行为乖张的明星，而这一行为在扎纽克看来是没有判断力的表现，他确实不配做福克斯公司的领导人。”

在接到扎纽克电报后 5 天，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董事会决定让梦露复职。

梦露对这一连串的变化非常担忧。“她不喜欢那帮人。”莱瓦西斯回忆说。然而现在梦露发现，假设《濒于崩溃》继续拍下去，她需要得到扎纽克和斯库拉斯的共同支持。

除了《埃及艳后》的丑闻和《濒于崩溃》的中途停拍外，扎纽克还担心他自己的代表作《最长的一天》的结果。

“突然，我看到了福克斯的一线希望，”古尔德回忆说，“我们决定用《最长的一天》来弥补，也就是说我们将把扎纽克别的电影造成的损失从这部影片中抢回来。”

当身在巴黎的扎纽克听到这话时，只简单地说：“这肯定不可能。”

“所以，扎纽克和我之间进行了一场斗争，”古尔德说，“很明显的，我们中的一个最后会被打败。胜者将掌管公司，败者将退出。”

1956 年扎纽克事业受挫，离开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公司每星期付给他 2885 美元的“咨询费”，他只回答他的老朋友斯派罗斯·斯库拉斯的问题。他不需要写一句备忘录，或回一个电话。当 60 年代初公司遇到种种困难时，扎纽克没

梦露传

有伸出援助之手。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证明扎纽克在福克斯公司遇到《埃及艳后》和《濒于崩溃》双重灾难时表示过关心。与此相反，他在同儿子理查德以及朋友南纳利·约翰逊的谈话中表现出对丑闻的幸灾乐祸。

“他得到公司的各种资助，”古尔德说，“他确实不错。我们亏钱，他却赚钱。”

扎纽克、斯库拉斯和纽约律师阿诺德·格兰特“用了几周的时间收购公司股票，试图赢得足够的选票将我们赶出董事会”。

“但我不知道，早在争夺之前，扎纽克、斯库拉斯和格兰特就召开秘密会议。”古尔德回忆道。古尔德提醒董事会，假设扎纽克是总裁的话他就离开公司。

7月25日，也就是梦露和莱瓦西斯为选择照片见面后的第3天，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在纽约的公司总部召开了一次激烈的会议。

华尔街巨头们把扎纽克的私生活作为攻击的重点，他被要求当众作证。他从董事会会议室中出来时，脸色非常不好、浑身打颤。“狗杂种！”他大骂，“我一辈子从未受过如此‘待遇’，他们对待我就像对一个小学生。”

“他们把不好的事情全推在我身上，”扎纽克告诉他女儿达瑞琳，“而主要是针对我的私生活。然而那和我要争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总裁又有什么关系？”

在这次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古尔德谴责扎纽克企图让女明星担任其情妇的卑鄙行径。他尤其谴责扎纽克花费大量钱财为他的情人贝拉·达维偿还债务。

但是，揭发丑闻活动并没起到作用，扎纽克胜了，董事会

以 9 比 2 的选票结果选举他为总裁。古尔德恼羞成怒，他于当天下午就辞职了。

30. 内 战

布伦特伍德梦露宅邸的围墙有 7 英尺高，2 英尺厚，将梦露的住宅和外界完全隔开。围墙四周还种植了一排高高的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桉树，就像一道沙沙作响的幕帘，完全挡住了里面的房子。

当关上巨大的窗户，拉上厚厚的窗帘时，屋里便非常安静了。训练有素的精神治疗护士尤妮斯·默里穿着软底鞋，轻快地走动。哪怕尤妮斯·默里说话的声音很小，屋里也会久久回响着她的声音。

晚上，当海风吹过，诗人卡尔·桑德伯格赠送的礼物——悬挂于树上的古铜风铃，就会发出阵阵清脆的铃声。

但是，所有的舒适和宁静还是不能让梦露平静地入眠。

当时，外界到处流传梦露与肯尼迪兄弟私通期间经常气急败坏，暴躁易怒，几百篇文章都报道她得了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1962 年的夏天，梦露得的仅仅是失眠症。

不幸的是，梦露还得了厌食症。厌食症是因为她为准备拍摄《濒于崩溃》而开始的快速节食。梦露在 7 月底至 8 月初，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 600 卡路里，有时她甚至一天都不吃东西，只喝点香槟酒和吃几粒药片。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让她减去 27 磅体重。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医生李·西格尔在《濒于崩溃》开始拍摄的第一天就提醒过梦露，她的低血糖症状已非常明

梦露传

显。梦露常不吃饭而工作，她全天进食主要靠早餐喝杯葡萄汁和鸡蛋糊混合成的饮料，热量只有 200 卡路里左右。

《濒于崩溃》停拍后，她甚至也不吃早餐了，据尤妮斯·默里说，她有许多天只吃 6 只牡蛎和喝 8 盎司香槟酒。她很喜欢空腹吞服镇静剂带来的快感。据尤妮斯·默里说，8 月 1 日那天，她的食谱为 3 盎司牛排、1 粒水合氯醛胶囊、1 粒利眠宁药片、1 粒宁比泰胶囊和 2 杯香槟酒。

几天前在马里布拍的照片上，梦露显得虚弱无力。她没有精神地倚靠在阳台上，就像一个中年厌食者。

她一直失眠，再加上几乎绝食，使她精神病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今天假设有明星像她那样，就会被送进诊所治疗 10 个星期，服抗抑郁药，接受看护，直至恢复正常。但在 1962 年，医学对厌食和失眠的研究还没有重大的进展，格林森和其他内科医生也没有好办法。他们只是给梦露注射维他命针剂。

每到夜晚，不管吃不吃药以及拉尔夫·罗伯茨是否为她按摩，梦露躺在铺着绸缎的床上都因害怕而全身打颤。她正忍受现在叫做“睡眠恐惧症”的折磨。科学家们现在把她这种人叫做具有“睡眠错乱个性”。她对不能入睡的害怕如此严重，以致其他的精神问题都显得并不重要了。

就在梦露死前不久，她曾认真地向格林森描述过她的痛苦：“昨晚我又是一夜都失眠。有时我真怀疑夜晚到底是什么。夜晚对我来说几乎不存在，它就像另一个很长很恐怖的白天。”

格林森一边难过、感叹地记录她的描述，一边无能为力地摇头。“睡眠变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成了我父亲治疗的重点，”琼·格林森对福克斯公司娱乐新闻中心说，“为了能睡觉，她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然而，她越着急，就越是睡不

着。”自从她少女时代在孤儿院里短暂地度过一段时间后，便变得害怕黑夜，害怕睡觉。“我没有安全感，”她在1959年曾对莫里斯·佐洛托说，“晚上有很多人，当第二天开始时一些孩子就不在那里了。从此，每当夜晚到来时我就再也没有安全感，似乎我会被人拐走一样。”

拍摄《君子们更爱金发女郎》时，她的失眠症已非常严重，公司医生只好给她服用当时所生产的最厉害的安眠药速可眠。到拍摄《濒于崩溃》时，她对安眠药的依赖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

拉尔夫·格林森觉得，失眠是梦露的主要问题。

夜晚的到来使梦露非常害怕，特别是她独自一人时。为了对付可怕的失眠，她想尽了办法。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电话都是半夜11点以后打的，很多电话甚至到凌晨3点以后才打。

梦露最信任的朋友，宣传人员鲁珀特·艾伦是她经常打电话的对象。不管鲁珀特在哪里，她都会打电话找他。

惠蒂·斯奈德是梦露午夜打电话的另一个对象。“我尽我所能，”他回忆道，“想帮助玛丽莲改变她的夜间习惯。她常拍完影片后就赶回家，6点半或7点钟上床睡几个小时，大约12点钟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一直没有办法说服她像正常人那样到晚上10点或11点再上床。”

到7月底，梦露一回到第五海伦娜车道的宅邸里，所有活动就围绕着睡眠这个中心展开。她那装饰成白色的起居室成了她祈祷梦神降临的圣殿。据罗伯特·斯莱泽回忆，梦露刚搬进这座房子，一位帐帘专家就为她安装了厚厚的见不到阳光的窗帘。这种窗帘将窗户很严实遮住，哪怕在中午，室内也可做到像晚上一样漆黑。

梦露传

《濒于崩溃》开拍前几个月，格林森已成功地帮助梦露甩掉对安眠药的依赖。梦露每晚只吃几片水合氯醛，再喝点香槟酒。但《濒于崩溃》开拍后，公司给梦露注射了脱氧麻黄碱，使她的治疗成果全部泡汤，梦露又回到 50 年代那种靠镇静剂和兴奋剂生活的老模式。

所谓梦露几次试图自杀的流言，事实上只是她过量吞服安眠药后产生的说话不清楚、思路混乱，她的朋友们过分担心，所以叫来了医生。实际上，按斯莱泽的说法，“玛丽莲对吃多少药片能使她入睡非常清楚”。

鲁珀特·艾伦同意斯莱泽的观点，他说：“梦露的药物知识之丰富让人难以想像，我觉得她所有或至少大多数的自杀企图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怜惜。玛丽莲喜欢被人拯救。她会服用大量的安眠药，如巴比妥酸盐，然后打电话叫人。然而，就算没有人来救她，她其实也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艾伦同时指出，梦露曾好几次向人展示她的药库。她有时把药片放在客厅里的桌上，“这些药片使她得到了很多同情”。

好像是觉得她的健康问题还不算太严重，梦露请来照料她的一帮人之间很不友好，使她的病情更加严重。

互相诋毁是从格林森企图让梦露远离她的宣传人员、按摩师和教练开始的。格林森攻击的目标是葆拉·斯特拉斯伯格、拉尔夫·罗伯茨、惠蒂·斯奈德和帕特·纽科姆。

“这对梦露的伤害很大，”调查梦露之死的洛杉矶预防自杀小组领导人罗伯特·利特曼说，“这些人就像是梦露的亲人，他们之间的争吵对她的精神健康有很大的损害。”

“和梦露交往，我必须悄悄地，”罗伯茨回忆道，“梦露预约我为她按摩经常都是在晚上 9 点以后。我到梦露家时不敢按

门铃，怕被默里太太看见，去告诉给格林森。”

格林森曾要求梦露解雇斯特拉斯伯格和罗伯茨，他们俩都曾被梦露疏远过一段时间。

“很不容易说清楚像斯特拉斯伯格这样一群没经过专业培训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医生围绕在她身边是否对她有害，”利特曼说，“然而他们的本意还是想帮助梦露。”

但是，别的人对格林森的做法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他是忌妒，”罗伯茨说，“他很明显地看出我们和梦露是好朋友，梦露非常信赖我们，而他那时候正迷恋着梦露。”

在1962年6月的一次治疗中，格林森对梦露说：“我正尽我最大的努力使你的情况稳定，而罗伯茨总是搞破坏。”

但是到8月初，梦露却准备解雇格林森。“到最后一个月，梦露已确定格林森对他没有帮助。”罗伯茨说。

作家露西·弗里曼认为：“因为格林森医生没能阻止福克斯公司解雇梦露，他就有麻烦了。你知道，如果梦露身边的某个人在关键问题上令她失望，那她便会对这个没有信心的人。”

“格林森不希望被梦露解雇，”惠蒂·斯奈德说，“他是个很爱财的人。”

格林森不愿离去确实有金钱方面的原因。到1962年夏天，他每月向梦露提供至少52小时的精神分析治疗，以得到月薪1400美元，尽管他对梦露的收费只有其他病人的一半。

梦露生前最后两星期的生活总是被人说成一场悲剧的倒计时——死亡的阴影好像时时刻刻笼罩着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她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被看作是她命运的某种解释，她的朋友与敌人也被描写成比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更高大的英雄或更无耻的小人，他们在这位国际影星的光环下表演着各自的角色。

梦露传

梦露之死使这位明星的生活与事业都停止了。几百万美元的合同等待她去签署，其中包括：与意大利制片商合作的总值达 1100 美元的 4 部意大利影片合同；一部等着她拍完的影片；一座等着她去建完的房子和一座等着她去种植的花园。她也来不及参加已经安排好的一连串午宴和晚餐以及为时三天的纽约之行。

31. 危险信号

肯尼迪兄弟又一次与人弄僵了关系，好心的彼得·劳福德又要为他们解决残局了。

肯尼迪总统对弗兰克·西纳特拉的不讲信用已使劳福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62 年初，肯尼迪总统无理地取消了预先安排好的去西纳特拉的棕榈泉别墅拜访的计划，致使劳福德失去了拍摄许多年来始终受到西纳特拉赞助的影片的机会。

同时，社交界也开始冷落劳福德，好莱坞不敢邀请西纳特拉和劳福德参加同一个聚会。劳福德曾两次在公众场合走到西纳特拉面前，向他伸出手去，但西纳特拉都不理他。

如今，劳福德又要对付被肯尼迪兄弟两个人玩弄的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是个坦率的人，她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先是总统然后是司法部部长都没有勇气自己来对她说再见。

因为梦露老是打电话到华盛顿找约翰·肯尼迪，自封为肯尼迪总统驻好莱坞大使的劳福德接到指示：切断梦露与第一家庭的全部联系。总统还委派博比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但很快总统得知博比这位司法部部长自己也完全被梦露迷住了。因此，现在劳福德要去布伦特伍德梦露的住宅，去告诉他的这位老

友，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她了。而现在的梦露早已被肯尼迪兄弟的行为伤透了心。

最初，梦露在7月22日至27日之间的某段时间曾打电话到司法部部长博比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希克瑞山的家。她是从《内部敌人》的制片人杰里·沃尔德那里听说博比家电话号码的。

“博比对玛丽莲随便打电话到他家非常生气，”劳福德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斯帕达说，“他被命令尽早远离梦露。”

第二次，7月底有一个没透露姓名的电话打到马萨诸塞州特迪·肯尼迪的竞选总部，威胁说要把肯尼迪兄弟和某位好莱坞明星的特殊关系公诸于众。匿名者还警告说他有一张玛丽莲和肯尼迪兄弟的合影。

还是这个匿名者在7月28日写信告诉好莱坞专栏作家赫达·霍珀相同的消息。“我已打电话和肯尼迪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位始终没被查出真实身份的匿名者写道，“你为什么报道玛丽莲和总统的故事？”

第三次是1962年7月，好莱坞侦探弗雷德·奥塔什的一个手下由于对奥塔什不满而打电话向司法部告密，说梦露的房子被装了窃听器。“我确信你肯定会对磁带上的内容有兴趣的。”告密者说。

第四次，8月1日梦露打电话给帕特·劳福德，直率地说她因博比背叛她而内心非常痛苦。总统妹妹对梦露说的一番话使梦露非常吃惊，使她当晚把帕特的话又讲给罗伯特·斯莱泽听。“帕特告诉梦露，她应该忘掉博比，”斯莱泽回忆道，“她还说‘博比只是个小男孩，他希望像个小男孩那样玩游戏’。帕特还对梦露说，她和博比之间的婚姻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梦露传

最重要的是，博比的妹妹告诉梦露，罗丝·肯尼迪已让她的儿子们马上停止所有的性冒险。这时候，罗丝已经加入到她儿子特迪的竞选活动，希望借助她在大家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帮帮她的儿子。

马萨诸塞州的报纸上出现了大量关于肯尼迪家族的漫画。其中一幅漫画是，乡下人打扮的特迪正朝白宫打手势，站在草坪上的司法部部长介绍他弟弟说：“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一位先生，他……他有个哥哥是……”

另一幅漫画描述的则是肯尼迪三兄弟正手拉手在白宫草坪上跳舞，题目是：“看这三兄弟，他们多可爱！”

博比已经完全参加到他弟弟特迪的竞选中。特迪在与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埃德·麦科马克的第一轮辩论中，显然抵挡不住对手的攻击。辩论中有一幕是，麦科马克转向特迪说：“肯尼迪先生，你从没有为生活忙碌过，你从没有得到过通过选举而得到的职位，你参加竞选并不是凭你自己的才华，因为你事实上就没有才干。”特迪被问住了，他呆了几乎一分钟，不知该怎么回答，最后他只好转向另一个话题，完全躲开了麦科马克的攻势。

博比像参加约翰·肯尼迪的总统竞选时一样，在特迪竞选的最后时刻，扮演起政治四分卫的角色。他教特迪怎样辩论，怎样转移对方的人身攻击，怎样维护自己的形象。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就算是一点点关于丑闻的传言都会使已经很脆弱的肯尼迪家族的权力基础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毕竟约翰·肯尼迪是以美国历史上最微弱的优势当选美国总统的。而且约翰·肯尼迪的竞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依旧非常活跃，所有尼克松的支持者和大部分共和党政治家们都想趁特迪竞选的

机会寻找强大的肯尼迪机器的致命弱点。

更给肯尼迪兄弟火上浇油的是，梦露对肯尼迪兄弟越来越不满，她不顾后果地对斯科尔斯基说，她想把肯尼迪兄弟与她的关系公诸于众。

但是，梦露却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尽管梦露是名人，但她依然有办法躲藏几天。事实上，她所有大牌明星中最不易被认出的。当她卸了妆，穿上宽大的毛衣，用丝巾包住头发后，哪怕是在贝弗利希尔的罗迪奥大道或纽约的第五大街上行走，也不会有人把她认出来。

此外，她还有朋友帮她掩饰身份。在帕特·纽科姆、珍妮·卡门的帮助下，她能够用假名在私人诊所、大医院或度假圣地的旅馆里消失。

7月19日，梦露开车甩掉了弗雷德·奥塔什聘请的两个跟踪她的私家侦探，神秘地失踪了。当她7月21日晚重新回到好莱坞时，脸色苍白，无精打采。

梦露的许多知己和朋友透露说，她用假名进入“黎巴嫩香柏”医院做了人流手术。有人说她怀的是肯尼迪总统的孩子，也有人说是博比的孩子。

“这绝对有可能，”梦露的密友鲁珀特·艾伦说，“我听说她怀孕了，那是博比的孩子。”

弗雷德·奥塔什也知道梦露怀孕的消息。借助窃听录音，他断定梦露在一名美国医生的陪同下，到墨西哥做了人流手术。有人猜想，那位美国医生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某位内科大夫。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发型师艾格尼丝·弗拉纳根是玛丽莲的好朋友，她是仅有的亲耳听到玛丽莲讲述秘密手术内

梦露传

容的人。“她把她用假名做人流的事全部告诉了艾格尼丝，”艾伦说，“但这种事玛丽莲是不会对我说的。”

当梦露忐忑不安地打电话到博比家时，她肯定告诉博比她刚刚做了人流，但这一消息一点儿也没有动摇博比要同梦露分手的决心，他从此不再接梦露的任何电话，不管是秘密还是公开打来的。

随着艰难的日子逐渐过去，博比没有任何回音。梦露将她怀孕又流产的痛苦事告诉了发型师艾格尼丝·弗拉纳根。弗拉纳根告诉黑兹尔·华盛顿说：“玛丽莲真可怜，她做了人流手术。”

梦露的怀孕与流产，再加上她对总统和司法部部长日益强烈的怨恨，使阿瑟·雅各布斯的公共关系公司非常惊慌。雅各布斯曾和帕特·纽科姆对梦露与肯尼迪兄弟的私情，对梦露事业，更重要的是对肯尼迪兄弟的前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行过热烈的讨论。

“1962年已经是很多年以前了，”许多年后鲁珀特·艾伦说，“假如玛丽莲怀上了肯尼迪家的孩子，这件事如果让新闻界知道了，那么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都跑不了。”

这个时候，在好莱坞，“玛丽莲问题”已成了肯尼迪兄弟身边的重量级炸药。显然司法部部长决定让劳福德来处理这件非常紧急的事，希望能避免出现任何尴尬的局面。

博比定于7月27日至29日飞往洛杉矶参加几个关于《内部敌人》一片进展的会议，并要公开露面。他不愿意在洛杉矶见到梦露。自从梦露与帕特·劳福德成为好朋友后，博比希望她能想办法让梦露在他在洛杉矶期间离开洛杉矶。

事后梦露对斯莱泽说，肯尼迪夫妇骗她离开了洛杉矶。她

也表示对帕特·劳福德非常生气。“博比想方设法来避免同我当面摊牌。”梦露在一次长途电话中对斯莱泽说。

劳福德夫妇说服梦露周末去塔霍湖玩，名义上是去出席在弗兰克·西纳特拉的加内华饭店举行的杰克·琼斯夜总会的开业典礼。

因为流产后的虚弱，同时也出于对博比的虚伪的愤怒，梦露答应了劳福德夫妇的邀请。她直到星期天夜晚才回到洛杉矶，那时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已安全回到华盛顿。

第二天，当她再次在好莱坞出现时，好莱坞到处流传有关她流产以及星期六晚上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差点丧命的事情。有人还说听到了西纳特拉和乔·迪马乔半夜争吵的声音。

以前二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揭开这后来被称为“死亡预演”的事件的内幕。但确实有一些线索已使事情的真相逐渐明朗起来。

1985年，一名与黑手党有关系的加内华饭店主管说了一句让人很难理解的话：“事实上发生的事比人们知道的更多。如果真相公布开来，会极大地影响罗伯特·肯尼迪的声誉。”

至少这位主管的话表明，司法部部长通过彼得·劳福德指挥了在加州北部发生的所有事情。“博比要彼得直接告诉玛丽莲一切都结束了。”劳福德的前妻德博拉曾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这样说。

劳福德的任务是让梦露确信她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已经完结。他们之间不能再打电话、通信和会面。

可能迪马乔知道梦露被肯尼迪兄弟甩掉了，所以他也于星期五晚上赶到塔霍湖去安慰她。但他到达加内华饭店时，已没有空的客房，服务员只好为他在附近的银冠汽车旅馆安排了一

梦露传

个房间。迪马乔问饭店领班梦露的去向，领班也不知道。

梦露没有下榻在加内华饭店。她被悄悄安排在 52 号别墅，那是弗兰克·西纳特拉招待特殊客人的别墅。服务人员也没有看到过梦露，因为每次都是彼得·劳福德来开的门。

梦露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加内华饭店。由于情绪不好、精神欠佳，梦露没有参加杰克·琼斯夜总会的开业典礼。有关梦露的传闻很多，但只有一个人说亲眼看见了梦露。星期天早上天亮前，大雾开始在湖面升起。加内华饭店的一名看门人走出饭店，惊奇地发现梦露穿着白色睡袍，光脚泡在游泳池中，双目呆呆地看着远方的小山丘。

看门人沿着梦露的目光看到迪马乔站在花岗岩山丘那边，他正向下俯视，就如同迷雾中的不真实的景象。

因为梦露仍然和东道主西纳特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这个周末她不可能自在轻松了。自 1960 年同阿瑟·米勒离婚后，梦露再次投入西纳特拉的怀抱，他们一起在拉斯维加斯、曼哈顿和旧金山度过了一段疯狂的日子。为了让西纳特拉高兴，她还花 1 万多美元购买新衣，穿着比平时更华丽更正统，以迎合西纳特拉的口味。

她告诉她在纽约的女仆莉娜·佩皮通，她正考虑同西纳特拉结婚，她还向佩皮通展示夸耀西纳特拉送她的一对翡翠耳环。梦露的许多朋友都谴责西纳特拉在梦露拍摄《濒于崩溃》的时候，突然宣布与朱丽叶·普劳斯订婚，极大地影响了梦露的拍片情绪。

几年后，劳福德加以修饰夸大地叙述了梦露生前最后几天的许多故事。他告诉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梦露在加内华饭店服用了过多的安眠药，她企图自杀是由于没能继续拍摄《濒于崩

溃》而灰心丧气。

这个让人难以相信的解释也许是劳福德用来证明他宣称的梦露系自杀身亡的证据之一。“她7月28日夜就试图自杀，8月4日她终于自杀成功。”劳福德对地区检察官这样说。

然而，事实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全美三大电视网都转播了博比对全国保险协会的讲话，梦露从电视上得知博比就在洛杉矶，顿时气急败坏。劳福德本人很可能给梦露吃过镇静剂。迪马乔的一位名叫哈里·霍尔的密友曾报告说：“她气疯了，所以他们就给她吃药。”但拉尔夫·格林森不承认梦露那个周末有自杀的企图。

梦露因流产而身体虚弱，再加上药物作用，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从一张保存下来的劳福德和梦露背靠背倚着的照片能够看出梦露非常疲惫。传记作家安东尼·萨默斯曾找到替弗兰克·西纳特拉冲洗照片的技师，那位技师说：“那些照片非常难看，我建议西纳特拉把它们烧了，他真的这么做了。”

星期天，劳福德夫妇和梦露坐私人直升机离开了塔霍湖。帕特·劳福德要赶乘一班从旧金山飞往海恩尼斯港的航班，彼得和梦露则回到了好莱坞。

在从洛杉矶国际机场回好莱坞的途中，劳福德吩咐司机在一部公用电话前停下，他下车在电话亭里打了30多分钟的电话。劳福德觉得家里的电话被装了窃听器，不安全。

“他警告博比，玛丽莲已开始有了威胁。”劳福德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斯帕达说。

据罗伯特·斯莱泽说，梦露正策划召开记者招待会，打算公开她与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回到布伦特伍德，梦露就打电话叫来拉尔夫·罗伯茨。当

梦露传

罗伯茨按摩着她僵硬的肌肉时，她仰头盯着他说：“你听人提到过博比和我的工作吗？”

罗伯茨回答道：“全好莱坞都在议论。”

好莱坞关于肯尼迪兄弟的丑闻越来越多，已经到了就要爆炸的地步。

32. 被轻视的女人

“不！我要博比亲自告诉我，”梦露对日益担心的罗伯特·斯莱泽说，“我要他亲口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他得向我解释清楚。他曾向我作过许多承诺，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次，梦露不会因为她已变得妨碍别人而再次被丢在一边了。

“假如博比始终不接你的电话，你怎么办呢？”斯莱泽问道。

“我也许会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她激动地说，“当然，我有很多话要说。”

7月30日凌晨，天边刚刚泛白，笼罩在迷雾里的布伦特伍德，圣文森特大道两边的大小商店在浓雾中时隐时现。

这时，梦露穿着肥肥的毛衣，正往圣文森特大道边的一部投币电话中塞硬币，她给远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斯莱泽打电话。“她从不相信她家里的电话，”斯莱泽回忆道，“因此她会偷偷跑到她家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有时甚至一天会去许多次。”

斯莱泽感到不能劝阻梦露与肯尼迪之间危险的斗争。他要梦露答应在她做出最后决定时必须打电话告诉他。

梦露传

一小时后，梦露给司法部罗伯特·肯尼迪的办公室又打了一次电话。司法部部长最终接了她的电话，他们谈了8分钟，谈话内容不清楚。但从此以后，她开始称呼博比为“那个杂种”。

从7月30日至8月4日这段时间里，梦露出席了3次生意洽谈会，与她的精神分析医生共同度过了11个小时30分钟，又从简·路易斯那里订制了一套价值1万美元的夜礼服，还在《生活》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两次预订外卖，此外还花100美元购买夏奈尔5号香水。

这6天中，她生活中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她告诉朋友们，她决心促使司法部部长为她举行告别会；另一件事是她为自己重新回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并签署了100万美元的合同而激动万分。

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签订的这笔大生意并没有消除梦露要同肯尼迪兄弟作一番最后的斗争的想法。自从博比不同意同她见面后，她的痛苦已转化为愤怒。

然而第一家庭仍没有发现有危险。

“博比不同意梦露是个很笨的决定，现在来看，也是个不幸的决定，”鲁珀特·艾伦说，“玛丽莲并不是真的那么不讲道理。如果肯尼迪同她再见一面，可能什么都会不一样的。”

梦露请肯尼迪的发型师米基·桑星期三晚到她家。事后我们才知道梦露有话要问他。

“我想她是想快点做完头发，可能她有什么急事，”桑说，自从上一次为庆祝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生日而为梦露做过头发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梦露。“所以，我带上了所有的美发工具。”

梦露传

然而，当桑到梦露家时，却看见梦露已打扮好了，备好了香槟酒和鱼子酱等着他。尤妮斯·默里不在家，他们单独呆在一块，坐在白色长沙发上。

桑尽管只有 20 岁，但由于生活在肯尼迪的圈子里，他已经习惯于与名人交往。

但是，桑对身旁梦露身上的明星魅力没有作好心理准备。梦露那柔美的嗓音、高贵的脸庞和绝无仅有的性感气质都令他有点不安。

“米基，你知道，”梦露说，“你上次为我做头发，我还没感谢你呢。”她又给桑倒了一杯香槟酒，说：“你替我设计的发型非常好，一下子流行起来。”她高兴地笑着，“全世界的妇女都模仿我的发型，你真的很聪明。”

桑尽力使自己放松，等待她进入正题。最后，梦露一边细嚼鱼子酱，一边问到肯尼迪家的事情。

“约翰和杰奎琳关系怎么样？”她问道，“他们的婚姻幸福吗？”

桑摇了摇头：“我与他们关系很浅，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我很少看见杰奎琳，说实话，我还没看见过他俩在一起。”

梦露又继续问道：“那么博比和埃塞尔呢？我不相信他俩的婚姻是幸福的。他喜欢她什么呢？”

桑再次回避她的问题：“我很少看见埃塞尔。”

后来的一个小时里，梦露又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第一家庭的秘密，常常还评论几句。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她可能是想搜集情报来对付肯尼迪兄弟，”30年后，桑回忆道，“她反应很快，意志坚定。她要打探肯尼迪家族的秘密，不找他们家的理发师还能找谁？然而

我不会背叛他们，哪怕是为了梦露。”

她又使出全部手段。她将一只嫩手搭在桑的肩头说：“难道你没有一种被他们利用的感觉？”

桑摇头答道：“他们对我很好。”

然而梦露仍然紧紧地追问：“难道他们从没有亏待过你？”

“她想拉我加入她的反对肯尼迪家族同盟，成为她的同谋。”这位理发师又摇了摇头。梦露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那么，看来是我在利用你了。”

桑终于找到借口离开了梦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最快的速度逃出了她的家”。

当桑的车在转弯处消失后，梦露从沙发下取出一只微型录音机。她打开录音机，拿出磁带，在磁带上标上“米基·桑，8月2日”。接着，她把磁带和她卧室里的公司文件放在一块儿。

尽管梦露在私生活方面受到种种挫折，但她在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长期谈判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她与福克斯公司的费尔德曼进行了一连串的重要会谈后，公司终于正式决定继续拍摄《濒于崩溃》。

依照梦露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签订的新合同，梦露要为公司拍摄两部影片，片酬是100万美元。与梦露合作的是一位新导演，剧本是由南纳利·约翰逊为梦露写的，梦露可自由地选择制片人。“很少有人知道这第二部影片，”福克斯公司执行秘书李·汉娜回忆道，“因为对第二部影片还有不同意见，所以公司不想公布。”

星期一早上，费尔德曼打电话给梦露，告诉她一些令人不快的消息。福克斯公司的领导层提出要梦露解雇她的表演指导葆拉·斯特拉斯伯格，不许拉尔夫·格林森参加梦露和福克斯公

梦露传

司的下一次谈判，来作为继续拍摄《濒于崩溃》的最后一个条件。

“我们认为，如果她能不受这些人的影响，事情也许会好办得多，”莱瓦西斯说，“我们希望同玛丽莲一个人合作。”

玛丽莲提出让她考虑一天后再回答。格林森本来就不愿意参加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谈判，但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则不一样。鲁丁曾告诉过公司领导层，要玛丽莲解雇葆拉很难，尽管玛丽莲对葆拉的感情已越来越冷淡，但她仍很崇拜葆拉的丈夫李。

从拍摄《公共汽车站》以来，这位不爱说话的葆拉·斯特拉斯伯格就始终担任梦露的表演指导。只要梦露有戏，她就会在场。慢慢地，梦露的朋友们眼看着斯特拉斯伯格逐渐地削弱这位明星的自信心。

“斯特拉斯伯格不让玛丽莲一个人拍戏，”惠蒂·斯奈德说，“玛丽莲认为她拍戏必须有葆拉的指导。而实际上，在葆拉来到现场之前，玛丽莲的表演已很完美了。”

本书采访过的32位《濒于崩溃》摄制组成员中，许多人都认为葆拉·斯特拉斯伯格是《濒于崩溃》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女巫’和‘妖精’是最恶毒的词，但用这两个词来形容斯特拉斯伯格一点儿也不过分。”汤姆·特赖恩说。

当拍摄正顺利进行时，斯特拉斯伯格会不声不响地出现，把梦露叫回更衣室。“因此，拍摄被迫停下来。不管葆拉要给梦露说多久戏，大家都只好耐心等待，”剪辑师戴维·布雷瑟顿说，“丘克真想把葆拉勒死。”

斯特拉斯伯格使每一部她插手的影片都弄砸了。

不幸的是，梦露只是把斯特拉斯伯格当作她丈夫李的代替

物。李是纽约“女演员之家”的开创者。“葆拉是梦露与李交往的中介。”阿瑟·米勒写道，“梦露对李非常敬佩。”

梦露曾在拍摄《不合时宜的人》时和葆拉吵过架。“她对我来说一点儿也没有价值。”事后她对米勒这样说道。

当梦露听说在米尔顿·鲁丁律师与福克斯公司的谈判中，斯特拉斯伯格遭到大家的强烈谴责时，感到非常吃惊。“玛丽莲肯定不知道福克斯公司的条件。”拉尔夫·罗伯茨说。她很快答应解除斯特拉斯伯格的职务，并且宣称她不再需要新的表演指导。此外，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不知道梦露已经准备把斯特拉斯伯格夫妇从她的遗嘱中去掉。

实际上，梦露已经给这位表演指导订购了一张回纽约的单程机票。“我正在清理房间，”8月3日她告诉斯莱泽，“我首先解雇了葆拉，她已经走了。”

大家对斯特拉斯伯格的不满使梦露开始重新评价她周围的人。她首先解除了拉尔夫·格林森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依从关系，又同意让鲁珀特·艾伦来代替宣传员帕特·纽科姆，并打算解雇尤妮斯·默里。

梦露过去也曾解雇过身边的人，但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坚决。她把情感上的挫折抛之脑后，开始采用以前的工作作风。

彼得·莱瓦西斯非常赞赏梦露的继续拍摄。星期三，他聘请梦露的老友琼·尼格莱斯科来执导继续拍摄《濒于崩溃》，这位可爱的欧洲人曾成功地执导了影片《如何嫁给百万富翁》，使梦露在这部片子中表演出色。

尼格莱斯科从一开始就是梦露的同盟。“我们依旧采用约翰逊的剧本，而且是他的原始稿。”他告诉莱瓦西斯。

“为什么？”费尔德曼问道，“玛丽莲还没有明确表态要采

梦露传

用什么剧本呢。”

莱瓦西斯也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已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改写剧本。”

“可能吧，但玛丽莲觉得你们这样做毫无价值。”尼格莱斯科答道。他想马上恢复拍摄工作，所以提议“我们去看看梦露”。

尼格莱斯科向莱瓦西斯保证，他只是以朋友的身份拜访梦露：“莱瓦西斯先生，我熟悉玛丽莲，我会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去看她。我要送一幅画给她装饰新居。我们会在一起喝香槟酒，一起聊天。然后，我告诉她我们将采用她喜欢的剧本。这样，你们就能得到福克斯公司想要的梦露影片。”

尼格莱斯科使梦露获得了福克斯公司最后和最重要的让步，即丘克的那些人——从阿谀奉承的助理导演到狐狸精似的秘书小姐，全部被赶走了。

8月2日星期四下午，兴奋不已的梦露打电话给惠蒂·斯奈德，要他带玛吉·普莱彻去她家品尝鸡尾酒。“让我们好好祝贺一番。”她说。

当普莱彻和斯奈德驾车穿过大门到梦露家时，夕阳还没落山。梦露身着肥大的丝绸上衣和黑色宽松裤，前来开门。她递上两杯香槟酒以表示欢迎。梦露显得欣喜万分，神采奕奕。她绘声绘色地讲述对老剧本的重新启用和她与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大人物之间紧张关系的缓解。

她对客人说，就在两天前，她接到了她的老对头达里尔·扎纽克的电话。扎纽克刚刚“政变”成功，当上了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总裁。他向梦露保证，《濒于崩溃》会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上。

梦露传

梦露递了一碟墨西哥小点心给普莱彻，然后宣称：“玛吉，我们就要复职了，《濒于崩溃》终于要拍完了。”

“那晚她很高兴，也很激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普莱彻回忆道，“我们本打算几周后开拍。”

实际上，梦露打算等迪安·马丁拍完另一部影片《阁楼里的玩具》后，于9月4日开始拍摄特写镜头，9月16日开始主要场景的拍摄。

梦露在她去世的那一周在电话里和莱瓦西斯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你会看见一个焕然一新的我，”她调皮地笑道，“玛丽莲·梦露会按时到达拍摄场地。”

“上帝保佑你，”莱瓦西斯说，“我们等着看全新的玛丽莲。”

33. 纠缠不休

1962年8月3日，星期五，对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住宅来说肯定是不愉快的一天。海风吹过马萨诸塞州海角的沙丘，天气温和舒适。然而，不好的消息随着晨报而传到了肯尼迪家中。

纽约名人生活专栏作家多萝西·基尔加伦在打听这个故事几个星期后，终于向外界公布了梦露和博比的私情。

基尔加伦决定不用真名报道这则故事，可是它还是对肯尼迪家族造成了威胁。这则专栏故事这样开始：“玛丽莲·梦露正在一间充满性诱惑力的公寓里使出浑身解数，一位英俊的绅士被她勾引得神魂颠倒。那位英俊的先生比迪马乔鼎盛时期的名气还大，所以关于梦露的故事要格外小心地叙述。”

梦露传

几个星期以来，基尔加伦始终在寻找打开梦露和肯尼迪兄弟关系的突破口。她采访了肯尼迪周围的人——从司机到社交新闻记者。在梦露死前的那个星期三，她就曾打电话到司法部找过博比。她还和博比的得力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谈论过。据罗伯特·斯莱泽说，在夏初“封杀玛丽莲”的反对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弗兰克·尼尔向基尔加伦提供过重要的材料。

基尔加伦专栏带来的强烈反响还未平息，又出现了另一个难堪局面。玛丽莲终于在海恩尼斯港找到帕特·劳福德，并向她问司法部部长的电话号码，好在周末打电话给他。博比的妹妹是不是向梦露提供线索我们还不清楚，但帕特·劳福德一直和这位女演员很好，尤妮斯·默里把她称作“玛丽莲最要好的朋友”。彼得·劳福德也承认他曾让梦露去找他在海恩尼斯港的妻子，但对她是否要到电话号码没有放在心上。

梦露上午不知从哪里知道博比、埃塞尔和他们的孩子乘上去旧金山的飞机。这是一个半公半私的旅行，司法部部长要对美国律师协会发表演讲。他呆在旧金山的这段日子里，他的妻子和孩子将住在城外一个朋友家的农场里，而他自己则住在豪华的旧金山大饭店最高一层由保安严密守卫的套房里。

假如说博比到达繁华的旧金山大饭店时脸上的笑容已很勉强的话，那么当他走进套房时他的笑容马上消失。录音电话的红灯正在不停地闪烁，接线员告诉肯尼迪的一位助手，玛丽莲·梦露已打来3次电话。后来，这位接线员告诉刑事案高级专访记者弗洛拉贝尔·缪尔，梦露老是打电话来，博比的助手则不停地记下留言，但博比一直没有回电，至少没有从旧金山大饭店回电。

当他在机场两边散步以及驾车在旧金山穿行时，他一直不

梦露传

能摆脱梦露的影子。《濒于崩溃》一片的精彩剧照刊登在《巴黎竞赛画报》和《生活》的封面上。那时候，《生活》杂志正在进行特别宣传活动，梦露的游泳裸照在机场售货和报摊亭里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

在布伦特伍德，一直到下午，梦露还是没有见到肯尼迪的影子。当她开车去会见她的内科医生海曼·恩格尔伯格和去接受拉尔夫·格林森治疗的途中，她3次下车到电话亭打电话。

恩格尔伯格给梦露注射完叫不出名的针剂后，梦露打电话给在哥伦布市家中的斯莱泽，同他谈了几分钟后，她又和斯莱泽的朋友饭店老板李·亨利聊了几句。

聊完天之后，她又提到对肯尼迪兄弟的威胁。“假如到这个周末为止我还接不到博比的电话，我就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把他妈的这事公诸于众。”她说。

“什么事？”斯莱泽问。

“我要把我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公开，经常有人来打探这事——温切尔、基尔加伦。很显然，肯尼迪兄弟已把我榨干了，他们要另觅新欢。”

斯莱泽对梦露的计划非常担心。“玛丽莲，你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给自己增添烦恼呢？”

“我要他来见我，”她回答，“我要博比亲自来说清楚这件事。”

梦露还告诉她的朋友珍妮·卡门和简·路易斯的首席裁缝工伊丽莎白·考特尼，她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虽然她更有可能接受专栏作家的采访。

当天稍晚的时候，这位女演员到处寻找刚从摩纳哥归来的

梦露传

鲁珀特·艾伦。她在他贝弗利希尔斯的宅邸留言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她甚至请拉尔夫·罗伯茨帮忙找艾伦。“告诉他这非常重要。”她对罗伯茨这样说。

“拉尔夫找到我，”艾伦记得，“但我刚下飞机，时差还没倒过来，况且在摩纳哥染上了肺炎。我知道只要我对玛丽莲提到这件事，她肯定会带着鸡汤和阿斯匹林来看我。然而我的病实在太严重了。”

艾伦很快知道，玛丽莲所谓的“重要事情”是召开关于肯尼迪兄弟的新闻发布会。“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事，”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当然，我对肯尼迪兄弟的行为非常生气，对梦露也很同情，但我想我可以劝她别把这件事公诸于众。我个人觉得这会极大地影响她的事业。”

梦露还打电话给伊丽莎白·考特尼，请她帮着找“一套裙装”以参加某个特殊场合，她另外已订了一套夜礼服。考特尼同意帮忙，并说：“假如找不到适当的，简会马上赶制一套的。”

甚至到现在斯莱泽也不知道梦露是否真的可以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她觉得自己被抛弃，被玩弄了。”他说。

如果梦露真的把她的故事对新闻界公布的话，她会把这条独家新闻给她的老朋友和保护人——专栏作家悉尼·斯科尔斯基。斯科尔斯基对她的胆量非常吃惊，所以每当梦露说起“博比和约翰的故事”时，他就让他的女儿斯蒂菲在电话分机上偷偷地听。

接着，梦露打电话给劳福德说她持有“证明博比有罪的录音带”，她将在需要的时候公开录音带的内容。

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件事情，劳福德请梦露与他在拉斯卡拉

饭店一起吃午餐。她虽然不是很高兴，但答应先听听劳福德怎么说。

当她急匆匆地赶到这家舒适的意大利饭店时，她完全没想到罗伯特·肯尼迪也来了。

梦露去世后两天，拉斯卡拉饭店的服务员告诉鲁珀特·艾伦，他看见她和罗伯特·肯尼迪坐在后面的一张桌边争得很凶。艾伦对他朋友的去世非常难过，他急切地想找到真凶。他耐心地寻找谣言的来源。“我的在拉斯卡拉饭店的朋友确证，玛丽莲和博比星期五晚上在那里见过面。”他说。

司法部部长看到梦露留在海恩尼斯港和旧金山大饭店的留言后很可能回到好莱坞，与她急促地达成了和平相处的条约。由于他出现在旧金山是第二天早上，所以他肯定是午饭后就飞回加州北部。乘飞机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仅仅只要 45 分钟。

当问到这种假设是否成立时，彼得·劳福德说：“那太不可能了。”

“我告诉你，他在好莱坞，”鲁珀特·艾伦说，“我不清楚他们怎么推算出来的，但我知道他在那儿。”

假如他确实是在那里，那么博比很可能先用烛光加美酒的晚宴来稳住她，但这可能没有效果，因此他很可能残忍地施用狠的一招。

罗伯特·肯尼迪很不讲情面，是肯尼迪家族中解决问题的高手。老约瑟夫·肯尼迪曾说：“博比是我的好孩子。假如博比恨一个人，那个人就肯定活不了。”

“博比喜欢命令别人，为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会用。”约翰·肯尼迪最新的传记作者托马斯·里夫斯说。

实际上，第一家庭发现罗伯特·肯尼迪只有在玛丽莲·梦露

梦露传

一事上有点无可奈何。他最初被派往加利福尼亚赶梦露走，相反却被这位银幕女神给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失败不在于爱上了她，而是没能让她守住秘密。

肯尼迪的支持者们常戏谑说，如果家族需要，让博比砍掉自己的手臂他都愿意。那么，为了让梦露保持沉默，他会采取什么特别的办法呢？

34. 证人们

8月4日即星期六下午，一名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保安人员透过薄雾隐隐约约地看见一架巨大的政府直升机在制片厂上空盘旋。他摇晃着指示灯，指挥直升机降落在临时建起来的着陆点上，螺旋桨的呼呼声在空荡荡的制片厂上空回荡。一辆灰黑色轿车早就在那里等候着，司机站在车旁迎接主人的到来。

影片公司宣传员弗兰克·尼尔的办公室离直升机降落的地方很近，他看见罗伯特·肯尼迪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向轿车跑过去。

尼尔发现肯尼迪似乎有很多心事，钻进车厢后座之前朝周围瞄了几眼。尼尔还瞧见彼得·劳福德那张被日光浴晒黑的脸。

尼尔和两名保安是看见肯尼迪在那个有特别意义的时间来过洛杉矶的惟一的3位官方证人。轿车微微晃动着开过警卫大门，然后开进通往圣莫尼卡海滨的皮科大道。

“尽管博比开始还下不了决心，但最后他还是答应去见玛丽莲，”杰奎琳·肯尼迪的传记作者戴维·海曼说，“他先飞到洛杉矶，接着从机场坐直升机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制片

厂。”

那时候，梦露正在布伦特伍德宅邸里等候他们。她准备了墨西哥式自助餐。

自从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的生日庆宴上被梦露的美貌迷住后，他的形象有很大的改变。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一部新闻片这样评论道：“罗伯特·肯尼迪如今看起来和他哥哥一样像个总统。”

在美国的年轻一辈中，博比日益受到大家的喜爱，他在全国拥有许多十几岁的少年崇拜者。当他开着他那辆漂亮的蓝色敞篷车出入白宫大门时，总有女孩等着要他签名。他还总是收到求爱信，当他在公众场合出现时，人们争先恐后地跟他握手。

6月，博比荣获“本年度最佳父亲”的美誉。他的家庭因被媒体宣传为模范家庭而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有线电视网播放了埃塞尔、博比和孩子们在希科瑞山上高高兴兴地游戏的场面。《绅士》杂志的一名记者被告知：“假如你想写关于博比的报道，你就该找埃塞尔谈谈，她对博比的事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就在这时，博比突然遇到名誉扫地的危险，他的政治生涯受到威胁。

还有别的证人可以证明博比那天去过洛杉矶。当时的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对山姆·约蒂市长说，那天上午的某个时间，罗伯特·肯尼迪乘直升机去过洛杉矶。

顾虑到他这次行程的机密性，司法部部长的飞机不能降落在以前着陆的地方——劳福德屋前的白色沙滩上。在这么炎热的星期六，劳福德房屋四周宽阔的沙滩上躺着5万多名晒日光

梦露传

浴的人。

也许博比沿皮科大道向西驾车到太平洋岸边，然后沿太平洋海岸的高速公路来到劳福德寓所。几位邻居曾在中午看到他。到1962年夏天，邻居们对看见肯尼迪已非常习惯了，圣莫尼卡黄金海岸的居民们对肯尼迪家的人已不再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的确是博比，”隔壁邻居沃德·伍德说，“他穿着黄色卡其布裤和白色衬衫，领口敞开。”伍德确证肯尼迪是在中午到达的。

也有别的证据表明那天下午司法部部长就在洛杉矶。为撰写这本书，我们对前洛杉矶市市长约蒂和前洛杉矶警察局长汤姆·雷丁进行了采访，他们都说看过警察局对博比那天下午活动记录的报告。“我看到的情况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他那天下午在洛杉矶，而且见过玛丽莲·梦露，”雷丁说，“这确实很奇怪，不是吗？”

对未被侦破的谋杀案一直特别感兴趣的警察局长雷丁，认真地翻阅了关于梦露案件的所有文件，并同梦露死时任职的警察局长威廉·帕克进行了许多次交谈。雷丁说：“博比和约翰不仅与梦露有不一般的关系，而且博比在梦露死前最后一天到洛杉矶来是有不可告人的任务。”

司法部部长会不会不在城里？雷丁摇摇头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性，帕克局长和肯尼迪兄弟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也是我的朋友，他从不对我说谎。”

在肯尼迪去洛杉矶作这特别的旅行以前，他当然知道突然和梦露作个了断的危险性。他曾几次通过长途电话想安抚梦露。

梦露传

但一个电话好像并不能安慰她。和博比一样，梦露自从那次生日晚会后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当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发现她是绝无仅有、不可代替之时，便急于和她协商条件，让她重新回到公司，梦露顿时觉得自己又有了力量。

24小时之前也就是星期五上午，百老汇作曲家朱尔·斯蒂尼从纽约给她打电话，邀请她饰演音乐片《布鲁克林之树》的女主角。投资者们愿付给梦露个人100万美元的报酬。

当尤妮斯·默里和帕特·纽科姆早上9点起床时，梦露已经起来好几个钟头了。帕特和尤妮斯穿着绒布睡衣在厨房里做早餐。她们看见梦露进来，纽科姆还没来得及向她问好，梦露就朝她发起火来。

“我晚上能睡得很好，而玛丽莲不行。当我关上房门睡着时，玛丽莲却在屋里走来走去，”纽科姆说，“当我早上神采奕奕地走出房间时，她就忌妒得不得了。”

因此两人争吵起来，直到电话铃响，她们才停下。上午11点，她们又吵起来，明显是因为那些电话。

“玛丽莲那天上午接过电话后非常生气。”纽科姆说。电话一定是劳福德和博比打来的。肯尼迪在电话中斩钉截铁地不同意到洛杉矶来。

梦露死后，拉尔夫·格林森证明：“她最近与政府重要官员有性关系，我指的是政府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她不高兴是因为她又要一个人过周末了。”

“玛丽莲本来等着星期六晚上能与其中一个男人见面，”诺曼·塔班克尼克后来回忆说，“但她被通知说约会被取消了。”

梦露生气了，星期六上午她非常累，满脑子都是复仇的想法。她不是那种可以被随便戏耍的女人。

梦露传

她和《花花公子》杂志的摄影师拉里·希勒略略地讨论了一下拍封面照的事；同简·路易斯定下了星期一上午的戏装；还商定了去纽约 10 天的行程。因为她一个晚上都没睡，所以白天精神不好。

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的许多干扰电话使她一个晚上无法入眠，这些电话也使他老想着罗伯特·肯尼迪的不讲信用。第一个电话在星期五晚上 11 点钟打来，玛丽莲连眼睛都睁不开，她拎起电话机。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凶狠的尖叫：“离博比远点儿，你这婊子，离博比远点儿！”然后电话挂断了。第二个电话在深夜 12 点 45 分打来，还是那个女人。“你假如再去见博比，你会后悔的。”电话一会儿打来一次，直至早上 5 点 30 分。

“我看不像埃塞尔·肯尼迪打的，”梦露对她的朋友珍妮·卡门说，“但我相信这人一定与埃塞尔有关。”

假如说梦露在接到这些电话之前就已经非常生气了，那么她现在实在是要发疯了。

“当梦露被逼得没办法时，她是会特别神经质的，”斯莱泽说，“玛丽莲一般不怎么发脾气，但她如果真的生气了，天王老子都不怕。”

在那个闷热的下午，第五海伦娜车道边的房子里充满的却不只是怒火。

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一个人或与他的妹夫彼得·劳福德一起开车去梦露那儿的，他们是去劝阻梦露不要公开与肯尼迪兄弟的关系。

“很明显，当博比和劳福德到达玛丽莲住宅时，玛丽莲已经喝了很多香槟酒，”杰奎琳·肯尼迪的传记作家戴维·海曼说，

梦露传

“劳福德倒了一杯酒后一个人走出房间到游泳池那边去了，以便博比和玛丽莲单独协商。一会儿，他听到喊叫声。博比说他必须回彼得那儿去，玛丽莲则坚持说他答应过与她一起过周末。”

博比这次来访的录音磁带可能被存放在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门的某个地方。听说埃德加·胡佛悄悄地做了一份拷贝存入了他的秘密档案。

假如我们能听到这些录音，那么这些录音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莱坞侦探弗雷德·奥塔什和作家瑞·斯特雷特说他们听到过这些录音。他们说，从录音可以断定博比和梦露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在几个房间里都吵过，并且涉及到许多话题。“我感到被玩弄了。”梦露大喊道。

有人怀疑弗雷德·奥塔什被黑手党收买，在梦露住宅里装了窃听器以收集关于肯尼迪的资料。弗雷德只是简单地说：“玛丽莲和博比吵得很凶，她向肯尼迪吼道‘我觉得被利用了，我感到被欺骗了。’”

接着，奥塔什说：“玛丽莲叫司法部部长从她家滚出去。”

在那之后，磁带上可能录了一段梦露打给肯尼迪的电话，当时肯尼迪正在劳福德的海滨寓所。据奥塔什说，这次，梦露又尖叫道：“不要来烦我，离我远点。”

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节目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梦露死因的对话，这个节目美国广播公司最后没有播放出来。对话是这样的：

20/20：这些录音能够证明博比·肯尼迪和玛丽莲·梦露间

梦露传

发生过性关系吗？

奥塔什：是的。

20/20：梦露死时，这些磁带还在录音吗？

奥塔什：是的。

很显然，奥塔什不愿提及磁带中关于梦露死因的内容。

然而黑社会的人却反映，不是肯尼迪就是特工人员已经发现梦露屋里装有窃听器，而且把电线都扯断了。

劳福德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斯帕达说，肯尼迪在与梦露争吵时曾发疯似的搜索房间，寻找窃听器。

博比走后，梦露非常痛苦。她叫来她的精神分析医生格林森，让他给她做了 90 分钟的治疗。到下午 5 点 30 分，格林森和尤妮斯·默里一块儿离开梦露的住所。梦露又分别和乔·迪马乔、珍妮·卡门以及悉尼·圭洛夫通了电话，他们都没有发现她心情极差或有吸毒反应。

然而，这位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星期六晚上独自呆在家里。

她的确是一个人吗？

35. 秘密交易

阿瑟·雅各布斯同他的未婚妻，女演员纳塔莉·特伦迪坐在好莱坞露天剧场里，一边品着香槟，一边欣赏优雅的音乐。

皎洁的月亮悬挂在空中。亨利·曼西尼挥动着指挥棒，指挥乐队一起演奏他的热门电影插曲。一排中国式灯笼悬挂着，像硕大的萤火虫一直延伸至远处山丘上。一个多么美的夜晚

啊！

忽然，雅各布斯看见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向他的包厢走来。服务员弯下腰对这位穿着很讲究的宣传员说：“雅各布斯先生，我们在后台接到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很紧急的事情。”

雅各布斯马上站起来，吻了一下未婚妻，然后在引座员手电筒的带领下来到乐池下面的更衣室。他听完电话，差点瘫倒在地上。打电话的人没说自己是誰，但几乎可以断定是福克斯公司宣传部的一位官员打来的。

雅各布斯跑回包厢，轻声对特伦迪说：“出大麻烦了，玛丽莲死了！我要离开一会儿，我会很快打电话给你的。”这时是8月4日，星期六晚上10点30分。

6英里外，去往劳福德住宅的海滨入口门还开着，灯光从屋里透出来，照在沙滩上。这是个静悄悄的闷热的夜晚，坐落在圣莫尼卡黄金海岸边的高级住宅的窗户都还开着。

很多居民听见直升机的引擎声，还看到一架蓝色直升机飞过，带起一阵沙暴。一位头发散乱、体格健壮、挽着衬衫袖子的年轻人跳上直升机，飞机向5英里外的洛杉矶国际机场飞去。

在西洛杉矶，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宣传员弗兰克·尼尔得到通知时正在看电视。他听完电话，马上穿上外套，往布伦特伍德赶去。

就在这个时候，弗兰克·尼尔还万分惶恐地给彼得·莱瓦西斯打了个电话，请求他马上派福克斯公司的保安人员赶到梦露在第五海伦娜车道的住宅。

也许打给雅各布斯的紧急电话可以算是梦露出事或死亡的标志。

梦露传

在 30 分钟以内，洛杉矶警察首脑威廉·帕克接到从市中心警局总机转来的电话。因此，帕克打电话告诉他新成立的情报小组成员第二天上午 7 点开会。

这所有的事情都在星期六晚上 11 点 30 分之前发生，后面是 5 个小时的空白。

12 点之前，洛杉矶静悄悄的。太平洋上空的空气似乎不再流动了，沙漠热风被卷到洛杉矶盆地。平时从太平洋吹来的微风会使布伦特伍德的大树沙沙作响。然而这个晚上，布伦特伍德却寂静得很不一样，连屋里的狗叫声也能听到。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夜死一般的寂静，让人觉得毛骨悚然，”尤妮斯·默里后来回忆道。

时间渐渐从星期六走到星期天，车辆开始在第五海伦娜车道上来来往往，这些车都关着前灯。出入梦露家的每个人都轻手轻脚，说话细声细语的。

星期天清晨的 3 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知道哪些宣传员和代理人员撬开梦露的文件柜，拿走了全部与福克斯公司相关的文件，星期六晚上装得满满的 3 个大抽屉到星期天早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黑兹尔·华盛顿后来又看到一些信件也被烧毁了。

紧挨着的街坊邻居没有一个人听见动静。

从第五海伦娜车道梦露住宅打出的第一个电话已是阿瑟·雅各布斯在好莱坞露天剧场被叫走 6 小时之后。

警官杰克·克莱蒙斯那天晚上在西洛杉矶分局值班，距梦露宅邸还没有 3 英里。这是个无聊难耐的夜晚，克莱蒙斯没事可干，双脚跷在桌上。清晨 4 点 25 分，电话铃响了。“西洛杉矶克莱蒙斯警官。”他说。

电话里面的男人似乎很激动，话说得特别快，并且带有欧

梦露传

洲口音，克莱蒙斯警官半天没听懂。

“请慢点说。”克莱蒙斯喊道。

“玛丽莲·梦露死了，”打电话的男人说，“她刚才自杀了。”这下引起了克莱蒙斯的注意：“你是哪位？”

“我是拉尔夫·格林森医生，梦露的精神分析医生。”

“告诉我在哪儿，”克莱蒙斯说，“我立刻过来。”

克莱蒙斯警官开车赶到第五海伦娜车道时，这条窄窄的私家胡同空荡荡的。梦露房子里黑漆漆的一片，车库和走廊也是黑洞洞的，就连游泳池的灯也熄灭了。

克莱蒙斯把他的警车慢慢开到梦露屋前。在这样沉寂的夜晚，他车上无线电设备的呼叫声显得特别刺耳。

他轻轻地敲了敲门，一边看了看房子四周，这栋寓所看来和梦露身份不符。他又敲了敲门，他听到里面有人小跑，好像还有嘀咕声。好半天，尤妮斯·默里才来开门。她好像被吓着了。当他跟随她走过起居室和大厅，他觉得这位管家不仅仅是紧张，甚至有点恐惧。

“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不诚实，”克莱蒙斯几年后回忆道，“我不能断定是哪儿有问题——特别是一开始时。”

她带着克莱蒙斯来到梦露卧室，用手指了指梦露的床。“她脸朝下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脸埋在枕头里，手放在身边，两条腿伸得直直的。”

克莱蒙斯心里寻思：“她绝对是被人摆成那样的，没有人死时会那样躺着。”

最后他问两个站在一块儿的医生：“尸体搬动过吗？”

两人都摇了摇头。

警官认真打量两位医生——个子很高、很有派头的一个叫

梦露传

海曼·恩格尔伯格；个子较矮、精明干练的一个是拉尔夫·格林森。“说谎，两人都在说谎。”他想，梦露死时绝对不会是那种姿势。

梦露的头被床单盖住，只露出一点点秀发。

“她自杀了。”警官还没问，格林森就说，一边指着床头桌上摆得满满的大小药瓶，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药房。

克莱蒙斯问道：“你们抢救过她吗？”

“没有，太迟了。我们到时已经太迟了。”格林森答道。

克莱蒙斯站在梦露卧室中间，眼睛紧紧地盯住拉尔夫·格林森：“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吃的药？”

格林森回答：“不知道。”

“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为明显的假装的死亡场面，”克莱蒙斯说，“药瓶被排得井然有序，尸体被故意放成那种姿势，所有的都显得太整齐了。”

“我很讨厌格林森的态度，”克莱蒙斯回忆道，“他很傲慢，没有礼貌，简直是在惹我告他什么。”

接着，克莱蒙斯转过头想询问默里，却发现默里已经走开。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在通向厨房的一间里找到她。那里，洗衣机和烘干机都开着。她已经洗了一大缸，正在洗第二缸，第三缸衣物也折好放在柜子上。克莱蒙斯肯定她已经洗了几个小时了。

当默里站在洗衣机边折毛巾时，克莱蒙斯开始问问题：“什么时候发现她死的？”

“12点刚过，”她犹豫了半天还是说出来。她还主动告诉克莱蒙斯，格林森从12点30分起就在这里了。

克莱蒙斯回到卧室谴责格林森：“我想问格林森医生为什

么在发现梦露死后 3 个多小时才给我们打电话。”

格林森驳斥道：“我们在打电话给其他人之前必须先征得公司宣传部的批准。”

“宣传部？”克莱蒙斯问。

“是这样。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宣传部。梦露小姐正在那里拍电影。”这位医生回答道。事实上他可以有另一种回答：他不但给公司宣传部门打了电话，而且还等他们做完想做的事后才给警察局打电话。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早在警察来之前做完了所有想做的事：梦露咖啡桌上放着的一堆公司文件没有了；帕特·纽科姆记录的梦露与莱瓦西斯会谈的纪要以及梦露私人文件柜里全部的公司文件也不见了。默里后来还发现信件和记事本甚至电话留言本都突然消失了。

然而，福克斯公司的工作人员只是那晚洗劫梦露宅邸的神秘人物中的一部分。30 年后提到这件事，克莱蒙斯依然非常生气。他说：“玛丽莲·梦露没有自杀，她是被谋杀的。”

专栏作家詹姆斯·培根是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记者，他事后哀叹道：“我们都不知道在她被发现死亡到叫救护车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也弄不清楚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

36. 第二天上午

1962 年 8 月 5 日，清晨的曙光撒在圣莫尼卡海滨的白色沙滩上，显得非常壮观。从早晨 6 点起，一家名叫“前 40 名排行榜”的广播电台在沙滩上现场直播音乐节目。离劳福德家大

梦露传

约 500 码处的一间凉亭里传出激烈的摇滚乐，博比·达林、德尔·香农和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声在沙滩上空飘荡。

来自贝尔爱尔、贝弗利希尔斯和威斯特伍德的青年们早已在沙滩各处找到了位置。五颜六色的太阳伞和无以计数的沙滩椅点缀在沙丘上。

令人意外地，唱片节目播音员停止了播放的歌曲，而改放一首轻柔的老歌，它是雷·安东尼于 1953 年献给玛丽莲·梦露的。

几秒钟的安静后，穿着夏威夷衬衫和网球短裤的播音员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新闻：“玛丽莲·梦露自杀身亡，只有 36 岁。我们想尽办法试图弄清她的死因，好像知道她的死因就能够使她复活一般。除了当年的简·哈洛之外，再没有其他人像玛丽莲·梦露这样将女性美完美地集于一身。玛丽莲·梦露 36 岁便离开了我们。”

一时间，沙滩上的排球比赛停了下来，正在冲浪的少女们眼圈都红了，她们中大多数人留着梦露式的金发，化着梦露式的浓妆。

从 1961 年贝尔爱尔大酒店失火以来，《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先驱报》第一次发行号外，并急速送到各个报点。连要饭的都掏空腰袋来抢购号外。

在近处的富人居住区里，人们同样非常震惊。肯尼迪当总统后，黄金海岸的富人们常常看见梦露，对她已很熟悉了，因此梦露死亡的消息令他们惊愕不已。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都投向劳福德别墅，只见屋内窗帘低垂。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大窗上的百页窗还关着。

别墅里，彼得·劳福德已喝得酩酊大醉，他正面对朋友、

家人和自己良心的谴责。

第一个打电话来的是他的母亲梅·劳福德女士，她是洛杉矶英国侨民居住区的领袖。这位名声不好的女士刚刚和她儿子的一位邻居进行了一番较长的对话。“我知道有一架像肯尼迪兄弟乘坐的那种深色直升机曾降落在沙滩上，”她曾对记者说，“我也知道邻居们看见博比星期六急急忙忙地出入彼得的家。”

“你怎么回事？玛丽莲打电话给你后，你为什么不马上到她那儿去？”她责怪儿子。她已从新闻报道中知道劳福德是最后一个和梦露交谈的人。

“我打电话告诉过她律师了。”劳福德解释道。

“当一个姑娘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你怎么能如此没有同情心呢？”劳福德女士继续问道。当她的儿子想继续为他的行为申辩时，她挂断了电话。

“我认为彼得对玛丽莲太绝情了，”劳福德太太在80年代末去世前回忆道，“毕竟梦露在她死去的那个夜晚给彼得打过电话，而且向在彼得家的每个人说再见。当我星期六晚上给彼得打电话时，我听到的是罗伯特·肯尼迪有着波士顿口音的声音。我不感到奇怪，博比整个夏天常常进出彼得家。”

很快，气急败坏的鲁珀特·艾伦打电话来，让彼得解释。“劳福德发狂了，”艾伦回忆道，“他不停地在抽泣，说不出话来。”

最后艾伦对他发火了。“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真是跟她说话的最后一个人吗？”

“我想是的。”劳福德说，他还在哭。

“出什么事了？你能解释一下吗？”艾伦恳求道。

这位平时滔滔不绝、夸夸其谈的英国演员向艾伦叙述了此

梦露传

后几年不断重复的故事。他讲述的故事总是那样，即使在1982年他死前4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十分动情地讲述的还是同样的故事。

下面就是劳福德故事的主要内容。

星期六中午12点多一点儿，劳福德邀请梦露参加一个非正式野外烧烤聚会，聚会定在晚上8点在劳福德海边别墅的游廊里举行。梦露表示有兴趣，答应参加。他们说好让劳福德的朋友约瑟夫·纳斯开车来接她。

后来，劳福德说他再次打电话到布伦特伍德，发现梦露情绪低落，不想参加聚会了。“我能听出她心情压抑，她说话的声音很含糊。”

8点过后，梦露打电话给劳福德。当时许多客人都在场。“她多多少少告诉劳福德，她已经无路可走了。”洛杉矶地区副检察官迈克·卡罗尔回忆道，他在1982年再次调查此案时曾盘问过劳福德。

劳福德还是说梦露告诉他：“代我向帕特说再见，向总统说再见，也向你说再见，你是个善良的人。”

劳福德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米尔特·埃宾斯，埃宾斯警告他：“你不能到她那里去，因为你是总统的妹夫。”

埃宾斯马上打电话给米尔顿·鲁丁，鲁丁又打电话跟尤妮斯·默里联系，后者可能告诉他梦露很好。

劳福德说，这就是他与这件案子有关的全部活动。

艾伦知道劳福德没说实话。“玛丽莲绝对不可能在紧急情况下打电话给劳福德的，”他说，“她不喜欢他。她只跟帕特·劳福德有联系，然而玛丽莲知道她那时在海恩尼斯港。”

将近30年后，艾伦仍悲叹地摇头说道：“玛丽莲只有为了

找罗伯特·肯尼迪才会给彼得·劳福德打电话。”

对艾伦这位宣传大师来说，劳福德讲述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由一位交际专家撰写的发言稿，这故事更像是辩解而不是事实本身。

消息通过广播、电话和电视传开了，梦露圈内的朋友们非常痛心。他们第二天清晨醒来时，发现眼前是最美的夏日和最惨的悲剧。

当早上的阳光刚刚射进惠蒂·斯奈德在马里布的别墅时，电话铃就响了。

“爸爸，你醒了吗？”斯奈德的儿子问。

“刚醒，发生什么事啦？”斯奈德问。

“你听说了吗？”他儿子问。

斯奈德从床上坐起，他预感到他儿子要说什么。“玛丽莲死了，是吗？”他问道。

他儿子回答：“我很难过，爸爸，真的很难过，她死了。”

斯奈德马上从床上跳起，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他对他的朋友就这样走了还是难以相信。他跑向轿车，开车上了太平洋海岸的高速公路。车很快路过劳福德家，往前面的平地飞速驶去。

“这事让人很难相信，”他回忆道，“我想亲自看看，我要亲自证实一下。”

他的车一到第五海伦娜车道就被新闻媒体给包围了。电台的轿车、电视台的新闻车、成群的记者，有讲法语的，有说意大利语的，全挤在一堆，乱哄哄的。

就在刚才，宣传员帕特·纽科姆不能自控，对记者们发了火。她大声骂道：“你们这些强盗、吸血鬼，你们不能让她死

梦露传

得安静点吗？”

这位受梦露尊敬的化妆师也这样认为。“这帮王八蛋。”他边骂边驾驶他的大众牌轿车穿过车群。当他想开进他过去常常进出的大门时，一位神色严峻的警察拦住了他。

“对不起，朋友。”警察说。

“我是玛丽莲的化妆师。”斯奈德解释道，“我必须进去。”

警察让他下车。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斯奈德回忆道，“玛丽莲已经不在那儿了，我猜我是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斯奈德车上的收音机里，合众国际社公布玛丽莲是自杀身亡。“玛丽莲因吞服过量的安眠药而导致死亡。”新闻快讯这样报道。

“不可能，”斯奈德想，“他妈的绝对不可能。”

他想起10年前拍摄电影《大河奔流》时的情景。“那时候我和玛丽莲乘坐窄轨火车远离都市，”他回忆道，“她正在为乔·迪马乔的请求而不知该怎么办。乔想带她离开好莱坞这个花天酒地的地方，他想给她一个家：有房子，有钱，有安全感。但玛丽莲不想放弃她的电影事业，虽然它给她带来这么多的烦恼和痛苦。”

“我真想从这火车上跳下去，从此消失得不见踪影，”她说，“再也没有人来影响我。”

斯奈德指着远处终年积雪的山峦说：“玛丽莲，你为什么不和乔去那些山上，在那里悠闲地生活，生儿育女，快乐地度过下半辈子呢？你知道，乔不喜欢电影这一行。”

这位女演员含着泪水，挽住斯奈德的胳膊说：“我明白，

我知道你的意思，而且我也知道你是正确的。但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逃离明星的地位和荣誉。”

斯奈德的思路重新回来，回家去处理摆在面前的事。他有一大笔债要还，这笔既甜又苦的债能调动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在梦露事业开始的时候，就在梦露刚成为超级明星时，梦露坚持要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把斯奈德提升为她的专职化妆师。她对这件事特别关心，以确保斯奈德得到很好的待遇。她还让斯奈德作她全部演出业务的顾问。斯奈德曾问她，他怎样才能报答她对他的这些照顾。

“惠蒂，”梦露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说，“当我死时，你不要让别的人碰我的脸，我只要你帮我做这件事。”

因此，斯奈德回家去拿他的化妆箱。

就在他回马里布不久，帕特·纽科姆在米尔顿·鲁丁和格林森的簇拥下坐进尤妮斯·默里的汽车。车刚开到门口，许多记者立刻围上去，把他们团团围住。记者们将镜头对准车窗，把麦克风伸到纽科姆面前。

还在哭泣和发抖的纽科姆哭着请求道：“让我们走吧。”

一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高声喊道：“纽科姆小姐，请问你有什么想法？”

她盯着他的眼睛，轻声说：“如果你最好的朋友自杀了，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怎么做？”

顿时呆住了的记者给他们的车让开了一条道，让车通过。纽科姆回头望去，又大哭了起来。

在梦露生命的最后时刻又演出了一出闹剧，剧中人物中帕特·纽科姆是最莫测高深的一位。她是仅有的对新闻媒介反抗的人，因此她很快成了一个被人议论纷纷的人物，有关她的谣

梦露传

言到处传播。据记者弗兰克·卡佩尔的报道和 1985 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纽科姆是肯尼迪安置在梦露身边的人，帮助掩盖真相。大量小报甚至说梦露死时她很可能也在那里。

实际上，和梦露的仆人黑兹尔·华盛顿一样，纽科姆也是一个被冤枉的旁观者。当她赶到现场时，一切已经太晚了。

大约清晨 3 点 35 分，她在她贝弗利希尔斯的寓所里被米尔顿·鲁丁的电话叫醒——比拉尔夫·格林森叫警察提前一小时。她赶到梦露宅邸，看到她的老板阿瑟·雅各布斯。尽管他们都在场，但他们仍然躲着杰克·克莱蒙斯警官。“我有种直觉，除纽科姆外还有别的人躲在暗处，”克莱蒙斯后来说，“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

尤妮斯·默里形容纽科姆的行为很疯狂。默里回忆道：“她在梦露的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很久。事实上警察已准备封闭梦露的房子，但她不愿意离开，最后警察只好强行把她赶了出去。”

纽科姆记得当她到达梦露家时，现场至少有 5 个人。

到她离开时，大概是上午 11 点，房子里已经有很多人，其中有 3 名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保安人员、阿瑟·雅各布斯、一名通用电话公司的技术人员——他一声不吭地切断了电话线——以及合众国际社的记者詹姆斯·赫德森和詹姆斯·培根。另有 4 名穿着白色衬衫、深色宽松裤，皮鞋锃亮的男子特别惹眼，他们很明显是联邦调查局或特工处的特工。

中午 12 点以前，黑兹尔·华盛顿和她的丈夫洛奇到梦露家取回他们 2 月份借给梦露的牌桌和椅子。有人告诉他们房子将在第二天封闭。当黑兹尔·华盛顿运家具经过客厅时，她看到那群穿着很讲究的人中有一个正在巨大的墨西哥式壁炉边烧毁

梦露传

一堆文件。梦露的金属文件柜上的锁已被撬开，抽屉都被翻过。梦露的遗嘱执行人能够在 10 天后重新装上锁，但里面的重要文件，包括所有的影片拍摄文件全都被人拿走了。

女仆走到壁炉边想看清楚。她发现梦露的速记笔记本已经被点着了，旁边放的是她不久前和福克斯公司谈妥的一宗 100 万美元交易的相关法律文件。那堆东西里还有许多盘录音带、一本约会记事本和一叠皱巴巴的梦露手写稿。

最重要的遗物就是那本速记笔记本。根据彼得·劳福德的要求，梦露每次见肯尼迪总统时总是带着这本笔记本，扮成总统的秘书登上“空军一号”专机。最开始笔记本只是个掩饰工具，后来却使梦露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她开始记录下她在闲谈中听到的肯尼迪兄弟以及他们周围人的政治性话题。虽然她对听到的事不会都很清楚，但她有许多机会记下像猪湾事件、刺杀卡斯特罗计划和博比镇压黑手党等政治事件的相关内容。

“她把全部的事都记在这本笔记本上，”伊芙林·莫里亚蒂说，“实际上速记本就是她的日记本。”

当华盛顿离开房子时，她发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首脑彼得·莱瓦西斯调来的保安人员几乎全部控制了梦露的宅邸，这使弗兰克·尼尔和其他 3 名宣传人员能够毁灭所有与福克斯公司有关的文件。在被毁灭的文件中有纽科姆记录的梦露和彼得·莱瓦西斯关于梦露复职会谈内容的原始记录和备份。那时候，纽科姆藏在梦露卧室暗处，悄悄地记下福克斯公司对梦露的所有承诺，她把记录打成文字并复印了几份。这些文件被销毁后，只剩下一只贴有“《濒于崩溃》，1962 年 7 月”标签的文件夹。

黑兹尔·华盛顿刚刚把她的家具搬回家的 4 小时后，联邦

梦露传

特工命令搜查洛奇·华盛顿的车，并到华盛顿夫妇家要求谈话。洛奇说：“她对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知道。”后来，联邦特工就再也没来找过黑兹尔。

上午9点，在洛杉矶北边靠近加州吉尔罗伊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堂里，罗伯特·肯尼迪做完弥撒走到明媚的阳光下，和他的新闻代理人埃德·格思曼说了几句话。

“梦露的死真是太不幸了。”格思曼说。

格思曼回忆道：“博比说‘确实是这样，太不幸了’。然后我们对此事简单聊了几句，没有别的。”

东海岸肯尼迪家族的住宅里，家庭成员们都无所事事地坐在游泳池边，一家之主约瑟夫·肯尼迪正在锻炼。这时收音机里传来梦露自杀的消息，大家一下子静了下来，然后渐渐散去。

据帕特·劳福德的丈夫说，她听到她的朋友的死讯时非常难过。她马上冲进房间，收拾行李，打算飞回洛杉矶去参加葬礼。

距梦露寓所4英里处有一幢高高的粉红色宅邸，里面住着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另一位电影明星杰恩·曼斯菲尔德。她听到梦露的死讯后，悲痛欲绝，简直是快要发疯了。她一边绕着她那心形游泳池走来走去，一边担心着自己和肯尼迪总统的微妙关系。

她抓住助手雷·斯特雷特的胳膊说：“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了。”

“她对肯尼迪兄弟非常害怕，”斯特雷特回忆说，“她始终认为肯尼迪兄弟和梦露的死有关。”

几个小时之内，梦露死亡的消息已被新闻媒介传得尽人皆

知。

当电话迅速地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时，没有记者会想到打电话给肯尼迪兄弟。这位超级影星和第一家庭的关系依然是一个私人的秘密。

与此相反，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都关注着同样的主题：好莱坞杀了玛丽莲·梦露。

许多记者都赞成莫斯科官方报纸《消息报》的评论：“好莱坞既培养了梦露，又杀害了梦露。”

梵帝冈的报纸称她“被迫成为某种象征，所以必须忍受心理和生活方式的压力。她的死超出了个人悲剧的范围，值得社会好好地思考”。

在众多的报道中，斯德哥尔摩的一篇报道最接近事实真相：“玛丽莲是电影圈中互相竞争、贪图富贵与地位和欺诈蒙骗的受害者。”

尽管电影业确实利用了她，但影片公司并不应该对梦露的死负所有的责任，另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力量在起作用。

37. 官方说法

阿瑟·雅各布斯是位优秀的宣传员，他辛辛苦苦地找到每一位来好莱坞的记者，游说他们。

雅各布斯从南加州大学毕业，他最开始是米高梅电影公司传达室的办事员，后来青云直上，升到一名在好莱坞、纽约、伦敦设有办公机构的庞大公共关系机构的总裁。

当他讲话时，人们总是毕恭毕敬地听。

梦露死后的两天之内，他说话非常流畅，深深地打动了人

梦露传

们的心。官方对 1962 年 8 月 4 日发生在布伦特伍德那幢西班牙式小洋房里的所有事情都有“官方的说法”，而阿瑟·雅各布斯则是这一说法的总设计者。

1984 年，阿瑟的妻子纳塔莉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阿瑟那时候对梦露的死因稍微做了一些粉饰。”她的话太简单了，实际上，雅各布斯制造了一套谎话，使得梦露死前的几个小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被埋藏了 20 多年。

“这件事做得简直没有一点漏洞，”鲁珀特·艾伦回忆道。他想起在梦露死后那个周日晚上，雅各布斯公司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战略会议”。雅各布斯、艾伦、雅各布斯的手下迈克尔·塞尔斯曼和一位肯尼迪家族的代表，好像是肯尼迪的堂兄之类，设计了一套使肯尼迪声誉免受梦露之死影响的方案。摄影师劳伦斯·希勒因为到办公室取梦露的裸体泳照，不小心看到了这群人，他听见他们在激烈争吵怎样“使肯尼迪家族不卷入梦露事件”。艾伦还觉得彼得·劳福德星期日午后曾和雅各布斯见过面，并传达了肯尼迪的意思。“我们决定采用把梦露之死说成意外事件的方案，”艾伦说，“但我们都不相信。”

当然，在宣布梦露死亡后不久，掩盖真相活动已经着手进行了。在发现梦露尸体到给警察打电话这中间大概 6 个小时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宣传员弗兰克·尼尔、约翰·坎贝尔和阿瑟·雅各布斯一起焚毁和拿走了梦露家里全部与福克斯公司有关的文件。有人曾说，雅各布斯和哈里·布兰德曾在梦露家给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也正是这个威廉·帕克焚毁了警察局里全部关于梦露死因的报告，只剩下一份约 70 页的经过严格审查的案卷，该案卷在 70 年代被公开。

梦露传

“那些人在壁炉边销毁文件。”黑兹尔·华盛顿回忆道。

“是这样的，”伊芙林·莫里亚蒂证实道，“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烧什么。”

到中午时分，当记者们被同意调查该丑闻的真相时，显然制片厂已经设计好了梦露死因的“说法”。

说法大概内容是：凌晨3点30分，尤妮斯·默里看到梦露房间的灯还亮着。默里敲了敲门，没人回答。默里走到外面，通过窗户看见梦露躺在床上，模样很古怪。她非常惊恐，打电话给格林森，格林森3点40分赶到。他们闯进屋里，发现梦露已死。恩格尔伯格医生也被叫来。4点钟时，他正式宣布梦露已经死亡。警察局发言人也证实，根据电话收费处调查，那天没有人给梦露打电话。

所有提前赶到的记者都报道说梦露是自杀身亡。当警察们到梦露家时，拉尔夫·格林森的头一句话便是：“她离开了我们，她自杀了。”警察局局长帕克开始对新闻界说：“玛丽莲·梦露错服了过量的宁比泰胶囊。”

格林森、帕克和阿瑟·雅各布斯解释说，梦露最初吞服了正常剂量的安眠药后睡了一会儿，半小时后她醒来，又吃了一次安眠药。再过30分钟，她又吃了一次安眠药。她这样连续几次服药，最后导致吞食安眠药过量，中毒身亡。

在梦露死后的最初3天里，几千名记者打电话到福克斯公司或找雅各布斯打听情况，他们得到的都是口头回答，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书面资料。

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这种说法，许多书籍和几千篇文章都引用这种说法。这个说法编造得这么合适，致使差不多10年后人们才公开把肯尼迪兄弟和梦露之死联系起来；

梦露传

再 10 年之后重要事实才变得越来越清楚。

特德·兰德雷思 1986 年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让世人震惊的电视节目《告别总统——玛丽莲·梦露和肯尼迪兄弟》，用他的话说是“好莱坞拥有世纪新闻报道，并与它失之交臂”。

然而，在梦露死后第二天上午，曾有几名记者想方设法探究梦露死因，并发现了一些东西。

第一位带头调查的是赫斯特公司专门报道刑事案件的记者弗格拉贝尔·缪尔，他在 8 月 5 日星期日清晨就着手调查。他一听到收音机里播出有关梦露死亡的消息就打电话给通用电话公司的内部人员，其中一位是高级行政人员。“请给我打印一份玛丽莲最后 3 天的电话记录。”她对晚上的值班员说。

“对不起，”值班员说，“记录全部被拿走了。”

“谁拿的？”她问。

“我想可能是联邦特工。”值班员说。

经验丰富的好莱坞记者乔·海姆斯在缪尔之后，他那时候正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稿子。通用电话公司对他说：“一群穿着黑衣，皮鞋锃亮的人一大早就来把东西拿走了。”

因为不能够证明梦露有没有给肯尼迪兄弟打过电话，海姆斯和缪尔的调查只得先停下来。

8 月 6 日即星期一上午，梦露原本准备约见鲁珀特·艾伦，讨论将她与肯尼迪兄弟间的特殊关系公之于众。雅各布斯的公司发布了梦露不幸自杀身亡的消息，新闻界也早已做好准备采用雅各布斯的说法，到现在，许多人仍相信这一说法。

5 天后，洛杉矶地区法医鉴定：“死亡原因是巴比妥酸盐中毒，准确地说是宁比泰和水合氯醛。”又过了 5 天，这位法医最后下了结论：“梦露也许是自杀。”但是他们的一些同事却

不赞成这一结论。

警察局长威廉·帕克是罗伯特·肯尼迪和埃塞尔·肯尼迪的好朋友。他始终在寻求梦露自杀的证据，很显然为了保护这位司法部部长。8月10日，他把调查任务转交给他新组建的情报部门。这是表示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梦露的死因必须永远保密。

当法医们、警探们和宣传员们想解释梦露死因时，乔·迪马乔正在准备他前妻梦露的葬礼。有一点他的态度非常鲜明：好莱坞不许参与梦露的葬礼。

参加梦露那让人痛心的小型葬礼的人共24位，其中迪马乔是仅有的一个公众熟悉的名字。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棒球明星警告葬礼主持：“绝对不要让那些肯尼迪家族的人参加。”

被拒绝在梦露葬礼之外的还有弗兰克·西纳特拉，他是梦露生前最后两年最坚定的同盟。

“我能理解迪马乔的行为，”鲁珀特·艾伦说，“迪马乔和梦露的婚姻被梦露的电影事业破坏了。迪马乔清楚几乎全部的梦露与肯尼迪兄弟间全部的事，他知道他们怎样对待了她。”

然而，帕特·劳福德已离开海恩尼斯港，踏上回洛杉矶的路，她决定代表她的家庭参加梦露的葬礼。当她知道迪马乔特意把她排除在外，不允许她参加在威斯特伍德墓园举行的梦露的葬礼时，她大笑起来。

这是对第一家庭最早的反抗。直到20年后，大家才明白为什么迪马乔对肯尼迪家族这样不留情面。

记者们渐渐地开始调查梦露的死因真相，它和一年后在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总统被刺一案一样举世瞩目。在以前的几十年里，有关梦露之死的书被查禁，报刊文章被取消，证人们被

梦露传

迫严格地保守秘密，警察局的案件报告被销毁或藏匿。因为考虑到对福克斯公司这样一家大影片公司的保护，又由于肯尼迪家族有权有势，再加上洛杉矶警察局的遮盖掩护，梦露之死成了一个永远难以解开的谜。

38. 压制舆论

8月5日，礼拜天，天空刚露出鱼白色，一个女人边喊边从梦露房子里冲出来：“凶手！你们这群凶手！杀了她，你们高兴了？”

在场的绝大部分记者都听说过这一骇人听闻的传闻。的确有3位邻居听到这个女人的嘶喊。实际上，这是梦露的邻居所能提供的仅有的线索。

赫斯特报业集团的记者弗洛拉贝尔·缪尔想方设法地想弄清这个女人是谁。开始，缪尔猜想这个女人是尤妮斯·默里，但是通过对默里的4次采访，缪尔断定这个神秘女人也在为别人掩饰真相。

缪尔最后怀疑这个叫喊的女人是帕特·纽科姆，当纽科姆4点40分赶到梦露房子时，被所看到的一切吓呆了，她确信这是一场谋杀。“纽科姆被最后一个叫到现场肯定是有原因的。”缪尔说。

然而，缪尔恐怕永远也不能知道事实真相，这个女人的身份到现在仍是个谜。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谋杀”这个词来形容梦露之死，以后的几年里再也没有人公开将“谋杀”和梦露之死联系在一起。

最初，好莱坞新闻界就把梦露之死归到“花边新闻”一类

梦露传

——一位女明星由于不能承受生活的重压而不幸地自杀了。同时，关于谋杀的线索逐渐地被销毁，重要的证人一个一个离开洛杉矶。

梦露葬礼后的一个星期，缪尔在她的专栏里含蓄地写道：“洛杉矶警察局受到某种强大的压力。负责调查梦露一案的警探说这种强大的压力很明显地来自前几个星期里同梦露来往非常密切的人。”

在纽约，多萝西·基尔加伦告诉她的编辑们：“最后一个同梦露交谈的男人是美国司法部部长，但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她说她的消息来自一个同梦露关系“特别密切”的摄影师。

梦露死后3天，基尔加伦在她的专栏中大胆地写道：“梦露死前最后一个晚上曾向一位十分有权有势的男子求救，但该男子还是让她就这样离去了。全部过程的时间也许比较长。”

几个月后，基尔加伦其实已确信梦露是他杀的。

由路拉·帕森斯、赫达·霍珀掌管的好莱坞新闻界也听到过肯尼迪兄弟和谋杀事件相关的传言。“有很多流言蜚语，然而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我母亲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查出事实真相，但一无所获，”路拉·帕森斯的女儿哈丽雅特说，“这很让人沮丧——好莱坞史无前例的新闻，我母亲却不能报道它。”

等心情平稳后，路拉·帕森斯就去找彼得·劳福德和帕特·纽科姆，她相信她们俩能够告诉她事实真相，但她俩已不知道哪儿去了。劳福德的豪华海滨别墅暂时关闭，纽科姆的电话也没人接。帕森斯和她的助手最后知道她俩去了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的住所。

“没人接我母亲打去的电话，”哈丽雅特说，“对梦露之死她不能引用任何人的话。”

梦露传

梦露死后的星期一，就连警方也找不到劳福德。他的洛杉矶办公室只是简单地答复：“劳福德先生这段时间出去了。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劳福德先生的秘书会与您联系，安排您以后与他见面。”

负责凶杀案的警长罗伯特·拜伦从克莱蒙斯处接管了梦露一案，他始终想提审劳福德，但他得到的回答总是：“劳福德先生不在，他现在正在飞机上。”劳福德的秘书告诉拜伦：“现在还不知道他会去哪儿，但我会让他尽快和您联系的。”

关于纽科姆，她已被她朋友的死弄得快要崩溃了。从此她使自己 and 外界隔离开来，先是去海恩尼斯港，然后去欧洲旅行。

右翼记者弗兰克·卡佩尔报道说，肯尼迪为纽科姆支付了她的欧洲之行的所有费用。

“梦露死后我确实去了肯尼迪宅邸，”现在纽科姆这样说，“是彼得·劳福德夫妇请我去的，那是一段痛苦的日子。但是肯尼迪和我的欧洲之行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早在梦露死前就定下的公差。”

赫达·霍珀比帕森斯付出更多的努力想弄清真相，但她得到的东西也不多。就在洛杉矶警察局结束梦露一案后不久，赫达就收到许多信，要求她向外公开梦露和肯尼迪兄弟间的特殊关系。

好莱坞那些资历较浅的记者们碰壁后很快就不再调查了，他们接受了所谓梦露吞服过量安眠药致死的说法。为了确保记者们相信这一说法，劳福德很快公开露面，分别在纽约、旧金山和波士顿会见了一批选出来的记者。他说：“我知道那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怜的梦露并不想自杀。”为证实他的观点，劳

梦露传

福德还说，梦露死前的那个周末，她在塔霍湖吞服安眠药时已经过量。

“劳福德的说法”通过新闻媒介四处传播，因而消除了许多人的怀疑。

当洛杉矶地方法官于 1982 年再次调查梦露之死时，警探们发现劳福德和制片厂的人曾惊慌失措地重新布置了现场。

弗雷德·奥塔什承认劳福德 3 点钟左右给他打过电话，即拉尔夫·格林森打电话报警前 90 分钟。劳福德让这位私家侦探“消除现场所有关系到总统的东西”。

黑手党曾雇用奥塔什对梦露和劳福德的宅邸进行窃听。当奥塔什立刻拒绝了劳福德的请求时，“劳福德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清理现场”。

时间正一点一点地过去，梦露可能会被医生救活。绝望地狂饮香槟的劳福德抄近路奔向梦露的布伦特伍德住宅，当他走时，梦露的录音带、信件和记事本都不见了。“劳福德尽可能地做到不留痕迹。”当时较有实权的洛杉矶市市长山姆·约蒂说，他是看过梦露之死全部报告的很少的几个人之一。

“彼得对肯尼迪的领导风范特别崇拜、钦佩。如果约翰或博比需要他帮忙，他就会义无反顾，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事。因此，他在掩盖玛丽莲之死一事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劳福德的母亲梅·劳福德夫人说。据报道，玛丽莲卧室里被拿走的部分录音带不到一星期就被送到罗伯特·肯尼迪手中，发型师米基·桑说，博比曾向他仔细讲过那些录音带的内容。

劳福德肯定是在上午完成了任务，因为他曾打电话到白宫找总统，电话被马上接到椭圆形办公室。他放下电话便赶到机场，乘飞机去海恩尼斯港的肯尼迪府邸。虽然是为保证国家安

梦露传

全，总统的公事电话是不让公开的，但记者安东尼·萨默斯还是于1991年9月搞到这次重要通话的录音——这次通话开始被电话安全系统自动记录。

就在这个时候，在洛杉矶地方法医办公室里，遮掩真相的活动也在着手进行，只要能够证明药物是怎样进入梦露体内的细胞组织的样本都被销毁了。

副验尸官托马斯·诺格齐宣布，梦露死于巴比妥酸盐中毒，托马斯后来由于担任电影明星们的法医而闻名世界。但他还是没弄明白这些药物是怎样进入梦露体内的，是梦露在不到10分钟内服下70粒药丸，还是她被大剂量地注射了催眠药？

尽管梦露身上没有明显的打针痕迹，但他也清楚，要吞服这么多药片有多困难。因此，他认真地从梦露的肾脏和肺部取了细胞组织切片，然后把切片样本送到楼上，交给药毒主任雷蒙·戈伯那西。

两天后，警局侦探们开始觉得梦露也许是被谋杀的，诺格齐打电话去查问检测结果，他的上司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样本已被丢弃。一份官方记录这样写道：“因为梦露之死宣告为自杀，所以进一步的检测已不再需要。”药毒主任雷蒙·戈伯那西毫无理由地就下令丢弃诺格齐费力取得的样片。

新闻界对这件事一点儿也没提出怀疑，这让策划者们感到很侥幸。

一位企图报道事实真相的记者受到其上司粗暴的制止。《时代》周刊好莱坞分部主任埃兹拉·古德曼碰巧在梦露死时准备写一篇有关梦露的封面文章。他对梦露死因的各种难解之谜非常关注，最后写成一篇将梦露和肯尼迪当局联系起来的很不一般的文章。但是报道还未来得及发送，《时代》周刊的最高

领导层就将该文封杀，并毁掉了文章的所有复印件。据《时代》周刊杂志的内部人士透露，编辑们认为古德曼的文章会毁掉总统的前程。

“我碰到许多令我非常痛恨的人，”古德曼那时说，“这些人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玛丽莲·梦露就认识许多这样的人，既有丑恶、堕落、卑鄙的小人物，也有丑恶、堕落、卑鄙的大人物。”

出版界坚定地把梦露事件拒之门外。从1962年至1982年，联邦调查局搜集了有关梦露之死的全部文字材料，成千上万的剪报、书籍、照片和评论被秘密装订成册。一些特工甚至被任命研究那些尚在投稿中的文章或书籍，尤其是那些暗示约翰或博比与梦露有关系的文章或书籍。我们在罗伯特·斯莱泽的私人资料中看到过其中的500多页，全部档案本被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藏在书架后面暗室中的一只保险柜里。

每当某个记者接触到真相时，胡佛就让人去调查他的背景。60年代末，当罗伯特·斯莱泽打算出版他对梦露生前最后6个月的生活以及梦露与第一家庭的非一般关系的调查结果时，胡佛很容易地就弄到斯莱泽的详细背景资料和他许多年来积累的有关梦露死因的外界舆论，并归了档。但他从来没有审问过斯莱泽。

胡佛甚至在斯莱泽的书《玛丽莲·梦露的传奇生活和奇异之死》送去审查之前，就先弄到了一本。

尽管在梦露、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都死后，胡佛还严密地保守他的档案资料。只是在新闻自由法的压力下，他才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材料交给新闻界。

1962年秋末，胡佛决定警告司法部部长，《电影故事》杂

梦露传

志打算发表一篇暗示博比是梦露情人的长文章。

更不利的是，特工约翰·德洛奇说：“作者暗示博比是梦露死前最后一个交谈的人。”《电影故事》杂志对梦露与博比之间的私情写得非常到位，文章含蓄地写道：“与梦露私通的男人在事业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更远大的前途正等待着他，还有什么比世界上最受人喜爱的性感女神爱上他更成功的呢？”

《电影故事》杂志说这个神秘的男人“没有被发现与梦露的私情”，“在此之前他是全部属于他妻子的”。

文章中一段话引起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注意，“玛丽莲在她临死前的那个晚上给那个男人打电话，那个男人说他不能离开他妻子，他不能再去见梦露小姐了。”

虽然开始得到提醒，但罗伯特·肯尼迪还是让胡佛不要有所行动。对付这一篇文章可能招致更多的注意。专栏作家悉尼·斯科尔斯基从联邦调查局熟人那里知道这件事，并告诉了路拉·帕森斯。

从此，联邦调查局的“梦露事件封锁小组”变得更警惕了，他们更严密地审查电视和广播节目以及各类书刊。1966年，自从弗雷德·劳伦斯·吉尔斯写的梦露传记《诺玛·简》出版后，有关梦露的出版物不胜枚举。联邦调查局对这位女明星的传记做了详细、精确的报告，这些报告这么详实，就像是《读者文摘》的缩写本。

梦露死后14天，联邦调查局特工从电话中窃听到一次秘密会议，3名黑社会的狂徒声称要公开司法部部长和梦露私情的证据。这3位自以为是的家伙正在想方设法不让联邦调查局特工迫害他们。窃听装置录下了他们的勒索计划。

“博比希望看到有关玛丽莲·梦露的标题吗？”其中一位歹

徒问，“他常常去玛丽莲住处，很明显他们有私情。”

假如这群家伙真的这样做，就会毁掉博比的政治前途。但就在联邦调查局窃听到这伙歹徒的谈话后不久，他们就因勒索钱财罪被捕，并被抓到监狱。

然而，一本更有影响力的新书正在准备当中。

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一年，正当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以民主党成员的身份为竞选副总统提名而四处活动时，一本血红色封面的小本在全国各地出现，并迅速成了共和党高层人物中的畅销书。这本名为《玛丽莲·梦露的奇异之死》的书，是由罗伯特·肯尼迪的死对头、右翼记者弗兰克·卡佩尔写的。书中说博比曾秘密地加入过共产党。这本书开始只是在几种刊物上刊登广告征订邮购，后来，卡佩尔开始向各政治团体大批出售。非常保守的加州奥兰治县、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菲尼克斯的电台里曾出现过这样的广告“在你投罗伯特·肯尼迪一票之前，请先弄清楚他的底细”，以警告选民。

胡佛弄到 25 本卡佩尔写的书，并把书交给他的书籍评论员。在交上成文的报告之前，胡佛就警告罗伯特·肯尼迪：“这本书会使人对您与梦露小姐所谓的交情产生怀疑，该书还说您是与她通话的最后一个人。”

这本书到现在仍以提供大量详实的内部材料而著称，全书都是洛杉矶预防自杀小组对梦露之死调查的机密报告。书中提供了饭店账单，用来证明在梦露前去塔霍湖的那周，博比就住在洛杉矶，还列出了拉尔夫·格林森医生和海曼·恩格尔伯格医生开的账单以证明梦露的几次看病，在梦露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她始终在服用某种特殊药物。

这本血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在好莱坞和华盛顿的记者间广为

梦露传

流传，赫达·霍珀和厄尔·威尔逊以及《洛杉矶时报》的编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尽管卡佩尔揭露了梦露丑闻的许多细节，但当时的著名记者中没人写这方面的文章。

在1986年泰德·兰德雷思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纪录片时，他对华盛顿的新闻单位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报道政治新闻的媒体也会进行自我压抑。“人人都知道肯尼迪兄弟和梦露有私情，但没人想报道。”兰德雷斯说。

另外一种解释说，是好莱坞历史上最狡诈的媒体施放的迷雾把梦露死因的真相掩盖起来了。

39. 结 论

1962年8月5日清晨，两名全副武装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保安人员分别守卫着梦露宅邸的前门和后门。一小时后，又一名保安人员把守住梦露宅邸前院子的大门。

他们脸上没有表情，紧紧地扣着左轮手枪扳机，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在那厚厚的砖墙后面正进行着肮脏的交易。

这时候，弗兰克·尼尔、阿瑟·雅各布斯和尤妮斯·默里正忙着洗劫梦露的遗物。其中某段时间，彼得·劳福德也参加了清洗。

影片公司保安人员、宣传人员以及梦露的私人雇员，尤其是默里和梦露的经纪人伊内兹·梅尔森，把大量的药品倒入抽水马桶，取走了梦露的备忘录和合同，还把梦露的私人物品大包大包地运走了。

影片公司官员和律师的公文包里也许正藏着不可告人的交易的线索。所有的都整理完之后，一切都看上去像是自杀造成

的。梦露的全部床上用品和衣物都被清洗、烘干、折叠好，井然地放在厅里的壁橱里。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历来就有遮掩犯罪现场的悠久传统。制片厂清理真实生活中好莱坞谋杀现场的手段在今天看来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些行为早自无声片时代起就被洛杉矶市政府认可与姑息。1922年，当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在好莱坞一所豪华宅邸里被杀时，派拉蒙影片公司的负责人员从现场取走了药品、情书和泰勒的情人派拉蒙公司明星玛丽·迈尔斯·明特留下的粉红色内衣。虽然英俊的导演背上有明显的枪伤，派拉蒙公司的主管们最初仍企图把泰勒的死定为自杀一类。当他们听说凶手也许是明特的母亲后，就利用警察局总部里的关系，让他们把这个案件定为没有侦破的谋杀案——直到现在这案子仍未被侦破。

1935年，一直以来有着“冰淇淋金发美人”这称的塞尔玛·托德被黑帮头子勒基·露西亚诺谋杀后，派拉蒙公司的职员和圣莫尼卡刑侦组的成员将全部的证据都拿走了。不久，托德的死便被宣布为自杀，虽然有大量表明她死前遭过毒打的痕迹。大家几乎都不相信托德是自杀，因为托德被认为是在她的车库里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但是当时车库的一扇门还开着，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车的点火钥匙还没发动汽车。最近出版的几本书，特别是以安德烈亚·埃德蒙兹所著的《热情的托德》一书为代表，证实是露西亚诺叫人把托德打死，然后将尸体锁进车库。然而，归档的至今还是自杀的说法。

珍妮·哈洛的丈夫保罗·伯恩被他的某个前妻谋杀后，米高梅公司告诉记者他是自杀身亡，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在于保护哈洛。

梦露传

玛丽莲·梦露谋杀案这出丑剧中最好的导演就是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他是洛杉矶最有权力的人。

最初，帕克就索性将梦露一案定为自杀。他告诉其手下把梦露之死当作一桩自杀案来调查，他对法医也下达了相似的命令。

为了使他的目的得到切实实行，帕克把案子移交给新成立的预防自杀小组，该小组只调查梦露为什么自杀，而不让调查梦露怎样死亡。

这办法很有效果。通过为预防自杀小组制造大量事件，转移公众视线，帕克避免了该案应马上进行的正式审讯或大型听证会。假如听证会举行的话，劳福德、纽科姆和默里，连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都要到庭作证。帕克和博比不只是朋友，他们还一块儿打击黑社会活动。一些观察家认为，帕克可能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后继者。

1961年，在司法部的圣诞宴会上，埃塞尔·肯尼迪朝司法部意见箱里投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建议洛杉矶警察局长帕克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落款是“罗伯特·肯尼迪太太”。胡佛那时候正密切调查罗伯特·肯尼迪，寻找他们家的劣迹，他还在梦露死前最后几周派特工跟踪罗伯特·肯尼迪。

梦露死时，帕克正希望在联邦调查局中谋得一官半职。可能是为了让罗伯特·肯尼迪高兴，他在梦露死后仅5天就命令停止调查，宣布梦露之死是自杀。

帕克运气很好，因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和他站在一起。假如没有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精心准备与帮助，他是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件事的。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在几千篇报刊文章中说梦露患有

梦露传

精神分裂症而且有自杀倾向。在几百篇报道梦露之死的文章中，记者们引用了哈里·布兰德胡编乱造的有关梦露被《濒于崩溃》摄制组解雇的说法。丘克关于梦露精神失常的无耻描述也被重复了几十遍。即便在梦露死后，丘克还多次这样向公众描述这些事情。

现在看来，梦露很显然是两个阴谋的牺牲品。第一个阴谋是一家庞大的影片公司要她成为几百万美元的不明不白账目的替死鬼。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要把她说成一个情感压抑歪曲得精神有问题的女人。

第一个阴谋直接导致第二个阴谋，即掩盖梦露死亡现场。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早就传出消息说梦露在拍摄的第一个星期就企图自杀，到后来舆论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公司发现，把梦露的死亡原因说成是“自作自受”就更容易了。

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老一辈人仍不承认有这样的阴谋，他们中某些人确实相信公司的说法。

实际上说梦露是自杀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验尸官办公室那时候就清楚这一点。

化学检测结果证明，这样的判断是不对的。梦露血液中巴比妥酸盐也就是宁比泰的含量高达 4.5%，药毒专家在她身体里发现了致命剂量的宁比泰和水合氯醛。“这么大的药量能够使 3 个人没命。”副验尸官托马斯·诺格齐说。

梦露绝对不会吃下那么大剂量的药，因为她没有那么多粒安眠药。

梦露去世前一天，也就是 8 月 3 日，海曼·恩格尔伯格医生给梦露开了 25 粒宁比泰胶囊。根据尤妮斯·默里的说法，8 月 3 日晚梦露服了 3 粒胶囊，这样就剩下 22 粒。除此之外，

梦露传

李·西格尔医生曾在8月3日前一周一周开给梦露一般剂量的宁比泰，但是其中大多数已被梦露在去塔霍湖时吃完了。

警察局长帕克说梦露“可能悄悄地存放安眠药”，但默里一周之前曾搜查了整座房子，并没有找到有备用的巴比妥酸盐。况且，梦露死前不久还向她的朋友珍妮·卡门借了两粒宁比泰。警察局对梦露安眠药的来源非常关注，他们甚至修改了恩格尔伯格医生的处方。在警察局交给法医的报告中，他们把恩格尔伯格的处方药量增加了一倍。洛杉矶警探始终说宁比泰药瓶内装的是50粒胶囊，而不是25粒。

梦露悄悄地积攒安眠药的说法来源于这样一则传闻，即梦露2月份从墨西哥带回一只满是药品的箱子。然而，所有这些药品以及梦露从纽约带来的药全被一位替代格林森医生的心理医生拿走了，梦露连一粒安眠药也没留下。

当我们将梦露体内高含量宁比泰的问题向宁比泰的生产厂家咨询时，他们的发言人说：“这绝对不可能。”

假如可能的话，我们问，她需要服多少粒才能达到这么高的血液浓度？

那位发言人算了一下告诉我们，需要一次性吞服75至90粒。

1982年再次调查玛丽莲·梦露之死的地区检察小组也承认：“在重新调查梦露的药品来源时，我们发现许多报告之间矛盾重重。”

梦露的经纪人伊内兹·梅尔森早上5点来到死亡现场。他发现了数十粒药片，包括宁比泰，零零散散地放在床头柜上。“有种类多样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但没有人把它们拿走，因此我们就把这些药品全扔进了抽水马桶。”

梦露传

这个被警察忽视的重要证据只能证明，致命的剂量来自注射或者像诺格齐怀疑的来自灌肠。

当然，伊内兹·梅尔森不小心破坏了也许能够证明谋杀的直接证据。假如要达到梦露体内的巴比妥酸盐浓度，梦露就需口服梅尔森发现的全部药片。

当药品问题 1962 年第一次被提出时，警探们马上去重新寻找梦露的药瓶，却发现药瓶都被毁。“毁灭证据是违法的。”前警察局长托马斯·雷丁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警探们在一只 50 粒装的水合氯醛瓶中发现还剩下 10 粒胶囊——可能是 7 月 31 日开的药。如果梦露真想自杀，那她为什么不连这 10 粒药也一起吞下去呢？

洛杉矶法医办公室的化学家们估计，要达到梦露死亡时的血液毒性浓度，梦露必须吞服 50 至 70 粒水合氯醛胶囊。

事实上，梦露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一次或两次大剂量注射而丧命。

“检查结果表明，梦露肾脏内不含一点儿药物成分，”负责调查梦露之死的地区副检察官约翰·迈纳说，“这说明药物根本没有通过胃。仅有的解释是，药物通过注射进入体内。”

诺格齐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下令做小肠组织切片的显微镜分析，以便确定肌肉注射的说法能不能成立。但是，组织切片样本和药瓶全部不见了。

除此以外，假如梦露吞服了大量药片，她的胃里应该有明显的残留物。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她的胃里什么都没有。

梦露要在 10 分钟内口服 70 多粒安眠药致死，这好像不怎么可能，因为吃药对这位女演员来说始终是件痛苦的事，她往往把胶囊捏碎，将粉末倒入香槟酒里一起喝下去。然而，警探

梦露传

们在她的卧室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用过的杯子。

现在最大的可能性是注射致命剂量的药物而造成死亡。但不久这种可能性又被排除了，因为诺格齐宣布他检查了梦露全身，但没有发现一个针眼。

梦露星期四晚上在她卧室打过一针，星期五在恩格尔伯格医生的办公室打过第二针。这两针的针眼诺格齐都没有查到。

当地区副检察官迈克尔·卡罗尔听到这让人吃惊的消息，他惊讶地张大嘴。“我难以置信，”他说，“不可能没有针眼。”

警官杰克·克莱蒙斯则判断，玛丽莲是喝了被人掺入无色无味水合氯醛的香槟酒后昏睡过去，然后又被人注射了过量的宁比泰而死。

梦露也许在她死亡前的那个下午打过第三针。根据洛杉矶警察局中见到过长达 723 页关于梦露之死的原始报告的人说，罗伯特·肯尼迪到梦露家时带了一位不怎么有名气的医生，给梦露打了一种镇静剂。

罗伯特·斯莱泽碰巧从一个认识的人那里知道，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向帕克提到他与梦露之死有关。“博比承认他在梦露变得歇斯底里、不能自控时去过她家。他还承认带了一名医生，给梦露打了一种镇静剂。”

拉尔夫·马丁在他那本有关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题目为《我们时代的英雄》一书中，也提到博比曾承认过这件事。纽约调查犯罪新闻的记者托尼·西阿卡宣称他有罗伯特·肯尼迪讲话的重要部分。

据西阿卡在《谁杀了玛丽莲·梦露》一书中所写到的：“博比告诉那些调查梦露之死的家伙们，玛丽莲正在缠着约翰·肯尼迪。她追求约翰，经常给他打电话。约翰开始埋怨，并吵着

要离婚，博比很生气。”该书还说，博比带了个医生去梦露家，并“给梦露注射了一针镇静剂”。

警察局的“玛丽莲·梦露之死调查报告”只剩下零散不全的30页纸。“当我看到报告时，它是这样零零落落、乱七八糟，这绝不是警察局的完整文件，”前警察局长汤姆·雷丁说，“他们告诉我全部的线索都在这儿，我寻思，这下不管是怎样有用的线索都没了，我们已经没有线索来查出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

洛杉矶警察局情报处始终不承认有这么一份报告存在。但5年前，一些报告在凶杀侦探萨德·布朗的财产文件中找到，还包括帕克自己始终否认收到的梦露电话记录复印件。

这样说来，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总会有一天在那些被人们一直遗忘的文件中找出来的。

那些与梦露的死和掩盖其死亡真相的人开始肯定特别紧张，他们期望好莱坞的大人物和公众们会接受他们关于梦露死于意外吞服过量安眠药的说法。

梦露的精神分析医生拉尔夫·格林森马上就排除了自杀的说法，他很生气地对调查小组说：“她绝对不可能自杀的。”

在他与地区副检察官约翰·迈纳商讨案情时，他非常激动地说：“我的病人没有自杀。”

“我同拉尔夫·格林森医生谈论了6个多小时，”迈纳回忆道，“主验尸官要求我找他谈谈，讨论后我确信梦露不会故意自杀。我在报告里就是这么写的。”

当时的备忘录这样写道：“作为地区副检察官，我搜集到的信息表明，玛丽莲·梦露不是自杀。”

迈纳的报告消失了，当然，梦露的朋友们一直不相信官方

梦露传

结论。

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是和梦露见面的最后几个人之一。他说：“他们四处散播说玛丽莲因公司解雇了她而情绪低落。实际上，我们又以 50 万美元的薪水重新聘请了她。而她非常高兴，激动万分。”

格林森那时候对他的同事说：“玛丽莲终于在治疗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她首次有了安全感。她的病情确实是有了进展了。她自己知道，我也知道。”

为了证明他的话，格林森播放了一段玛丽莲的谈话录音给迈纳听。“我觉得被出卖了，”迈纳说，“我把这些都写进了报告，但报告很快就不见了。”

全部调查死亡现场的人几乎都没注意到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梦露的遗体情况和当时她卧室的摆设情况。当尤妮斯·默里和拉尔夫·格林森告诉警察所有都没问题时，他们很明显的是在说谎。

事实上，一切都不正常。梦露从不开灯、打开窗帘和裸体睡觉。她有一套复杂的睡前程序，她始终按照这套程序入睡。

每晚默里给她端一杯牛奶前，她都要把厚厚的黑色窗帘拉好系上。接着她戴上一种新的特制的胸罩以防止她的乳房下垂。随后，她用牛奶冲服水合氯醛。上床后，她还要戴上耳塞和眼罩。

然而梦露死亡的那个晚上，这些事情她一件也没做。她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房间里开着灯。默里应该发现屋里很不一样，除非她完全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全部的证据都针对罗伯特·肯尼迪。到 8 月 4 日，他意识到假设他与梦露的特殊关系被公之于众的话，肯尼迪家

族就将丧失领导美国的权力。

“梦露的生活甚至生命都被上层的政治利益给左右了。”诺曼·梅勒在1973年为梦露的传记做宣传时这样说。

1975年，调查记者安东尼·斯卡多托是首先指出梦露也许是被想保护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人谋杀的记者之一。

这一观点和小说家梅勒的观点非常类似。“到底是联邦调查局的哪一个派别取走了梦露的电话记录？”梅勒问道，“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罗伯特·肯尼迪，还是为了收集对付罗伯特·肯尼迪的证据？”

前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对梦露死亡的分析可能最有趣。在梦露25周年祭日，塔斯社发表了许多让人深思、见解独特的文章，谴责好莱坞一些大人物掩盖了梦露死亡的真相。

塔斯社的文章来自克格勃的情报。塔斯社宣称：“玛丽莲被中央情报局的人谋杀，因为她想揭露美国想暗杀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阴谋。”

在塔斯社的一篇提到梦露与肯尼迪兄弟关系的文章中，作者宣称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我们不能排除政府机构为保护肯尼迪兄弟而暗杀梦露的可能性。”文章中这样写道。

上面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962年7月的一天，梦露坐在马里布山的岩石上对罗伯特·斯莱泽说，中央情报局想借助黑手党的力量杀害卡斯特罗。罗伯特听后非常吃惊，他提醒梦露：“这种消息会给你带来祸端的。”

她分别对中央情报局、黑手党和肯尼迪政权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看法做了笔记，她的记录表明中央情报局和黑手党勾

梦露传

结在一起，阴谋杀害古巴领导人。

有人证实，罗伯特·肯尼迪在梦露死亡当晚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梦露府邸。在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泰德·兰德雷思的再三追问下，尤妮斯·默里最后承认，当时博比确实在梦露房里。她也承认自己几小时后才通知警方的原因是为了让彼得·劳福德和特工们有充足的时间将罗伯特·肯尼迪悄悄送出城去。

作家雷·斯特雷特说，梦露与罗伯特·肯尼迪吵得很厉害。最后，司法部部长急匆匆地走了。

那时候，罗伯特·肯尼迪肯定对梦露的气急败坏感到非常震惊。很明显，梦露还总是威胁说要举行记者招待会。

博比一般不会把担心和焦虑放在心里面，他总是会考虑到采取一定措施。

下面的推理听起来就比较合情理：联邦调查局或特工处的特工再给梦露打一针就能够保证她再也开不了记者招待会。

一位绝不肯透露姓名的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高级官员曾询问又一任的一位共和党司法部长，政府官员会不会有可能策划这起谋杀案。

“你太天真了，”这位司法部长告诉他，“总统或司法部长所要做的仅仅是说出对谁不满，自然会有人领悟到要点，把事情办得好好的。政界到处是这样的事，这种特权确实存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官员惊讶地看着这位司法部长。

前警察局长雷丁说：“假如你像梦露一样，同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部长关系非同一般，而且如果你不小心听到他们之间的高层谈话，听到绝密的事情或者你不该知道的事情，就只是凭这点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威胁。”

有人问雷丁，梦露的速记本上记录了约翰·肯尼迪和罗伯

特·肯尼迪的谈话，这是不是使她的处境更加危险。

“当然会，肯定会，”雷丁说，“她肯定会因为这而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根据黑兹尔·华盛顿的叙述，星期天中午，梦露的速记本被扔进壁炉销毁。很明显，梦露同肯尼迪兄弟交往的重要纪念品——她的速记本再也找不到了。

梦露总是随身带着记事本全部是博比的责任。据彼得·劳福德回忆，博比在一次晚会上因梦露没有记住他告诉她的事而非常生气。“假如你忘了这些细节，我们还怎么继续讨论大事情呢？”博比大声对梦露吼道。

因此，梦露开始记录他们之间的谈话，她把记事本藏在床边。伊芙林·莫里亚蒂经常在外景地看见梦露往笔记本上写东西。

梦露死后，洛杉矶警察局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宣传部门在秘密警察之后仔细搜查了梦露的房子，没发现一张纸片，甚至5抽屉的公司合同也不翼而飞了。

梦露笔记本的一些手稿被送到罗伯特·肯尼迪手上。几乎是梦露死后的一个星期，这位司法部部长在白宫理发时对米基·桑说：“我很感谢你，伙计，谢谢你总是想着我们这个家庭，总是使这个家庭不受威胁。”

桑迷惑地问：“您指什么？”

“还记得那晚梦露把你叫去她家，向你打听关于我们的事吗？”

“记得。”米基低声答道，他对肯尼迪知道此事非常惊讶。

“我断定你不知道，玛丽莲那天把你们的谈话录了音，还做了笔记。”

梦露传

桑吓了一跳，“天哪。”

“不用担心，”肯尼迪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全家都感激你。”

其他几盘磁带都被两个穿着考究的男人从撬开的梦露文件柜里取出，扔进壁炉销毁了。

肯尼迪家族对帕特·纽科姆一样感激，帕特不只是保守梦露的秘密，也保守肯尼迪的秘密。在这以后，在彼得·劳福德夫妇的推荐下，纽科姆在美国新闻署谋得了一个职位。

证据表明，劳福德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一起烧毁了梦露的许多文件，并对梦露死亡现场进行了处理。

“梦露死后，劳福德参加了福克斯公司的遮掩真相的活动，”地区副检察官迈克·卡罗尔说，“当然，这种做法在好莱坞已经历史悠久。”

劳福德这位总统妹夫的主要功劳是放出假消息，以掩护罗伯特·肯尼迪在梦露之死被通知警方之前回到旧金山。

1986年英国广播公司在纪录片《告别总统》中对劳福德的掩护工作这样总结道：“玛丽莲死亡的消息被推迟了几小时后才通知警察。”

劳福德的第三任妻子德博拉·古尔德补充说：“当时每一分钟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必须把司法部长转到安全的地方去。”

约有10年时间，警察和肯尼迪的支持者们都对梦露是被谋杀这种说法不相信。洛杉矶地区检察官控告作家们胡编乱造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如果哪位作家越接近真相，那么他就越有可能被肯尼迪家族和他们的律师们骂作是靠揭发名人隐私过日子的坏蛋。

梦露传

肯尼迪的律师们告诉记者，他们绝不相信梦露的电话记录是被警察或政府特工取走的。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者也说，绝对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然而，在一位刑侦警探的车库里却发现了梦露电话记录的复印件。

约翰·肯尼迪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他不相信总统和玛丽莲·梦露有特殊的关系。但朱迪思·卡培尔·埃克斯纳在美国国会上承认她与约翰·肯尼迪总统有私情，而且还说到总统与此同时也与梦露有密切关系。

劳福德、奥唐奈和别的总统助手都不承认罗伯特·肯尼迪曾经命令手下搜查梦露府邸。今天，米基·桑不再沉默，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证明肯尼迪差人从梦露的私人录音机里拿走了磁带。

我们原本是想弄清一件意外死亡的真实原因，却发现了一起谋杀案。我们觉得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

要弄清梦露的死因，应该从8月3日上午说起。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从助手处知道梦露留在旧金山大饭店的威胁口信后，他肯定想到梦露准备把她与他们家族的关系公诸于众。她在打给帕特·劳福德、厄尔·威尔逊和别的一些人的电话中，显得气急败坏，并声称要报复。因为博比正努力躲避梦露的电话，所以梦露不得不乘他没有准备，透露了她要报复的计划。

可能梦露在旧金山与博比相处时的轻松情绪使博比产生了动摇，他同意星期六一早就飞往洛杉矶。梦露威胁说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把他们的关系公诸于众，可能她还会公开日记本里记录的他们之间的美好过去，包括她的这位政治情人在以前几年里告诉她的每一桩事，就像她告诉罗伯特·斯莱泽的那样“我

梦露传

要打开瓶盖了”。

博比带着他的贴身特工，急急忙忙地赶往劳福德的别墅商量对策。他又给梦露打了个电话，但此时梦露已是气急败坏，她让博比滚远点。

这时候，司法部部长的另一支特工队已开始行动，可能中央情报局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因为梦露打算公开的情报中包括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中央情报局和梦露之死有密切关系。

博比使出杀手锏，在贝弗利希尔斯叫了一名医生和他一块儿前往布伦特伍德的梦露公寓，他们大约下午6点30分到达。医生给梦露注射了一针很强的镇静剂。

但当肯尼迪7点钟刚刚回到劳福德别墅时，梦露已在电话中找他了。她在电话里大骂肯尼迪兄弟不讲情义，她又哭又笑，歇斯底里，就像她前两年对阿瑟·米勒发火一样。

博比惊恐万分。他和梦露之间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因此，他给在华盛顿的总统和海恩尼斯港的母亲打了电话。

下午6点30分至9点之间，有人偷偷进了梦露房子，在她的直肠或腋下注射了一针巴比妥酸盐。在这些部位注射，两天后验尸时不会留下一点点痕迹。

托马斯·诺格齐当时是副验尸官，他承认他曾发现了一些线索。“我的的确确发现了一些暴力痕迹。在梦露手臂上和背部下方有一些挫伤的乌青块，应该是最最近的乌青块。”

1982年在洛杉矶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诺格齐说，梦露之死也许是谋杀。他号召对梦露的死亡进行新的科学鉴定，但他的意见从未被采纳过。

尤妮斯·默里始终对新闻界一点儿也不提梦露之死，直到

梦露传

198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泰德·兰德雷思的再三追问下，她才勉强承认：“梦露死后几个小时才打电话告诉警方，为的是有足够的时间将博比送出城去。”

梦露大约晚上10点钟死亡。由此开始了一场好莱坞有史以来最错综曲折的掩盖真相的活动。大约10点30分，宣传人阿瑟·雅各布斯急急忙忙离开好莱坞露天剧场包厢，赶到布伦特伍德梦露公寓，开始清理全部的文件。就在这个时候，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劳福德别墅海滩边，接走了罗伯特·肯尼迪。据一位目击者描述，他穿着运动衫和棉布裤。

拉尔夫·格林森医生被叫到梦露住所时已是晚上11点，后面赶到的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代表约翰·卡佩尔和弗兰克·尼尔。

根据弗雷德·奥塔什的回忆和1982年地区检察官对该案的再次调查，劳福德在现场也停留了几小时，所以他在指挥清理死亡现场。我们确信劳福德一大早就将此事的处理情况向他的亲戚约翰·肯尼迪总统进行了汇报。

1992年初，在白宫被长期存放封杀的电话录音磁带堆里发现了劳福德这次口头汇报的录音。这是1962年8月5日给总统打的第一个电话。劳福德与总统说了20分钟，这次交谈是在上午9点05分开始。

接线员列出的打电话者的姓名是彼得·劳福德，电话是从加州圣莫尼卡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边的某幢房子打来的。说得更精确一点，电话号码为GL—1—1800。私家侦探弗雷德·奥塔什确证这是劳福德海滨别墅的电话号码之一。据奥塔什的叙述，当时这部电话被安装了窃听器。

许多记者觉得，这个电话录音也许是一把利剑，直接针对

梦露传

当时在位的总统。这个电话也表明劳福德是这场掩盖行动的总策划者。

“这是一桩具有戏剧性的事情。”安东尼·萨默斯说，他对这些白宫电话进行了9年的解密工作。“肯尼迪总统和劳福德之间关系密切，梦露之死被报道后只有两小时，他们就定好了对策，”萨默斯继续说，“劳福德与肯尼迪总统的对话绝不会谈其他的事情，只能是关于玛丽莲·梦露之死的内容。”

黑兹尔·华盛顿听见劳福德在梦露卧室就给肯尼迪总统打过电话，但白宫电话录音档案里没有从那时候开始的录音。这个电话本应记录在梦露的电话账单里，但它却从电话公司的记录中不翼而飞了。

清晨4点30分，克莱蒙斯驾警车开入梦露房子前的第五海伦娜车道。这时候路上空荡荡的，表明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策划的掩盖活动已经结束。

然而，这条只有一个街区长的车道在半夜1点钟时却异常繁忙。洛杉矶金融家、梦露的隔壁邻居阿瑟·兰多刚好晚上1点回家。他发现第五海伦娜车道上到处都是车。兰多费了很大力气才挤进自己的车道，他看见几个男人守卫着梦露家庭院的大门，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别管闲事。”一个男人说道。

“当然，第二天上午打开收音机后，我们都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后来说道。

“从电话公司拿走梦露电话记录的人就是凶手，”杰克·克莱蒙斯警官说，“还有谁能提前知道梦露的死亡呢？”

当克莱蒙斯问拉尔夫·格林森，在警察来到现场之前的几小时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格林森答道：“我不能说这件事，你最好是去问罗伯特·肯尼迪。”

第五章 尾声

40. 梦露身边的人们

梦露的墓被安置在韦斯特伍德墓园。这是个破旧的、管理得不好的陵园，四周死板的混凝土高楼盖住了大半个陵园，洛杉矶西部繁华的商业区把它全部吞没了。

那些没能来参加葬礼的电影界名人们送了几百只由粉红色康乃馨和晚香玉扎成的花篮，以表达他们的悲痛与思念。

乔·迪马乔把这些在玛丽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里对她无情无义的电影界人士都坚决地拒绝在葬礼之外。他不能在她活着的时候保护她，使她免受好莱坞政客们的伤害，现在他决心这么做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关于梦露简朴的葬礼，迪马乔解释说：“只有这样小小的葬礼才能让她安息。”

前来送葬的人有大律师米尔顿·鲁丁和马丁·甘、斯特拉斯伯格夫妇、阿瑟·雅各布斯、帕特·纽科姆、格林森夫妇以及尤妮斯·默里。

殡仪馆内，一名路德会牧师主持了简短的仪式。殡仪馆外，大约 300 名记者一直在按动快门，快门声和汽车发动声几乎压住了哀乐声。

梦露传

在梦露有困难时就躲开了的人用细小的声音念着悼词：“玛丽莲的一生像一个神话——从一个出身贫贱的姑娘成为今天全世界永恒女性的象征。但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叙述这个神话，因为我对这位玛丽莲·梦露不十分了解。”

这些穿着黑色礼服的人们，从此被记录在新闻影片和报纸中。除了为出现在关于梦露的资料中而前来拍摄几张照片外，他们中很少有人再来此悼念过梦露。

许多资料记载，李·斯特拉斯伯格在梦露死后事业发展很快。随着崇尚梦露和其他体验派明星的人越来越多，李创办的表演学校越办越红火，甚至东西两个海岸都有他的分校。

梦露留给斯特拉斯伯格的遗物，在她死时只是一笔小钱，但不久就变成了几百万美元的资产。以梦露名字命名的时装、香水和调酒单单在美国一年就能够给他带来至少 100 万美元的收入。

在梦露生前最后 14 周里，同她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女人——管家尤妮斯·默里和宣传员帕特·纽科姆——也得到很大的好处。

在去世前不久，梦露知道了默里是个精神治疗护士，是拉尔夫·格林森放在她家的管家兼密探。“玛丽莲在她死前才知道默里的身份，她觉得被出卖了，”拉尔夫·罗伯茨回忆道，“她已准备辞退她了。”

梦露死后的几个小时里，默里做了自称是“整理房间”的一件事。她不但清洗了布伦特伍德宅子里全部的衣物、床单和桌布，处理掉全部的酒和食物，而且据警方报告，她“在警察们赶到现场之前，早已扔掉了许多的垃圾”。

有些人认为，默里的行为得到过肯尼迪家族的奖赏。尽管

梦露传

她在梦露死时没多少资产，但她在 60 年代却曾 3 次去过欧洲旅行。

默里对她在梦露死前几小时内做的所有事情始终不提及。她在自己写的那本《玛丽莲：最后的几个月》书中也尽可能地不提到肯尼迪兄弟。

帕特·纽科姆现在是好莱坞最成功的独立公共关系顾问。因为曾担任过梦露的形象设计师，帕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在她参加完梦露葬礼的那个周末，她便飞到了肯尼迪住宅，然后为肯尼迪家族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她的办公室就在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办公楼大厅的一边。后来纽科姆还助博比成功地竞选了参议员。

纽科姆的老板阿瑟·雅各布斯因遮掩梦露死因有贡献而受到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的重重奖赏。就在梦露死后几个星期，他被任命担任许多影片的制片人。

和纽科姆一样，雅各布斯从不提及 1962 年 8 月 4 日和 5 日所发生的事。

可能在整个梦露事件中最难过的人要算拉尔夫·格林森了，精神医学界对他关于梦露的互相矛盾的治疗嘲笑不已。

露西·弗里曼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几十年来她曾好几次采访过拉尔夫·格林森。她说：“梦露死后，他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常常责怪自己，事实上梦露的死并不能怪他。”

格林森所撰写的教科书《精神分析的技巧与实践》被世界上 200 多所大学采用。

41. 埃及艳后（下）

1962年炎炎夏日中的罗马，一辆醒目的白色救护车停在《埃及艳后》的拍摄现场，好在伊丽莎白·泰勒再次企图自杀时使用。最开始，为了不让脾气越来越火爆的泰勒看见，救护车被停在一尊石膏狮身人面像后面。6月份平平静静地过去之后，工作人员们开始大大方方地停放救护车，车边站着护士和医生。很快，这辆被工作人员戏称为“自杀车”的救护车成了大伙儿的调笑对象。

然而，制片人沃尔特·万格对泰勒现在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儿也不乐观。“伊丽莎白6月拍片刚完，她和理查德之间的恋情便开始越来越淡，”万格写信给达里尔·扎纽克说，“那时，理查德要回到他妻子西比尔身边，这使她悲痛欲绝。”

福克斯公司勉强地又拨出20万美元，最好使泰勒于6月11日完成影片的拍摄。电影公司的老板们希望泰勒完成拍摄后马上收拾起她那156只箱子，离开罗马，把伯顿和“这件丑闻”扔在后面。

泰勒不肯走，因为伯顿已准备回到西比尔身边。泰勒处心积虑地想收住伯顿的心，她在拍戏时大胆勾引他，又送给伯顿珍贵的礼物，还凭借她的直率的个性主动进攻。但伯顿始终不为所动。汤姆·曼凯维奇回忆道：“伯顿开始躲避泰勒，看来他俩要结婚是不可能了。”

当公司迁到埃及时，泰勒因为宗教原因被留在了罗马。几年前泰勒给犹太教写信，这回埃及人不同意给她发入境签证。因此，泰勒和伯顿被强迫分开了。

梦露传

曼凯维奇和伯顿坐船去尼罗河三角洲，在 300 名临时雇员的帮助下，他们在 7 月 28 日完成了《埃及艳后》的重要镜头。曼凯维奇向伯顿表示庆祝，他说：“这是我开始拍电影以来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片子。”伯顿从风衣里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猛喝起来。他向导演挤挤眼说：“我有一种感觉，这部片子还没完。”

因为拍摄了许多壮观的战斗场面，经历了沙漠风暴，又刚好赶上有史以来最潮湿的冬季，另外加上被传得满城风雨的通奸丑闻的影响，《埃及艳后》总共拍了 225 天，拍摄的胶卷堆得像小山一样。经过初次剪辑的片子有 8 小时。

曼凯维奇马不停蹄地工作，将片子剪辑到 6 小时，之后是 5 小时。10 月 23 日，他战战兢兢地把样片放映给福克斯公司的新总裁达里尔·扎纽克核察。扎纽克是曼凯维奇 14 年做导演以来的最大支持者，但当他看完样片后非常恐惧，这部长达 5 个小时的影片内容乱七八糟，对话太多，表演也显得太夸张。“想想看，”他对福克斯公司董事会成员阿诺德·格兰特说，“耗资 4200 万美元，我们还拿不出好一点的片子。如果我们还不赶快上映此片，福克斯就要完蛋了。”扎纽克亲自主持了《埃及艳后》的剪辑工作。

1963 年 6 月 12 日，这部被斯派罗斯·斯库拉斯宣传为“福克斯公司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终于上映了。“一只不朽的老鼠。”《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评论它。世界各国都对该片意见很大。

“埃及艳后”自己可能是最难受的人了。她最初曾向朋友们夸口，她最少会夺得奥斯卡奖的提名，但现在在舆论的压力下，她快要精神崩溃了。她向彼得·劳福德倾诉道：“他们不能

梦露传

这样！这是我演得最好的一部电影啊。”

影评家们用惹人注目的标题评论《埃及艳后》：“泰勒小姐人太胖，胸太大，酬太高，智太弱。她使得电影艺术往后退步了10年。”

《新共和》周刊的用语更为尖刻：“泰勒小姐穿着紧身裙，表演单调。她的眼睛没有神采，她的声音一点儿也不温柔，人们不断听到的只是泼妇骂街般的哭声。”

泰勒现在正把自己关在伦敦多切斯特宾馆的最高一层的房间里。当她首次读到这些评论时，她非常沮丧。

看到泰勒这么灰心丧气，伯顿心里也很不舒服。在他俩长期放荡的生活中，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这样萎靡不振，就像被碾碎了的一朵花，就连一只12克拉的钻石手镯也不能使她高兴起来。他顿起怜悯之心。他眼含泪水，跪着向泰勒求婚。伯顿最终被泰勒征服，从而结束了泰勒跑遍四大洲的狂热追求。

还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伯顿要和他那位惹人喜欢的妻子西比尔离婚，泰勒也必须和她那位不甘失败的丈夫埃迪·费希尔离婚。

然而对那些态度强硬的教徒来说，这场好不容易到来的婚礼太迟了。不准“好莱坞的耶洗别和她的威尔士舞男”进入美国的请愿书一封封飞向华盛顿。全美宗教委员会还发动了一场愤怒谴责这对面临种种困难的男女的运动。大批大批的抗议信涌向好莱坞的专栏作家们，赫达·霍珀曾一天中收到40封咒骂泰勒的信。

达里尔·扎纽克受到气急败坏的股东们的群起攻击，他们要求从泰勒和伯顿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赔偿。《埃及艳后》放映两个星期后，扎纽克答应了股东们的要求，向法院起诉泰勒

和伯顿，宣称因为伊丽莎白·泰勒与理查德·伯顿的不道德行为使福克斯公司遭遇到巨大损失，索赔 5000 万美元。道德伦理究竟还是有用的。

理查德·伯顿被惹火了，他请了位高明的律师飞往曼哈顿，准备找达里尔·扎纽克当面说清楚。

在律师不知道的情况下，伯顿暗示扎纽克他有大量资料，证明福克斯公司在拍摄《埃及艳后》时管理不善。他还威胁扎纽克：“我要公开这些材料，我的律师还会调查福克斯公司的每一笔可耻的交易！”

扎纽克被吓住了。在伯顿的威胁下，扎纽克意识到就伯顿和泰勒的丑闻打官司可能会影响到公司本身。于是，他很快答应庭外调解，他付给伯顿和泰勒 200 万美元，并向他俩公开道歉。

《埃及艳后》在美国公映时，影院里观众非常少。这时候，泰勒和伯顿则飞到伦敦开始了他们长达 10 年的酗酒纵欲的婚姻生活。他们的爱情故事是银幕史上最坎坷的罗曼史。1964 年，加拿大多伦多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面颊绯红的泰勒穿着美丽的婚纱，同酒气熏天的伯顿举行了婚礼。新郎那时候正在多伦多演出《哈姆雷特》。

这对夫妇只靠拍电影就赚了 5000 万美元。他们因拍《驯悍记》拿到 180 万美元酬金，伯顿回家后戏谑地说：“这太不像话了，是不是？但是，有这么多的钱，我们应该跳舞庆贺。”

他们像皇家夫妇一样环球旅行，一起去的有 4 个孩子、3 个男秘书、2 个女家庭教师、2 位发型师、4 条狗和 2 只戴钻石项圈的暹罗猫。

但是，拍摄《埃及艳后》所造成的绝望一直像阴影一样笼

梦露传

罩着他们的婚姻。他们常在很晚的时候激烈地争吵，甚至殴打起来，伯顿就像一只爱情兔子，而泰勒始终在追捕这只兔子，却总是追不到。

1973年6月13日，伯顿对记者说：“当丽兹爱你时，她一定要占有你的灵魂才罢休。而如今，为了我自己，我得走自己的路。”伯顿提出离婚，他说：“如果两人都不喜欢对方，那他们就应该马上离婚。”

这位“埃及艳后”和她的“马克·安东尼”终于离婚了，但泰勒始终想挽回他的心。1975年他们在非洲的一条河的岸边举行了复婚仪式，不幸的是这次复婚只持续了21天。泰勒一直追寻着伯顿，直到他1984年去世。

泰勒不被允许参加伯顿的葬礼。她只好天黑后一个人来到伯顿的墓地，献上一朵白玫瑰，然后摇摇晃晃地爬进那辆他们曾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罗尔斯-罗伊斯豪华车飞驰而去。自从他们在罗马第一次接吻到现在已有22个年头了。

42. 制片厂

梦露死后的第四天，荷兰的影迷们不顾炎热来到梦露墓前凭吊。其中两位女孩在墓前放了一只巨大的心形花圈，花圈上写着：“玛丽莲，这件事还没有终结。我们的爱保护你。”然后两人跪在地上，深情地抚摸着大理石墓碑。

不管在活着还是死后，梦露都得到了她的影迷的大力支持。尽管好莱坞从没有支持过梦露，但好莱坞之外的世界始终都是站在梦露这一边的。

梦露死后不到一周，对梦露影片的订购量急剧增加。全球

梦露传

影院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梦露影展。直到 1963 年后期，福克斯公司已重新发行了梦露的全部影片。

达里尔·扎纽克命令，福克斯公司成立专门小组，编辑制作了梦露的纪录片——《玛丽莲》，最后它成为 20 部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中的第一部纪录片。

在梦露死后的 4 个春秋里，电视机构又另外制作了 5 部有关梦露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都没有提到梦露的生活和死因，也没有涉及到谋杀和私情。

梦露主演的《濒于崩溃》被悄悄封存，参加该片拍摄的全部工作人员也都被驱散了。

导演乔治·丘克去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执导《窈窕淑女》，该片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像别的参与过梦露事件的电影人一样，丘克对作家彼得·布朗说，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愧疚和不安。“那时候我没有发现她正经历着那么大的情感波折，也不知道肯尼迪兄弟正在加害于她，” 1979 年，丘克对布朗说，“假如当时我知道的话，我会帮助她的。” 丘克一提到肯尼迪丑闻就非常生气。“是权力和金钱杀了她，”他说，“玛丽莲接触到了太高的权力和太多的金钱，她又太幼稚，所以才会这样短命。”

梦露死后两天，二十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完全地进行了重组，以改变以前的混乱管理体制。梦露在世时那个热热闹闹的制片厂在她死后两天就被取消了。

8 月 6 日即星期一上午 9 点，800 多名员工收到通知，说制片厂将在 10 天内取消。

工人们非常愤怒。“我们无家可归了，”戴维·布雷瑟顿回忆道，他那时候正在剪辑《濒于崩溃》，“我在这儿长大，我把

梦露传

它当成了自己的家。”

在纽约的达里尔·扎纽克也没有办法。“莱瓦西斯把制片厂弄得乱七八糟，”达里尔的儿子理查德·扎纽克说，“要是我们能够重新把它建起来，那我的功劳就很大了。”

达里尔·扎纽克担任福克斯公司总裁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关闭制片厂，全部的电影和电视剧暂停制作，包括没拍完的《埃及艳后》。他说他必须仔细审查《埃及艳后》，再决定后面该怎么做。

“扎纽克夺回了掌管福克斯公司的大权之后，却不知怎样管理这家庞大的机构。扎纽克打电话给我，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曾代表扎纽克接管福克斯公司的路易斯·尼泽尔回忆道。

尼泽尔把扎纽克请到他在法国南部的别墅里，教扎纽克怎样管理大公司，“当公司碰到经济问题时，他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尼泽尔说，这次指导教给了扎纽克和他的儿子理查德重新建设管理福克斯公司的方法，虽然这种振兴只是小范围的。当时纽约的办事处就要关闭，工作人员已裁减了一半。但是，到1965年，奇迹却出现了，福克斯公司发了大财。那一年，彼得·莱瓦西斯策划的影片《音乐之声》，只耗资了800万美元制作费却赚回了1.11亿美元。别的一些热门电影仅国内片租收入就高达1.15亿美元。

然而很快，像《埃及艳后》这种场面壮观、投资巨大的电影又风行起来。由于《音乐之声》赚了很多，所以扎纽克胆子大了起来，他推出一批成本和期望值都过高的影片。最后到1970年，公司再次危机重重，每年亏损7700万美元。气急败坏的股东们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削掉了扎纽克的实权，给他一个

董事会名誉主席的头衔。在后来的 20 年里，福克斯公司先后 5 次被拍卖，最后于 80 年代末被鲁珀特·默多克的传媒大帝国收购兼并。

43. 新闻媒介

1964 年 7 月 8 日，一位不到 30 岁的联邦调查局官员腋下夹着一只深蓝色的袋子快步地走出美国司法部大厅，袋子上盖有司法部的金色印章。他正在实施其上司埃德加·胡佛派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

“千万别把它交给助手或秘书，”胡佛一再提醒他，“假如你不能亲自交给罗伯特·肯尼迪，就把它还给我。”

当联邦调查局官员交给司法部部长另一份从胡佛那里带来的“密件”时，这位部长肯定开始担心了。自从玛丽莲·梦露死后，胡佛到处搜集有关这位女演员与罗伯特·肯尼迪私通的情报。

胡佛收集到许多资料，表明他对梦露之死非常清楚，并想以此威胁罗伯特·肯尼迪。

胡佛与他上司之间的矛盾是从 1962 年 8 月 20 日开始的，是由一份 10 多页的、详细描述肯尼迪先生和电影女演员玛丽莲·梦露之间流言蜚语的报告引起的。

肯尼迪没有发现他正面临着灾难的到来，他回答胡佛：“我听到许多有关我和玛丽莲·梦露有特殊关系的流言。她是我妹妹帕特·劳福德的好朋友，所以我很自然地和她见过面。这些谣言会自己消失的。”

胡佛的一位精明的干将、联邦调查局国内司司长威廉·沙

梦露传

利文说：“胡佛努力不让这些传闻被别人知道。但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传闻迅速传播开来，而胡佛则在那里火上加油。”

美国新闻界竟然又一次放过了罗伯特·肯尼迪，没有人挖掘此事。

作家安东尼·萨默斯对记者说：“博比又一次躲开了灾难性的曝光。在玛丽莲去世的那个夜晚，他拿到她的电话记录，使其免于被别人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欠了联邦调查局头子的人情，这份人情让罗伯特耿耿于怀，至少，与司法部部长有分歧的胡佛是不想让他忘记这份人情的。”

渐渐地，传闻被炒得越来越火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些人着手试图报道事实的真相。然而，肯尼迪家族的人一直沉默不语。当乔·海姆斯打电话到罗伯特·肯尼迪办公室，询问他对他是梦露最后一个见到的人的指控有什么想法，博比的一位高级助手在电话中答道“如果你不提这件事情，司法部部长会很高兴的”。

泰德·兰德雷思于1986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告别总统》的节目，他说：“这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故事，但它却被封藏得如此好，真叫人难以想像。”

70年代初，诺曼·梅勒在他的《玛丽莲》一书中得出惊世的推断，声称中央情报局很可能参与了杀害梦露的阴谋。

这些言论并没有促使谋杀事件的调查有任何进展。全美国主要新闻机构对此仍保持沉默。

10年一晃而过。10年中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兄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的统治时期也被称为“肯尼迪王朝”，那是英雄与美女的时代。

到了80年代，好莱坞摄影场上出现了两个人，他们下定

决心揭开这个封存已久的秘密。他们是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制作人泰德·兰德雷思和伦敦《泰晤士报》新闻记者安东尼·萨默斯，他们合作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档一个半小时的节目。

当兰德雷思和他的摄影队、调查人员以及助手们在 1984 年开始工作时，他们准备花几周的时间在美国东西海岸进行采访，然后再用几个月的时间编辑加工。

但事实上他们却用了两年时间，采访了 500 多人，走访了美国的 10 个城市。他们发现了洛杉矶警察的腐败行为——他们故意销毁证据。采访中他们还逐渐地撬开尤妮斯·默里的嘴，使她最后承认她知道梦露和肯尼迪兄弟间的事。他们还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劳福德海滨别墅里装有许多窃听器。

当发现有许多可信的证人都能证明梦露与肯尼迪兄弟有特殊关系之后，他们非常后悔进行这次采访调查。

“白宫的新闻机构当时都知道这件事，”兰德雷思说，“但这事太不好办，不能曝光。”

兰德雷思和萨默斯还发现“许多高级警员相信梦露是被谋杀的”。

《告别总统》节目于 1986 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一次播放，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但美国的反应却不一样。尽管该节目有很多确实的资料，影响极大，但所有的美国新闻机构都不愿意播放。因为“肯尼迪家族的残余势力不愿让它广泛传播”，一名参与该节目制作的记者这样说。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行政主管“说英国广播公司的举动非常危险”。

兰德雷思猜测：“三大电视网都受到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梦露传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86年当美国广播公司著名的新闻专栏《20/20》打算播出一段有关梦露和肯尼迪兄弟关系的纪录片时，肯尼迪家族对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从而使它没能得到播出。该纪录片是以西尔维娅·蔡斯为首的最好的新闻组制作的，它详实地描述了博比和梦露之间的罗曼史，从而证明约翰·肯尼迪与这位超级影星间的恋情并非流言蜚语。

就在播出前最后一分钟，埃塞尔·肯尼迪的好朋友、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主任鲁恩·阿利奇取消了该节目的播出，说它的内容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阿利奇告诉美联社：“我和埃塞尔之间多年的友情与我的决定没有关系。我没有播它是因为它的内容需要进一步补充丰富，而不只是简单地说肯尼迪兄弟与梦露之间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然而，一位美国广播公司的高层领导说，《20/20》没有播出因为电视上还从来没有播出过这样的节目，也就是将肯尼迪家族与丑闻甚至是谋杀联系起来的节目。

很明显，第一家庭的支持者们想方设法地要庇护他们，防止梦露丑闻的传播，而罗伯特·肯尼迪在世时幸运地免受了这一丑闻的抨击。早在1968年他参加竞选总统时，一名保守党党徒曾愿出7.5万美元购买梦露和罗伯特·肯尼迪交谈的录音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洛杉矶警察希望得到这一笔钱，他和这位保守党代表秘密会面，这位代表看过磁带后认为它很有用。交易原本定在加州初选后第二天进行。很自然，随着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这项交易也失败了。

从此，录音带也无影无踪了。

44. 总统妹夫

在全部的梦露事件中，彼得·劳福德可能是最难过的一位。肯尼迪被刺杀后，他被迫保守他心中一直恐惧自责的秘密。劳福德无数次地重复着精心编造的故事：精神压抑的玛丽莲·梦露自杀身亡。

1982年，在劳福德临死之前，他召来《洛杉矶时报》记者，接受最后的一次采访。他脸色惨白，双手发抖，声音含糊不清。他一脸真诚地说博比与梦露间没有任何关系，但他最后补充的一句话让人深思：“就算梦露与肯尼迪兄弟间的确有什么事情，我也不会说的。我不会，也不能说。”这时他站起来，不再发抖了。

为保护肯尼迪家族，巨大的精神压力把彼得·劳福德压垮了。自从梦露死后，始终乐观的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整天沉溺于可卡因、威士忌和各种药物中。

有一次在拉斯维加斯，劳福德叫来一名要价一夜1000美元的应召女郎。这名女子也是宣传员鲁珀特·艾伦认识的人。艾伦说：“这女子告诉我劳福德对她没做什么，只是抱着她为玛丽莲·梦露的事痛哭了几个小时。”

这个女子问劳福德想不想说说这件事，他回答：“这事太恐怖了，我不能说。你还是别知道的好。”

劳福德死之后才得到解脱。1984年，他写信给天国里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我知道你在上面一定过得很开心，你在那里还做总统或者什么吗？代我向博比和玛丽莲问好。一会儿见。你的老朋友，彼得·劳福德。”

45. 追忆玛丽莲·梦露

世界上最有名气的娱乐界律师之一米尔顿·鲁丁谈到他所知道的玛丽莲·梦露，觉得她整天忧心忡忡，简直是固执得不得了。在梦露生命中的最后 3 周里，他曾阻止梦露更改其遗嘱。鲁丁说：

“我不能在法律上证明她当时是清醒的。”

前福克斯公司电影制片主任彼得·莱瓦西斯说，梦露是个非常聪明、极有才华的演员。他回忆起梦露死前 11 天还与他边饮香槟酒边说笑的情景。

福克斯公司的行政秘书李·汉娜低声地叙述可怜的、被击垮的梦露的生前轶事：她有时趴在更衣室的墙上痛哭，有时好几个钟头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拉尔夫·格林森认为，梦露是个流浪者，注定要独自度过后半辈子；鲁珀特·艾伦认为，她是一位明星，总有一天会走出乌云，照亮整个百老汇；伊芙林·莫里亚蒂评价说，她是一个好女孩，善良大方，愿意帮助别人；罗伯特·斯莱泽评价，她是一位被激怒的超级明星，要向美国第一家庭讨回公道；作家弗雷德·劳伦斯·吉尔斯认为，她是一个经受过许多挫折与不幸而自暴自弃的女人，死亡正符合她的心愿。

玛丽莲·梦露就是这样一个让人们有不同评价的复杂多面的人。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舞台上，她都扮演着戏剧性的角色。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她生前的最后一段时间的经历，可看作是她一生的缩影，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梦露传

除非那些最了解她的人说出真实情况，除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公开她的档案材料，否则我们将永远也不能真正了解一个全面的、立体的玛丽莲·梦露。

一直到现在，她仍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持久的一个谜。